

Aiyoku  
No Eustia

# 稗翼的 尤斯蒂娅

第二卷

原作: August

# 秒翼的尤斯蒂娅 第二卷

Aiyoku No Eustia

## 基本信息

原作：August

编剧：榊原拓

插图：べっかんこう

实体书文档制作：

枫音乡的来客 (bilibili)

请不要再来 (bilibili)

V1.0.0-2025.3.13

## 技术参数

成品尺寸 14.8cm×21.0cm A5

字数 254千字

版次 2025 年 3 月第 1 版

PDF 版本 1.6

页数 482

色彩模式 RGB



使用协议



发布网站



@请不要再来

NEKOBOKK

## 字体使用声明

本书/文档（含封面以及内文文件）

使用了以下字体：

OPPOSans 2.0

MiSans

宋体

思源宋体

香萃刻宋

Chillax

以上字体均为免费可商用字体。

本书/文档未使用任何付费字体或不可(免费)商用字体。

## 温馨提示

本书/文档为免费分享，仅供个人学习交流，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若发现商用售卖的情况，请善用举报按钮。

本书/文档全部内容均在 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中国大陆 (CC BY-NC-SA 3.0 CN)

许可协议 下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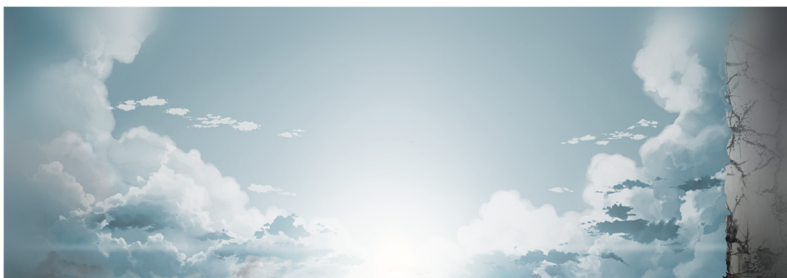
# 目录



## 第三章

智谋，闹剧的终止

001



## 第四章

信仰，圣洁的心灵

231



# 第三章

## 智谋，闹剧的终止

「那里是井底」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都想不出，」  
「有如铅块般沉重的黑暗，从内心中涌出，充满体内——」  
「就是那样的感觉。」  
「我曾经憧憬着光芒。」  
「将我的一切都涂满的，强烈的光芒。」

黑羽事件结束后，已经过了 10 天左右。

虽然一般的市民没有被告知黑羽的真相，但大家似乎都微微地感觉到了，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这里是牢狱。

和谋生无关的话题无法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随着残酷的杀人事件停止，对黑羽的关注也犹如被风吹走的尘芥般消失殆尽了。

菲奥奈放过了缇娅，我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大的波动。

这几天，我根据自己记忆的片段展开调查。

在关押黑羽的牢狱的设施中，发现的黑色药物。

艾莉斯：「呼嗯」

艾莉斯用药勺戳着黑色的粉末。



这是我之前从库格尔被捕的设施中带回来的。

凯伊姆：「怎么样？」

艾莉斯：「我没见过。应该不是在市面上流通的药物」

凯伊姆：「吉克呢？」

吉克：「不巧，我也没什么印象」

吉克：「虽说我倒是想要掌握在牢狱里流通的毒品」

凯伊姆：「艾莉斯和吉克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只能举手投降了么」

吉克：「凯伊姆，你舔一点尝尝看吧」

吉克：「这样就能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害了哦」

凯伊姆：「这种事情让你那边的年轻人来做啊」

吉克：「哈哈，我可是很为部下着想的」

吉克笑着取出烟草。

艾莉斯：「去外面抽，会让药草沾上味道的」

吉克：「好好」

吉克用火点着烟草，从房子里走了出去。

艾莉斯：「这个药的出处是？」

凯伊姆：「不久之前，发生了火灾的设施」

凯伊姆：「现在还不清楚，和黑羽有没有关系」

艾莉斯：「黑羽吗……」

艾莉斯站起身来，喝着水瓶里的水。

艾莉斯：「你和羽狩的女队长已经分手了？名字叫什么来着？」

凯伊姆：「菲奥奈」

凯伊姆：「完全分道扬镳了，从你所在意的那个方面来说」

艾莉斯：「太好了」

艾莉斯：「不过，凯伊姆会这么中意某个女人，还真是稀奇呢」

她绝对不是讨人厌的女人。

倒不如说，相当的值得信赖。

虽说，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情尚且值得商榷。

凯伊姆：「嘛，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艾莉斯：「那么，凯伊姆那受伤的心灵就由我来用美味的……」

凯伊姆：「免了」

凯伊姆：「再说，我也没受伤」

艾莉斯：「这样啊」

门被打开。

莉莎：「耶—！」

凯伊姆：「什么啊，是莉莎啊」

莉莎：「什么叫什么啊？！真没礼貌呢？！」

吉克：「我已经知道你很有精神了」

吉克：「你挡住我的路了，赶快进去」

站在莉莎身后的吉克，嘭嘭地摸着她的头。

莉莎：「啊哈—，我被人摸头的抵抗力很差呢」

艾莉斯：「确实是很差啊」

凯伊姆：「啊啊，莉莎的头脑很差」

莉莎：「啊咧？我好像听出了其它的意思啊？」

你还是不要懂得为好。

凯伊姆：「那么，有什么事？」

莉莎：「啊—，对了对了，我是来叫艾莉斯的」

在莉莎提出正事之前，艾莉斯已经开始做着携带医疗道具的准备。

娼妇会来艾莉斯家里的理由只有一个。

莉莎：「店里的女孩子好像生病了」

艾莉斯：「症状是？」

莉莎：「虽然不清楚，不过非常的痛苦」

莉莎：「啊，对了。凯伊姆也来吧」

凯伊姆：「我？」

莉莎：「那个女孩子相当的狂暴，我们都按不住她的手呢」

莉莎：「就算在床上躺着，也又扔东西又挠人的」

莉莎伸出手背让我看。

洁白的肌肤上有着红色的抓伤。

吉克：「我手下的年轻人呢？没在店里面吗？」

莉莎：「他们好像正好出去收钱了……」

没有男人吗。

我向吉克递了个眼神。

吉克：「我还有事要做。抱歉，拜托你了」

凯伊姆：「……没办法啊」

莉莎：「太好了，谢谢一！」

莉莎伸出胳膊抱住了我。

艾莉斯：「再不开他，我就把你给解剖了」

艾莉斯将莉莎一把拽开。

莉莎：「只是碰一下嘛，又不会掉块肉」

艾莉斯：「不行，会掉的」

凯伊姆：「啊一，别啰嗦了，走吧」

我将放在桌上的迷之药物收入怀中，走出艾莉斯的家。

浓妆的娼妇：「放开我，我让你放开我！」

凯伊姆：「闭嘴」

我反剪住挣扎着的女人的双臂。

她的力气大得让人想不到她是女性。

浓妆的娼妇：「放开我，放开我啊！」

艾莉斯：「别闹了，喝口水吧」

艾莉斯将杯嘴对准女人的嘴。

浓妆的娼妇：「嗯咕，咕，唔咳！」

艾莉斯：「喝完吐出来」

浓妆的娼妇：「唔咳……呃咳！呃咳！」

保持着反剪的姿势，让她把水吐到桶里。

是灌胃啊。

艾莉斯：「再来一次」

浓妆的娼妇：「呃咳，唔咳……」

重复了几次灌胃之后，女人的身体慢慢地瘫软下来。

已经没事了吧。

艾莉斯放开她的双臂，坐到了床上。

艾莉斯：「怎么样？」

浓妆的娼妇：「唔咳……对，对不起……」

艾莉斯：「知道自己不对就别再嗑药了」

艾莉斯：「莉莎，毛巾」

莉莎：「是是——请用」

艾莉斯擦拭着满是唾液的娼妇的脸。

艾莉斯：「你可是商品，无论何时都要保持漂亮」

浓妆的娼妇：「好，好的……」

艾莉斯：「好了，睡吧」

娼妇疲惫地躺到床上。

凯伊姆：「怎么样医生，是什么病？」

艾莉斯：「毒品上瘾」

凯伊姆：「我觉得大概也就是那么回事」

我转向娼妇。

凯伊姆：「你还留着毒品吗？」

浓妆的娼妇：「……」

凯伊姆：「你应该知道自己藏不了的吧？」

娼妇微微沉默了一会。

然后向梳妆台看去。

凯伊姆：「艾莉斯，是梳妆台」

艾莉斯：「好」

艾莉斯在梳妆台的抽屉里翻找着。

很快，手就停了下来。

艾莉斯：「找到了」

艾莉斯的手上，拿着三个小的纸包。

浓妆的娼妇：「凯伊姆先生……药的事情，会向头领汇报吗？」

娼妇抬眼畏畏缩缩地问道。

凯伊姆：「不汇报不行啊」

浓妆的娼妇：「我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莉莎：「吉克先生对毒品可是相当的生气啊」

凯伊姆：「你是个女人，应该不会遭受太严厉的对待」

伤到脸和身体就不能当做商品了。

大概会延长年限吧。



浓妆的娼妇：「这样啊」

娼妇微微安心地叹了口气。

凯伊姆：「毒品是在哪里买到的？」

凯伊姆：「不蚀金锁应该不经营毒品，你是从贝尔纳德那里买到的吗？」

浓妆的娼妇：「是客人送给我的」

浓妆的娼妇：「最近地震很多，我心里很不安」

凯伊姆：「害怕又会出现崩落？」

浓妆的娼妇：「好」

浓妆的娼妇：「和客人说过这件事后，他就让我用这个来冷静一下试试」

凯伊姆：「那个客人经常来吗？」

浓妆的娼妇：「哎哎……」

浓妆的娼妇：「是个常常会指名要我的客人」

凯伊姆：「今天晚上也会来吗？」

浓妆的娼妇：「那，那个……」

娼妇不安地移开视线。

凯伊姆：「会来啊」

娼妇悄然地点了点头。

浓妆的娼妇：「请不要对他施加暴力……」

浓妆的娼妇：「那个，我会让他不再踏足这里的」

凯伊姆：「对付携带毒品的客人，可不能心慈手软啊」

凯伊姆：「我不认为他是真正地在为你考虑」

浓妆的娼妇：「那，那种事情」

娼妇突然激动了起来。

浓妆的娼妇：「但，但是，总之那个……请您放过他一命」

艾莉斯：「哈啊……」

艾莉斯炫耀地叹了口气。

是想说『这个女人，肯定被客人迷住了』吧。

凯伊姆：「倒不至于会要他的命，不用担心」

浓妆的娼妇：「非常感谢」

凯伊姆：「我能理解你因为地震而感到不安的心情」

凯伊姆：「不过，药还是别再嗑了，那个对身心都有害」

凯伊姆：「觉得辛苦的时候就來菲诺列塔，一杯酒之类的我还是会请你的」

浓妆的娼妇：「对不起」

娼妇用手背擦着眼角。

凯伊姆：「那就这样」

艾莉斯：「莉莎，之后就拜托你了」

莉莎：「好的好的——」

艾莉斯：「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娼妇很温柔呢」

凯伊姆：「只是普通地在对待而已」

艾莉斯：「我也回去做娼妇的话，你也会对我温柔吗？」

库罗蒂雅：「艾莉斯医生，被赎身的人说这种话，会遭天谴的哦」

艾莉斯：「啊啦，库罗」

凯伊姆：「休息吗」

库罗蒂雅：「嗯，刚从客人那里回来」

库罗蒂雅：「今天给您在百忙之中添了麻烦，真的非常感谢」

艾莉斯：「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嗑药」

艾莉斯：「一人上瘾的话，很快就会传开」

库罗蒂雅：「是，我会充分留心的」

库罗蒂雅：「话虽然这么说……」

库罗蒂雅微微抬头仰视着天花板。

库罗蒂雅：「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谁，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伤痛呢」

凯伊姆：「啊啊」

大家都是被逼无路，才会身处此地。

库罗蒂雅也有着无法对他人说出的过去吧。

莉莎和阿伊莉斯也当然……

即便是艾莉斯也不例外。

凯伊姆：「不过，自己的身体要好好保重」

凯伊姆：「好不容易才盛开的生命之花，不能用自己的手去让它枯竭」

库罗蒂雅：「嘛，说得真好呢」

库罗蒂雅：「真希望凯伊姆大人偶尔也来让这朵花开心一下呢」

艾莉斯：「越漂亮的花，刺就越扎人」

库罗蒂雅：「呵呵，大夫您真严格呢」

阿伊莉斯：「库罗」

阿伊莉斯从里面走了出来。

阿伊莉斯：「上层的猪来了」

库罗蒂雅：「啊啦，说起来我今天已经被指名了呢」

凯伊姆：「特意从上层过来的吗」

库罗蒂雅：「再怎么说明，对于上层那些伟大的人来说，牢狱的景色可是有着不常见的刺激感呢」

库罗蒂雅：「在危险的环境里左拥右抱，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个性十足呢」

阿伊莉斯：「那都是些变态，死掉就好了」

凯伊姆：「会有闲钱的家伙，基本上都是变态吧」

凯伊姆：「这是难得的机会，好好赚钱吧」

库罗蒂雅：「哎哎。非常感谢」

库罗蒂雅：「请务必来赏光哦」

库罗蒂雅瞳孔的深处，闪耀着嗜虐的光芒。

这下子，不知道又要有什么饕餮的盛宴展开了。

梅尔特：「欢迎光临」

缇娅：「凯伊姆先生，欢迎回来」

吉克：「辛苦了」

凯伊姆：「啊啊」

我和艾莉斯并肩坐在柜台旁，做了平常的点单。

艾莉斯：「是这个」

艾莉斯将从娼妇那里回收的毒品包放在柜台上。

吉克取过两个中的一个。

打开小包，用小指头沾了点里面的粉末，送到口中。

吉克：「有种会带给舌头刺痛的刺激感啊……是最近流行的那个」

梅尔特：「是贝尔纳德经营的吗？」

吉克：「没错」

吉克：「这个是从莉莉乌姆的女人那里拿来的？」

凯伊姆：「似乎是常客给她的」

凯伊姆：「那个客人今天也会去店里」

吉克：「帮大忙了」

吉克：「这下就能弄点情报出来了」

是打算让他吃点苦头吧。

缇娅：「对不起，那个所谓的药物是什么东西呢？」

吉克：「让人感觉到幸福的东西」

吉克：「会让人们把讨厌的事情和悲伤的事情全部忘掉」

缇娅：「那……不是个好东西吗？」

梅尔特：「说是忘掉，也只是很短的时间。药效过去以后就会回到现实」

吉克：「如果体质低下的人嗑了这个，可能会一次就死掉」

艾莉斯：「想要得到幸福的下场就是当场死亡，在牢狱里满地都是吧」

梅尔特：「牢狱的人可不会想死的」

凯伊姆：「不过，这玩意很受欢迎吧？」

吉克：「啊啊，销量相当的好」

吉克：「虽然不知道它的出处，不过价钱便宜这点相当的有吸引力」

梅尔特：「贝尔纳德也堕落得可以了」

梅尔特：「只有麻药是一定不能碰的，这可是先代的口头禅啊」

我们要的烧酒和茶被端了上来。

吉克：「该做个了结了」

吉克：「我有很多话都想和贝尔纳德说啊」

吉克用远超平常的强硬口气说道

缇娅：「那个，对不起净问些没用的问题……贝尔纳德先生是？」

梅尔特：「相当一讨人厌的家伙哦」

梅尔特开始向缇娅说明起来。

贝尔纳德是从很久以前就担任不蚀金锁副头领的男人。

虽然正确的年龄不详，但大概在 4 5 岁左右。

本来大家都以为在先代死后，他会继任不蚀金锁的头目。但吉克却被指名坐上了这个位置。

他对于吉克几乎没有忠诚可言，之前就常常采取反抗的态度。大概在五年前，他带着一部分的成员背叛了不蚀金锁。

然后，成立了名为风铸的组织。

所谓的『风铸』，似乎寓意着不管怎么打磨，不知何时就又会沾上的铁锈。

就是和“不蚀”金锁对着干的意思。

而事实上，他们的活动方针和不蚀金锁也全然不同。

甚至经营起了先代严令禁止的毒品，为了挣钱可说是无恶不作。

梅尔特：「我会制作这个菜单的也是因为贝尔纳德哦」

说着，梅尔特指向菜单。

上面写着『秋波，金币 1 0 0 0 枚』。

凯伊姆：「抬价之前写的是 1 0 枚金币，不过他说他付得起」

凯伊姆：「所以才会提价啊」

缇娅：「贝尔纳德先生，是喜欢梅尔特小姐吗？」

梅尔特：「刚开始应该是吧」

梅尔特：「不过，自从先代将吉克选为接班人以后，他就变了呢」

吉克：「贝尔纳德记恨着没有将自己选为接班人的先代」

吉克：「你知道，是先代为梅尔特赎身的吧？」

吉克：「所以，他才会想用金钱去买梅尔特的自由之身吧」

缇娅：「哈，哈哈……怎么说呢，感觉稍微有点可怜呢」

艾莉斯：「斤斤计较的男人」

凯伊姆：「不过，实际上仰慕贝尔纳德的人还是挺多的」

凯伊姆：「那家伙姑且还是相当有钱的」

吉克：「年轻的部下也很多，势力应该也已经超过我们这边了吧」

吉克半开玩笑地说道。

缇娅：「真不可思议」

梅尔特：「小缇娅，人这种东西啊，都会有那种不同于寻常的自己的时候哦」

梅尔特：「即使是很了不起的人，也有着很孩子气的一面」

梅尔特：「而很幼稚的人，在关系到某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变得非常老成」

艾莉斯瞥了我一眼。

无视之。

缇娅：「凯伊姆先生和吉克先生也有吗？孩子气的一面」

艾莉斯：「有」

梅尔特：「有的哦一，比方说」

梅尔特竖起一根指头。

吉克：「不行，到此为止」

梅尔特：「啊哈哈，着急了着急了」

凯伊姆：「坏心眼的女人」

梅尔特：「啊啦，你的嘴很损呢」

梅尔特：「你们两个，以前明明更加可爱的」

吉克：「我现在也很可爱哦，凯伊姆就知道了」

凯伊姆：「我可不想被人看成可爱啊」

梅尔特：「嘛，两个人都平安地长成了大人，太好了太好了」

梅尔特把追加的酒拿了出来。

梅尔特：「来，把这个喝了开心点吧」

我把手伸向酒杯。

艾莉斯：「凯伊姆」

艾莉斯抓住我的胳膊。

凯伊姆：「怎么了？」

艾莉斯：「你受伤了」

凯伊姆：「只是被莉莉乌姆的那个女人挠了一下而已，不在意」

梅尔特：「稍微处理一下会比较好哦」

梅尔特：「那个，药箱在……」

艾莉斯：「我来」

艾莉斯抢占了先机，早早地摊开了医疗用具。

梅尔特：「啊啦，交给我来做也没什么吧」

艾莉斯：「因为凯伊姆受伤了」

吉克在视线的一角做出投降的手势。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里如果交给梅尔特来处理的话，艾莉斯就会相当的不开心。

凯伊姆：「艾莉斯，拜托你了」

艾莉斯：「嗯」

只是被指甲挠到的伤处。

血已经不再流出，也没什么疼痛。

但即便如此，艾莉斯还是相当热心地做着处理。

作为一名职业的医生，她的技术相当高明。

凯伊姆：「我还真是常常受你的护理啊」

艾莉斯：「因为凯伊姆总是受伤」

凯伊姆：「没办法，工作就是这样的」

第一次被艾莉斯护理是什么时候来着。

恐怕，是在为艾莉斯赎身之前吧。

她最开始脸绷带都缠不好。

现在却已经成为了受到大家信赖的医生。

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艾莉斯：「结束了」

凯伊姆：「啊啊」

我确认着绷带的状况。

凯伊姆：「感觉不错」

缇娅：「艾莉斯小姐果然好厉害呢」

缇娅：「像我这种人，怎么做也做不好」

艾莉斯：「我可不想被拿来和你作比较」

缇娅：「对，对不起」

凯伊姆：「虽然很感谢你为我包扎，不过别欺负缇娅啊」

艾莉斯带着生硬的表情收拾起道具。

和这家伙的关系就没改善过。

我原来还以为，经过时间的流逝以后，能和她好好相处来着……

艾莉斯：「呐，凯伊姆，你准备把这种小动物在身边留多久？」

缇娅：「那个……我是，小动物吗？」

艾莉斯：「不对吗？」

缇娅：「那个……您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

像就怪了。

艾莉斯：「想要人来照顾起居的话，明明来找我就好了」

凯伊姆：「把谁留在身边是我的自由吧」

艾莉斯：「我可是被凯伊姆赎身的呢」

艾莉斯：「但是却不把我留在身边，不觉得很奇怪么」

凯伊姆：「既然知道被我赎身，那你就听我的话啊」

艾莉斯：「很奇怪啊，只有缇娅一个人」

艾莉斯发出执拗的声音。

凯伊姆：「你把我为你赎身的事情忘掉吧」

艾莉斯：「那不肯定是不可能的吗」

凯伊姆：「我不是那个意思」

凯伊姆：「我是想要你不用对我感恩，也不用顾忌我的脸面」

凯伊姆：「你就自由地生活下去吧，只要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艾莉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那个瞳孔仿佛古谭的井水般深不见底。

在深邃的黑暗中，察觉不到水面涟漪般的那种真实情感。

艾莉斯：「但是，我……想要成为凯伊姆的所有物」

凯伊姆：「我再说一遍」



凯伊姆：「你要自由地生活下去」

艾莉斯瞪视着我。

不管她露出怎样的表情，我的决定都不会改变。

我希望艾莉斯可以独立地生存。

艾莉斯：「我回去了」

艾莉斯头都不回地站起身来，走出店里。

梅尔特：「啊啦啊啦，真可怜呢」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一副担心的表情抬头看着我。

凯伊姆：「这本来就不该是纠缠不清的事情」

凯伊姆：「归根结底，我就没有去理会她想法的必要」

缇娅：「但是，是凯伊姆先生为艾莉斯小姐赎身的吧」

缇娅：「那么，艾莉斯小姐会想要留在凯伊姆先生的身边，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凯伊姆：「是吗？」

凯伊姆：「如果是我站在艾莉斯的立场上，肯定会开开心心地去选择自由的人生哦」

吉克：「不过，艾莉斯可是在做娼妇之前就被你买下来了」

吉克：「换言之，你对她来说，就像是骑着白马前来拯救她的骑士一样」

吉克：「会迷恋上你也是没办法的吧？」

凯伊姆：「因为迷恋我，所以就要留在我身边？」

吉克：「那是当然的吧」

吉克：「不然，哪还会有想要留在他人身边的理由啊」

确实，她从以前就一直跟在我身旁。

但话虽如此，她迷恋着我的感觉却很淡薄。

缇娅：「换做是我，也会喜欢上凯伊姆先生的」

缇娅：「我也是在被凯伊姆先生买下来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了自由的生活」

梅尔特：「这么说来，小缇娅也喜欢凯伊姆了？」

吉克：「出现了意外的告白啊」

吉克和梅尔特不怀好意地窃笑着。

缇娅：「才才才才，才不是呢」

缇娅满脸通红地否定着。

缇娅：「我只是希望凯伊姆先生能更加重视艾莉斯小姐」

缇娅：「好不容易才把她从娼馆救了出来，应该给她更多的幸福才是」

凯伊姆：「艾莉斯对你这么刻薄，你居然还为她说好话啊」

凯伊姆：「这份博爱精神真值得钦佩」

缇娅：「我已经习惯被人刻薄地对待了」

已经是百毒不侵了么。

凯伊姆：「总而言之，给艾莉斯赎身的人是我」

凯伊姆：「怎么对她要由我来决定」

吉克：「不过凯伊姆啊，关于你的做法，我这么打个比方吧」

吉克：「你在这里买下了这瓶酒。然后，在梅尔特眼前把它给扔掉」

吉克：「对着生气的梅尔特，你这么回答」

凯伊姆：「这是我花钱买的东西，怎么处理它是我的自由吧？」

我抢先做出了回答。

梅尔特：「你这不是明白吗」

梅尔特：「说么说来，艾莉斯就是那瓶被买下的酒呢」

梅尔特：「明明期望着被人喝掉，却不知道被弃置了多少年，真可怜呢」

凯伊姆：「我已经说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要那家伙自由地活下去」

凯伊姆：「如果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倒也罢了，她是很优秀的医生，即使一个人生活也完全没有问题」

梅尔特：「不过，艾莉斯不是希望自己这瓶酒被凯伊姆喝下去吗？」

凯伊姆：「我可没想过要被她迷上」

凯伊姆：「而且，我也不打算让她为了自己被赎身这件事而向我报恩」  
又绕回去了。

这些话已经说过这么多回，她自己也该明白了吧。

梅尔特：「看到被赎身的女孩子不幸，作为原娼妇的我可不能容许哦」

凯伊姆：「这几天我会做个了结」

我站起身来。

吉克：「要回去了吗？」

凯伊姆：「去外面走走」

凯伊姆：「这里太吵了，让人没法休息」

缇娅：「那么我也该走了」

凯伊姆：「你就留在这里吃饭吧」

缇娅：「啊，好的」

现在两人独处的话，又会继续被追问艾莉斯的事情。

凯伊姆：「吉克，我今天晚上能去莉莉乌姆看看情况么」

凯伊姆：「我想看看当着不蚀金锁的面推销毒品的男人的长相」

吉克：「随你便」

我将饭钱放在柜台上后，从店里走出。

牢狱已经染上了红色的光芒。

逆光的绝壁浸透着黑色，窥视不到任何的表情。

突然，我想起了刚来娼馆那时的，艾莉斯的眼睛。

没有光芒也没有清澈感，好像由粘土捏成般的双眼。

那是相当差劲的成品。

被做出的眼睛，以及相应地被做出的身体。

像个人偶般的女孩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艾莉斯产生的这个第一印象都没有改变。

如果不命令她，她就什么都不会去做。

如果放着不管的话，甚至会让人感觉她会不会将呼吸也一并忘却。

虽然这对有隐情而进入娼馆的女孩子来说并不稀奇，但艾莉斯却相当的惹人注目。

这个空有一副皮囊的人偶，几乎没有见她露出过人类的笑容。

——有什么……意义……的话

——我……没有……呢

突然，不知是谁的话在我脑海中响起。

但是，那句话很快就乘着风消失了。

……也罢。

即便是那样的艾莉斯，托娼馆教养的福，在被我赎身的时候也还是有了人类的感觉。

但是，却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的能力。

所以，我就将自己的医疗知识，全部教给了这个不下命令就什么都不会去做，一味地等待着指示的女孩子。

如果没有自立的手段，她就只能回去做娼妇了。

从娼馆离开到成为医生，花了4年的时间。

看到艾莉斯总算能似模似样地做些诊疗工作后，我从她身边离开了。

那是3年前的事情。

我想要她自由地活着。

只是抱持着这个心愿而已。

我无法否认，自己就像是她养父一般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

不管被她怎样地爱慕着，我都不会接受这份感情。

家家店铺等待着夜幕降临的灯火，仿佛不耐烦一般发出可疑的光芒。

我穿过人群，向莉莉乌姆走去。

凯伊姆：「哟」

在前厅抽着香烟的奥兹将火掐灭。

奥兹：「这不是凯伊姆先生么，白天的时候受你照顾了」

凯伊姆：「已经听说了吗？」

奥兹：「当然」

奥兹：「现在那个男人已经来了哦」

说着，奥兹扬起下巴指着楼上。

奥兹：「是张没什么印象的脸，应该是下线的商人吧」

奥兹：「我已经给了那个女的指示，让她不要放那家伙逃跑」

那个娼妇迷恋着那个客人的可能性很高。

但愿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凯伊姆：「什么时候开始？」

奥兹：「现在正准备要开始呢」

奥兹拍了两次手。

从里面露出三个年轻男子的脸，带着恭敬的表情点头。

奥兹：「凯伊姆先生要怎么做？一起去玩玩吗？」

凯伊姆：「我去外面监视」

奥兹：「我们可能拿不出什么谢礼」

凯伊姆：「我只是感兴趣才来的，不用介意」

奥兹：「非常感谢」

奥兹：「发生什么事的话，拜托您通知我」

凯伊姆：「啊啊」

我问完那个客人房间的位置后，走出店里。

我转到莉莉乌姆的背面。

抬头看着从奥兹那里打听到的房间的窗户。

在3楼的一角。

窗户中漏出褪成红褐色的，熟柿子般的灯光。

我藏在阴影处，窥视着里面的情况。

不久之后，窗户被静静地打开了。

背着灯光，一对男女正向外张望。

是毒品上瘾的娼妇，以及没有见过的男人。

那就是那个拿药过来的常客吧。

衣服摩擦的声音传入耳中。

床单从窗户中垂下。

浓妆的娼妇：「他们马上就要来了，快点」

常客：「你呢？」

浓妆的娼妇：「别管我，快逃吧」

果然吗。

室内传来了敲门声。

浓妆的娼妇：「快点」

常客：「知，知道了。我一定会回来接你」

浓妆的娼妇：「嗯，一定要哦」

男人沿着床单迅速滑下。

两人对视一眼。

娼妇点了点头。

以这个作为信号，男人向黑暗中跑去。

娼妇则一直依依不舍地凝视着男人的背影。

浓妆的娼妇：「呃呃？！」

门被踢破了吧。

传来混乱的脚步声。

靠在窗边的娼妇，被拽着头发消失在室内。

将女人被殴打的声音留在背后，我开始追击逃跑的男人。

男人是个外行。

不用担心会让他逃掉。

考虑到挺身而出让他逃跑的女人的心意，还是在稍微离远一些再抓住他把。

——『知，知道了。我一定会回来接你』

——『嗯，一定要哦』

我想起两人的对话。

娼妇真的会认为，男人会甩掉追兵回来接自己吗。

不，我不认为在莉莉乌姆工作的女人会乐观到那种程度。

那也就是说，她在扮演悲剧的公主角色吗。

真是让我难以理解。

那种演技有什么好让人开心的。

常客：「哈啊，哈啊，哈啊」

在狭窄的小巷中狂奔的男人停下脚步，大口地喘息着。

常客：「哈啊，哈啊……逃到，这里的话……」

凯伊姆：「还是不够安全啊」

常客：「欸？！」

男人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我走到他的眼前。

常客：「混蛋，你，你是什么人」

凯伊姆：「有说明的必要吗？」

我用刀柄击中他的心窝。

奥兹：「哎呀，帮大忙了」

奥兹：「没想到那个女人会让那男的逃跑啊」

凯伊姆：「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啊」

我把失去知觉的男人交给奥兹。

凯伊姆：「抓这家伙没费什么力气」

凯伊姆：「他只是个小贩而已，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凯伊姆：「为了这种小喽啰大动干戈，反而会有损不蚀金锁的名声吧」

奥兹：「哎哎，如您所言」

奥兹：「我想想……拗断两两根指头就放过他把」

凯伊姆：「女人呢？」

奥兹：「现在在房间里，想见她吗？」

凯伊姆：「啊啊」

奥兹：「请稍微教育教育她」

奥兹露出阴暗的笑容。

凯伊姆：「我进来了」

浓妆的娼妇：「欸……」

娼妇在床上颤抖着。

浓妆的娼妇：「那个人呢？！」

浓妆的娼妇：「那个人怎么样了？！」

看到进来的人是我，娼妇连忙跑了过来。

嘴唇和眼睛周围都有着红黑色的肿胀，脸也多少变了形。

看来这次没有被放过。

嘛，毕竟她可是放那个男人逃跑了。

凯伊姆：「你被打得很惨呐」

浓妆的娼妇：「那个人呢？」

凯伊姆：「在下面」

凯伊姆：「应该不会要他的命吧」

浓妆的娼妇：「……啊啊……」

总算放下心来的娼妇吐了口气，身体放松了下来。

凯伊姆：「比起那个，我说你啊」

凯伊姆：「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你知道那个男人是不可能逃掉的吧」

浓妆的娼妇：「我也知道自己做的事很蠢」

浓妆的娼妇：「但是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只想着要让他逃跑了」

凯伊姆：「行动之前稍微思考一下」

凯伊姆：「如果他不逃的话，你们两个也不至于受到这么重的处罚了」

女人瘫坐到一旁。

浓妆的娼妇：「我没有想到这种事」

浓妆的娼妇：「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娼妇懊悔地低下头。

我叹了口气。

为什么就不能理性地行动呢。

女人这种东西，不管这个还是那个都……

最先在脑海中浮现出的，是艾莉斯的样子。

她一直拒绝接受我要她自由地活着的提议。

理由现在还不得而知。

凯伊姆：「总而言之，那个男人没事」

凯伊姆：「在店外应该还能再见面吧，你也不要去想什么奇怪的事情」

浓妆的娼妇：「非常感谢」

浓妆的娼妇：「请不用担心，我是想不懂什么复杂的事情的」

说罢，娼妇将烟草点燃。

或许是不想因为香烟而让我注意到嘴唇的伤势，她背过身去，藏起了自



己的表情。

吉克正在前厅和奥兹说着些什么。

吉克：「哟」

凯伊姆：「你来了啊」

吉克：「啊啊，我听说那个男人的事情了」

吉克：「正如预想的那样，他只是个下线的小贩，什么都不知道」

吉克：「在莉莉乌姆散发毒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自从先代以来，不蚀金锁就严禁贩卖毒品。

娼馆街在很久之前就是不蚀金锁的领地，莉莉乌姆更是其中核心的娼馆。

在这里贩卖毒品，就相当于是在大圣堂中做出亵渎圣女的行为一样严重。

奥兹：「贝尔纳德那个混蛋，忘了先代的恩情了吗」

奥兹吐了口唾沫。

奥兹：「被关在牢狱里的每个人都是同伴，做出向同伴出售毒品来换取金钱这种事，绝对不能原谅」

凯伊姆：「这是先代的口头禅吧」

奥兹：「牢狱是封闭的世界，如果毒品在这里传开，我们迟早会自取灭亡」

奥兹：「先代正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严禁毒品的」

吉克：「早晚会给贝尔纳德点颜色看看的」

吉克劝解着很稀奇地变得激动起来的奥兹。

凯伊姆：「要怎么给他颜色看？去和他决斗吗？」

吉克：「一步步地慢慢来」

奥兹：「吉克先生，拜托您了」

奥兹：「往先代的脸上涂泥的行为，绝对不能坐视不管」

吉克用力地点了点头。

凯伊姆：「那么，推销毒品的那个男人怎么样了？」

奥兹：「现在年轻人们正在收拾他，不久之后就会放他出来了吧」

凯伊姆：「这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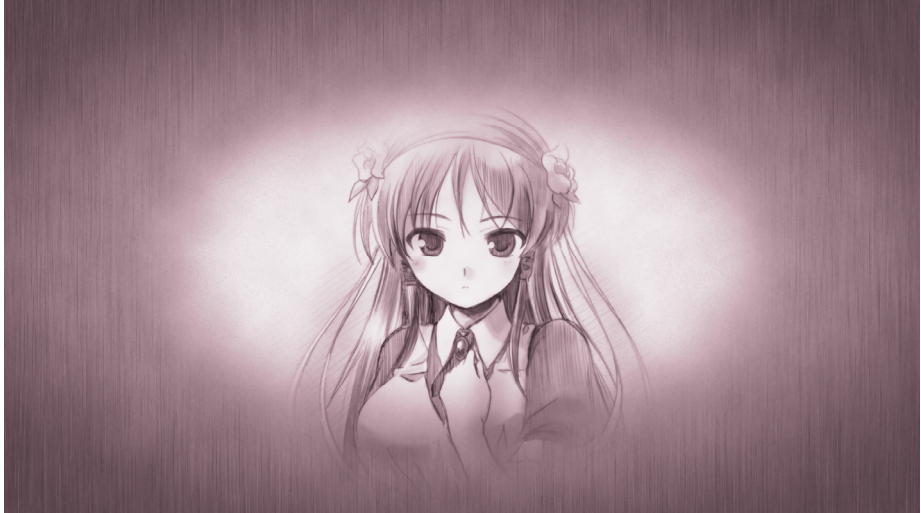
凯伊姆：「那么，我也要回去了」

吉克：「凯伊姆」

吉克用手指将某个东西弹了过来。

我将其接住。

吉克：「拿去喝睡前酒吧，谢了」



凯伊姆：「啊啊」

手上传来银币的触感。

看来能奢侈地喝一顿了啊。

睡不着。

我久违地为凯伊姆包扎了。

一想到自己对他还有用，就感觉好开心。

沉静却又无法抑制的感情。

包裹着身体的炽热，无论何时都会让我陶醉。

艾莉斯：「凯伊姆……」

我回想起那时候的事情。

在梦里见过多少次了呢。

那是我想忘都忘不了的光景。

在那个瞬间以后，我就变了。

如果按照他人的说法，之前的我是在地狱被养育着的话，从那时开始，我才真正地降临到了这个人世吧。

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是不会从那个人身边离开的。

只有待在那个人的身边，我才能得到拯救。

艾莉斯：「……不行啊」

必须要采取行动。

在那个人被别人偷走之前。

在半睡半醒之间的，令人扫兴的发呆的时间。

香喷喷的气味流入鼻腔。

已经到该起床的时间了吗。

在缇娅来这里之前，哪怕是细微的响声都会让我从床上跳起，但最近精神似乎已经变得相当的松散。

缇娅：「啊，等等，艾莉斯小姐，这样不好」

缇娅：「会惹凯伊姆先生生气的」

艾莉斯：「别多话，赶快借我」

凯伊姆：「……」

凯伊姆：「喂，在做什么呢」

艾莉斯：「一看就知道了吧？料理」

缇娅：「那个一，艾莉斯小姐……差不多该小点火了……」

缇娅站在一旁，相当不安地看着艾莉斯舞锅弄勺。

艾莉斯：「闭嘴」

艾莉斯：「从今天开始我来做家务」

凯伊姆：「抱歉，那样我会很困扰」

艾莉斯无视掉我，继续做着饭。

凯伊姆：「缇娅，阻止她」

缇娅：「不，不行」

缇娅：「是我拜托艾莉斯小姐做饭的」

真是的。

我走下床。

凯伊姆：「喂」

抓住艾莉斯的手。

艾莉斯：「你不是让我自由地生活吗，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而已」

艾莉斯：「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在这里生活」

凯伊姆：「所谓的自由，指的是离开我生活」

凯伊姆：「不是让你围着我转」

艾莉斯：「想要待在谁身边是我的自由吧？」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凯伊姆：「你也差不多该醒醒了吧，别继续让我烦心了」

艾莉斯：「……」

闹着别扭的艾莉斯，就好像被拿走了玩具的小孩子一样。

凯伊姆：「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凯伊姆：「不要干这种佣人干的活，去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吧」



艾莉斯：「我才不需要那种时间呢」

凯伊姆：「你知道在牢狱里，能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吧？」

艾莉斯没有回答。

只是握住锅子，露出不满的表情。

凯伊姆：「艾莉斯，听话」

仍旧没有回应。

渐渐传来饭菜烧焦的声音。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我觉得，说着让我听不懂的借口的人，是凯伊姆才对」

艾莉斯眼睛一动不动地开口说道。

艾莉斯：「赎身以后却离得远远的，不觉得很奇怪吗？」

艾莉斯：「不想把我留在身边的话，为什么又要为我赎身啊」

艾莉斯：「还是说，我没有知道原因的权力？」

艾莉斯的疑问是理所当然的。

恐怕，如果不找出能让她信服的理由，她是肯定不会退让的吧。

像这样进行无谓的对话，已经足够了。

适当地编个理由，让艾莉斯接受吧

凯伊姆：「为你赎身的原因很简单」

凯伊姆：「因为很中意你，不想让你去当娼妇」

凯伊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吧？」

艾莉斯：「那么，为什么又不把我放在你身边？」

凯伊姆：「因为你太不可爱，赎完身以后我就对你失去兴趣了」

凯伊姆：「女孩子必须学会讨人喜欢」

艾莉斯：「……」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伤心地看着我。

为我的说法而迷惑不解。

凯伊姆：「我去洗把脸」

凯伊姆：「在我回来之前，艾莉斯从这个家里出去」

我走出房子。

艾莉斯：「……呼……哈哈……像个笨蛋似的」

艾莉斯：「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背后传来仿佛从喉咙中挤出来的笑容。

凯伊姆：「……咕」

那个女人，想要做什么啊。

梅尔特：「然后，艾莉斯就出去了？」

凯伊姆：「啊啊」

梅尔特：「你做些什么啊」

凯伊姆：「反正不是该被他人指责的事情」

梅尔特：「啊一，是这样啊」

梅尔特粗暴地把酒放下。

洒出的酒溅到了我的手背。

梅尔特：「什么叫『因为我很中意你，所以不想让你当娼妇』啊」

梅尔特：「你是傻瓜吗？」

我舔着手背上的烧酒回答道。

凯伊姆：「有什么问题吗？」

吉克：「还真是一戳就破的谎啊」

梅尔特：「你在娼馆的时候什么时候喜欢过艾莉斯了？」

梅尔特：「一直进的都是我的房间吧」

凯伊姆：「你还真是自我意识过剩啊」

梅尔特：「是吗。那用不用我把你那时候说过的话全都说出来啊？」

吉克：「请一定要让我听听，凯伊姆那青涩的表白！」

凯伊姆：「已经够了吧，别管那家伙了」

吉克：「我们是因为和你还有艾莉斯都交往很长时间了，所以才会劝你

的」

凯伊姆：「我知道」

凯伊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

我一口气把酒喝干。

凯伊姆：「吉克你才是，麻药那件事没问题吗？」

凯伊姆：「你不是说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么」

吉克：「和你一样，日后再说」

梅尔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一点都不干脆呢，一点都不」

吉克：「好，那就拜托你上两份烤大蒜和壁虎酒了」

梅尔特：「你算这是哪门子的干脆啊」

入口的门被推开。

梅尔特：「……哎？」

凯伊姆：「……」

吉克：「嚯」

走进来的男人慢慢地环顾着店内。

看到我们以后，嘴角微微地上扬露出冷笑。

在这里聚集的不蚀金锁的成员一起站了起来，

围住那个男人——贝尔纳德。

贝尔纳德向周围扫了一眼，从怀中取出烟草。

然后，装模作样地用墙壁上蜡烛的火将烟草点着。

贝尔纳德：「抱歉，让大家不愉快了」

贝尔纳德：「我只是想过来看点东西」

贝尔纳德向背后发了个信号。

随即响起了几个男人的声音。

随着粗暴的脚步声，男人们冲了进来。

一张接一张地踢翻桌椅，清出来到我们面前的道路。

吉克的部下虽然想要阻止，但毕竟人数还是太少。

气势被贝尔纳德的部下们压制住了。

现在没法阻止他们。

先看看对方是来干什么的吧。

梅尔特：「住手啊！你在想什么呢？！」

贝尔纳德没有动作。

吉克也一样。

彼此怒目而视的两个人，就连眉毛都一动不动。

梅尔特：「贝尔纳德，你开什么玩笑啊！」

贝尔纳德：「啊—，我想起来了」

贝尔纳德保持着凝视着吉克的姿势，开口说道。

贝尔纳德：「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生气时候的表情」

梅尔特：「你，你……」

梅尔特：「你是来干什么的啊，将先代的命令都给……」

凯伊姆：「梅尔特，闭嘴」

我制止住激动的梅尔特。

梅尔特：「凯伊姆，你干什么？！」

凯伊姆：「这里就交给吉克吧」

头领现在就在这里。

如果手下产生骚乱的话，组织的品格会被质疑。

梅尔特：「……知道了」

梅尔特退了下去。

眼前的家具已经全部都被踢翻，我们和贝尔纳德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碍。

从被打开的入口那里传来的光照在贝尔纳德的身上，在地板上映出淡淡的黑影。

贝尔纳德又一次向部下发出信号。

一个大麻袋被从外面搬了进来。

贝尔纳德：「你们看看这个」

伴着厚重的声音，袋子滚到了地上。

袋口被慢慢打开，里面的东西被拉了出来。

凯伊姆：「……」

是男人的尸体。

眼睑睁开，浑浊的眼球凝视着天花板。

贝尔纳德：「你认识这家伙吧？」

吉克：「这是我昨天在莉莉乌姆问话的男人」

贝尔纳德：「啊啊，没错」

贝尔纳德：「然后在那之后，你们就把他给杀了」

我应该对奥兹说过，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难道是哪个年轻人太冲动了吗？

吉克：「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



贝尔纳德：「死的时候，这家伙这么说了」

贝尔纳德：「是被不蚀金锁里面一个叫做凯伊姆的家伙干掉的」

凯伊姆：「囉」

听都没听说过。

看来，他是故意来找茬的。

吉克：「真可怜呢」

吉克：「没想到会被自己的老大杀掉呢」

贝尔纳德向吉克走近。

在部下们的注视下，贝尔纳德走到吉克的面前。

贝尔纳德：「别说傻话啊……吉克」

贝尔纳德冷笑。

贝尔纳德：「这是找上门来的挑衅吧？没错吧？」

贝尔纳德：「换成是先代的话，肯定会有仇不报非君子的吧」

贝尔纳德的眼神中隐藏着好战的光芒。

而与之相对地，吉克却只是静静地凝视着贝尔纳德。

贝尔纳德：「对于找上门来的挑衅我们是肯定会接受的。这可关系到我们风铸的名誉」

贝尔纳德：「没错吧，小的们！」

贝尔纳德的部下大声回应。

听到那些声音以后，贝尔纳德和吉克拉开了距离。

自信满满的动作。

吉克：「作为外行来说，表演得真是不错」

吉克：「练习了很多回吧，真是辛苦了」

贝尔纳德：「呃呃」

贝尔纳德瞪大了眼睛。

但是，总算还是抑制住了自己情绪的爆发。

贝尔纳德：「我很期待下一次见面」

露出阴险的笑容之后，贝尔纳德转过身子。

他的部下们慌忙开始抬起地板上的尸体。

吉克：「喂，贝尔纳德」

吉克在贝尔纳德的背后叫住了他。

吉克：「死的可是你们的同伴，至少给他做口棺材吧」

吉克：「光是一条麻袋也太寒碜了吧」

贝尔纳德：「我会把那些钱分给部下」

贝尔纳德：「不知道觉得哪边幸福的人会比较多呢？」

贝尔纳德头都不回地答道。

吉克：「一点都没有对死者的敬意吗」

贝尔纳德：「放心吧」

贝尔纳德：「你死的时候，我会给你做一个最好的棺材」

丢下这句话后，贝尔纳德再次背身走去。

他似乎更重视活着的人的利益。

虽然不能说这个想法不对，但为组织卖命的部下应该很难接受吧。

贝尔纳德：「我忘了件事」

贝尔纳德回过头来。

然后，把装钱的袋子扔向这边。

袋子在空中描绘出一道抛物线，然后重重地掉在地上。

贝尔纳德：「梅尔特，用这些钱去买点新的家具吧」

梅尔特：「把它拿回去，我可不想要贩卖毒品换来的钱」

贝尔纳德：「啊啊，还有一件事」

贝尔纳德：「菜单上的那个，再往上加点有趣的娱乐吧」

『那个』指的应该就是价值 1 0 0 0 枚金币的秋波吧。

也就是说，他想拿出更多的钱来买下梅尔特的身体。

梅尔特：「……」

梅尔特咬紧牙齿。

想让温和的梅尔特生气很难。

贝尔纳德：「再见了，梅尔特」

贝尔纳德挑起嘴角，向着门口走去。

然后，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前方。

凯伊姆：「那家伙……」

艾莉斯：「嗯？什么情况？」

真是不会挑时机啊。

如果贝尔纳德心情不好的话，她有可能会被杀。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哎？」

她似乎还没弄清楚事态。

已经走到了贝尔纳德的眼前。

贝尔纳德：「你……」

贝尔纳德意外地发出了温和的声音。

艾莉斯：「呃呃？！」

艾莉斯的表情因为厌恶而扭曲。

我从未见过这幅表情。

贝尔纳德：「说起来，你是被凯伊姆买下来的啊」

贝尔纳德看着我说道。

那副笑容有如粘液般令人作呕。

贝尔纳德：「长着这么一张可爱的脸，做的却是鬼畜的事情啊」

贝尔纳德：「我这种人还差得远呢啊」

凯伊姆：「……」

贝尔纳德：「库库，哈哈哈哈！」

贝尔纳德笑着从店里走了出去。

那家伙……已经知道了吗。

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从很久以前就是不蚀金锁的副头目了啊。

混账。

耳中回响着贝尔纳德的声音。

在吉克的指示下，我们开始整理店内。

为了修补好几个坏掉的家具，我们将材料运了出去。

艾莉斯：「刚才的那个怎么回事？那个鬼畜的话题」

凯伊姆：「我知道才怪」

艾莉斯：「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

凯伊姆：「……」

艾莉斯微微向着一言不发的我鼓起脸颊。

看到我这样也什么都不说，十分不满的她沉默着注视着地面。

吉克：「贝尔纳德也够精神的啊」

吉克走到旁边。

刚才的气氛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轻松的口气。

吉克：「为保险起见，我确认一下……」

凯伊姆：「我没杀」

凯伊姆：「怀疑我吗？」

吉克：「怎么可能」

吉克随意地笑了笑。

吉克：「你觉得他们的计划是从哪里开始的？」

吉克：「从把毒品交给莉莉乌姆的女人开始吗？」

凯伊姆：「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周到吧」

凯伊姆：「嘛，我估计他们是看到被折断手指的小贩，然后临时想出来了这么一件事吧」

凯伊姆：「那些家伙，只是想要一个找茬的借口而已」

凯伊姆：「就算这件事没发生，他们早晚也会编一个借口找上门来的」

吉克：「没错」

凯伊姆：「特意编出个借口来做宣战布告，确实很符合贝尔纳德那种古板的想法」

吉克：「再怎么回避，也会被他们挑出毛病来的吧」

吉克的视线微微低沉。

但那也只是一瞬。

吉克：「人类的因果循环还真是有趣啊」

凯伊姆：「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挑这个时期来行动？」

吉克：「鬼知道贝尔纳德在想些什么」

吉克：「别提那个了，来喝一杯吧」

凯伊姆：「啊啊」

莉莉乌姆的娼妇推开门走了进来。

梅尔特：「欢迎光临」

浓妆的娼妇：「您好，梅尔特姐姐」

艾莉斯：「那个孩子，是毒品上瘾的那个」

凯伊姆：「啊啊」

这次遇到了很可怜的事情啊。

面对着自己心爱的男人的死去，她一段时间内应该没法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了吧。

梅尔特：「听说了呢……真过分」

浓妆的娼妇：「是的，我多少还能挺得住，只是没想到他会被杀……」

梅尔特：「节哀顺变」

娼妇勉强挤出笑容，向柜台走来。

浓妆的娼妇：「凯伊姆先生，我按照约定过来了」

凯伊姆：「啊啊，在平静下来之前，就尽情地喝吧」

女人走到我的旁边。

凯伊姆：「很难过吧」

浓妆的娼妇：「是的，不过已经没关系了……」

娼妇露出寂寞的笑容。

眼睛的深处透出奇妙的感情。

浓妆的娼妇：「……因为我会为他报仇的」

女人的手中闪过一道白刃。

避不开。

浓妆的娼妇：「呃呃」

刀尖在将要刺到我腹部的时候，停了下来。

是艾莉斯抓住了娼妇的胳膊。

艾莉斯：「别做傻事」

随着尖锐的声音，小刀从娼妇手中落下。

然后，被吉克一脚踢开。

浓妆的娼妇：「唔……咕……」

娼妇的眼中涌出泪水。

艾莉斯将她的胳膊放开。

浓妆的娼妇：「凯伊姆先生……为什么……」

浓妆的娼妇：「为什么要杀掉那个人？！」

吉克：「冷静，凯伊姆没有杀他」

浓妆的娼妇：「骗人」

吉克：「没骗你，这是贝尔纳德谋划的事情」

吉克：「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浓妆的娼妇：「你和贝尔纳德都是一丘之貉，怎么可能会相信啊」

梅尔特：「你对头领说什么？！」

吉克：「今天就算了，让她说吧」

浓妆的娼妇：「少在那里假惺惺地装慈悲了，开什么玩笑！」

梅尔特：「冷静下来」

浓妆的娼妇：「我怎么可能冷静下来？！」

浓妆的娼妇：「我喜欢的人被杀了啊？！」

浓妆的娼妇：「那个人……说过会回来接我的……」

浓妆的娼妇：「好不容易才来眷顾我一次的幸运……为什么，要杀掉他」

梅尔特：「我也不是不理解你的心情……」

已经披头散发的娼妇用力地一拍柜台。

浓妆的娼妇：「你懂什么啊？」

浓妆的娼妇：「你是个受尽欢迎的女人吧？」

浓妆的娼妇：「被先代赎身，甚至还得到了这家店」

浓妆的娼妇：「你知道吗？！你可是牢狱里受到最多恩赐的娼妇啊？！」

浓妆的娼妇：「理解我的心情？别开玩笑了！」

浓妆的娼妇：「像我们这种不受欢迎的女人，反正在年限期满前就会死掉」

浓妆的娼妇：「就算明知道是在说谎，也想听男人说些好话啊！」

浓妆的娼妇：「不那样说的话……我们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浓妆的娼妇：「我在这个世上生下来，就是为了被一群不认识的男人骑在身上？」

浓妆的娼妇：「就连做个梦都不行吗？」

梅尔特：「……」

激烈无比的言辞。

梅尔特咬住嘴唇。

娼妇并没有说错。

梅尔特是站在娼妇顶点的女人。

和普通的娼妇身处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凯伊姆：「不要再责备梅尔特了」

浓妆的娼妇：「还给我……把那个人还给我」

娼妇紧紧地揪住我的胸口。

她手上已经没有利器了。

就随她喜欢吧。

浓妆的娼妇：「为什么要杀他……明明是那么好的人……」

浓妆的娼妇：「他拼命地存钱，只是为了来这里玩……」

娼妇的头垂了下去

浓妆的娼妇：「我听过传闻，你从前是做杀手的吧」

凯伊姆：「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如果没有走上杀人之路的话，现在我就已经作为一个男妓而死掉了。

浓妆的娼妇：「什么叫无可奈何啊」

浓妆的娼妇：「因为无可奈何就可以去杀人吗？」

浓妆的娼妇：「其实你最喜欢杀人了吧？」

浓妆的娼妇：「让人无奈的是你的本性」

浓妆的娼妇：「因为好喜欢好喜欢杀人，所以才无可奈何地去挥动屠刀的，那个本性！」

凯伊姆：「呃呃」

虽然声音不大，但不知为何却让人感觉余音是如此之长。

娼妇捂着自己的脸，瞪大眼睛看着艾莉斯。

是艾莉斯给了她一个耳光。

艾莉斯：「那么，作为娼妇的你，就是一天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的女人了？」

浓妆的娼妇：「呃……？！」

艾莉斯：「不是的吧」

浓妆的娼妇：「呜……呜……」

娼妇的口中漏出呜咽声。

艾莉斯抚摸着她的头发。

然后，抱住了她的头。

艾莉斯：「我把你送回房间」

浓妆的娼妇：「艾莉斯大夫……唔……咕……」

艾莉斯一边劝慰着娼妇，一边走出酒馆。

门被关上了。

周围的客人都担心地看着这边。

吉克：「抱歉，打扰了大家开心的时间」

吉克：「今天我请客，大家尽情地享受吧」

听到吉克的这句话，客人们终于彼此对视着，拘谨地端起酒杯。

吉克：「捡回一条命啊」

凯伊姆：「啊啊」

如果艾莉斯不在就危险了。

梅尔特：「没事吗？」

凯伊姆：「没有受伤」

梅尔特：「那个，不止是身体的伤势……」

似乎是在担心我的心情。

凯伊姆：「自己所做的是容易招致憎恨的工作，我一直都有这种觉悟」  
靠着杀人来维系生活的人，没有资格祈求普通的死法。

吉克：「不过，真亏得艾莉斯能制住那个娼妇啊」

梅尔特：「因为那个孩子的眼中一直都只有凯伊姆的事情，刚才也是瞬间就动了起来呢」

凯伊姆：「我很感谢她」

这份感谢中，虽然也含有救我一命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想感谢她给娼妇的那一耳光。

那种程度的痛骂，对于已经承受过很多次的我来说早就习惯了。

不过，心中的某处果然还是有些憋屈。

艾莉斯给那个女人一个耳光的瞬间，我就舒畅了许多。

那也是因为艾莉斯明白我的心情吧。

凯伊姆：「……」

至今为止，我究竟是如何面对如何回应艾莉斯的感情的？这种疑问和后悔自心底涌了出来。

将艾莉斯的心意随手推开的自己。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拒绝，或许已经没把它当成一回事了吧。

梅尔特：「这不是很值得赞赏的想法吗」

吉克：「你今天早上把她赶出家门了是吧？」

吉克：「稍微也为她想想如何？」

凯伊姆：「……」

梅尔特：「刚才那个孩子也说过，对于娼馆的女孩子来说，被赎身真的就像是奇迹一样的事情」

梅尔特露出混杂着悲伤的微笑说道。

对于一直开朗的她来说，会露出这种表情相当稀奇。

吉克：「艾莉斯来娼馆之前，活得似乎也很辛苦啊」

吉克：「不记得了吗？那家伙那时已经是无法走路的状态了吧？」

凯伊姆：「我记得」

刚来到娼馆的艾莉斯，脚部的肌肉已经十分衰弱，基本已经是走不动路的状态了。

除非是行动受到了长时间的限制，否则是不会变成那样的。

吉克：「再加上，又被甩卖到了娼馆」

吉克：「她对你抱持的思念究竟有多么深，不用去想也知道」

被虐待，被卖到娼馆，然后被我赎身。

那家伙究竟对我执着到什么地步呢——

虽然多少脱离了常规，但是却完全没有不可思议的感觉。



可以的话，我也想要接受艾莉斯的这份感情。

但是……

——『长着这么一张可爱的脸，做的却是鬼畜的事情啊』

——『我这种人，还差得远呢啊』

就像贝尔纳德所说的那样。

我会为那家伙赎身，不是因为什么正当的理由。

梅尔特：「凯伊姆？」

凯伊姆：「不……」

正因如此，我才希望她能够自由地生活下去。

仅此而已。

凯伊姆：「我会再考虑考虑那家伙的事情的」

梅尔特：「我就当是这么回事吧」

梅尔特很自然地叹了口气。

吉克：「嘛，一醉解千愁」

梅尔特：「今天我也来一杯吧，总觉得好累呢」

梅尔特摆上3个杯子。

向里面倒入烧酒。

钝重的碰杯声响起。

流入厚重的烧酒，有种奇妙的苦涩感。

三个人不知道干了多少杯酒。

几个人差不多也都醉了。

凯伊姆：「艾莉斯的事情先放在一边，贝尔纳德那边要怎么办？」

凯伊姆：「今天的事传出去以后，那些年轻人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在回答之前，吉克先将香烟点着。

梅尔特当即把烟灰缸递了过去。

吉克：「我想要避免正面冲突，人数和势力都是那边占优」

凯伊姆：「既然他们占优，为什么贝尔纳德不来大举进攻？」

吉克：「对那家伙来说，不蚀金锁还是他的老巢」

吉克：「就算讨厌我和先代，也害怕主动与我们正面起冲突」

吉克：「所以，才会不停地挑衅，想要让咱们这边先挑起战争」

吉克：「自己变成受害者的话，赢了之后的处理也轻松很多啊」

吉克掸落烟灰。

吉克：「如果这边不主动出手的话，应该能多少争取到一些时间」

吉克：「我想要趁这段时间，至少找出击溃贝尔纳德和他心腹的方法」

凯伊姆：「迄今为止你什么都没做吗？」

吉克：「怎么可能。只是做更进一步的准备罢了」

吉克吐出烟圈。

抬头看着向上飘升的紫烟慢慢消失。

吉克：「而且，现在跟随贝尔纳德的那些人里，有不少是曾经的同伴」

吉克：「我不想看到同伴之间相互争斗」

梅尔特：「牢狱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家人呢」

吉克点了点头。

吉克：「所谓牢狱民，反正也都是些被国家遗弃的人的集合」

吉克：「在已经没有退路的如今，还彼此互相伤害，没有任何的意义」

凯伊姆：「贝尔纳德大概会觉得你这种思考方法太陈旧了吧」

吉克：「他只是想把先代的做法全部否定掉而已」

吉克：「嘛，男人一旦产生劣等感可是很麻烦的啊」

凯伊姆：「劣等感？」

吉克：「……嘛，发生过很多事啊」

伴随着无奈的叹息，吉克将烟头按进烟灰缸中熄灭。

任职不蚀金锁副头领的贝尔纳德，一直将下一任头领的宝座视为囊中之物。

结果，继任者却是年轻的吉克。

虽然理所当然地有着怨恨，但吉克是先代的长男。

也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吧。

凯伊姆：「就算要避开正面冲突，在别的地方也会有摩擦吧？」

凯伊姆：「只要是我能做的，不管什么事都随便说」

吉克：「啊啊，知道了」

他嘴上这么说着，脸上却是一副尽可能不想把我卷进来的表情。

我虽然接受不蚀金锁的工作，但并不是组织的一员。

所以他才会有所顾虑。

凯伊姆：「喂」

我轻轻地给了吉克的肚子一拳。

吉克：「啊嗯？」

凯伊姆：「你是在想着不要把我卷入麻烦里面吧」

吉克：「谁知道呢」

凯伊姆：「你不也为我和艾莉斯的事情操了很多心吗」

凯伊姆：「那是一样的道理」

在孩提时代，先代就曾经告诫过我们两个。

生当同义，死当共亡。

吉克：「我会考虑的」

吉克咧开嘴笑了。

吉克：「接下来，我要去看看那些年轻人的情况了」

吉克：「那帮小伙子很性急，现在也差不多开始骚动了吧」

凯伊姆：「啊啊，再过一小会我也要撤了」

吉克：「再见」

吉克放下相当多的钱后，走了出去。

他的背影看上去果然比贝尔纳德要更加宽阔。

不过，不蚀金锁占劣势也是事实。

没有什么好的对策吗。

我来到家门前。

窗户中漏出灯光。

凯伊姆：「……」

不，漏出来的不只是灯光。

还有料理的气味。

我推开家门。

缇娅：「凯，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艾莉斯没有转过头来。

而是一直盯着锅子。

今天早上才刚被赶出去，现在又毫不作作地回来了

这个女人还真是一如既往地随性啊

凯伊姆：「我没有说过让你出去吗？」

艾莉斯：「我已经出去过一次了」

艾莉斯：「你又没说过让我不要再来」

虽然在强词夺理，但声音中却明显有着在刺探我心情的感觉。

或许，艾莉斯也是抱着相当的觉悟，才重新踏进了这个家门。

凯伊姆：「……」

今天托艾莉斯的福捡了条命。

如果她没待在我身边的话，现在的我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吧。

而且再怎么说……

我被娼妇说成是嗜杀的人时，所产生的那种不快感。

察觉到了这点的人正是艾莉斯。

确实，在被赎身之后的这7年间，她一直都待在我的身边。

我是不是也该试着稍微陪陪艾莉斯呢。

直接和她断绝关系当然很简单。

但是，再过一些时间，这家伙说不定也会理解我所说的话。

在那之上，如果她决定要自由地活着，今后的生活应该也会变得更加幸福。

凯伊姆：「我肚子饿了」

艾莉斯：「哎……？」

凯伊姆：「要做饭就快做」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那就是说，也可以让艾莉斯小姐留在这个家里了吗？」

凯伊姆：「别每件事都来确认啊」

缇娅：「害羞了？是害羞了吧！」

不知为何，缇娅相当的高兴。

我无视掉她，将手伸向葡萄酒的瓶子和酒杯。

在视线的一角，感觉艾莉斯似乎也微微地笑了起来。

同居人数增加后的第一个早晨。

凯伊姆：「果然，艾莉斯还是出去吧」

艾莉斯：「为什么？」

凯伊姆：「昨天吃完饭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桌子太挤了」

三个人聚在桌子上吃早饭。

这张桌子本来可是单人用的。

艾莉斯：「再见，缇娅」

凯伊姆：「艾莉斯出去买」

艾莉斯：「为什么是我？」

艾莉斯：「让这边的小动物出去不就是了」

缇娅：「那，那个，请不要吵架」

缇娅：「我会出去的」

缇娅开始收拾餐具。

凯伊姆：「别把话题越搅越乱啊」

缇娅：「可，可是……」

缇娅：「难得两位夫妇住在一起，我在这里总感觉会有诸多不便」

艾莉斯：「真稀奇，你居然知道自己很碍事呢」

缇娅：「是吧」

凯伊姆：「缇娅，你被说到这份上也没关系吗？」

缇娅：「啊，完全没关系。我承受力很强的」

这两个人真让人没办法。

我拿着料理走到床边。

缇娅：「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我在这边吃」

凯伊姆：「我可不想被卷进你们的斗嘴」

艾莉斯：「总觉得，凯伊姆好可爱」

我相当后悔把艾莉斯留在家里。

昨天晚上，这家伙还潜到我床上来了。

这之后的事真是让人不敢想象。

凯伊姆：「怎样都好，你们两个，不许在家里吵架」

凯伊姆：「吵死人了」

艾莉斯：「那句话拿去对小动物说」

缇娅：「那，那个，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和平共处」

艾莉斯：「你想说是我不好吗？」

缇娅：「这个……那个——……」

凯伊姆：「哈啊……」

累死了。

缇娅：「话说回来，关于桌子这件事」

缇娅：「果然，我还是应该搬出去会比较好吧？」

缇娅：「那个，该怎么说呢，有很多事看上去都不大方便」

缇娅：「我留在这里好像也会引发一些无谓的争端」

艾莉斯：「你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嘛」

缇娅来回看着我和艾莉斯。

嘛，说实话，发生不想被缇娅看见的事情的可能性很高。

说到底，和艾莉斯同居对缇娅的精神就不是件好事。

凯伊姆：「是啊……那就暂时去梅尔特那里住一段时间吧」

凯伊姆：「她应该会把 2 楼的房间借给你吧」

缇娅：「好的，对不起，我这么任性」

凯伊姆：「不是你的错」

凯伊姆：「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以后，你再回来」

缇娅：「好的，我知道了」

缇娅：「……虽然要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

艾莉斯：「结婚典礼会叫上你的」

我的目标是要让艾莉斯接受我的全部想法，然后从这个家里面出去。

可不是什么结婚。

凯伊姆：「吃完饭去菲诺列塔吧」

缇娅：「知道了」

凯伊姆：「艾莉斯留在家里就好」

艾莉斯：「我好歹也是当事人」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责任感了。

反正只是不想让我和缇娅独处吧。

来到娼馆街以后，听到了小声的悲鸣。

凯伊姆：「干架吗」

艾莉斯：「大白天的还真是精神呢」

凯伊姆：「我稍微去看看情况」

不过，

还没等我们去看，骚动的元凶就向我们走了过来。

以奥兹为首的 5 名不蚀金锁的年轻人。

都是些体格优秀的家伙。

凯伊姆：「奥兹」

奥兹：「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发生了什么事？」

奥兹：「有人来市场捣乱」

凯伊姆：「是风铺的人吗？」

奥兹：「应该是」

奥兹：「昨天也好今天也罢，这帮家伙真是没耐性啊」

凯伊姆：「我去帮忙」

奥兹：「可以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你们两个就先去菲诺列塔」

缇娅：「那个，房间的那件事呢？」

凯伊姆：「艾莉斯，适当地和她说说」

艾莉斯：「好好」

奥兹：「出发吧，在市场那边」

我们向广场跑去。

缇娅：「凯伊姆先生很喜欢工作呢」

艾莉斯：「因为是男孩子嘛」

艾莉斯：「跑步的时候有种扑食的习性」

缇娅：「原，原来如此……好像狗一样呢」

梅尔特：「那么，凯伊姆是跟着奥兹走了？」

艾莉斯：「兴高采烈呢」

缇娅和艾莉斯在柜台旁找了两个空座坐了下来。

缇娅：「真希望他能不去做太危险的工作呢」

艾莉斯：「什么啊，这种恋人的说法？」

缇娅：「不，只，只是一般论」

梅尔特：「凯伊姆他啊，看到吉克和不蚀金锁有困难就无法放手不管呢」

缇娅：「是那样的吗？」

缇娅：「凯伊姆先生，一直都很冷淡呢」

梅尔特：「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而已」

梅尔特停下洗餐具的手。

缇娅：「凯伊姆先生和吉克先生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梅尔特：「算不上是青梅竹马，总之一言难尽呢」

梅尔特：「嘛，硬要说的话，是受伤伙伴？」

缇娅：「受伤？」

梅尔特：「那两个人从前就很有力气，所以常常会去做些危险的事哦」

缇娅：「吉克先生也是吗？」

梅尔特：「啊，那还是先代尚且健在时的事情」

梅尔特：「现在的吉克作为头领，已经不能再和各种各样的小事扯上关系了」

缇娅：「啊，原来如此」

梅尔特：「然后，受伤归来的那两个人，都是由我来为他们包扎的」

梅尔特：「虽然一起吃饭的同伴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起受伤的同伴关系会更加亲密哦」

缇娅：「……我不是很明白男人的想法」

梅尔特：「嘛，很可爱的哦」

艾莉斯：「……」

艾莉斯向梅尔特抛了个白眼。

梅尔特：「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艾莉斯：「你在若无其事地炫耀自己和那两个人的关系」

梅尔特：「哎哎，当然」

艾莉斯：「是吗，这样啊」

梅尔特：「啊啦，嫉妒了？」

梅尔特带着坏心眼的笑容，躲过了艾莉斯的攻击。

艾莉斯：「没有」

缇娅：「艾莉斯小姐和梅尔特小姐关系不好，是因为嫉妒……」

艾莉斯：「你住嘴」

艾莉斯断然地说道。

梅尔特：「我可是最喜欢艾莉斯了哦？」

梅尔特：「最近，治疗也全部让给艾莉斯来做了」

艾莉斯：「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理所当然吧」

艾莉斯露出闹别扭的表情。

梅尔特：「艾莉斯这个表情很可爱哦」

梅尔特：「绝对会很受男人欢迎的，也让凯伊姆多看看吧」

艾莉斯：「少罗嗦」

艾莉斯嘟起了嘴。

她这幅少女般的表情，在平常是看不到的。

缇娅：「确，确实，该怎么说呢，让人心中有点悸动呢」

艾莉斯：「小动物闭嘴」

梅尔特：「啊啊，像这样生气是最棒的……」

梅尔特做出眩晕的样子。

艾莉斯：「……」

艾莉斯把脸扭了过去。

泛起红潮的脸颊上，透露出少女的表情。

无法想象，平常一向很冷静的艾莉斯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梅尔特：「抱歉抱歉，别生气了」

梅尔特：「今天的茶我请客」

艾莉斯：「无聊」

艾莉斯绷着脸啜饮茶水。

在她心情变好之前，大概要个一段时间了吧。

奥兹：「我回来了」

吉克：「噢，辛苦了」

房间中弥漫着烟草的浓烟。

他很在意事件的发展吧。

吉克：「凯伊姆也在啊」

凯伊姆：「路上遇到的」

吉克：「收拾掉那些家伙了吗」

凯伊姆：「不……」

奥兹：「到的时候，他们已经逃跑了」

吉克：「这样啊」

吉克重重地点头后，沉默突然来访。

只能听到烟草燃烧的吱吱的声音。

奥兹：「然后，关于市场那边……」

奥兹开始说明状况。

市场的店铺被很过分地破坏，已经无法很快地重新开始营业了。

嘛，那方面只要用钱就能搞定，问题是围观者的反应。

周围有很多人都发出了沮丧的叹息。

『吉克先生也不行了吗』

『也差不多该考虑一下之后的事情了』

像这样，对不蚀金锁不利的发言很多。

在市场开店的人，是要向不蚀金锁缴纳上纳金的。

这是为了能在特殊情况下得到保护而上缴的钱。

但是，如果不蚀金锁保护不了店铺的话，上纳金就会被更强的势力所收走。

吉克：「嘛，人心会背离，是没有保护好店铺的我们的责任」

吉克：「只能老实地接受批评了吧」

部下：「头，头领」

一个孔武有力的手下向前踏出一步，开口说道。

粗厚的眉毛彰显出心灵的强韧。

奥兹：「萨伊，你退下」

奥兹：「没有人向你征求意见」

吉克：「无妨」

吉克：「有什么话想说，就说来听听吧」

吉克掐掉香烟。

萨伊：「我觉得，现在就算后悔也没用」

萨伊：「赶快去把贝尔纳德那个混蛋给干掉才是真的」

萨伊：「只要我们拿出真本事，用一个晚上就能让那些家伙哭都哭不出来」

吉克用力地点了点头。

吉克：「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吉克：「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萨伊：「不过，街上的那群人也开始看不起不蚀金锁了」

萨伊：「说咱们被风锩欺负到头上，还只能夹着尾巴逃跑」

奥兹：「在吉克先生面前放什么厥词呢，你这混蛋！」

吉克：「等等」

吉克制止了奥兹扬起的拳头。

吉克：「风锩里有很多咱们从前的同伴」

吉克：「你的义弟应该也在那边吧」

吉克：「你就这么想让自己人相互厮杀吗？」

萨伊：「我没有会为了金钱背叛组织的弟弟」

萨伊：「我已经用这双手把他杀掉的觉悟了」

萨伊：「我们现在能站在这里，都是托了吉克先生的福」

萨伊：「就算现在不死，我们总有一天也会死去」

仿佛在咀嚼着这番真挚的话语一般，吉克合上了眼睛。

吉克：「你们的这份心我收下了」

萨伊：「吉克先生？！」

吉克：「但是，再等等，现在还不是时候」

吉克：「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必定会让你们死得其所」

萨伊：「……」

萨伊咬紧嘴唇。

萨伊：「失礼了」

用力地低下头后，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奥兹向剩下的部下说道。

奥兹：「不蚀金锁是绝对不会腐朽的锁头，大家要死要活都在一起」

奥兹：「所以绝对不许你们轻举妄动」

奥兹：「要等着那个时候的到来」

吉克：「拜托你们了」

奥兹和部下们向吉克行礼之后，从房间中走出。

门被掩上。

凯伊姆：「相当忠心耿耿的一群人啊」

吉克：「啊啊」

吉克将身体靠在靠背上。

吉克：「他们没有忘记先代的恩情，一个个都干得不错」

吉克：「只是，他们的根性都很正直，只要一激动起来就很难冷静」

吉克：「能适当的忍耐下就好了」

吉克的胸前闪耀着不蚀金锁纹章的光芒。

即使是被说成是一手创造了现在的牢狱也不为过的组织，不蚀金锁。

在大崩落那个前所未有的灾害之后，不蚀金锁为了振兴牢狱而竭尽全力。

埋葬死者，治疗伤患，赈济灾民，修缮房屋。

恢复物流，维持治安。

不蚀金锁担负起了所有本该必须由国家所做的事情，创造出了一定的秩序。

带领着组织行动的先代，波尔兹·古拉德，极度反对牢狱民之间互相争斗。

在这井底般无望的牢狱，相互憎恨，相互残杀，不久之后就会招致灭亡。

他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严禁牢狱内部的斗争。

凯伊姆：「我也不会忘记先代的恩情，能做的事情都会尽力去做」

吉克：「拜托了」

吉克将烟草递了过来。

只限今天，就来上一根吧。

我接过烟草，将其点着。

吸入肺中的烟气给予了胸部强烈的刺激。不久之后，麻痺感渐渐在手脚的尖端扩散开来。

吉克：「真是好久没见过你抽烟了啊」

凯伊姆：「啊啊，我讨厌让自己的身体沾上味道」

吉克：「别说这种像个女人说的话啊」

凯伊姆：「这是我从前养成的习惯」

凯伊姆：「你觉得我能一边散发着烟草味一边去杀人吗？」

凯伊姆：「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吧」

吉克：「啊啊，也是啊」

吉克抬头看着天花板，悠闲地吐着烟圈。

吉克：「如果觉得讨厌的话就不用回答」

吉克：「你是为什么开始当杀手的？」

凯伊姆：「你不知道吗？」

吉克：「初次见面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当杀手了吧」

吉克：「虽然听说过你被先代看中的事情，不过详细的原因就不清楚了」

凯伊姆：「嘛，也就是那么回事吧」

在《大崩落》里苟活下来的我，在下层漫无目的地乞讨，过着流浪的生活。

然后，轻易地上了一个给我饭吃的男人的当，被买到了牢狱的娼馆。

而且，还因为这幅女性般的长相，成为了男妓的候补。

那之后，我就为了能从娼馆逃出来而磨练着匕首的技巧。

在将要作为男妓接客的前一天，我刺伤了给我做技术指导的男人，试着逃跑。

理所当然地，没过多久我就被抓到了。

在严酷的制裁过后，救下本应回去当男妓的我的，正是不蚀金锁的先代头领。

先代看中了我的技巧和根性，给我指出了作为暗杀者生存下去这条路。

我很迷惑。

但是，比起每个晚上都被不认识的男人骑在身上，我果然还是宁愿去杀人。

那之后，我就接受了暗杀的训练，开始为先代工作了。

凯伊姆：「简单说来，就是这么回事」

吉克：「男妓呢」

凯伊姆：「我的脸好像很讨男人的喜欢」

吉克：「确实」

吉克用力点了点头。

凯伊姆：「你也有那种感觉吗」

吉克：「谁知道呢」

凯伊姆：「别在那里窃笑，怪恶心的」

吉克：「哈哈，抱歉」

吉克掐灭了变短的香烟。

吉克：「不过，把那个看作是先代的恩赐还真是有点奇怪啊」

吉克：「基本上，经营娼馆的就是不蚀金锁」

吉克：「结果，不管在哪里，不都是在为组织工作么」

凯伊姆：「我不想卖身，而先代给我指出了男妓之外的道路。这已经足够了」

凯伊姆：「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忍受、放弃很多的事情」

吉克：「算是吧」

吉克点燃了新的烟草。

我则将基本没有被吸过便烧成灰的香烟按灭。

凯伊姆：「生活在这里，就只能考虑现在的自己能做些什么」

凯伊姆：「不管理想和不满反差有多么强烈，也不会产生任何改变」

吉克：「没错……」

吉克：「就像你说的那样」

吉克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吐了出来。

烟雾慢慢地向上空漂浮，不久之后便消失在空气中。

吉克：「凯伊姆，接下来有时间吗」

凯伊姆：「如果是在我去完菲诺列塔之后的话」

吉克：「没问题」

凯伊姆：「有什么事？」

吉克：「工作……不，是我个人的请求」

吉克低下头来。

吉克：「我说过吧，我想让贝尔纳德的那件事有些进展」

凯伊姆：「啊啊」

吉克：「我希望能来帮忙」

凯伊姆：「具体是要做什么工作？」

吉克：「简而言之，就是来当我的保镖」

凯伊姆：「不蚀金锁的那些年轻人呢？」

吉克：「接下来要做的事，除了我和奥兹之外没有人知道」

吉克：「我……你……奥兹」

吉克一根根地摆着手指头说道。

吉克：「可以的话，我只想让这三个人知道」

凯伊姆：「也就是不可外传么」

吉克点了点头。

凯伊姆：「原来如此」

吉克：「这是关乎不蚀金锁命运的大事」

吉克：「如果走漏给贝尔纳德的话……」

吉克：「一切就都完了」

吉克掐灭烟头。

吉克：「你拒绝也无妨」

凯伊姆：「只要保护住你就好了吧？」

吉克：「啊啊」

吉克：「虽然很抱歉，但是我不能断言今后不会拜托给你更多的工作」

我有种将会被卷入麻烦中的预感。

不过，吉克的护卫这个职务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

而且，这是关乎不蚀金锁命运的重要工作。

凯伊姆：「如果你说是工作的话，我说不定就拒绝你了」

吉克露出微笑。

吉克：「拜托了」

梅尔特：「那么，让小缇娅暂时住在这里就好了吧」

凯伊姆：「不好意思，拜托了」

梅尔特：「像小缇娅这么可爱的孩子，不管过多久都欢迎哦」

梅尔特：「我得赶快去给2楼做扫除了」

缇娅：「啊，让我来做吧」

缇娅：「承蒙您让我住下，总不能再让您费心来打扫」

吉克：「这不是很用心嘛」

梅尔特：「真希望我这边的女孩子们也能学习学习呢」

听到这样的玩笑，打杂的女孩子们也都半开玩笑地责怪着梅尔特。

艾莉斯：「终于变成两人独处了呢」

艾莉斯笑得相当阳光。

是至今为止没有露出过的，纯粹的笑容。

艾莉斯：「今晚的晚饭要怎么办？」

凯伊姆：「抱歉，我接下来还有事要做」

凯伊姆：「不回来吃饭了，你先睡吧」

艾莉斯：「有什么事？」

凯伊姆：「工作」

艾莉斯：「我也去」

凯伊姆：「你傻么」

凯伊姆：「吉克，出发了」

吉克：「啊啊」

艾莉斯：「啊……」

我无视掉不满的视线，从店里走了出去。

吉克：「和艾莉斯同居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差不多该清算一下了」

吉克：「也差不多该是时候了」

凯伊姆：「那么，现在要去哪里」

吉克：「下层」

吉克：「我不想被人跟踪，能不能想出条安全的路来？」

凯伊姆：「走小道吗？」

吉克：「当然」

我走在前面给吉克带路。

为了确认有没有被跟踪，我几次走过同样的路以后，钻进了小道。



这是为了让犯罪者逃走，以及运送一些不能通过关所检查物品所用的路。

没有什么像样的栏杆，只要踩到外面就是死路一条。

事实上，每年都有好多人从这里摔下去。

凯伊姆：「最近我似乎和下层很有缘」

吉克：「那个羽狩的女人的家也在下层吗」

吉克：「你好像和她闹僵了吧」

凯伊姆：「啊啊。嘛，这是我考虑到很多事以后做出的决定」

不那么做的话，菲奥奈就无法决定出自己的道路吧。

我也够多管闲事的了。

说到底，我有左右他人的人生到那种地步的权力吗。

凯伊姆：「……」

脑中浮现出艾莉斯的面孔。

要说被我左右了人生的话，艾莉斯比菲奥奈更甚。

可以说是基本上把她的路完全扭曲了。

我们到达了下层。

吉克：「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这次吉克开始带路。

避开大道，在狭窄的小巷中前行。

就好像在身处于住惯了的地方一般，在下层的街道中毫不犹豫地走着。

究竟是要和谁见面？

恐怕，就算问他也不会回答吧。

吉克在一个有些简陋的房子前停了下来。

吉克：「没有人跟踪吗」

凯伊姆：「啊啊」

吉克点了点头，走向大门。

咚，哒，咚

很有节奏感的敲门声。

是某种暗号吧。

凯伊姆：「……」

不久之后，门微微地打开了。

一个有点邋遢的老头露出脸来。

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地，开始给我们带路。

当然，嘴上也是一言不发。



经过那个房子后，我们从后门来到了别的小巷。

然后，在离刚才的房子几栋楼的距离，老头停下了脚步。

吉克：「走吧，凯伊姆」

将门推开。

房间里感受不到有人生活的痕迹。

只有中间的桌上放有一张烛台。

一个裹着洁白衣服的男人正坐在那里。

旁边则随侍着一名女性。

没想到，会和这家伙见面啊。

鲁基乌斯：「抱歉，让二位长途跋涉」

吉克：「没什么」

鲁基乌斯：「菲奥奈副队长的那件事，真的给二位添了不少麻烦」

鲁基乌斯卿用平稳的表情看着我。

但是，他眼神的深处却有种挑衅的炽热感。

副官：「吉克殿下，请坐」

吉克在准备好的椅子上坐下，我则侍立在他的身旁。

吉克：「这一次，凯伊姆是作为我的护卫来到这里的」

副官：「我已经收到您事先的联络了，没有问题」

鲁基乌斯：「介绍得有些晚了。这位是我的副官，西斯狄娜」

凯伊姆：「啊啊」

西斯狄娜带着毫无招呼意味的表情行了个礼。

将她的动作看入眼中的鲁基乌斯卿微微苦笑。

鲁基乌斯：「接下来，凯伊姆殿下……」

凯伊姆：「我没有资格被他人以殿下称呼」

凯伊姆：「叫我凯伊姆就好」

西斯狄娜：「希望您能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西斯狄娜盯着我。

凯伊姆：「不巧，我们这边在牢狱生活的时间也很长了，用不出贵族的那套说话方式」

鲁基乌斯：「无妨」

鲁基乌斯卿转向我，静静地说道。

鲁基乌斯：「那么，就请让我饱含着亲爱之情对阁下直呼其名吧」

鲁基乌斯：「……凯伊姆」

凯伊姆：「……」

某种感情涌进胸中。

但下一瞬间，那份感觉便消失了。

凯伊姆：「这样就好」

西斯狄娜带着不快的表情叹了口气。

鲁基乌斯：「那么，凯伊姆」

鲁基乌斯在身前抱起双手。

他那美型而整齐的指甲相当引人注目。

鲁基乌斯：「我想和吉克殿下就在特别受灾地区的新生毒品问题，以及组织的抗争上达成合作的关系」

凯伊姆：「让我听这些话好吗？」

吉克：「至少听一下大概的情形吧」

凯伊姆：「知道了」

鲁基乌斯再度开口说道。

鲁基乌斯：「如二位所知，诺瓦斯·艾蒂尔是闭塞的世界，一旦发生灾难则无处可逃」

鲁基乌斯：「不难想象，毒品的蔓延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

凯伊姆：「为什么羽狩的首长会对毒品有兴趣？」

鲁基乌斯：「我所关注的，是什么人在向风锒供给毒品」

鲁基乌斯：「我认为，风锒背后有强有力的贵族在支持他们」

鲁基乌斯卿明显想要查出贝尔纳德手上毒品的来源。

不蚀金锁则希望击溃贝尔纳德。

利害是一致的。

对于鲁基乌斯卿来说，不蚀金锁是个很值得信赖的存在吧。

凯伊姆：「我没有看到不蚀金锁帮助鲁基乌斯卿的好处」

吉克：「根据状况，可以拜托羽狩成为直接的战力，这是其一」

吉克：「另一个，则是排除掉贝尔纳德之后，有关牢狱的话题」

吉克：「我相信，鲁基乌斯卿今后将会成为支撑诺瓦斯·艾蒂尔的优秀政治家」

是对将来的投资吗。

鲁基乌斯：「我想要同不蚀金锁联手，也并非只考虑到这次的毒品事件」

凯伊姆：「还有什么？」

鲁基乌斯：「大崩落以来经过了十几年，特别受灾地区迄今仍处在恶劣

的环境下」

鲁基乌斯：「我认为，原因在于当权者没有作为」

鲁基乌斯：「包括至今为止所作所为的谢罪，我想要缩小特别受灾地区与下层的差距」

鲁基乌斯：「为此，作为特别受灾地区领导者的不蚀金锁，其协助是必不可少的」

在合起的双手背后，鲁基乌斯卿的眼睛一直在凝视着我。

在话语的深处，确实可以看见强烈的信念。

凯伊姆：「原来如此」

鲁基乌斯：「凯伊姆，你对大崩落有什么想法？」

凯伊姆：「什么想法都没有」

凯伊姆：「如果先代的圣女大人做得好一点的话，应该什么都不会发生」

鲁基乌斯：「……正是如此」

鲁基乌斯卿低下视线。

鲁基乌斯：「受害者是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那只是场太过荒谬的事故而已」

鲁基乌斯：「正因如此，国家才应该倾全国之力来救济受害者」

凯伊姆：「如果当初这么有这么做，牢狱应该也不会沦落到如此的惨状了吧」

鲁基乌斯：「抱歉」

凯伊姆：「……」

这些对话虽然算得上是一般论，但却没有任何意义。

就算得到谢罪，也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地方。

鲁基乌斯卿究竟是想要知道什么呢。

吉克：「嘛，过去是过去，现在应该考虑未来才对」

鲁基乌斯：「说得没错」

鲁基乌斯卿向西斯狄娜递了个眼色。

西斯狄娜：「凯伊姆殿下，咱们先出去吧」

是要让吉克和鲁基乌斯进行单独的会谈吧。

我先一步走出房子。

西斯狄娜跟在我的后面走出。

站在门口的两侧。

西斯狄娜：「很高兴能与您再见面」

凯伊姆：「那么，再稍微露出点开心的表情如何」

西斯狄娜：「对不起，实际上也不是特别的开心」

凯伊姆：「那还真巧，我也一样」

菲奥奈现在怎么样了昵。

问问这家伙就能知道了吧。

西斯狄娜：「她正在努力着哦」

凯伊姆：「……这样啊」

未问先答。

西斯狄娜：「现在，正作为我直属的部下，进行着与其他队员不同的任务」

凯伊姆：「具体的呢？」

西斯狄娜：「非常抱歉」

凯伊姆：「我想也是啊」

凯伊姆：「也罢，知道她还活着就好」

西斯狄娜：「最近，特别受灾地区的情况如何？」

凯伊姆：「人们的生活最恶劣这点还是没变」

西斯狄娜：「那个我也略有耳闻，是风蚀的事情吧」

凯伊姆：「那些家伙太有干劲了」

凯伊姆：「为了让不蚀金锁先出手，可谓是极尽挑拨之能事啊」

凯伊姆：「我想，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西斯狄娜：「是的，吉克殿下大致已经做过说明」

西斯狄娜：「请问对于这件事，您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呢」

没有哪个傻瓜会开开心心地回答这种问法提出的问题。

真是个麻烦的女人。

凯伊姆：「只能凭武力解决了」

西斯狄娜：「很遗憾。您发达的便只有剑术吗？」

凯伊姆：「你这么想也无妨」

凯伊姆：「说起来，你会使剑吗？」

西斯狄娜：「只是爱好而已」

凯伊姆：「希望哪天能与你切磋一番」

西斯狄娜：「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将这个乏味的话题打断

和这个女人说话真累。

凯伊姆：「这次的新型毒品，在上层和下层也有流通吗？」

西斯狄娜：「现在确认的流通处只有特别受灾地区」

凯伊姆：「也就是说，新毒品是贝尔纳德的专卖么」

西斯狄娜：「按照现在的情况，这么考虑会比较好吧」

凯伊姆：「鲁基乌斯卿为什么会认为他背后有贵族在支持？」

凯伊姆：「贵族靠毒品来赚钱很常见吗？」

西斯狄娜：「似乎并不稀奇」

西斯狄娜：「终日沉迷于毒品的贵族亦不在少数」

凯伊姆：「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西斯狄娜：「因为多数的贵族都空余很多时间与不安」

凯伊姆：「鲁基乌斯卿又如何？」

她连瞪都没瞪我一眼，完全把我无视掉了。

凯伊姆：「从国民那里收缴毒品，然后储存到贵族那里么」

西斯狄娜：「贵族并不是凭人品被选上的」

西斯狄娜：「作为世袭制的贵族，自然会随着时代而产生衰退」

凯伊姆：「你对贵族们还真是相当批判啊」

西斯狄娜：「我只是在说理所当然的结论而已」

凯伊姆：「囉」

或许是认为自己有些说过头了，西斯狄娜将表情绷紧。

西斯狄娜：「抱歉，我说了些无聊的话」

凯伊姆：「我倒不这么认为」

西斯狄娜微微扬起嘴角，随即陷入沉默。

是在后悔批判贵族吗。

从表情上读不出来。

一段时间以后，吉克走了出来。

吉克：「久等了」

凯伊姆：「没什么」

凯伊姆：「这边的这位也没让我感到无聊啊」

西斯狄娜：「那是我的光荣」

吉克：「你们要是不能好好相处，我会困扰的哦」

凯伊姆：「这个我当然知道」

西斯狄娜：「那么，后会有期，吉克殿下」

吉克：「我也是，今后要拜托你了」

微微行过礼后，西斯狄娜走进房子。

吉克：「咱们也回去吧」

凯伊姆：「啊啊」

我们藉着微弱的星光，在小路上穿行。

感觉就好像在腐朽的古井下走路一样。

从下层往回走的时候，会更加清楚牢狱的空气究竟有多么污浊。

每走一步，湿度和臭气就会增加。

一段时间后，我们到达了井底。

周围笼罩着难以名状的气味。

吉克：「从上面下来以后，感觉味道还真是糟糕啊」

凯伊姆：「我也在想这件事」

吉克：「不过该怎么说呢，不觉得有种放心下来的感觉吗？」

凯伊姆：「你还真是深入骨髓的牢狱民啊」

吉克：「哈哈，那可不对」

吉克：「只是因为我从懂事开始，有一半以上时间都生活在牢狱而已」

相比上层的空气，牢狱的空气要更加亲切么……

这是因为长时间待在牢狱里面，结果身体都腐朽了吧。

与来时同样地，我们警戒着跟踪回到了娼馆街。

凯伊姆：「下次谈话是什么时候」

吉克：「日期将至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吉克：「今天的事情是机密中的机密」

凯伊姆：「知道了」

娼馆街华丽的灯光映入眼帘。

烈酒、美食等等熏人的气味漂浮在空中。

凯伊姆：「那个是……」

艾莉斯正站在对面。

像个靠在墙壁上的木板一样伫立着。

重新凝视，那份站姿真的很美。

既有成熟的体型，又不失娇柔的气氛。

遇到这种女人，男人是不会撒手不管的吧。

吉克：「她是在等着你吧」

凯伊姆：「怎么可能，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吉克：「不对不对，别看艾莉斯那样，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啊」

凯伊姆：「这不是有没有感情的问题把」

吉克：「碍事者要消失了」

吉克窃笑着消失在别的路上。

那个家伙是准备要去哪啊。

……算了。

现在的问题是艾莉斯。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啊」

好像遮住月亮的云彩一瞬间被风吹散般，艾莉斯的脸上露出安心的神色。

艾莉斯：「欢迎回来」

凯伊姆：「在等着我吗」

艾莉斯：「嗯，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做」

艾莉斯笑着说道。

那份笑容，宛若少女般活泼。

虽然艾莉斯给人缺乏表情变化的印象很深，不过她似乎也有着这幅表情。

凯伊姆：「读书也是事吧」

艾莉斯：「那么，下次我会这么做的」

说完，挽起了我的胳膊。

只是住在一起就变成这样了啊。

凯伊姆：「别凑过来，很热」

艾莉斯：「没关系吧，咱们可是在同居呢」

是误会我在不好意思么，艾莉斯更加用力地把身体靠了过来。

压着我胳膊的柔美的乳房，让人很难将视线从上面移开。

凯伊姆：「心情不错啊」

艾莉斯：「因为小动物也不在了呢」

凯伊姆：「能和我住在一起就这么开心么」

艾莉斯：「当然」

艾莉斯：「啊，凯伊姆吃过饭了吗？」

凯伊姆：「还没有」

凯伊姆：「已经很晚了，我去菲诺列塔随便吃点饭再回去」

艾莉斯：「咱们一起吃吧？饭马上就能做好，好吗？」

看来是没法拒绝了。

凯伊姆：「……知道了。那就拜托你了」

艾莉斯：「嗯」

吃完饭后，我喝着艾莉斯端出来的茶。

来回走了一天的疲劳终于得到了缓解。

凯伊姆：「好，差不多也该睡了」

艾莉斯：「明明是初夜？」

凯伊姆：「什么的初夜？」

艾莉斯：「两人同居再开的初夜」

凯伊姆：「别说傻话了」

凯伊姆：「自从我给你赎身以来，咱们已经一起住过好多年了吧。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初夜啊」

艾莉斯：「不过……因为很难得嘛」

艾莉斯露出泄气的表情。

眼中微微地沁出泪水。

艾莉斯这家伙，性格有这么好吗？

艾莉斯：「所以，我想为凯伊姆做些什么」

凯伊姆：「那么，就帮我按摩一下脚吧。今天一天都在走路」

艾莉斯：「啊，嗯」

艾莉斯的表情变得开朗起来。

艾莉斯：「知道了，在床上趴下来」

凯伊姆：「别做奇怪的事情哦」

艾莉斯：「那是女孩子的台词」

我趴在床上。

艾莉斯：「我上来了哦」

凯伊姆：「有那个必要吗？」

艾莉斯：「在医疗上来说，是绝对有必要的」

艾莉斯：「我可不这么认为」

艾莉斯骑到了我的腰上。

屁股上也很相当有感觉。

虽然原来也装作偶然地被碰过胸和屁股，但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接触了。

艾莉斯：「喜欢被骑？」

凯伊姆：「喜欢就见鬼了」

艾莉斯的手从大腿内侧到膝盖，再游移到腿肚。



艾莉斯：「走了相当长的路呢」

艾莉斯：「按摩这里应该会很舒服」

凯伊姆：「啊啊……不错啊」

我不自觉地自喉咙深处发出声音。

艾莉斯：「再多叫一些」

凯伊姆：「气氛全被糟蹋了」

艾莉斯：「就算你逞强，在我的技术面前也没用」

脚趾，脚心，脚跟——

艾莉斯的手从脚尖到屁股来回游走。

就好像能知道我的感觉一般，按摩的力道恰到好处。

这的确是很舒服。

虽然艾莉斯的性格很让人遗憾，不过不得不认同她的技术。

凯伊姆：「我有件事想问你，可以吗」

艾莉斯：「请便」

凯伊姆：「你留在我身边是想要做什么？」

凯伊姆：「从被赎身那天到现在，你一直都坚持想要和我一起生活吧？」

艾莉斯的手停了下来。

艾莉斯：「那种事我没想过」

凯伊姆：「骗人」

艾莉斯：「就算你生气我也没办法。我真的没有想过那种事」

凯伊姆：「那么，现在就去想」

艾莉斯：「嗯……」

艾莉斯小声地嘟哝着。

就好像被什么难解的谜题所困扰住一样。

什么事情要考虑得这么辛苦啊。

艾莉斯：「……不知道」

凯伊姆：「……」

艾莉斯：「我没法很好地说明」

艾莉斯：「该怎么说呢，只要能让凯伊姆变得『哇一』的事情，我全部都想做」

艾莉斯难得地用了幼稚的说法。

凯伊姆：「意义不明啊」

艾莉斯：「非要说出来就太麻烦了」

她的语气的确是相当的嫌麻烦。

艾莉斯：「总之，就是想留在你身边」

艾莉斯：「事到如今，如果和凯伊姆分开的话，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怎样」

我扭过身子，从艾莉斯身下钻了出来。

凯伊姆：「这算是在威胁我吗？」

艾莉斯：「或许是吧」

艾莉斯浅浅地笑了。

艾莉斯：「不过，如果真的分开的话……」

艾莉斯抬头看着天花板。

表情消失，成熟的身体不停颤抖。

我不知道艾莉斯在想些什么。

艾莉斯：「我不想再回到那个黑暗的地方了」

艾莉斯：「呐，是吧？又黑又可怕的地方」

就算你这么说，我也搞不明白。

我和艾莉斯对上视线。

虽然她的嘴角在笑，但眼神却依然深不见底。

瞳孔的深处，摇曳着复杂的感情。

难以言喻的恐怖感随之涌出。

艾莉斯：「这种感情是叫做喜欢？还是恋爱的感情来着？」

凯伊姆：「你怎么想就怎么是」

艾莉斯：「那么，就当成是恋爱的感情吧」

凯伊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开心的爱情」

和艾莉斯谈恋爱什么的，我完全无法想象。

那是当然的。

不论这家伙有多喜欢我，我都有无法接受艾莉斯的原因。

艾莉斯：「那么，我就是喜欢凯伊姆了」

艾莉斯把身体凑了过来。

手放在我的肩上。

凯伊姆：「怎么了？」

艾莉斯：「凯伊姆……」

凯伊姆：「唔？！」

艾莉斯的体重压了过来。

是想把我推倒吧。

不过，反正只是女人的力量，抵抗起来很轻松。

凯伊姆：「住手」

艾莉斯：「没什么不好的吧」

艾莉斯：「我喜欢凯伊姆哦」

凯伊姆：「这句话你是刚才才说的吧」

艾莉斯：「话是那样没错」

艾莉斯：「但是，我的感情从很久以前就没变过」

艾莉斯：「……我想被凯伊姆当做自己的所有物一样对待」

艾莉斯洁白的肌肤沁出汗液。

凯伊姆：「我可没打算那么对你」

艾莉斯：「那就当做是我要霸王硬上弓吧」

她更加用力地想要推倒我。

凯伊姆：「住手」

艾莉斯：「明明都在一起住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啊」

艾莉斯露出挑逗的微笑。

凯伊姆：「这个同居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回应你的期待」

凯伊姆：「我是为了可以和你好好交流，让你能够听懂我说的话才这么做的」

艾莉斯：「什么啊……那是」

艾莉斯的力气减弱了。

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凯伊姆：「我已经说过无数次的吧？」

凯伊姆：「我希望能离开我，自由地活着」

凯伊姆：「至今为止，我都是不容分说地直接这么告诉你」

凯伊姆：「所以，我才想试着慢慢地和你谈谈，让你理解我的意思」

艾莉斯：「什么，那是……什么啊……」

艾莉斯缓缓地从我身上离开。

微微张开的嘴颤抖着。

艾莉斯：「也就是什么？你只是想不留后患地把我从这个家里赶出去？」

艾莉斯：「就为了那个，所以才让我住在这里？」

我点了点头。

不管会被她怎么想，这就是事实。

凯伊姆：「但是，如果咱们能冷静下来对话的话，说不定能为你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艾莉斯：「我才没有期待过那种事情」

艾莉斯：「为什么？你就这么恨我吗？」

艾莉斯：「为什么，要特意先把我举起，然后再狠狠地往下摔？」

凯伊姆：「我没这么想过」

艾莉斯：「就算你没那么想过，可你已经做了！」

艾莉斯大声地喊着。

然后，有如鲜花枯萎般地，趴在了床上。

艾莉斯：「亏我……还这么开心……」

艾莉斯：「因为能又住在一起……而那么，那么地开心……」

艾莉斯：「还以为……好不容易能回到那个时候……」

声音宛若呻吟。

艾莉斯：「凯伊姆……不要丢掉我……」

艾莉斯：「不要丢下我不管……」

凯伊姆：「我不是要把你丢掉」

凯伊姆：「只是希望咱们彼此都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活下去」

趴在床上的艾莉斯，后背微微地颤抖。

艾莉斯：「呵呵呵……呵呵呵呵……」

艾莉斯：「没……没错呢」

艾莉斯：「凯伊姆最喜欢自由了」

艾莉斯慢慢地抬起身子。

她的脸好像被冰冷的雨滴击打过一样苍白。

虽然平常她看上去就有些冷血，但露出这种表情还是第一次。

艾莉斯：「我什么都会做的……绝对不会反抗你的……」

艾莉斯：「所以，请不要丢下我……好吗？」

她的目光没有焦点。

与其说是在向我祈求，倒不如说更接近独白。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有嘴唇在微微地张合。

一股寒流自背脊滑过。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我似乎选错了路线。

艾莉斯心中的某处变得有些奇怪。

她的表情正在向我传达着这一点。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我会努力的」

艾莉斯：「什么都会去做的……」

艾莉斯没有看着我的脸。

凯伊姆：「喂」

我战战兢兢地碰了碰艾莉斯的肩膀。

她用非常迟钝的动作转头向我看来。

艾莉斯：「我没事的……凯伊姆」

艾莉斯：「没事的……」

艾莉斯僵硬地动着面部的肌肉，做出一个笑容。

虽然我无法因为这幅表情而安心，但我也想不出什么劝慰的话语。

凯伊姆：「知道了，今天就先休息吧」

艾莉斯：「……嗯」

艾莉斯钻进被里。

我也在床上躺了下来。

凯伊姆：「睡吧，别去想奇怪的事情」

艾莉斯：「知道了」

艾莉斯应该也不想让我看到自己消沉的样子吧。

从明天开始要怎么做才好？

完全想不出来。

结果，无论多少次重复这不能称之为对话的对话，也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吗。

我应该怎么办。

艾莉斯：「想要回到……那个时候……」

旁边的床上，传来低声的呓语。

感到身边有人在动的我，微微张开了眼睛。

是艾莉斯吗。

下床以后的艾莉斯开始整理衣装。

从拿来的行李中取出化妆的用具。

将睡乱的头发梳直，涂上薄薄的妆。

从窗外射入的阳光照在艾莉斯的身上。

会感觉她很有女性的风韵，大概是我睡糊涂了吧。

艾莉斯：「好……」

艾莉斯微微点了点头，向厨房走去。

没过多久，香味就飘了过来。

看起来，艾莉斯已经冷静下来了。

昨天害我好一顿担心，不过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

凯伊姆：「起得真早啊」

艾莉斯：「啊……」

看到我的艾莉斯，表情阴沉了下来。

凯伊姆：「怎么了？你该不会往里面投毒了吧？」

艾莉斯：「没有」

艾莉斯：「为醒来的你做早饭曾经是我的理想」

凯伊姆：「那是什么计划啊」

我擦完身子，走出家里。

艾莉斯：「不开心吗……好奇怪」

艾莉斯在背后小声嘀咕。

是从恋爱手册上学到的知识吗。

吃完饭后。

艾莉斯马不停蹄地开始扫除，洗衣服，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家务。

这是以前就拜托给她的工作，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艾莉斯：「打扫结束了」

凯伊姆：「真快啊」

艾莉斯：「呵呵」

艾莉斯有些难为情地笑了起来。

艾莉斯：「接下来要做什么？」

凯伊姆：「什么都不需要做」

艾莉斯：「哎？」

凯伊姆：「你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干得不错」

凯伊姆：「我要去莉莉乌姆那边，要拜托你把门窗锁好了」

艾莉斯有些发呆地看着我。

艾莉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好？」

凯伊姆：「之后是你的自由时间，按你喜欢的过吧」

艾莉斯：「那么，指压（注：某种按摩方法）」

凯伊姆：「我说我要出去了吧」

艾莉斯：「那么，我该做什么好？」

凯伊姆：「我哪知道」

艾莉斯：「我很困扰啊」

要说困扰也是我这边。

凯伊姆：「如果实在没什么事干，就去随便买点东西吧」

艾莉斯：「知道了。要买什么？」

凯伊姆：「鸡肉就好，鸡肉」

我随口说出突然浮现在脑海中食材的名字。

真受不了她。

赶快从家里出去吧。

凯伊姆：「我要去莉莉乌姆了」

凯伊姆：「再见」

艾莉斯：「啊……」

我赶忙走出房子。

艾莉斯不要紧吗。

昨天晚上的那件事对她还有影响吗？

脑中浮现出艾莉斯那如同人偶般的笑容。

……应该不会吧。

莉莎：「啊一，凯伊姆凯伊姆」

库洛蒂雅：「啊啦，欢迎光临」

阿伊莉斯：「出了」

莉莉乌姆的三人组正坐在前厅，兴致满满地玩着卡牌。

这一大早的，还真是无忧无虑啊。

凯伊姆：「奥兹或者吉克在吗？」

库洛蒂雅：「吉克大人在上面」

阿伊莉斯：「奥兹出门了」

凯伊姆：「这样啊」

莉莎：「啊一，等等」

凯伊姆：「啊？」

莉莎：「吉克先生，心情好像有些不佳」

莉莎：「奥兹先生也神神叨叨的」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说起来，那个女的情况怎么样了？」

莉莎：「啊啊，嗑药的那个孩子？」

阿伊莉斯：「死了」

库洛蒂雅：「昨天上吊了，很可怜呢」

凯伊姆：「这样啊」

凯伊姆：「遗体呢？」

库洛蒂雅：「按照以往的方式处理掉了」

以往的方式，吗。

不通知亲人，将遗体进行空葬。

现在，应该已经被下界的混沌吞噬掉了吧。

基本上，死去的娼妇都会被这么处理。

莉莎：「嘛，没办法呢，没办法」

莉莎用微妙的开朗声音说道。

真的是……

没办法的事啊。

因为这份无可奈何太过于沉重，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强颜欢笑。

凯伊姆：「啊啊，说起来，关于艾莉斯的事」

莉莎：「嚯嚯？」

凯伊姆：「她现在住在我家」

凯伊姆：「如果有人生病的话，就到我家去叫她吧」

库洛蒂雅：「啊啦，总算是下定决心了吗？」

阿伊莉斯：「变态」

莉莎：「为啥为啥？」

凯伊姆：「大人的事情」

阿伊莉斯：「超变态」

凯伊姆：「总之，就是这么回事」

凯伊姆：「有人生病的话，到我家来找就是了」

库洛蒂雅：「好的，我知道了」

说完，我向吉克的房间走去。

敲了敲门。

凯伊姆：「我是凯伊姆，能进去吗？」

吉克：「无妨」

听起来心情很糟。

莉莎的判断似乎是正确的。

凯伊姆：「哟」



吉克：「……噢」

屋里满是烟尘。

凯伊姆：「又不会是在熏鱼，稍微透个气吧」

我关上门，打开面向室外的窗户。

吉克正瞪着桌上的地图。

凯伊姆：「发生什么事了？」

吉克：「在预想的范围内，稍微发生了点事啊」

地图上有几个X印。

吉克：「从昨天晚上开始，发生了好几起风铸来挑衅的事件」

凯伊姆：「就是这几个做着标记的地方吗」

吉克：「啊啊，在和风铸的势力交界处，受害者尤其的多」

凯伊姆：「我也去帮忙吧？」

吉克：「虽然很感谢你的这份心意，不过直到真正危急之前就先交给奥兹和年轻人吧」

凯伊姆：「昨天我可也帮了奥兹一把」

吉克：「昨天是例外」

吉克：「嘛，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就在这里陪我说说话吧」

凯伊姆：「我可不会说什么有趣的话题」

吉克：「别担心，我一开始就没那么期待过」

我深深地坐入椅子中。

我所接受的工作，委托人基本上都是吉克。

在这里呆着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虽然每回都很无聊……

不过，出乎意料地我并没有感到无聊。

因为吉克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地拿着不利的报告走了进来。

凯伊姆：「没完没了啊」

地图上的X印正在增加。

吉克：「如果只是交界处产生争执那倒还好」

凯伊姆：「是内部的问题么」

吉克一言不发地点着香烟。

部下们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风铸再继续这样给予压力下去，早晚会出问题的吧。

不知道吉克有没有对策。

敲门声再度响起。

吉克：「进来」

奥兹：「打扰了」

连带头的奥兹在内，总共 4 个男人走了进来。

身上清一色的混杂着汗水和尘埃。

吉克：「辛苦了」

吉克在每个人前面都摆上了一个玻璃杯，逐个倒进白葡萄酒。

奥兹：「嗯，咕」

奥兹：「啊啊……活过来了」

吉克：「怎么样？」

奥兹：「收拾那些讨厌的家伙倒是小事」

奥兹：「不过，他们这么从早到晚地来骚扰，咱们也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啊」

男人们也点了点头。

奥兹：「还有，吉克先生……」

吉克：「减少了啊」

奥兹：「是的，希古投到贝尔纳德那边了」

吉克：「希古吗」

奥兹：「手下那些人，大概有 20 个左右也开始躁动不安」

似乎是出现叛徒了啊。

萨伊：「那个混蛋，难道忘了他受过吉克先生多大的恩情吗！」

吉克：「住嘴」

每个人都闭上了嘴。

在沉寂之中，只有在吉克身旁冉冉上升的烟雾。

突然，烟雾乱掉了。

动起来的是奥兹。

奥兹：「吉克先生，咱们就这么任由他们欺负吗？」

吉克：「只要咱们这边不出手，我就有办法对付他们」

萨伊：「办法是什么啊？！」

吉克：「现在还不能说」

萨伊：「吉克先生……」

萨伊：「我们和部下碰面的时候，他们也坐不住了」

萨伊：「都过来问我们，吉克先生是不是真的有战斗的意思」

奥兹：「你在说什么呢，混蛋！」

萨伊：「奥兹先生」

萨伊瞪视着奥兹。

萨伊：「我也想这么骂他们啊」

萨伊：「混蛋，你在小瞧我吗？」

萨伊：「可是，我说不出口啊」

奥兹：「……」

凯伊姆：「那么，用你自己的脑袋去想出个能打倒贝尔纳德的方法如何？」

凯伊姆：「如果能琢磨出个好意见来，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萨伊：「抱歉，凯伊姆先生。组织外的人请不要插话」

凯伊姆：「不，我要说」

凯伊姆：「你只是在那边抱怨而已，却没说出一句有点价值的话……」

吉克：「住嘴」

吉克制止了我。

吉克：「抱歉，各位」

吉克用沉重的声音说道。

吉克：「再稍微忍耐一小会就好」

凯伊姆：「……」

萨伊：「……」

吉克挨个看着全员的脸。

奥兹：「你们这些家伙，回答呢？」

萨伊：「是，我们会追随吉克先生」

属下们一个个地将决意自口中说出，低头行礼。

话虽如此，他们的忍耐到底也还是有极限的吧。

他们也要为自己部下的性命负责。

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的话，他们早晚会有所行动的吧。

奥兹他们走了出去。

烟灰缸里，已经落满了烟灰。

吉克将新的香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虽然已经预测到会有同伴背叛，但当这种事真的发生，还是让人难以忍耐。

虽然我也想为吉克出一份力，但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在这里陪他说话了。  
我要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凯伊姆：「我出去一下」

我把手放在门把手上。

吉克：「你要去哪？」

凯伊姆：「只是去喝一杯而已」

吉克：「别惹出奇怪的事来哦」

凯伊姆：「奇怪的事？」

吉克：「……不明白就算了」

我的想法已经被他看透了把。

也罢。

无论如何，我接下来的行动都不会有变。

吉克想要避免与风铸正面冲突。

从这一点上来考虑，应该也有“去找寻暗杀贝尔纳德的方法”这个选项吧。

这样就轮到我出场了。

我为了做些准备而回到家中。

凯伊姆：「……」

艾莉斯正坐在床上。

两腿之间放着一个古怪的娃娃。

眼睛里没有焦点，只是一直凝视着空中。

房间中停滞的沉重空气，仿佛已经液化成了液体。

没有被人的动作搅拌过的感觉。

艾莉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

凯伊姆：「至少换个气吧」

我走到窗边，开窗换气。

吉克的房间也好，这里也罢，为什么我进的房间都必须给他们换气？

艾莉斯：「凯伊姆？」

凯伊姆：「没错」

凯伊姆：「在这里无所事事的话，脑浆会腐烂掉哦」

凯伊姆：「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艾莉斯：「没事」

凯伊姆：「去买东西了吗？」

艾莉斯：「还没有，到傍晚再去」

凯伊姆：「你这么闲，现在去不就好了」

艾莉斯：「因为被告诉说要到傍晚再去的」

凯伊姆：「我说过那种话吗」

基本没什么印象。

凯伊姆：「也罢。总之别老在那里发呆了」

艾莉斯：「嗯」

这家伙，真的没问题吗。

我走过看不出有明显反应的艾莉斯，坐到镜子前。

要进行变装。

在现在的形势下，就这么保持素颜没法进入风情的地盘。

艾莉斯：「你要去哪里？」

凯伊姆：「贝尔纳德的地盘」

艾莉斯：「我可以跟去吗？」

凯伊姆：「我都不敢相信，你居然会问出这种问题」

我无视她继续变装。

凯伊姆：「到刚才为止都干了些什么？」

艾莉斯：「什么都没干」

凯伊姆：「你就一直这么坐在床上和娃娃调情吗」

感觉她点了点头。

什么都不做，只是在家里呆呆地抱着娃娃。

凯伊姆：「真是的，就好像以前的你……」

话刚出口，我就意识到了。

没错。

这家伙，就好像是——

刚被赎身时的艾莉斯。

没有生活的能力。

不说的话就什么都不做，只会在我屁股后面转来转去。

艾莉斯：「我想回到……那个时候……」

我栗然地看着艾莉斯。

和被放在她两腿间的娃娃四目相对。

这是艾莉斯从前就拿着的娃娃。

一瞬间，我产生了它在笑的错觉。

艾莉斯：「嗯？」

凯伊姆：「不，没什么」

我将脸转开。

这是个恶趣味的玩笑。

自从为她赎身以后，我花了好多年才让艾莉斯变成人类。

而现在，她却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的样子。

有人敲门。

凯伊姆：「是谁？」

阿伊莉斯：「我」

凯伊姆：「是阿伊莉斯吗，进来吧」

阿伊莉斯走了进来。

阿伊莉斯：「谁？」

凯伊姆：「你说什么……」

对了，我现在是在变装。

凯伊姆：「我是凯伊姆，有工作要做」

阿伊莉斯：「这样啊」

凯伊姆：「那，有什么事？」

阿伊莉斯：「有事找艾莉斯」

阿伊莉斯：「莉莎被客人打了」

凯伊姆：「又来了吗」

凯伊姆：「艾莉斯，有工作了哦」

艾莉斯：「嗯……」

艾莉斯懒洋洋地回应。

阿伊莉斯：「艾莉斯，莉莎受伤了」

艾莉斯：「……受伤」

艾莉斯鹦鹉学舌地重复道。

反应了好久，似乎才听懂这句话的意思。

艾莉斯：「我这就去」

艾莉斯从床上走下。

艾莉斯：「受伤严重吗？」

阿伊莉斯：「不重」

艾莉斯：「脸呢？」

阿伊莉斯：「嗯」

艾莉斯：「那个客人真过分」

凯伊姆：「……」

怎么了？

感觉艾莉斯突然回到了平常的样子。

艾莉斯：「我走了」

凯伊姆：「啊，啊啊……」

凯伊姆：「我可能会迟些回家，你就随便弄点饭吃吧」

艾莉斯：「知道了」

两个人走了出去。

凯伊姆：「……」

看到了让我心情不快的事情。

艾莉斯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但是，听到阿伊莉斯说有人受伤之后，立刻又变回了平常的她。

那是艾莉斯的演技吗？

如果不是的话就麻烦了。

凯伊姆：「呼……」

喉咙有点渴。

我走进厨房，喝下水缸的水。

摇曳的水面上映出自己一张陌生的脸。

看到艾莉斯变成那样以后，我不禁觉得自己的变装是如此陈腐。

不过变装这种东西，正如字面所言，只是变换装束而已。

竞争的方向不同。

这样重新想过之后，我完成了变装的收尾

坐在床上的莉莎抬起脸来。

虽然用手捂住脸颊，嘴角还是能看见肿胀。

眼窝的周围也有被殴打的痕迹。

莉莎：「啊，艾莉斯，你来了呢」

艾莉斯：「听说你被打了？」

莉莎：「嗯—是个奇怪的客人呢」

莉莎：「不知道是哪里让他不满意了，突然就动手打我」

艾莉斯：「这种人最近很多呢」

莉莎：「没错呢—真郁闷」

应该是地震变多的缘故吧。

牢狱的民众，心理很容易就会因为地震而受到影响。

最近的牢狱，无论哪里都漂浮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新型毒品的流行。

对娼妇施暴的增加。

在菲诺列塔烂醉如泥的客人也变多了

这一带是出了什么根本性的骚乱吧。

所以，大家才会抱持着不安，寻找发泄的对象。

艾莉斯：「我要治疗了，把手拿开」

莉莎：「啊，嗯」

对伤口进行消毒。

涂上草药熬出来的药膏。

在上面用纸压住，缠上绷带。

单纯而简单的工作。

单纯，

简单。

所有事都能这样就好了。

我讨厌复杂的事情。

不想迷惑，也不想思考。

莉莎：「你从昨天开始就住在凯伊姆那里了吧？」

艾莉斯：「嗯……」

但是，想和凯伊姆在一起，却既不单纯也不简单。

为什么，他一定要把我赶走呢。

我只是想留在凯伊姆的身边，想要听他的话来活着而已。

莉莎：「怎么样，开心吗？」

艾莉斯：「还行吧」

莉莎：「啊咧？没被他关心吗？」

凯伊姆是我的光。

我的世界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为什么，他却要把我丢弃到黑暗中呢。

莉莎：「凯伊姆真过分呢，为什么要丢下被自己赎身的孩子呢」

艾莉斯：「……」

过分。

没错，凯伊姆好过分，一点都不负责任。



我变得焦躁起来。

莉莎：「艾莉斯？」

艾莉斯：「……」

不能原谅。

莉莎：「我说一，不要紧吗？」

居然这么对我。

莉莎：「喂一，听得到吗？」

艾莉斯：「啊……」

我刚才在想什么？

回忆不起来。

思考完全地短路了。

从昨天夜里开始就这样。

只要一考虑凯伊姆的事情，时间便在不知不觉间流逝。

莉莎：「喂一，喂一」

莉莎的手在我眼前挥来挥去。

艾莉斯：「莉莎？」

莉莎：「我是莉莎一，请多多关照一」

莉莎：「话说，这是在接客吗！」

莉莎对自己吐槽。

艾莉斯：「……」

莉莎：「哎呀，不管怎么叫你都没反应，我很伤心呢」

莉莎：「不要紧吗？看上去倒是在傻笑」

艾莉斯：「啊，嗯」

艾莉斯：「我在治疗啊」

莉莎：「那个，已经结束了啊」

莉莎的表情完全呆住了。

房间外传来哀号。

艾莉斯：「这个声音是……？」

莉莎：「讨厌的声音」

莉莎心情很糟地皱起眉头。

莉莎：「是有人在被处罚」

莉莎：「有个我们常常会光顾的衣服摊，她好像和摊主好上了」

莉莎：「明明是工作的时间，她却跑去和那个人调情」

艾莉斯：「哦」

声音在胸口处回荡。

艾莉斯：「……好怀念」

莉莎：「啊啊，艾莉斯从前也在这里的吧」

莉莎：「真好呢，能把这些当成回忆」

莉莎：「像我因为不久之前刚被揍过，只是听到声音就起鸡皮疙瘩呢」  
体温上升。

艾莉斯：「为什么会被打？」

莉莎：「稍微有点失败啦—」

莉莎：「给一个不错的客人偷偷拿了瓶酒出来，结果被发现了」

艾莉斯：「哦」

莉莎：「下次我会更加小心的！」

身体自己颤了起来。

寄居在内心深处的感觉，仿佛茶叶在热水中泡开一般被回忆起来。

艾莉斯：「失败，吗」

莉莎：「……嗯」

艾莉斯：「这样啊……」

失败的话，就会被人在意。

对……没错。

莉莎：「呐，没事吗？」

莉莎：「今天的艾莉斯，很奇怪哦？」

去风锒的地盘调查完毕后，我回到不蚀金锁的地盘附近。

贝尔纳德似乎对暗杀相当警戒。

根据地不仅戒备森严，似乎还有传说中的影武者在往返巡逻。

想要成功地将其暗杀，恐怕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吧。

可是，现在不蚀金锁的势力一天天地在被削弱。

都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成功暗杀的那天。

……现在想想，为什么吉克会对贝尔纳德放任不管呢。

他本应在对方的势力壮大之前，先采取相应的措施才对。

虽然已经事到如今，但是有必要去问问他。

按照吉克的性格，应该不可能毫无理由地放手不管。

凯伊姆：「……」

我停下脚步。

艾莉斯出现在小巷的一角。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啊……」

艾莉斯抬起低着的脸。

然后，啪嗒啪嗒地朝这边跑来。

就好像等待着主人的小狗一样。

艾莉斯：「欢迎回……」

我抓住她的胳膊。

凯伊姆：「你在做什么呢」

艾莉斯：「在等你」

凯伊姆：「你傻吗，这可是风锖的地盘啊」

凯伊姆：「一个人在这里闲逛，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我真想给她一拳。

艾莉斯：「嗯，抱歉」

凯伊姆：「别在那里傻笑啊」

凯伊姆：「总而言之，要回去了哦」

我拉着她向前迈步。

艾莉斯没有抵抗，就这样被我拉着。

鞋底拖在地面的声音响起，她跟着我走了起来。

凯伊姆：「你也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啊」

我向身后投去声音。

但却没有回应。

凯伊姆：「艾莉斯，听到我说话了吗？」

凯伊姆：「艾莉斯」

我回头看去，艾莉斯一直在盯着我。

嘴角边露出微笑。

似乎在因为什么事情而高兴。

艾莉斯：「听到了」

艾莉斯：「今后我会注意的」

回到家中，艾莉斯在床上坐了下来。

傻傻地凝视着我。

凯伊姆：「你最近有点奇怪哦」

艾莉斯：「没什么奇怪的」

凯伊姆：「那是怎么回事？」

凯伊姆：「还是说，你从以前开始就有被徘徊在深夜街道的男人袭击的趣味，只是我没注意到？」

艾莉斯：「呵呵呵……」

凯伊姆：「你在耍我吗」

我丢下这句话后，端起水壶。

将温水一饮而尽。

这时，某个异样的东西映入我的眼帘。

是鸡。

在厨房的一角，堆着成山般的鸡。

凯伊姆：「这些，是什么？」

艾莉斯：「凯伊姆要我买的东西」

凯伊姆：「我是说这个数量」

艾莉斯：「买 1 0 只就赠 1 只呢」

我向床边走去。

凯伊姆：「你是第一次去肉店吗？」

凯伊姆：「还是说，被店里的老头抓住了什么把柄？」

艾莉斯：「你不是喜欢吃鸡肉吗？」

凯伊姆：「喜欢是喜欢，不过没有到可以向别人夸耀的程度」

艾莉斯：「啊哈哈……失败，失败」

艾莉斯面带笑容说道。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眼皮正在跳动。

这是怎么回事？

我所认识的艾莉斯，脑子应该相当不错的。

凯伊姆：「你是故意这么做的吗？！」

艾莉斯：「……不知道」

艾莉斯：「虽然现在觉得很奇怪，但是买的时候却没这么觉得」

她说的话，就好像那个让男人逃跑的娼妇一样。

凯伊姆：「拜托……稍微考虑一下再行动吧」

凯伊姆：「你不是会去做这种意义不明的事情的人吧？」

艾莉斯：「也许是凯伊姆的错呢」

凯伊姆：「什么？」

艾莉斯：「你又把贱身的女人赶走，又和羽化病人扯上关系，尽做些意

义不明的事」

艾莉斯：「我想，我肯定是被你给传染了」

艾莉斯：「和《羽化病》一起，意义不明也是会传染的」

说罢，艾莉斯抓起放在床上的娃娃，摸起了它的头。

艾莉斯：「呐，是吧？」

娃娃一下下地点着头。

凯伊姆：「你就那么不爽我没拿出能让你接受的赎身理由吗？」

艾莉斯：「……」

艾莉斯撇开视线。

艾莉斯：「……已经，怎么都好了」

艾莉斯：「我已经不在乎为什么会被赎身了」

艾莉斯：「只要能让我凯伊姆来做我一个人的主人，我就很满意了」

为什么我非要当主人不可啊？

我想让艾莉斯获得自由。

这不是完全背道而驰了么。

凯伊姆：「和你说不下去了」

坐在椅子上，疲劳感向我袭来。

凯伊姆：「你去拿鸡肉做出我能吃得下的分量的料理」

凯伊姆：「吃不了的那份就拿到菲诺列塔那边去」

艾莉斯：「知道了」

艾莉斯慢吞吞地开始干活。

我不禁叹了口气。

完全没有进展。

只要同居就能多少让她考虑清楚，这是我太乐观了吗？

果然，不把所有事情挑明，这件事就不会结束么。

这一天。

好像是故意般地，艾莉斯切到了指头，

然后，端上了一盘没有味道的烤鸡。

凯伊姆在毛毯上翻了个身。

他是不会熟睡的。

定期地微微睁眼，环顾室内一周后再闭上眼睛。

这是难以改掉的，当杀手时养成的习惯。

我一边等待着睡意的到来，一边观察着他。

这么一看，他睡得还真是香啊。

今天晚上会睁开几次眼呢。

啊啊……

话说回来，今天真开心啊。

让凯伊姆说了很多『哇—』。

干涉了他的工作，

买了很多鸡回来，

还切到了手。

因为这些事情，凯伊姆在意我了。

在莉莉乌姆察觉到的事情，果然没错。

艾莉斯：「呵呵……」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

是听到声音了吗，凯伊姆微微睁开眼睛。

明天也能在意我就好了。

只是这样，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清澈的破碎声打破了我的睡眠。

凯伊姆：「呃？！」

我反射般地自床上滚下，背靠墙壁。

同时将武器拔出。

艾莉斯。

艾莉斯怎么样了？

艾莉斯：「对不起」

艾莉斯伫立在房间的一角。

脚边散乱着陶器的碎片。

艾莉斯：「盘子，碎了」

凯伊姆：「呼……」

我放松下来。

凯伊姆：「没受伤吗？」

艾莉斯：「嗯，没事」

艾莉斯：「比起那个，对不起」

凯伊姆：「真是的」

艾莉斯：「对不起，对不起」

虽然艾莉斯在道歉，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她是不是有在反省呢。

凯伊姆：「你从昨天开始都做了些什么啊」

凯伊姆：「切到手指，忘了给料理调味，现在又打破了盘子」

凯伊姆：「是身体不舒服吗？」

艾莉斯：「不知道」

艾莉斯：「回过神来，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凯伊姆：「不懂你的意思」

艾莉斯：「对不起」

艾莉斯不知为何笑了起来。

无论怎么想，现在这个场合也没什么好笑的。

而且，她的笑容中还夹杂着些许恍惚与陶醉。

凯伊姆：「觉得给我添麻烦很开心吗？」

艾莉斯：「没那回事」

凯伊姆：「那么，为什么要笑？」

艾莉斯：「哎……我笑了？」

她笑着露出惊讶的表情。

凯伊姆：「笑了」

艾莉斯：「……？」

脸上仍旧挂着微笑的艾莉斯突然呆住。

凯伊姆：「喂」

艾莉斯：「……」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嗯嗯？！」

艾莉斯受到惊吓般地瞪大眼睛。

然后，迷糊地眨着眼

艾莉斯：「……那个」

艾莉斯：「对不起，发了会呆」

凯伊姆：「振作一点啊，一副蠢样」

生气的感觉也被削弱了。

凯伊姆：「算了，麻烦你把它收拾好」

艾莉斯：「嗯」

艾莉斯拿起扫帚开始收拾起来。

陶器的碎片响起的清澈声音，听上去非常刺耳。

艾莉斯究竟是怎么了。

之前还以为她回到了被赎身后那时的状态，现在又开始尽出现些无法理解的失败。

而且，她本人似乎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觉她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奇怪。

我为艾莉斯赎身，传授她医疗知识，可不是为了看到这样的她。

像不久之前那样，用冷静的话语来挖苦人的她，都比现在要强上不知道多少倍。

看到这样的她，我就感到浑身不适。

凯伊姆：「我去把鸡拿到菲诺列塔」

凯伊姆：「现在那边应该还没有开始营业吧」

艾莉斯：「啊，嗯」

艾莉斯：「抱歉，买了这么多」

凯伊姆：「下次注意点」

为了从艾莉斯那里逃走，我连忙走出家门。

梅尔特：「啊啦，凯伊姆」

梅尔特：「那些鸡是怎么回事？」

凯伊姆：「因为某个原因买下了……」

凯伊姆：「反正我家也吃不了，你就拿去用吧」

梅尔特：「我倒是无所谓」

梅尔特带着诧异的表情向厨房喊了一声。

缇娅：「来了一您叫我吗？」

穿着围裙的缇娅从厨房里走出。

缇娅：「啊，凯伊姆先生，您好」

凯伊姆：「在店里帮忙吗？」

缇娅：「是的，既然在这里住下，就必须要点作用呢」

梅尔特：「小缇娅的料理评价不错哦～」

梅尔特抱住缇娅。

缇娅：「呀啊？！」

梅尔特：「就别回凯伊姆那边了，一直在我这里住下吧？」



缇娅：「就，就算您这么说……我，我可是被凯伊姆先生买下的」

凯伊姆：「总之，先把这些鸡拿走。想要调情的话之后再随便你们」

梅尔特：「啊，说得是呢」

梅尔特放开缇娅。

梅尔特：「小缇娅，能帮我把凯伊姆带过来的这些鸡拿到厨房去吗？」

缇娅：「啊，好的」

我把鸡交给缇娅。

缇娅：「看上去很好吃呢」

缇娅：「有这么多，要怎么做呢？」

凯伊姆：「嘛，正好」

梅尔特：「要怎么去料理就交给你了」

缇娅：「啊，好的」

缇娅的双眼闪闪发光。

缇娅：「要怎么做好呢」

缇娅：「做些熏鸡……然后，再烤一些……」

缇娅：「煮呢？要和西红柿先生放在一起煮吗？真难办呢」

缇娅小声嘟哝着走进厨房。

梅尔特：「怎么样，要喝杯茶吗？」

凯伊姆：「嗯」

我在柜台边坐了下来。

看着那些还没开始营业的店铺，等着上茶。

令人心情愉快的嘈杂声自厨房中传来。

淡淡的灰尘在窗外射进的光芒中起舞。

冷静下来。

梅尔特：「你会呆呆地眺望远处，还真少见呢」

梅尔特：「是太累了吗？」

梅尔特端出茶水。

我回应她一个苦笑，开始喝茶。

香草清新的香味扑鼻而来。

凯伊姆：「好喝」

梅尔特：「是吗，太好了」

令人心情舒畅。

在梅尔特还是娼妇的时候，我常常 would 去她的房间和她说话。

感觉和那时候很相似。

梅尔特：「艾莉斯的状态不好吗？」

凯伊姆：「嗯」

凯伊姆：「感觉就好像时间回溯了一样」

梅尔特：「这是什么意思？」

凯伊姆：「现在的艾莉斯，和刚被我赎身时的她很像」

凯伊姆：「不被命令就不会动，放着不管就只会床上发呆」

梅尔特：「精神回到从前那种事可能发生吗？」

凯伊姆：「现在就是那种情况」

梅尔特将茶杯倒满。

凯伊姆：「顺带一提，她最近常常会犯些奇怪的失误」

凯伊姆：「买了一堆鸡回家，打破盘子，忘记给料理调味」

凯伊姆：「就算被我发火也只是傻笑」

凯伊姆：「最糟糕的是，她本人似乎对这些事没什么印象」

梅尔特：「那是怎么回事……」

梅尔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凯伊姆：「我也不晓得」

梅尔特：「想过什么对策吗？」

凯伊姆：「那家伙要求我当她的主人」

凯伊姆：「如果我答应下来的话，艾莉斯说不定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凯伊姆：「不过，我也不能被那家伙牵着鼻子走」

梅尔特：「凯伊姆一直都在为了能让艾莉斯过上普通的生活而努力呢」

凯伊姆：「托她的福，我们两个完全没有交点」

梅尔特：「不过那样一来，艾莉斯不就会渐渐地……」

变得奇怪，吗。

凯伊姆：「或许吧」

梅尔特：「什么叫或许啊」

凯伊姆：「我也想做些什么」

但是，我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不能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艾莉斯。

我所能做到的，基本上也就是把为她赎身的理由挑明这件事了。

那个时候，艾莉斯会怎么做呢。

凯伊姆：「我会尽可能地去努力」

梅尔特：「但愿吧」

梅尔特：「我是真的很希望那个孩子能幸福」

凯伊姆：「作为前辈吗」

梅尔特：「嗯，她可是我很可爱的后辈呢」

凯伊姆：「那边估计不这么想吧」

梅尔特的笑容中透着自嘲。

梅尔特：「那个孩子，只觉得我是对凯伊姆多管闲事的讨厌女人吧」

凯伊姆：「那也可以理解成是在羡慕你啊」

梅尔特：「是呢……是那样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梅尔特：「嘛，就算我的好意只是单方面的也没关系」

梅尔特：「前几天想要刺杀凯伊姆的那个孩子不是也说过吗，我不明白娼妇真正的痛苦」

梅尔特：「其实呢，我也对自己被赎身这件事有些过意不去」

梅尔特将我喝剩的茶水倒入口中。

洁白的喉咙咕咚一声，咽下茶水。

梅尔特：「我之所以会希望大家都能幸福，肯定是想稍微为自己赎罪」

梅尔特：「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自己」

赎罪，吗。

凯伊姆：「赎罪不是也很好吗」

凯伊姆：「无论看上去多么正直的人，都会在某处犯下罪孽，然后又再某处去偿还」

梅尔特：「有那种事吗？」

凯伊姆：「有的」

凯伊姆：「我不会去相信那些活着却毫无愧疚感的人」

梅尔特：「谢谢。你这不是偶尔也会说些温柔的话吗」

凯伊姆：「既然知道我偶尔才会说这种话，你就给我好好记住」

梅尔特：「呵呵，知道了」

我站了起来。

凯伊姆：「心情舒畅点了，谢了」

梅尔特：「要回家吗？」

凯伊姆：「不，去莉莉乌姆」

凯伊姆：「吉克现在也累得相当够呛」

梅尔特：「去帮他一把吧，谁让你们是兄弟呢」

梅尔特露出娇艳的笑容说道。

凯伊姆：「吉克来过这里吗？」

梅尔特：「没来过呢，应该是不想给我添麻烦吧」

凯伊姆：「应该没错」

凯伊姆：「给我打包点东西拿过去」

我将银币放在柜台上。

梅尔特：「谢了，正好我也想给他送点东西」

梅尔特叫来缇娅，让她准备了些慰劳品。

上午时分。

在闲散的前厅处，只有阿伊莉斯一个人。

坐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把脚甩来甩去。

视线还是一如既往地对着天花板。

凯伊姆：「天花板的样子像是什么藏宝的地图吗？」

阿伊莉斯：「给我100枚金币我就告诉你」

凯伊姆：「看来有不少沉睡的宝藏啊」

凯伊姆：「想找人帮忙寻宝就跟我」

阿伊莉斯：「看我心情」

凯伊姆：「另外两个人呢？」

阿伊莉斯：「莉莎在接客」

阿伊莉斯：「库罗去出差了」

凯伊姆：「两个人都很努力地在工作啊」

阿伊莉斯：「我也是在为了不让风蚀的那些垃圾进来而值班」

凯伊姆：「不去拜托奥兹吗？」

阿伊莉斯：「我自己能搞定」

两个组织对立的激化，似乎也已经传到娼妇们的耳中了。

虽然吉克说他有计策，但是周围这些人能撑多久呢。

凯伊姆：「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呼救哦」

阿伊莉斯：「嗯」

凯伊姆：「我进去了」

吉克：「哟，你今天又来干什么？」

凯伊姆：「你觉得我看上去像是来送酒的吗？」

吉克：「哈哈，抱歉抱歉」

吉克的脸上透着相当的疲劳。

凯伊姆：「你不回家吗？」

吉克：「这里就是我家」

凯伊姆：「哼」

我把纸包放在桌上。

凯伊姆：「这是梅尔特让我转交给你的情书」

吉克：「哦，真不错呢。好久没收到过情书了」

吉克快速打开包裹。

里面放着做好的料理。

面包给切成两半，里面夹着香草和腊肠。

吉克取出小刀。

吉克：「你也吃吧？」

凯伊姆：「我可没有偷窥别人情书的兴趣」

吉克：「真意外，你还挺绅士的嘛」

凯伊姆：「我一直都很绅士」

我坐进沙发，喝着放在桌上的葡萄酒。

凯伊姆：「状况如何？」

吉克：「虽然大家都干得不错，但势力和人也还是都在减少」

吉克：「昨天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也出现了伤者」

吉克：「现在在这一片，生意兴隆的就只剩下棺材店了」

凯伊姆：「有人被杀吗？」

吉克：「不，他们只是一味地在挑衅我们这边的年轻人」

吉克：「托奥兹居中调停的福，现在还没发生厮杀事件」

凯伊姆：「原来如此」

不过，这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一旦出现某个导火索，立刻就会发展成全面战争吧。

那样一来，有很多人都会牺牲。

凯伊姆：「昨天，我去看了看贝尔纳德那边的情况」

吉克：「果然是吗」

凯伊姆：「贝尔纳德的警备很严。想要取他的命估计需要很长的时间」

凯伊姆：「说起来，在外面露面的是不是他本人都不得而知」

凯伊姆：「真的到了拿他毫无办法的时候，也只好去聚集一些不要命的家伙了吧」

吉克：「啊啊，让他们一起突击」

凯伊姆：「也算我一个」

吉克：「很高兴你能这么说」

不过，真到了那个时候，吉克估计只会自己行动吧。

有种这样的预感。

吉克：「嘛，现在就先把能做的事都做好吧」

吉克：「正好，接下来我就有件『能做的事』要做」

凯伊姆：「什么事？」

吉克：「稍微去登个山，你也跟着一起来吧」

是要护送他到下层吗。

凯伊姆：「现在就去吗？」

吉克：「不，我还要做点准备」

吉克：「过一会在菲诺列塔集合吧」

凯伊姆：「知道了」

今天会晚回家这件事，必须要告诉艾莉斯一声。

艾莉斯正站在厨房里。

地板上浸着水。

水壶翻倒在地上。

艾莉斯：「失败了」

看到我走进家门，艾莉斯露出散漫的笑容。

凯伊姆：「一看就知道了」

艾莉斯：「生气了？」

凯伊姆：「只是有点吃惊而已」

艾莉斯：「……」

凯伊姆：「把这摊东西收拾好，我要出去工作」

艾莉斯迈着踉跄的脚步走向这边。

然后，拉住我的衣袖。

艾莉斯：「我可是做了不好的事哦」

艾莉斯：「不骂我吗？」

凯伊姆：「就算发火也解决不了问题」

凯伊姆：「好了，赶快收拾吧」

艾莉斯：「凯伊姆……凯伊姆……我是个没用的佣人」

凯伊姆：「你不是什么佣人」

艾莉斯：「就是佣人哦」

凯伊姆：「嗯嗯！」

我将她的手甩开。

艾莉斯一步、两步地向后退去。

然后，一屁股坐到地上。

艾莉斯：「……好冷」

艾莉斯：「有水？为什么？」

凯伊姆：「……」

又来了。

就好像和人类的思想交换了一般，艾莉斯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凯伊姆：「也不知道是谁把水壶弄倒的」

艾莉斯：「……怎么会……是我？」

似乎是真的不知道。

胸口浮现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感情。

我走近瘫坐在地上的艾莉斯，碰了碰她的脸。

凯伊姆：「艾莉斯，振作点」

凯伊姆：「这可不像你啊」

艾莉斯：「凯伊姆……」

艾莉斯：「果然，我很好奇」

艾莉斯：「独自一人的时候，时不时地就会变成这样」

她深邃的瞳孔，仿佛在说着『留在我身边』这句话。

但是，我也有非做不可的事情。

凯伊姆：「我有工作，晚上回来」

艾莉斯：「要去哪里？」

不要问我工作上的事情。

这是我至今为止已经无数次告诫过她的事情。

但是，现在说话要慎重。

艾莉斯的表情中透着沮丧。

真拿她没办法。

我站起身来。

凯伊姆：「我走了」

我拿起装备，走出家门。

与鲁基乌斯卿的会谈在与上次不同的房子中开始了。

我和那个副官并肩戒备着室外的情况。

虽然多少有几言言语上的交流，但西斯狄娜却没有向我转过来过。

我也抱着面向正面的姿势，将话对准前方的小巷说出。

凯伊姆：「你也很辛苦啊」

西斯狄娜：「我是侍奉鲁基乌斯大人之身，并不觉得有何辛苦」

每句话都认真地和她较真就太麻烦了。

凯伊姆：「关于在风镜幕后的那个贵族，已经出现在台前了吗？」

凯伊姆：「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挑这个时期来引发事端」

凯伊姆：「从现在的实力关系上来说，时间过得越久，对风镜应该就越有利」

凯伊姆：「但是，他们却刻意选择了这个时期」

凯伊姆：「这不会是身处幕后的贵族的意思吗？」

西斯狄娜：「关于他们背后的人究竟是哪个人，我们还没有了解到那种程度」

西斯狄娜：「但是，按照一般论来考虑，对方之所以会选择现在行动，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已」

凯伊姆：「明明还没有特定的人选，鲁基乌斯卿还是要和那个贵族敌对吗？」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非常憎恨毒品，以及通过贩卖毒品来谋取利益的人。仅此而已」

凯伊姆：「相当了不起啊」

不过，里面究竟有多少话是真心的呢。

从常识上来考虑的话，鲁基乌斯卿应该不会在确定对方的贵族前，就先和不蚀金锁接洽。

但是，他却想要取缔作为资金源的毒品。

他作为羽狩的队长，并不需要去维护牢狱治安。

再加上，如果作为风镜后盾的贵族是鲁基乌斯卿的同伴的话，就更不会需要不蚀金锁的协助了。

嘛，如果他是个真心希望牢狱和平的伟大仁人倒是另当别论……

试着去套套她的话吧。

凯伊姆：「我没有去过上层，那些贵族平常都做些什么？」

西斯狄娜：「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

凯伊姆：「也是啊……那么，有权力的争斗吗？」



凯伊姆：「就像不蚀金锁和风铸那样」

西斯狄娜：「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很少」

凯伊姆：「那个很少的例子，有牵扯到你主人的吗？」

西斯狄娜：「没有那种事情」

凯伊姆：「诶」

我看着副官的侧脸。

她正面无表情地向前望着。

什么情报都读不出来。

西斯狄娜：「我们彼此都是侍奉主人之身」

西斯狄娜：「不去进行无谓的想象，单纯等待主人的指示，这不是一个很美的姿态吗？」

被一口下了定论。

凯伊姆：「不好意思，这对于我们这种牢狱长大的人来说太难了」

凯伊姆：「不过，你的主人以他的那个年龄来说，还真是相当了不起啊」

凯伊姆：「会认真思考牢狱事情的贵族，至今为止他是第一个」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乃笃信正义之人」

西斯狄娜：「即便并非自己的过失，也会勇敢地担起责任」

西斯狄娜看向我这边。

表情中微微带有少女对英雄纯粹的崇拜。

她似乎相当憧憬鲁基乌斯卿。

凯伊姆：「那些老头子大概理解不了吧」

西斯狄娜：「嗯……」

说罢，西斯狄娜转回正面。

西斯狄娜：「即便如此，理解鲁基乌斯大人的想法的人也很多」

凯伊姆：「原来如此」

西斯狄娜：「无谓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西斯狄娜：「我们的工作警戒」

凯伊姆：「啊啊，没错」

我再次转向正面。

看起来，和鲁基乌斯卿敌对的贵族的确存在。

那个贵族，或者其同伴，大概就是风铸的幕后支持者吧。

很容易理解的构架。

虽然和风铸的抗争是攸关存亡的眼前问题，但在那之上，和鲁基乌斯卿

的关系亦不能小觑。

不久之后，民居的门被打开了。

吉克：「久等了」

凯伊姆：「不，这边的大小姐让我很开心啊，一点都不无聊」

西斯狄娜：「说什么呢」

鲁基乌斯：「和西斯狄娜波长相合的男人，还真是少见啊」

鲁基乌斯：「怎么样，试着考虑下将来吧」

鲁基乌斯卿的声音从房子中传出。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玩笑请适度」

西斯狄娜：「我怎么会，和牢狱的……」

吉克：「喔唷……你是想说自己怎么可能会和牢狱里的男性交往吗？」

吉克坏心眼地笑了。

吉克：「上面的那些大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鲁基乌斯卿？」

鲁基乌斯：「这样想的人确实很多……」

鲁基乌斯卿因为部下的危机而从房中走出。

鲁基乌斯：「当然我并非如此」

鲁基乌斯：「副官，你又如何？」

西斯狄娜：「我和鲁基乌斯大人想法相同」

吉克：「就算是为了工作，我还是很感激二位能够理解我们」

凯伊姆：「今后也多多指教了，西斯狄娜小姐」

西斯狄娜：「我，我才是，请多指教」

西斯狄娜被诱导着说出了这些话。

看到这种僵硬的表情，让人相当愉快啊。

吉克：「玩笑先姑且不提，今后也请多多关照了，鲁基乌斯卿」

鲁基乌斯：「我也是」

鲁基乌斯卿伸出右手，吉克将其握住。

鲁基乌斯：「似乎要下雨了，请注意点」

吉克：「噢噢，还真是」

头顶上的天空，月亮已经被厚重的云层所遮盖。

不久之后就会下雨吧。

吉克：「从上层抬头仰望到的月亮，应该会更加美丽吧」

西斯狄娜：「就我的经验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吉克：「是么」

吉克露出苦笑。

他应该很诧异副官为什么没听懂他开的小玩笑吧。

吉克：「那么，后会有期」

吉克露出可靠的笑容，背向鲁基乌斯卿走开。

凯伊姆：「怎么样，对鲁基乌斯卿作何感想」

吉克：「是个好男人」

凯伊姆：「这话很无聊哦」

吉克：「哈哈，进展姑且算是顺利吧」

凯伊姆：「我试着从那个女副官那里套出敌方的贵族，不过她的口风很紧啊」

吉克：「如果能俘获她的芳心的话，她不就会开开心心地告诉你了么」

凯伊姆：「不错啊，下次就去攻陷她」

吉克：「还是算了吧」

吉克：「正下方还有个醋坛子女人在家里哦」

凯伊姆：「从屋顶上突然到访，有点太过刺激了吧」

吉克：「然后，关于贵族的那件事」

豪爽地把话题扯了回来。

吉克：「还没打听到对方的名字，那边似乎也不想多言」

吉克：「不过，既然那么有自信能击溃鲁基乌斯卿，应该是有着相当势力的对手吧」

凯伊姆：「原来如此」

吉克：「最近，关所的卫兵换了一批」

吉克：「收过咱们贿赂的那些人一个个都被撤掉，新的人补了进来」

吉克：「虽然我也会对那些家伙尽同样的礼数，不过」

凯伊姆：「他们都没什么回应吧」

吉克：「啊啊，很有可能是作为风锒的友方被送进来的」

吉克：「也就是说，那边的大人掌握着调动卫兵的权力」

凯伊姆：「关所被禁止通行了吗？」

吉克：「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拿不上台面的物资已经无法流通了」  
关所是物资输送的生命线。

不蚀金锁一直都是靠着抱关所官差的大腿，来掌握牢狱的物流，从而得到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官差如果站在风锒那边的话，不蚀金锁通过关所能运送的就只限

正规的物资。

利益自然也会相应地减少。

当然，我们现在走的小道自然不包括在内。

只是，输送的效率会一落千丈。

凯伊姆：「虽然有点马后炮的感觉，不过你为什么这么久以来都对风锺置之不理？」

吉克：「有很多原因呐」

吉克：「嘛，总之是我的失策」

吉克小声地嘟囔道。

凯伊姆：「那就去挽回啊」

吉克：「我当然有此打算」

下到牢狱的时候，雨正好开始落下。

我从装备中取出外套递给吉克。

吉克：「你穿吧」

凯伊姆：「我被淋湿也无妨。现在是重要的时期，你可不能感冒」

吉克：「……谢了」

吉克披上了外套。

雨变大了。

凯伊姆：「去菲诺列塔避避雨吧？」

吉克：「不，我要回莉莉乌姆」

凯伊姆：「知道了」

我们快步向前跑着。

薄唇的男人：「啊，头儿！」

站在路旁的男人突然出声。

是曾经在莉莉乌姆见过的，不蚀金锁的男人。

男人张皇失措地向这边快步跑来。

吉克：「怎么了？」

薄唇的男人：「奥，奥兹先生他……被打了」

吉克：「奥兹吗？」

薄唇的男人：「在地头巡逻的时候，突然被从后面来了一下」

那个奥兹吗……

可恶。

吉克：「还活着吗」

薄唇的男人：「是的，生命没有大碍」

薄唇的男人：「但是，伤势重到了难以行动的程度，正在附近的房子里静养」

吉克：「在哪里？」

薄唇的男人：「请让我来带路」

男人走入小路。

吉克追在他的身后。

我也跟着他们两人。

走近狭窄的小巷。

雨下得越来越大，男人手持的火把的亮光，在大雨下显得模糊不清

吉克：「够远的啊」

薄唇的男人：「对不起……马上就到了」

我和吉克对视一眼。

很奇怪。

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想法。

凯伊姆：「等等」

我向男人出声。

薄唇的男人：「怎，怎么了？」

凯伊姆：「我一个人去给奥兹探病」

薄唇的男人：「怎怎怎，怎么」

薄唇的男人：「奥兹先生他，那个，说有想要向头儿传达的话」

吉克：「凯伊姆是我的代理，你就当证人吧」

薄唇的男人：「可，可是」

吉克：「在这么大的雨里，辛苦了」

在吉克转过身去，把动摇的男人丢在身后的瞬间，

薄唇的男人：「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男人扔掉火把。

空下来的手伸向腰间的短剑。

凯伊姆：「手法太差了」

薄唇的男人：「咕啊啊」

在男人的剑刺到吉克之前，我就一刀割下了他的手。

男人蹲了下来。

吉克：「背叛我了吗」

薄唇的男人：「你，你已经完了！」

薄唇的男人：「只因为是先代的小鬼，就当上了头领」

薄唇的男人：「如果一开始就让贝尔纳德先生来当的话，哪还会有这种事啊！」

吉克：「……」

吉克眯起眼睛。

凯伊姆：「吉克，现在先逃再说」

吉克：「啊啊」

正当我们冲向退路的时候，一股恶寒突然涌上背脊。

我反射性地抬头仰望上空。

在街道两盘建筑物的屋顶上，出现了很多人影。

数量大概在10个左右。

都是同样地单膝驻地，拿着某样东西向这边瞄准。

是弩箭。

周围没有遮蔽物。

最糟糕的是，掉在地面的火把还在燃烧。

在狙击手的面前，我们就像两个活靶子一样。

凯伊姆：「吉克，躲到我后面」

我一边叫道，一边抓起蹲在地上的男人掩在身前。

薄唇的男人：「哎，哎……喂，住手」

凯伊姆：「你就相信你的同伴吧」

薄唇的男人：「别射啊，救我啊？！」

男人的喊叫与弓弩的低音几乎同时响起。

弓矢的光芒贯穿倾盆大雨，飞驰而来。

薄唇的男人：「咕……唔咳」

凯伊姆：「库……」

男人的口中响起潮湿的声音。

虽然他很好地挡住了弓箭……

但是作为盾牌来说，强度似乎稍显不足  
威力很大的弩箭，透过男人的身体，给了我的侧腹锐利的一击。  
凯伊姆：「吉克，要逃了」  
吉克：「啊啊」  
同时兼顾精度与威力的弓弩，相对来说连射能力就很低。  
到下次射击应该还要一段时间。  
我们刚把男人扔掉，几个人影就拦在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上。  
吉克：「要突破吗？」  
凯伊姆：「废话」  
开始交战。  
黑暗之中，与吼叫声一起，刀刃向我刺来。  
我可没有接下来的义务。

避开攻击。  
间不容发地避开之后，我轻巧地割断他们的手筋和脚筋。  
一个人，  
又一个人倒在泥泞之中。  
即便表情因为痛苦和惊愕而扭曲，仍然一动不动地瞪着我们。  
不能在这里被阻住。  
将苦闷的声音丢在身后，我们冲进小巷之中。  
我们好不容易跑到了能听见娼馆街喧嚣的地方。  
到了这里，应该就不会再被袭击了吧。  
我们背靠着墙壁，调匀呼吸  
凯伊姆：「没受伤吧？」  
吉克：「胳膊上稍微有点，不过只是小伤而已」  
吉克：「你呢？」  
凯伊姆：「侧腹有点小伤」  
凯伊姆：「似乎是被贯穿肉盾的箭射中了」  
吉克：「如果那家伙的肌肉再结实点就好了」  
吉克：「今后我要让部下去锻炼身体」  
吉克的玩笑消除了紧张感。  
得救的实感急剧涌上心头。  
吉克：「得救了，没你在的话我肯定就挂了」

凯伊姆：「能帮上忙就好」

吉克的大手拍着我的肩膀。

凯伊姆：「总而言之，先去包扎一下吧」

凯伊姆：「久违地去拜托梅尔特如何？」

吉克：「还是算了吧」

吉克：「如果部下知道我被袭击的话，这下子就真会展开全面战争了」

凯伊姆：「也就是说，找艾莉斯也不行吗」

吉克：「咱们自给自足吧」

吉克：「我的藏身处不招人耳目，而且多少也有些伤药」

凯伊姆：「能去头领的藏身处，还真是光荣啊」

吉克：「很欢迎哦」

吉克带头走了起来。

不久之后，我们来到了吉克的一个藏身处。

家具虽然很朴素，但是该有的东西倒也不缺。

凯伊姆：「我在附近走过很多回，从来都不知道这里是藏身处啊」

吉克：「被人知道就不叫藏身处了」

吉克：「因为没有人来扫除所以满是积灰，不过就忍忍吧」

吉克拿出烧酒和杯子。

吉克：「先喝一杯再说」

吉克用单手将烧酒倒入两个杯子。

洒出的酒打湿了桌子。

虽然声音有点嘈杂，但听上去却让人心情舒畅。

我拿起杯子。

吉克：「为凯伊姆」

凯伊姆：「为咱们的狗屎运」

两个杯子碰在一起。

吉克：「库～！」

凯伊姆：「真爽啊」

我们很有气势地把喝完的杯子砸在桌上。

吉克：「再来一杯吧」

凯伊姆：「等等，喝完就不能清洗伤口了」

吉克：「只是再喝一杯而已」



再次将酒倒入杯中，彼此碰杯。

酒精在体内流淌，伤口的疼痛开始减缓。

凯伊姆：「不赶快堵住伤口的话，喝下去的酒就要洒出来了」

吉克：「也是啊」

吉克拿着装有医疗箱。

吉克：「先从你开始，我来给你包扎」

凯伊姆：「拜托了」

正所谓久病成医，我们都很擅长对外伤的治疗。

尤其是缠绷带的时候。

我的伤势并未伤及到内脏。

用烧酒清洗过伤口，涂完伤药以后就没什么问题了。

沉默地包扎着的吉克开口说道。

吉克：「给你来治伤，真是相当久违了啊」

凯伊姆：「啊啊。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来着……」

吉克：「是伤得最重的那次，没印象吗？」

凯伊姆：「想起来了，是惹梅尔特发火的那次吧」

很怀念的回忆。

年轻时候的我们，只要受伤就必定会去找梅尔特来治疗。

虽然梅尔特当时已经是最受欢迎的娼妇，但不知为何还是每每都会亲切地接待我们。

乳臭未干的我们两人会迷上梅尔特，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后，也自然而然地，我们因为梅尔特而产生了对立。

某天，我和吉克因为一个简单的工作而受了很重的伤。

原因很明显，因为彼此不合而导致沟通不足。

我们拖着疼痛的身体，像平常一样来到梅尔特的房间。

但是，得知我们受伤原因的梅尔特拒绝给我们治疗。

没办法的我们开始自己处理自己的伤口，但却怎么都做不好，只能互相为对方裹伤。

为了女孩子而相互竞争的对手，为对方进行治疗。

那时候的惨状，至今只要回想起来还是会羞愧难当。

互相治疗完毕后，我们自顾自地定下了『不许和梅尔特偷跑』的绅士协议，然后重归于好。

那之后不久，梅尔特便被先代赎身，我们的恋情就此无疾而终。

顺带一提，我们两个和梅尔特发生关系，是在那不久之后的事情。

而且，我和吉克都和约定『要向那边保密哦』，害怕梅尔特被对方抢走。

在和吉克结为兄弟，然后彼此得知这件事后的那段时间，我基本没什么记忆……

和父亲，还有自己的朋友与兄弟上了同一个女人的吉克，他心里的纠结是我所无法比拟的。

估计正是因为这点，那天店里的酒才会被喝得一干二净。

吉克：「就算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不好意思啊」

凯伊姆：「我也是」

突然，吉克的表情阴沉了下来。

是个不似他的表情。

但是，同时我也在因为能看到他将感情露出表面而开心。

虽然很想开口问他，但我还是在等着吉克开口。

反正这一夜还很长。

吉克：「你对今天那家伙的话怎么想？」

凯伊姆：「谁的什么话？」

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出卖我们的那个手下。

——『你，你已经完了』

——『只因为是先代的小鬼，就当上了头领』

——『如果一开始就让贝尔纳德先生来当的话，哪还会有这种事啊！』

不出所料，吉克口中说出的正是我想到的话。

果然，他还是很在意那个男人的话啊。

吉克：「我接下来说的都是些醉话……」

也就是要让我听完以后就忘掉吧。

吉克：「我时常在想，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当这个头领」

吉克：「如果贝尔纳德当上头领的话，不蚀金锁也不会分裂，说不定会发展得相当壮大」

凯伊姆：「但是，组织的性质就会和现在变得不同了吧」

凯伊姆：「你想看到组织染指毒品吗？」

吉克：「谁知道呢」

吉克：「那家伙或许是因为没被选作继承人，才会特意走上了和先代相反的路」

吉克：「如果继任头领的话，可能会老实地继承先代的思想了」

凯伊姆：「先代是看清了贝尔纳德的人品，才会选择你的」

吉克没有回答。

吉克：「先代一直都是正确的」

吉克：「他在大崩落后扩大了在牢狱的势力，上面拉拢官差，下面为牢狱的复兴而尽力，就好像牢狱的王者一般」

吉克：「但是，他也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

吉克停下治疗。

舔着嘴唇，一副犹豫的样子。

吉克：「贝尔纳德他……」

吉克：「是先代的孩子」

凯伊姆：「你说什么？」

吉克：「是在很久以前，对佣人出手而生下来的」

吉克：「再加上，先代和我的母亲很长时间都没有子嗣」

吉克：「所以，现在也早就做好了要把贝尔纳德当成继承人的打算」

吉克：「正是为了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他将贝尔纳德作为副头领来重用，教他各种各样的知识」

吉克：「而贝尔纳德似乎也很好地回应了他的期待」

凯伊姆：「先代告诉过贝尔纳德，自己是他的父亲吗？」

吉克：「应该没有说过」

吉克：「贝尔纳德的母亲，似乎也把他亲生父亲的名字带到了坟墓里面……」

吉克：「恐怕贝尔纳德已经知道了吧」

吉克：「不仅他自己对能继承不蚀金锁这件事很有自信，周围也都是这样认同的」

吉克：「结果，正巧在那时我被生了下来」

吉克：「只是被生下来倒也罢了」

吉克：「先代将我看成了唯一的孩子，眼光只注视着我一个人」

吉克：「到头来，甚至指定我这个既年轻缺少经验的毛头小子为继承人」  
贝尔纳德不可能接受这个结果。

凯伊姆：「真想把你推上台，就应该除掉贝尔纳德这个隐患」

吉克：「正是如此」

吉克：「但是，先代的判断失误了」

吉克：「他对贝尔纳德也很有感情，没法下手杀掉他」

吉克：「结果，在先代死去之后，贝尔纳德会背叛不蚀金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吉克：「说不定，杀害先代的人也正是贝尔纳德」

凯伊姆：「怎么可能，那可是那个先代啊」

对于我来说，先代是我尊敬的对象。

不只是把我从娼馆这个苦海中拽上来而已。

即使在我做杀手的时候，也从未交给过我真正肮脏的工作。

我被先代委托而杀掉的，只有那些为了牢狱必须让他们消失掉的那些人。

所以，我才能问心无愧地努力工作。

吉克：「这不是梅尔特说过的话，人是难以捉摸的」

吉克：「就算是不蚀金锁的头领，也会被亲情蒙蔽双眼」

凯伊姆：「有那种事吗」

吉克：「嘛，虽然先代的确是做了个错误的选择，不过让问题演变成现在这样的直接原因，是我太没有作为了」

吉克：「我应该早点杀掉贝尔纳德的」

凯伊姆：「你对那家伙抱有罪恶感吗？」

吉克朝我瞥了一眼。

他是觉得我这句话问得太蠢了吧。

吉克：「小时候，贝尔纳德对我很好」

吉克：「或许其中也有着对我抱持的优越感，但他还是如同我哥哥一般的存在」

吉克：「直到我被指名当上继承人」

凯伊姆：「……」

吉克也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啊。

吉克：「就因为我的妇人之仁，结果现在给同伴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吉克包扎完绷带后，微微叹了口气。

我稍微有点受打击。

被人称为牢狱之王的先代。

作为他亲生儿子的吉克。

两个人都被亲情所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这不是能够一笑置之的事情。

他们所犯的错误，和一般的大脑不灵光的那些家伙是不同的。

吉克：「笑话我吧，亏我每天都在虚张声势，实际上却是这么个没用的

头领」

凯伊姆：「我不会笑话你」

凯伊姆：「因为我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吉克：「是指艾莉斯吗」

凯伊姆：「啊啊」

虽然我不想和艾莉斯以外的人谈论那件事，但话却不自觉地从嘴中流出。

是酒精的原因呢，还是受到吉克情绪感染的原因呢。

或许，是和友人谈及旧事之时，心情不自觉地放松下来了吧。

凯伊姆：「该我给你治疗了」

吉克：「拜托了」

吉克身上也是轻伤。

只是被剑之类的尖锐物体擦破皮肤，而流了些血而已。

我涂上烧酒，开始清洗伤口。

吉克：「然后呢，你做了什么？」

吉克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

踌躇着。

不，吉克已经向我坦白了。

我也不能再保持沉默。

凯伊姆：「我……」

凯伊姆：「……」

凯伊姆：「杀了她的双亲」

吉克：「……你说什么」

凯伊姆：「是先代委托的工作」

艾莉斯的双亲，是大崩落之后致富的商人。

表面上以建造房子与清理废墟维生，背地里却在趁火打劫。

从大崩落崩塌的房子中回收财物然后卖出。

不当地接收所有者死去的土地。

发放高利贷，遇到不能按时还上的人，就毫不容情地抢走他们的房子和土地。

是在大崩落的复兴期中很常见的暴发户。

不蚀金锁的先代很憎恨这类人，一直都在找着杀掉他们的机会。

凯伊姆：「我所接受的工作，就是杀掉那对商人夫妇」

凯伊姆：「本来，我被告知的是，在目标的房子里只住着那对夫妇而已」

凯伊姆：「虽然从前有一个名叫艾莉斯的女儿，但她据说已经被强盗杀掉了」

吉克：「然后，经过一些曲折以后，艾莉斯就被卖到了莉莉乌姆是么」

凯伊姆：「没错。我本来以为只是偶然名字相同，但是她确实是那对商人夫妇的女儿」

吉克：「你是怎么知道的」

凯伊姆：「她带着的那个人偶上写着名字」

凯伊姆：「而且，艾莉斯也记得自己双亲的姓名」

凯伊姆：「换做一般的娼妇可能是编出来的话，但那时候那家伙已经基本上是人偶了」

凯伊姆：「就算编这么个故事出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吧」

吉克：「原来如此」

凯伊姆：「贝尔纳德所说的我是鬼畜，指的就是这件事」

吉克：「因为双亲被杀而被卖到娼馆的女孩子，由我这个杀掉她双亲的本人来为她赎身」

凯伊姆：「而且，我所缴纳的钱的一部分，是用艾莉斯双亲的性命换来的」

我绝对不会接受艾莉斯的好意。

就算有哪天抱了她，眼睛也无法与她对视。

这正是鬼畜的所为。

吉克：「会给艾莉斯赎身，是为了多少能赎罪吗」

心中掠过某种感情。

但它不久便消失殆尽。

凯伊姆：「没错」

凯伊姆：「所以，我想要将自己从她那里夺走的人生还给她」

吉克：「之所以对艾莉斯那么冷淡，就是这么回事啊」

凯伊姆：「只要她留在我身旁一天，我的赎罪就不会结束」

凯伊姆：「本来，我就决定在她能够自立生活以后，就让她从家里搬出去」

吉克：「罪恶感，吗」

吉克低声地自言自语。

我和吉克都背负着罪恶感而生。

我们两个的情况刚好符合吗。

不，单纯抱着某种罪恶感而活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吧。

凯伊姆：「你觉得我为艾莉斯赎身是做错了吗？」

吉克：「我不知道你做没做错」

吉克：「只是……」

吉克看着我。

吉克：「如果换我站在你的立场上，我也会做出相同的事情吧」

被吉克所认同，让我心里多少有了些底。

吉克：「至少，如果没有被你赎身的话，艾莉斯就成为娼妇了」

吉克：「而且，来娼馆的时候，她的身上就已经有被虐待的痕迹」

吉克：「也就是说，是你将艾莉斯从虐待中拯救了出来」

凯伊姆：「说得好听点是这样」

凯伊姆：「但是，艾莉斯应该不会这么想吧」

凯伊姆：「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杀害她双亲的仇人」

我用绷带缠好吉克的胳膊，将其固定住。

治疗结束了。

吉克：「你想对艾莉斯说吗？」

吉克一边转着胳膊观察绷带的情况，一边这样问道。

凯伊姆：「我想在这几天就跟她说」

凯伊姆：「自从开始同居一来，那家伙就一直在变得不正常」

吉克：「变得不正常？」

凯伊姆：「她在慢慢地回到从前的状态」

凯伊姆：「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感情的人偶」

吉克：「你觉得向她说出真实能治好她吗？」

凯伊姆：「不知道」

她是因为被我杀掉双亲，所以才会被卖到娼馆。

所以，我会为她赎身只是为了赎罪。

把这些事情告诉她，会意味着什么呢。

艾莉斯大概会愤怒地拿着刀冲向我吧。

但是，这样放着不管只会让艾莉斯变得更加不正常。

那么，我果然还是应该把她想知道的『为她赎身的理由』全部告诉她吧。

凯伊姆：「她可能无法接受这件事」

凯伊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她……来划清界限」

吉克：「即使会被她复仇吗？」

凯伊姆：「我曾经是靠着杀人来吃饭的人，就算有谁想找我复仇也没办法」

吉克：「真蠢啊」

吉克把剩下的烧酒倒入杯中。

酒满了出来，淌到桌上。

吉克：「喝吧」

吉克强硬地把被子递了过来。

我无言地收下。

吉克：「虽然这个觉悟很了不起，但是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凯伊姆：「什么好处都没有吧」

凯伊姆：「但是，必须要做个了结」

吉克：「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和她做个了结呢。

如果是无所谓的女人，放着不管就好。

如果觉得她太吵的话，随手杀掉就好了。

可是……

凯伊姆：「我不能弃艾莉斯于不顾」

吉克：「迷上她了吗？」

凯伊姆：「不知道」

凯伊姆：「但是，这个世上既有无所谓的事情，也有并非如此的事情。她是属于后者」

吉克：「果然还是迷上她了吧」

凯伊姆：「不是那么美好而单纯的感情」

凯伊姆：「而是更加麻烦而无聊的东西」

凯伊姆：「最坏的情况，她得知了我是杀害她双亲的凶手」

凯伊姆：「然后，从我身边离开，才是真正的复仇」

吉克：「艾莉斯应该不会做到那种地步吧，毕竟你是骑着白马去拯救她的骑士大人啊」

凯伊姆：「谁知道呢」

从这几天同居的经验看来，艾莉斯对我的感情里有更加深邃而阴暗的部分。

那家伙有如古井般的眼睛。



而在那其中。

那些沉寂在水底的感情，才是对我所抱持的情感的正体吧。

是什么时候下起来的呢。

家中不知不觉被雨声所包围。

艾莉斯：「呼……」

凯伊姆不在。

从和他同居开始，他不在家的时候就特别多。

房间里充斥着他的味道。

眼中残留着他的身影。

但是现在，他不在。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就算去问娃娃，它也什么都不会回答。

艾莉斯：「好可怕……」

就好像在等待着这句话一样，内心堕入黑暗之中。

周围的一切瞬间变成那又黑又冷的东西，将我逼近崩坏的死角。

这里是一——

井底。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听不见。

我该怎么办好。

艾莉斯：「凯伊姆……」

凯伊姆。

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艾莉斯：「救救我」

艾莉斯：「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啊」

艾莉斯：「凯伊姆，凯伊姆，凯伊姆！」

从床上跌落。

彷徨地爬行在房间，寻找着凯伊姆的踪迹。

好害怕。

救救我。

我弄翻了床上放着的医疗道具。

道具响起刺耳的声音，散落到地板上。

艾莉斯：「……啊」

突然，眼中映入了一样东西。

就好像在等待着被我发现一般，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我饥渴地爬过去。

将那从上瘾的娼妇那里收缴的毒品攥入手中。

浓妆的娼妇：「最近地震那么多，我很不安」

浓妆的娼妇：「和客人说过这件事后，他就让我用这个来冷静一下试试」

艾莉斯：「……会变得，开心」

手指颤抖着打开纸包。

看到了灰色的粉末。

艾莉斯：「会变得……开心啊……」

治疗结束后，我和吉克向娼馆街走去。

吉克：「今夜的事情拜托你对外保密」

吉克：「不管是我的受伤，还是别的事情」

我点了点头。

凯伊姆：「你也把艾莉斯的事情捂在心中」

吉克：「我知道」

吉克：「彼此都漂亮地做个了结吧」

将我与艾莉斯，以及吉克与贝尔纳德的因缘做个了结。

或许无法迎来幸福的结局。

但是，这份了结，是对被我扭曲了人生的艾莉斯的唯一礼节。

??：「—————」

凯伊姆：「……」

突然，那个时候的声音划过脑海。

已经在那个世界的人留下的无聊说教吗。

真愚蠢。

吉克：「怎么了？」

凯伊姆：「没什么，走吧」

在莉莉乌姆和吉克道别后，我走回家中。

虽然月亮的位置已经无法确认，不过应该已经接近黎明了吧。

但是，家中却亮着灯。

艾莉斯那家伙，起床了吗。

我将手放在门上。

但是，却犹豫着要不要推开。

接下来，我要把所有事都向艾莉斯坦白吗。

那之后，艾莉斯会变成怎样呢。

是为了给双亲报仇来杀我呢，亦或是消失到某个不知名的彼方呢。

但是，不管是哪方。至今为止我们积累的关系必定会迎来崩坏。

.....

.....那样我会很困扰。

凯伊姆：「.....」

我因为这突然浮现出的感情而瞬间感到狼狈不堪。

困扰？

为什么？

我想要和艾莉斯做一个清算。

就算我们的关系会因此而崩坏，也是无可奈何的结果。

那么，为何我又会对她恋恋不舍。

说到底，我和她本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关系。

我只是杀掉她的双亲，然后用因此而挣来的钱，为她赎身的——  
鬼畜。

没错，就是鬼畜。

真愚蠢。

我有什么好考虑的啊。

我斩断混乱的心绪，推开家门。

凯伊姆：「我回来了」

艾莉斯正在房间里。

坐在椅子上，带着深刻的表情，凝视着桌上放着的东西。

那个是.....

毒品。

艾莉斯的状况和毒品的存在，瞬间在我脑中联系起来。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会把药弄散的，别吵」

业务般冷硬的口吻。

凯伊姆：「你在做什么」

艾莉斯：「在研究这个药」

艾莉斯头都不抬地说道。

不是要处理掉吗？

凯伊姆：「是从那个娼妇那里回收的吗？」

艾莉斯：「对」

凯伊姆：「会有什么会在你手里」

艾莉斯：「虽然回收了三包，但是只交给了吉克两包」

凯伊姆：「我都没注意到。你难道打算用……」

艾莉斯：「学术上的兴趣哦」

艾莉斯：「那个先放在一边，关于这个药」

艾莉斯终于抬起了头。

她的表情，是我见惯的理性的表情。

艾莉斯：「我觉得里面有掺杂物」

凯伊姆：「什么？」

我观察着被推过来的毒品。

除了一眼就能看出的灰色粉末外，还有着黑色和白色颗粒的混合物。

艾莉斯：「从其他娼妇那里回收的药，都是纯白色的」

凯伊姆：「确实」

艾莉斯：「然后，这边是凯伊姆以前拿过来拜托我调查的粉末」

凯伊姆：「擅自拿出来了么」

艾莉斯：「没关系吧」

艾莉斯：「然后，试着调查之后，发现它和混杂在灰色毒品中的黑色颗粒是同一种东西」

也就是说，娼妇手中的毒品有两种么。

一个是贝尔纳德贩卖的新品种。

另外一种，则是在新品种的毒品中，混杂了我们从设施烧过的遗迹中捡回来的黑色粉末。

凯伊姆：「这种灰色的毒品，是娼妇自己制作的吗」

艾莉斯：「去问问本人如何？」

凯伊姆：「她前几天死了」

艾莉斯：「封口吗？」

凯伊姆：「只是殉情吧」

艾莉斯：「这样啊」

凯伊姆：「也有可能是贝尔纳德把两种混在一起销售」

在和黑羽的相关设施中发现的药物。

将它与贝尔纳德贩卖的毒品混在一起。

是偶然吗，还是谁的意图吗。

如果是偶然的话，黑色的药物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是有意的话，就是说贝尔纳德和黑羽的设施有关系吗。

现阶段的假定太多，没法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行为。

凯伊姆：「我去和吉克谈谈」

艾莉斯：「也是呢」

得出结论之后，艾莉斯淡淡地开始收拾起毒品和医疗道具。

从今天早上开始错乱的艾莉斯就好像别人一样。

凯伊姆：「我说」

艾莉斯：「什么？」

凯伊姆：「你现在是平常的艾莉斯吗？」

艾莉斯：「平常的？」

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向我反问。

视线没有抬起。

凯伊姆：「正常时候的你」

艾莉斯：「正常？谁知道呢？」

艾莉斯半开玩笑地看着我。

凯伊姆：「明天要怎么办？」

艾莉斯：「不知道」

艾莉斯：「我不知道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艾莉斯：「不过，我想只要凯伊姆陪在我身边就没事」

凯伊姆：「我会尽可能陪着你」

凯伊姆：「但是，那是为了让你能自由地生活」

艾莉斯：「不要再说了，那种话」

凯伊姆：「听好，我把你的……」

艾莉斯：「那个是怎么了？」

艾莉斯指着我的侧腹。

把我刚要出口的话给堵了回去。

艾莉斯：「血都渗出来了，包扎水平真差」

艾莉斯：「脱掉衣服，我给你重新缠绷带」

我乖乖地照她说的做了。

艾莉斯将绷带拆下。

艾莉斯：「这个，是谁给你缠的？」

凯伊姆：「我自己」

艾莉斯：「骗人，这个包扎的方法自己怎么可能做到」

凯伊姆：「不愧是艾莉斯大夫」

凯伊姆：「不过，就算被问到我也不能回答」

艾莉斯：「是谁都无所谓，但是受伤的话就来我这里啊」

艾莉斯：「这种处理方法会让恢复变慢的」

凯伊姆：「啊啊」

吉克那家伙，估计要不乐意了吧。

艾莉斯：「……箭伤」

只说完这句话后，艾莉斯就开始为伤口消毒。

艾莉斯从以前开始，就不曾问过我受伤的原因。

只是沉默地治疗我的伤势。

对于我来说，因为有很多难以启齿的情况，所以这样会很方便。

凯伊姆：「我从没想过，你居然会成为医生」

艾莉斯：「我又不是想做才做的」

凯伊姆：「是因为听了我的建议吗？」

艾莉斯：「也有那方面的原因」

艾莉斯开始缠起清洁的绷带。

艾莉斯：「我想让自己的治疗水平变得更高」

艾莉斯：「因为第一次给凯伊姆治伤的时候，惹你生气了」

凯伊姆：「我？」

……对了，我想起来了。

那还是在为艾莉斯赎身之前的事情。

在工作中受伤的我，本想像平常那样去梅尔特的房间，但不巧她正在工作。

听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发出自己不想听到的喘息声，我狂暴地回到前厅，拜托似乎很闲的艾莉斯为我包扎。

但是，那时基本还是个人偶般的艾莉斯，基本上什么都做不好。

再加上梅尔特的那件事，我对着艾莉斯大发了一通脾气。

凯伊姆：「抱歉啊」

艾莉斯：「没什么，我喜欢被人发火」

艾莉斯的手上下游走，仿佛在施展魔法般地缠好绷带。

凯伊姆：「谢了」

艾莉斯：「对」

艾莉斯眯起眼睛，仿佛在将喜悦隐藏起来。

一点都不诚实的表情。

虽然性格有些古怪，但是我并不讨厌这样的她。

凯伊姆：「抱歉，这么晚才回来」

艾莉斯：「没关系」

艾莉斯收拾起医疗道具。

凯伊姆：「把那个药交给我吧」

凯伊姆：「继续让你拿着，不知道会做出些什么事」

艾莉斯：「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些什么」

凯伊姆：「拿出来」

艾莉斯：「但是，使用它的话说不定会感到快乐」

凯伊姆：「那只是在逃避」

艾莉斯：「逃避不行吗？」

凯伊姆：「毒品还是算了吧」

凯伊姆：「想要逃避的话，酒也好什么也罢，有很多其他选择吧」

艾莉斯：「男人和赌博之类的？」

凯伊姆：「别用那种事逃避啊」

艾莉斯：「真蠢」

艾莉斯从医疗箱中取出纸包，扔在了桌子上。

艾莉斯：「凯伊姆真是让人拿你没办法的老好人呢」

艾莉斯：「哈哈哈哈，笨蛋，笨蛋」

艾莉斯笑着躺在床上，随即一言不发。

微微地能够听到啜泣的声音。

但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艾莉斯。

凯伊姆：「我要睡了」

没有回应。

我叹了口气，将桌上的药收到钱包里。

盖上毛毯，过了一段时间。

窗外泛起了鱼肚白。

虽然艾莉斯的呼吸很匀整，但无法判断她有没有睡着。

凯伊姆：「……」

现在回想起来，她一直都处在我能理解的范围之外。

被赎身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般来说，应该会流露出感谢或者喜悦的情绪，但艾莉斯却没表示出任何反应。

来到我家以后，也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

我好不容易才和她开始对话，让她学会做家务，还为了让她能够自立，而让她掌握了医学的知识。

艾莉斯终于能独当一面的时间，是三年前。

那一天，对我们还是应该是最美好的一天。

我怀着与我不符的感动，告诉艾莉斯要她独自去生活。

当艾莉斯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启程之时，我的赎罪就结束了。

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

艾莉斯不仅拒绝从家里搬出去，而且还比以前更加粘着我。

争论了好几天的结果，我们达成了她可以几天来我家里做一次家务的折衷。

那以后，艾莉斯就在独立与依靠我之间徘徊。

这次，艾莉斯再次回到我的家里，让她心中的时间也倒回到了从前。

不，如果只是倒回去了也好。

现在的艾莉斯已经一塌糊涂了。

作为医生能够正常说话的艾莉斯，

全部依靠着我而活着的艾莉斯，

重复着无自觉的失败的艾莉斯；

几个艾莉斯无序地排列在一起，本人都无法把握住这份状况

她究竟会变成什么呢。

这才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

要怎么样，才能让艾莉斯恢复正常呢。

如果像她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把她作为仆人来对待，所有事情都按照我的指示来做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的话……

我就永远无法达成向艾莉斯的赎罪了。



那样我也会很困扰。

『为什么？』

感觉有谁在这样问我。

『为什么，非要去赎罪不可？』

为什么要赎罪呢。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值得去为之而思考。

我用力裹起毛毯。

睡吧。

因为太累了，所以才会考虑这些多余的事情。

我紧紧合上眼皮。

从前，我接受过不管在怎样的状况下都能睡着的训练。

所以今天应该也能睡着。

这一天，艾莉斯的状态最好的。

早饭是烧焦的无味简单与浸着葡萄酒的黑面包。

这东西是个人都吃不下去。

再加上，在收拾的途中还把盘子给摔碎了。

艾莉斯：「凯伊姆……摔碎了」

凯伊姆：「收拾好」

艾莉斯：「我是笨蛋？」

凯伊姆：「你还挺清楚」

艾莉斯：「呵呵」

拜睡眠不足所赐，我就连叹气都觉得麻烦。

我在懒洋洋地捡着盘子碎片的艾莉斯面前，放下了装着医疗道具的箱子。

凯伊姆：「工作了，艾莉斯」

艾莉斯：「？」

凯伊姆：「有患者」

艾莉斯呆呆地看着我。

不久之后，眼神中恢复了生气。

艾莉斯：「凯伊姆……？」

太好了。

是理性的艾莉斯的声音。

凯伊姆：「咱们要去吉克那边，谈谈昨天那个药的话题」

艾莉斯：「知道了……呃」

艾莉斯皱起眉头。

看来，似乎是握住了手上拿着的盘子碎片。

手心上沁出鲜血，不久流了下来。

艾莉斯：「我，又……」

艾莉斯丢了魂般地看着自己的手和散落在地板上的碎片。

似乎已经不记得摔碎时的事情了。

凯伊姆：「我来收拾，你先给自己包扎一下」

艾莉斯：「可是……」

眉毛因为不安而扭曲。

因为酒精而丧失记忆的人就已经很恐怖了。

更不用说，在没有醉酒的清醒状态下丧失记忆了。

凯伊姆：「别在意」

我摸着艾莉斯的头。

然后，从外侧包住艾莉斯的手。

她的手背传来血液的粘稠感。

艾莉斯：「我是笨蛋吗」

凯伊姆：「没那回事」

艾莉斯：「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艾莉斯：「……要坏掉了」

凯伊姆：「没关系的」

虽然没有根据，但现在只能这么说。

凯伊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看到最后的」

艾莉斯摇曳着不安的双眼中，映出我的样子。

艾莉斯：「只是看到最后？不跟着一起来吗？」

我是杀死艾莉斯双亲的仇人。

没有资格和她一起走下去。

凯伊姆：「你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

我拉着她的手。

艾莉斯本想把手从我手中挣脱，但又改变主意了般地放松下来。

艾莉斯：「手，弄脏了」

凯伊姆：「没关系，先给自己包扎一下吧」

艾莉斯：「嗯」

艾莉斯开始给自己包扎。

我则去洗手。

我是杀死艾莉斯双亲的仇人。

一起走下去什么的……

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看到了映在艾莉斯瞳孔中的自己。

我的脸上，露着对我来说做得不错的，同情的表情。

凯伊姆：「也许，也有那条路吧」

艾莉斯：「凯伊姆……」

艾莉斯握住我的手。

双手之间的血液，让我有种自己碰触到了艾莉斯心灵的错觉。

凯伊姆：「来，去吉克那边吧」

艾莉斯：「嗯」

我拉着她的手。

艾莉斯依依不舍地松开我的手。

艾莉斯：「手，弄脏了」

凯伊姆：「没关系。你就赶快给自己包扎一下吧」

艾莉斯：「嗯」

艾莉斯开始给自己包扎。

我也去洗了手。

在水浸到手之前，我注意到自己正在舔舐着手背的鲜血。

感觉比今天的早饭，不知道要美味了多少倍。

吉克：「混杂物呢」

吉克仔细地端详着桌上的药品。

吉克：「艾莉斯确定，混在那里面的就是这种黑色粉末吗？」

吉克指着从黑羽被捕获的设施那里回收的粉末说道。

艾莉斯：「应该是」

吉克：「那就有趣了」

吉克：「黑色粉末是从黑羽相关的设施带出来的吧？」

吉克停下了动作。

摆出一副在思索着什么的表情，不久，肯定地点了点头。

吉克：「艾莉斯，麻烦你去照顾一下下面的阿伊莉斯」

艾莉斯：「为什么？」

凯伊姆：「好啦，快下去吧」

艾莉斯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

在艾莉斯脚步声远去之后，吉克点着烟草，吐出大大的烟圈。

吉克心里在想些什么，大概能够想象得到。

吉克：「出现了值得在意的事情啊」

凯伊姆：「鲁基乌斯卿吗」

吉克点了点头。

吉克：「那家伙作为羽狩的头领，让羽狩红了眼地去追黑羽」

吉克：「关于那个女队长的事情，羽狩应该是有黑幕的吧？」

凯伊姆：「好像是」

凯伊姆：「然后，在和黑羽有关的设施发现的粉末，被和贝尔纳德贩卖的毒品混在了一起」

吉克：「鲁基乌斯卿对于将毒品供给贝尔纳德的贵族很感兴趣」

吉克：「那个贵族大人还真是好奇心旺盛啊」

凯伊姆：「应该是有什么意图的吧」

吉克：「值得稍微去调查看看」

吉克：「这回混在贝尔纳德手中的毒品的混杂物，也有可能是娼妇根据自己的兴趣放进去的」

凯伊姆：「除了从娼妇那里回收的以外，你手里还有这种药吗？」

吉克：「有是有，但不是很多」

吉克：「看来，有稍微去攒点药的必要啊」

吉克站了起来。

从柜橱中取出一个皮袋。

里面有着硬币的清脆声音。

凯伊姆：「我去买吧」

吉克：「交给部下就好，这不是该劳烦到你的事情」

凯伊姆：「去买药就相当于给贝尔纳德零花钱」

凯伊姆：「你觉得，每天都在和风销争执的部下能接受吗」

吉克：「原来如此，的确是这么回事」

凯伊姆：「我会隐藏身份去调查的」

凯伊姆：「如果出现不蚀金锁收集毒品的传闻，能找到的线索也会变得找不到了」

吉克：「知道了，就交给你了」

吉克：「不过，你的干劲还真足啊」

吉克：「你还在意着那个女队长的事情吗？」

她现在应该也在探寻着导致库格尔不得不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如果是和黑羽相关的事情，我也想要调查一番。

……虽然将成果传达的那天不知道何时才能到来。

凯伊姆：「嘛，有很多事啊」

吉克：「这样啊」

吉克无聊般地说完，将钱袋递了过来。

凯伊姆：「风锒的动态怎么样？」

吉克：「还是没变，一直在挑衅我们」

吉克：「做标记的地图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空白了」

吉克：「不过，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做得很好」

凯伊姆：「昨夜的那件事呢？」

我指着自己的侧腹和吉克的胳膊。

吉克：「万幸，没有相关的传言」

凯伊姆：「那是最好」

凯伊姆：「那么，我走了」

在下到前厅的时候，奥兹他们正好走进了店里。

虽然一眼看上去就相当疲惫，但双眼却仍旧炯炯有神。

在不管什么时候被从后背来上一刀都不奇怪的情况下，他们似乎都时刻绷紧着神经。

已经相当疲劳了吧。

奥兹：「这不是凯伊姆先生么」

凯伊姆：「辛苦了」

奥兹：「没什么，和那边的小卒玩玩这种事，对我来说那是轻松加愉快啊」

奥兹：「嘛，年轻人就很辛苦了」

奥兹露出犬牙笑着，一脸憔悴的部下们也跟着他笑了起来。

他们之中，有些人身上正在流血。

凯伊姆：「艾莉斯正好在这里，让她给他们处理一下吧」

奥兹：「恭敬不如从命」

奥兹：「你们这些家伙，艾莉斯先生要来给你们护理了哦」

随着四起的欢声，男人们在艾莉斯面前站成一排。

直到刚才还露出一副马上就要瘫倒的表情，现在却又像小鬼一样激动。

艾莉斯：「我可没说要做」

凯伊姆：「你是医生吧」

艾莉斯：「今天不营业」

凯伊姆：「别发牢骚了」

艾莉斯带着一副明显嫌麻烦的表情，把医疗箱拿到身前。

确认她要开始治疗之后，我作势走出店中。

艾莉斯：「你去哪？」

凯伊姆：「有些琐事」

凯伊姆：「回家可能会很晚，你就先回去吧」

艾莉斯咂了咂嘴。

奥兹：「请小心点，最近附近也有小鬼在闹事」

凯伊姆：「谢了」

回到家做好变装后，我走近风铸的势力圈。

在那里，毒品就好像理所当然般地有出售。

根据在酒吧花了点小费得到的情报，站在小巷中扔骰子的人似乎就是毒品贩子。

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好几个人。

赶快办完事结束吧。

大胡子商人：「一包一枚银币」

凯伊姆：「我要这些」

我伸手入袋，拿出一枚金币交给他。

大胡子商人：「手笔真大啊」

凯伊姆：「这家伙来一次就停不下来」

大胡子商人：「嘿嘿，记得要适可而止哦」

凯伊姆：「这种药如果能中奖的话，来一包不就能飞上天么」

大胡子商人：「中奖？那只是个传言而已」

大胡子商人：「像你这种狂热者，一次来太多了吧？」

大胡子商人：「在这个世上啊，想要得到长乐就要悠着点享受啊」

凯伊姆：「我会记住的」

我接过药，转身离去。

我走出风铸的地盘。

在半夜之前，将金币全部换成了药。

直到几年之前，毒品还不是这么简单就能买到手的。

贝尔纳德那个家伙，真是肆无忌惮啊。

不能让他掌控牢狱。

凯伊姆：「……」

艾莉斯正站在小巷里。

我记得她今天应该没有医生的工作……

是从回家以后就时常了吗。

不管是哪个，都真够麻烦的。

我走近艾莉斯。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

她正在发呆。

凯伊姆：「是我，现在在变装中」

艾莉斯：「啊哈哈，是凯伊姆啊」

凯伊姆：「你要我重复一句话多少遍？晚上不要一个人出来晃」

艾莉斯：「因为，被丢下来……很害怕」

凯伊姆：「在街上闲逛的人会遇到更加恐怖的事」

凯伊姆：「就算被杀也无所谓吗？」

艾莉斯：「……那也没什么」

艾莉斯：「反正凯伊姆也不关心」

凯伊姆：「！！」

脑中充血。

凯伊姆：「回去了」

我强硬地抓住艾莉斯的胳膊。

艾莉斯：「等等，等等……」

凯伊姆：「少罗嗦」

？？：「喂喂，住手啊。不是会很疼吗」

远处传来声音。

回头看去。

贝尔纳德正站在那里。

周围有4名护卫。

凯伊姆：「这，这不是贝尔纳德先生吗」

在变装的现在，姑且先装成和不蚀金锁无关的牢狱民。

贝尔纳德：「因为是自己的所有物就对她那么粗暴，看着可是很可怜的

哦，凯伊姆哟」

凯伊姆：「……」

贝尔纳德：「艾莉斯也是，还精神吗？」

艾莉斯：「……托你的福」

艾莉斯的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

和贝尔纳德突然遭遇，似乎让艾莉斯回到了平常的样子。

这家伙似乎相当的讨厌贝尔纳德。

贝尔纳德：「……接下来，凯伊姆」

贝尔纳德：「今天阁下大量收购了我们的产品，请说明下原因吧」

贝尔纳德装模作样地低下头。

护卫们强行忍住笑。

凯伊姆：「为什么知道是我」

贝尔纳德：「你在我的地盘自报姓名了吗？」

凯伊姆：「当然没有」

贝尔纳德：「那么，露馅的原因就简单了」

贝尔纳德：「是你的变装水平太次」

凯伊姆：「……」

贝尔纳德：「嘛，别露出那么可怕的表情啊」

贝尔纳德：「只是我的人生经历比较长就是了」

贝尔纳德：「你从你妈的双腿间钻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不蚀金锁的副头领了哦」

贝尔纳德：「知道的吧？」

贝尔纳德：「像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鬼，不管脑子里转多少个他妈的弯……」

贝尔纳德：「要是少看穿一个，我也就用不着混了」

凯伊姆：「别说那么无聊的话嘛」

凯伊姆：「难道你们不只是组织的名字，就连脑子都生锈了吗？」

贝尔纳德：「哈哈，有精神是好事啊」

贝尔纳德：「我也不想被人当成是老年痴呆」

贝尔纳德：「我是有事来拜托你的」

凯伊姆：「说说看」

贝尔纳德：「当我的同伴」

我怀疑起自己的耳朵。



这也太荒唐了。

凯伊姆：「就算把我一个人拉入伙，也没什么意义吧」

贝尔纳德：「我可不那么想」

贝尔纳德：「如果你不在的话，今天就应该是吉克的葬礼了」

贝尔纳德：「而且，你既然跟着吉克混了这么久，一两个藏身处之类的还是知道的吧？」

凯伊姆：「鬼知道」

凯伊姆：「不过，就算跟你混，我能有什么好处吗？」

贝尔纳德：「当然了」

贝尔纳德：「你觉得让我记得会困扰的事情，我会忘得一干二净」

凯伊姆：「那是什么事？」

贝尔纳德朝艾莉斯瞥了一眼。

原来如此。

是指要告诉艾莉斯事实吗。

贝尔纳德，似乎认为我准备隐瞒杀了艾莉斯双亲的事。

蠢货。

我已经打算自己将秘密坦白了。

事到如今怎么还会受他的威胁。

话虽如此，这里假装接受下来，好像会更加有趣。

凯伊姆：「……让我稍微考虑一下」

艾莉斯：「我说，凯伊姆」

凯伊姆：「你闭嘴」

贝尔纳德：「来入我们伙的话，我也会给你们相应的回礼」

贝尔纳德：「比方说……」

贝尔纳德：「可以给你们在上层准备个房子，让你们俩在那里好好玩玩」

艾莉斯：「啊啦」

艾莉斯有了反应。

很难看出来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凯伊姆：「你的手笔还真大啊」

贝尔纳德：「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

凯伊姆：「嚯」

在上层拥有住宅，即使是对于吉克来说也很困难吧。

他背后有贵族当后盾，看来不是空穴来风了。

凯伊姆：「能稍微给我点时间吗？」

贝尔纳德：「无妨，但是我也没那么多时间」

贝尔纳德：「如果不蚀金锁坚持要当个缩头乌龟，我们也有相应的措施」

贝尔纳德：「到那时候，可不要因为没早点加入我们这边而感到后悔」

凯伊姆：「给我两天时间」

凯伊姆：「怎么样能联络到你？」

贝尔纳德：「你只要在这里站一会，自然就会有人向我来报告」

凯伊姆：「知道了」

贝尔纳德：「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贝尔纳德：「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实力最强的，我要定你了」

贝尔纳德把皮袋放在地面。

传来沉重的硬币声。

凯伊姆：「你这是什么意思？」

贝尔纳德：「今天你买的那些药，就当 I 送给你了」

似乎是要把我交给贩子的那些钱还给我的样子。

贝尔纳德没有讨回那些药的必要。

也就是说，这就是给我的零花钱。

就算是 10 枚金币，也是一笔相当不少的钱了。

凯伊姆：「真是大方啊」

贝尔纳德：「这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留下一个讨人厌的笑容后，贝尔纳德转身走去。

虽然我很想杀掉他，但是现在艾莉斯在这里。

而且……

在不远处的小巷的阴影中，一直有人在窥视着这边。

??：「……」

究竟是什么人。

与她对视。

女人的脸上露出笑容。

阴暗的笑容让人心中发冷。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将手伸向了小刀的刀柄。

??：「（拔出来啊）」

感觉她似乎在这么说。

艾莉斯：「熟人吗？」

我回头向背后的声音看去。

凯伊姆：「不是」

艾莉斯：「恶心的女人」

凯伊姆：「说得没错」

然后，

再次转向前面的时候，女人就已经消失了。

总有一天，会和那家伙一战的吧。

艾莉斯：「你被贝尔纳德揪到小辫子了？」

凯伊姆：「只是装成那样而已」

凯伊姆：「你才是，和那家伙发生过什么事吗？看你好像特别讨厌他」

艾莉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艾莉斯：「只要那家伙死掉，我就能满足了」

凯伊姆：「嚯」

嘛，就算问她她也不会告诉我的吧。

艾莉斯：「这里的钱，要怎么办？」

艾莉斯指了指贝尔纳德留下的皮袋。

凯伊姆：「没有受那家伙施舍的道理」

凯伊姆：「在回去的路上，分发给乞丐们吧」

艾莉斯：「好主意」

我解除变装，回到娼馆街上。

这几天，娼馆街的客人明显减少了。

毫无疑问，正是受到了风铃行动的影响。

凯伊姆：「现在方便吗？」

吉克：「啊啊」

吉克将手中的烟草在烟灰缸中掐灭。

上面堆积着山一般的烟头。

凯伊姆：「药买回来了」

吉克：「真快啊」

凯伊姆：「在那边这和酒没什么区别，在哪都能买到」

凯伊姆：「所有加一起应该有100个左右」

我将从贩子那里买来的毒品摊在桌上。

白色的纸包堆成了一个小山。

这些纸包和从娼妇那里回收的是一样的东西。

每个的形状都差不多，单从外表上分辨不出来。

吉克：「你是从很多贩子那里买到的吗？」

凯伊姆：「啊啊，不过包装都是一样的」

吉克：「应该是在某个地方统一调配，然后批发给贩子的吧」

吉克：「那些小贩的价格有区别吗？」

凯伊姆：「没有，而且价格似乎也不根据时间的变化而上下浮动。供给量应该很充足吧」

吉克：「接下来，就是内容了」

凯伊姆：「不知道会不会中奖呢」

吉克：「别一不小心吸进去了哦」

我们一个个地调查着那些药。

能找到有混杂物的纸包就好了。

凯伊姆：「吉克，你看」

在调查到第 19 个的时候。

发现了明显与众不同的，混有灰色粉末的纸包。

颜色似乎和艾莉斯发现的相同。

吉克：「中奖了啊」

凯伊姆：「啊啊，剩下的也全部调查看看吧」

我们检查了剩下的纸包。

结果——

在 96 个纸包中，有两个装有黑色粉末。

毒品的来源是不同的两个贩子。

吉克：「也就是说，做出混合物的比起小贩，而像是上位的家伙啊」

吉克：「是制造商呢，贝尔纳德呢，还是小贩呢……」

吉克：「虽然无法特定，至少不是买下的人自己做的」

凯伊姆：「如果能够知道黑色粉末的效果的话，说不定能有什么进展」

吉克：「凯伊姆要来尝尝看吗？」

凯伊姆：「你傻啊」

吉克：「哈哈哈，嘛，我这边会去调查效果的」

有人在敲门。

吉克：「稍等」

吉克：「这些普通的药已经没有用了，要怎么处理？当成纪念品拿回家吗？」

凯伊姆：「免了」

吉克：「也是啊」

吉克把毒品装进袋里放进抽屉中。

吉克：「可以进来了」

奥兹：「失礼了」

奥兹和两名部下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是在部下中很有威望的萨伊。

吉克：「怎么了？」

奥兹：「有个坏消息」

奥兹：「在黑霉路上，有4家店被抢了」

奥兹：「6个男人，7个女人，还有10个孩子被杀」

奥兹：「只有一个孩子只被砍掉了一条胳膊，没有被杀」

奥兹：「强盗给那个孩子留下了，要恨的话就恨不蚀金锁，这句话」

奥兹用淡淡的口吻说道。

吉克：「终于向一般人出手了么」

奥兹：「我们的警备做得不够周到」

奥兹：「给不蚀金锁的名头抹黑了，非常抱歉」

即使在不蚀金锁的地盘里，黑霉街也是相当大的商店街。

毫无疑问，肯定是贝尔纳德的手笔。

贝尔纳德：「如果不蚀金锁坚持要当个缩头乌龟，我们也有相应的措施」

贝尔纳德：「到那时候，可不要因为没早点加入我们这边而感到后悔」

凯伊姆：「这么回事啊……那个混蛋」

吉克：「怎么了？」

凯伊姆：「其实，我今天和贝尔纳德说过话了」

奥兹：「什么？」

我隐瞒住毒品和艾莉斯的事，把和贝尔纳德的对话作了说明。

吉克：「贝尔纳德的眼光也相当不错嘛」

奥兹：「这可不是值得夸奖的事情，吉克先生」

吉克：「哈哈」

吉克：「那，凯伊姆要怎么办？」

凯伊姆：「要叛变的话就不会向你报告了」

吉克：「嘛，也是啊」

萨伊：「头儿」

萨伊踏前一步。

萨伊：「居然都拉拢到凯伊姆先生头上了，那个混蛋完全在小瞧咱们啊」

萨伊：「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的厉害吧」

吉克：「再稍微等等」

吉克：「现在行动的话，咱们这边的损失也会很大」

萨伊：「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对我们来说才是最痛苦的」

吉克抱起胳膊闭上眼睛。

萨伊：「头儿！」

奥兹：「你给我差不多点，吉克先生不是都说不许行动了吗」

萨伊：「可是……一直叫我们忍耐、忍耐的，已经……」

奥兹：「你给我出去让大脑冷静一下」

萨伊：「奥兹先生」

奥兹：「出去」

萨伊：「……是」

不甘地说完后，萨伊走出房间。

另一个部下也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间

奥兹：「对不起，是我管教不严」

吉克：「不，你已经很辛苦了」

吉克：「再过几天就好，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奥兹：「我可以期待几天后的事态吗？」

吉克：「当然了」

部下们的疲劳和不满，每天都在增加。

再这样下去，不久之后就会爆发吧。

如果吉克的计划能来得及就好了。

凯伊姆：「接下来就是高潮了吧」

吉克：「正是如此」

吉克：「虽然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但还是要拜托你了」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我今天就先告退了」

走的时候，我望向吉克的眼睛。

在那深紫色的瞳孔中，仍然寄居着强烈的意志。

家里亮着灯。

我应该叫她先去睡了……

难道是艾莉斯又做了什么怪事吗。

脑海中浮现起她毫无生气的表情。

我不想看到那个状态的艾莉斯。

说实话，

我已经越来越在为自己的罪孽而自责。

如果能不用回家，而去菲诺列塔喝到天亮该有多开心啊。

可以的话，我希望艾莉斯能回到不久之前，作为医生而去工作的样子。

到了现在，我开始怀念起那份不诚实的口气，还有嫌麻烦的态度。

不管艾莉斯的脑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她都是我的青梅竹马。

就算是为了赎罪，和她在一起生活了4年，会对她产生感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凯伊姆：「……」

我伸手推开门。

凯伊姆：「我回来了」

果然，艾莉斯正抱膝坐在床上。

艾莉斯……

凯伊姆：「我回来了哦」

艾莉斯：「……」

就连大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赶快去睡觉好了。

凯伊姆：「……？」

桌上的料理映入眼帘。

炖煮的料理、面包，还有葡萄酒。

乍眼一看，是很正常的饭菜。

杯子下面夹了张纸。

展开以后，发现那是一封信。

『对不起，总是做出些奇怪的料理』艾莉斯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艾莉斯

『所以，吃菲诺列塔的料理吧』艾莉斯

这是艾莉斯趁自己还正常的时候，去买回来的吧。

这是久违的美味饭菜。

我坐在凳子上，立刻吃了起来。

酒是好酒。

炖煮也是吃惯的菲诺列塔的味道。

好吃。

和艾莉斯复杂怪异的料理完全不同。

好吃……

这不是很好吃吗……

没错，今后吃饭都去菲诺列塔吧。

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吃艾莉斯做的饭了。

……

不对。

不对吧。

我停下手的动作。

艾莉斯……

不对。

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算难吃也没关系。

我……

我想吃的是……

不明的感情在充斥胸怀。

凯伊姆：「畜生……」

凯伊姆：「这算，什么啊……」

我不自觉地捂住脸，垂下脖子。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你是要有多傻啊。

又惹我生气，又讨人烦，又给我添麻烦——

净做些古怪的事情，连正经的饭都做不出来——

只是个让人没辙的混账女人啊。

明明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

我会，这么悲伤呢。

畜生……

艾莉斯：「……凯伊姆？」

旁边传来呆滞的声音。



凯伊姆：「哦，噢」

我用袖子抹了一把脸，向艾莉斯看去。

艾莉斯：「你回来啦……太好了」

凯伊姆：「那是当然的吧，这里可是我家啊」

艾莉斯露出微笑。

艾莉斯：「我好害怕」

艾莉斯：「凯伊姆不在这里，好害怕好害怕……」

艾莉斯：「只要一想这种事情，我就会发呆，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用怯弱的眼神看着我的她，就好像迷路的孩子一样。

凯伊姆：「别害怕，我在这里」

艾莉斯：「嗯」

艾莉斯：「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好？」

凯伊姆：「已经很晚了，睡吧」

艾莉斯：「知道了」

艾莉斯二话不说就躺了下去。

凯伊姆：「这些饭菜是你买的吗？」

艾莉斯：「我想……是吧」

凯伊姆：「明天开始，你来做饭吧」

艾莉斯：「知道了」

她的口气稍微有点开心。

艾莉斯：「刚才，我好像做了个梦」

凯伊姆：「什么梦？」

艾莉斯：「幸福的梦」

艾莉斯：「和凯伊姆住在上层的漂亮房子里，一起生活」

凯伊姆：「你把贝尔纳德的话当真了吗？」

艾莉斯：「不知道」

艾莉斯：「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肯定会得到夸奖吧」

她或许已经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现在就好好地跟她说一次吧。

凯伊姆：「艾莉斯，你记好了」

凯伊姆：「贝尔纳德……不，背叛组织的人都是没有信用的」

凯伊姆：「就算开始装出真挚的样子，一旦咱们没有用了，就会被他毫不留情地杀掉」

凯伊姆：「一个人只要背叛过他人一次，脑后就会终身带着反骨」

艾莉斯：「可是……」

凯伊姆：「没有可是」

我强硬地说道。

凯伊姆：「把贝尔纳德说的那些话都忘掉，再也不要去想这件事」

艾莉斯：「嗯……」

凯伊姆：「睡吧，我也要睡了」

我打住话题。

艾莉斯似乎也断了那份念头，安静了下来。

时而发呆，时而清醒，正是这样的反复无常才让人最为揪心。

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

这时我才想起来，今天我也没能将杀掉她双亲的事向她挑明。

昨夜，或许是因为郁闷的缘故，睡得很浅。

连续两天睡眠不足，走路都有点不稳。

娼馆街的气氛和以往有点不同。

该说是嘈杂呢，还是动摇呢，有种黑云迫近的感觉。

我在心里做好准备，向莉莉乌姆走去。

莉莉乌姆周围围了一圈人墙。

我从人缝中窥视着店的情况。

前厅被不蚀金锁的成员堵得严严实实。

看到这样全副武装的场景，娼妇也没法开始接客吧。

梅尔特：「凯伊姆，凯伊姆」

凯伊姆：「噢」

不远的地方，梅尔特和缇娅正站在那里。

缇娅：「凯伊姆先生……莉莉乌姆不要紧吗？」

凯伊姆：「我还想问呢，发生了什么事？」

梅尔特：「虽然知道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好像是吉克被袭击了」

凯伊姆：「吉克？」

缇娅：「是不蚀金锁的人和我说了，我才来看看情况……」

凯伊姆：「我去看看」

推开人墙。

店里充斥着热气。

成员们将坐在沙发上的吉克和侍立一旁的奥兹围得严严实实。

萨伊：「头儿，被贝尔纳德那个混蛋伤了是真的吧？！」

萨伊：「头儿，回答我啊」

吉克抱着胳膊，一味地保持沉默。

奥兹：「说什么傻话啊，吉克先生不是一看就没有受伤吗」

奥兹：「你这混蛋的狗眼，就只能看到女人的大奶子吗？」

萨伊：「所以，我从刚才开始不就说了吗」

萨伊：「不看到吉克先生的胳膊，大家都没法接受啊」

萨伊：「不是被那些家伙伤到胳膊了吗？」

状况大致上了解了。

大概是风骚的那些人，将吉克遭袭的传言散播出来的吧。

而听到这件事的年轻人，再也忍耐不住了。

萨伊：「就这样忍气吞声的话，这将会是被传到末代的耻辱」

奥兹：「现在就算正面冲突，也只会增加无谓的死亡」

奥兹：「你不知道他们正在等着你们上钩吗？」

萨伊：「我知道」

萨伊：「虽然知道，但是现在也不能忍气吞声吧」

萨伊：「在这里的人，从很久以前就有为组织而死的觉悟了」

萨伊：「头儿，请不要让我们当懦夫！」

萨伊低下头去。

而看到这一幕的男人们也纷纷鞠躬。

奥兹凝视着在场唯一没有低头的我。

面无表情，完全没有想求助的意思。

我靠在墙上抱起胳膊，决定袖手旁观。

否则，吉克作为头领的资质都会被打上问号。

只有他凭着自己的力量度过这个难关，组织才会真正地归他所属。

吉克如果不自行开口，不主动做出行动，部下们只会灰心丧气地离开组织吧。

现在不是该我开口的时候。

吉克：「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被袭击」

吉克：「这是贝尔纳德想要把咱们引上战场的圈套」

萨伊：「请适可而止吧！」

萨伊：「嘴上说着没受伤，却连胳膊都不让我们看，这怎么能说下去啊」

奥兹：「混蛋，你放什么屁呢」

萨伊：「奥兹先生请不要出声」

萨伊横下心来，看着吉克说道。

萨伊：「就算这样，也不让我们行动的话……」

萨伊把腰间的小刀放在吉克身前。

萨伊：「就请拿我的命，向聚集在这里的这些人赔罪吧」

萨伊：「这些家伙，是相信了我的话，抱着身死的觉悟来到这里的」

萨伊：「绝对不可能空手而归」

萨伊再次低头鞠躬。

莉莉乌姆的前厅中，一片寂静。

吉克抱着胳膊，凝视着萨伊。

每个人都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吉克的举动。

场上的气氛，可谓是剑拔弩张。

吉克将胳膊松开。

正当众人都以为他要左手伸向小刀的时候，刀刃突然高高扬起。

然后，响起钝重的声音。

凯伊姆：「……」

奥兹：「……」

吉克：「……」

萨伊：「唔……」

小刀刺入吉克的左臂。

那里是我原来缠上绷带的地方。

萨伊：「头，头儿……」

吉克一声不吭地从胳膊上拔出小刀，插在桌上。

吉克：「你们的心意，我现在已经刻在这条手臂上了」

吉克：「你们因为不甘而咬紧嘴唇的时候，那份疼痛也会传到我这里」

吉克：「所以，再稍微，稍微忍耐一下」

萨伊：「头儿……」

萨伊羞愧地垂头。

仿佛凝固般伫立了片刻后，下定决心，向部下转过身去。

萨伊：「头儿的胳膊的确是受伤了」

萨伊：「但是，这不是被风锖的那些家伙伤的」

萨伊：「你们可别他妈搞错了啊？」

部下们充满气势的回答声，让整个莉莉乌姆都为之颤抖。

就算不加挑明，大家也似乎都察觉到了吉克的意图。

萨伊：「我被无聊的传闻摆布，给大家添麻烦了」

萨伊：「咱们回各自的岗位上去，从风铸那里保护住街道上的那群人吧」

全员同时鞠躬后，走出莉莉乌姆。

在最后一个人走出去后，萨伊在吉克面前跪了下来。

萨伊：「非常抱歉」

一次又一次地磕着头。

吉克：「够了」

吉克拔出插进桌子的小刀，收回鞘中。

然后，递给萨伊。

吉克：「沾血的小刀会变钝」

吉克：「为了关键的时刻，好好地去磨一下吧」

但是，萨伊却没有接下。

只是让头紧紧地贴着地板。

萨伊：「我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是头儿把我捡了回来，让我苟活到现在」

萨伊：「我以为，能还上这份恩情的时刻终于到了」

萨伊：「结果……结果……却做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声音嘶哑。

吉克：「你做得很好」

萨伊：「不……请让我负起责任」

吉克：「没必要」

吉克：「如果想要偿还的话，就从明天开始全力守着地盘吧」

萨伊：「……」

即便如此，萨伊却仍旧没有抬头。

奥兹：「你也差不多得了吧」

奥兹：「你可是害头儿受伤了啊」

萨伊：「对，对不起……」

萨伊：「但，但是……我有个计策，请您务必听听看」

奥兹：「混蛋」

吉克：「无妨」

吉克：「到上面去一边包扎一边说吧？」

萨伊：「是」

吉克：「凯伊姆」

突然，吉克叫了我。

凯伊姆：「什么事？」

吉克：「能帮我包扎下吗，现在没法去叫医生」

凯伊姆：「因为怕被人看见吧」

凯伊姆：「这么一看，我还挺擅长处理伤势的啊」

吉克：「嚯，我可没看出来」

吉克扬起嘴角，露出笑容。

凯伊姆：「干得挺不错啊」

吉克：「还行吧」

我开始给吉克的胳膊处理。

他漂亮地把刀插进了前几天被刺客伤到的地方。

凯伊姆：「奥兹，记住点包扎的手法也没什么损失哦」

奥兹：「承蒙您的好意」

奥兹：「不过，我还是想更加磨练好工作的技巧」

吉克：「你只是懒得去记吧」

吉克苦笑着叼起香烟。

萨伊将火递了过去。

吉克：「然后，计策是什么？」

萨伊：「是的……昨天我思考了一下，凯伊姆先生所说的有关贝尔纳德的事情」

萨伊：「让他装作背叛头儿，把贝尔纳德给引过来怎么样？」

凯伊姆：「嚯」

萨伊：「把头儿的藏身处和咱们这边埋伏的情况都告诉他」

萨伊：「然后，等他大摇大摆地过去的时候……就咔嚓一下」

凯伊姆：「贝尔纳德会来的可能性很低吧」

凯伊姆：「那家伙知道我和吉克的关系」

凯伊姆：「他应该不会信任我到能直接被我引出来的程度吧」

萨伊：「贝尔纳德没来的场合下，只要放过他们就行」

奥兹：「确实，这样就算贝尔纳德没来，咱们也没什么损失呢」

凯伊姆：「我会成为贝尔纳德的眼中钉就是了」

吉克：「已经事到如今了，也没什么吧」

吉克：「反正，在拒绝贝尔纳德提议的时候，凯伊姆就已经是他的敌人

了」

凯伊姆：「说得还真是事不关己啊」

吉克：「别这么说嘛」

吉克笑着吐出烟圈。

萨伊：「这个计策只能用一回」

萨伊：「就算失败也不会有人受害，不是有一试的价值吗？」

吉克：「你是想去埋伏吧」

萨伊：「是的，抱歉引起了这么多纠纷」

萨伊：「拜托您，请让我试试看吧」

萨伊：「我想让贝尔纳德尝尝咱们的厉害」

萨伊很有气势地低下头。

吉克沉默不语。

奥兹则向吉克递了个眼色。

似乎对此没什么兴趣。

吉克：「贝尔纳德没来的场合下，绝对不许出手」

吉克：「不管少了哪个同伴，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萨伊：「非，非常感谢！」

萨伊抬起脸来。

萨伊：「我肯定会把贝尔纳德做掉的」

吉克：「我期待着」

萨伊：「是」

吉克：「埋伏的场所和要泄露给贝尔纳德的情报由我来决定」

吉克：「你就去集中值得信赖的同伴吧」

萨伊：「请交给我吧」

说着，萨伊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出去。

就好像孩子出去玩一样天真无邪。

奥兹：「我对此没什么兴趣呢」

凯伊姆：「我也是」

吉克：「我也是」

吉克点着新的烟草。

吉克：「不过，不在这里让他们去做些什么的话，只会让他们冒险去做更加糟糕的事」

凯伊姆：「原来如此」

奥兹：「头领和年轻时候的先代很像呢」

吉克：「这算是在夸奖我吗？」

奥兹：「当然」

吉克：「……是么，谢了」

吉克微微低声说道。

吉克：「接下来，来考虑伏击贝尔纳德的地方吧」

吉克：「凯伊姆，过来帮我一把」

凯伊姆：「啊啊」

在经过一阵探讨之后。

我们决定一个以前曾经实际使用过的藏身处泄露给对方。

吉克每天都会替换住处，在这里曾经住过三天。

最近，本打算是在明后天的夜里住进去的。

凯伊姆：「接下来，就想想把情报送到贝尔纳德那边的时候，应该摆出一副什么样的情况吧」

吉克：「你打算什么时候和他接触？」

凯伊姆：「今天晚上。就算时间再拖长也没什么好处」

吉克：「小心点」

凯伊姆：「当然」

向窗外望去，天色还很早。

到日落再开始行动吧。

奥兹：「那么，我就去藏身处做些准备」

吉克：「拜托你了」

奥兹恭敬地低头行礼，然后走出房间。

凯伊姆：「胳膊怎么样了？」

吉克：「你觉得可能不疼吗？」

吉克抬起手甩了甩。

凯伊姆：「嘛，不过这份疼痛也值回票价了」

凯伊姆：「那边的那些人，都被你折服了吧？」

吉克：「你又怎么样？」

吉克认真地看着我。

凯伊姆：「崇拜你到想和你结婚的程度」

吉克：「真巧啊，我也是」

今天的这次事件，就算吉克也难免会紧张吧。



所以，我们彼此开了些更轻松的玩笑。

吉克把身体靠在靠背，脚搭到桌上。

口中吐出的烟圈缓缓上升。

吉克：「说起来，奥兹去调查那个灰色药物的效果了」

吉克：「只要吃下去立刻就会很痛苦，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

吉克：「与其说是毒品，倒不如说是强力的毒药」

凯伊姆：「那个可悲的牺牲者是从哪找来的？」

吉克：「不知道，是奥兹相中的哪个傻瓜吧」

吉克：「是擅自卖给了小贩，还是卖给了羽化病人……这都无所谓」

凯伊姆：「传言中所谓的，磕新型的药偶尔会一发升天，主要就是因为里面那些灰色的粉末吧」

吉克：「可能是吧」

吉克：「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卖那种东西」

吉克：「是要增加药的分量呢，还是要用来杀人」

凯伊姆：「如果是前者的话，往里混入小麦粉就好了。如果出现死人而使客人减少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

凯伊姆：「也就是说，是要用来杀人吗」

凯伊姆：「……搞不懂啊，贝尔纳德那家伙，在药里混毒药有什么好高兴的吗？」

吉克：「可能是下线贩子的小乐趣吧」

凯伊姆：「如果暴露的话可是肯定会被杀的。脑子正常的人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吉克：「用排除法来考虑的话，剩下的就只有在贝尔纳德身后的贵族了吗」

我和吉克对视。

不知道鲁基乌斯卿有没有察觉到这件事呢。

说不定，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

那边就交给吉克去应付吧。

凯伊姆：「和他的会谈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吉克：「下次应该就是最后一次了」

吉克告诉部下，只要再等几天就好。

如果那边的谈话搞不定地话，部下肯定就会爆发了吧。

吉克：「如果能和我设想一样的话，应该能在基本不出现伤者的情况下

打倒贝尔纳德」

吉克：「我明天有会谈的预定，护卫就拜托你了」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总算到最后一幕了啊」

吉克点了点头。

吉克：「你那边怎么样？要落幕了吗？」

凯伊姆：「艾莉斯那边吗……」

与其说快要结束，还不如说是束手无策了。

事态完全没有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吉克：「你杀害她双亲的事情向她坦白了吗？」

凯伊姆：「还没有」

结果，昨天也没能向她坦白。

在精神不大正常的她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吉克：「反正你早晚也要说出口吧」

凯伊姆：「我知道」

吉克：「喜欢上她了吗」

凯伊姆：「你说我？」

吉克：「不是在害怕一旦坦白，就会破坏掉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他说的或许没错。

但是，

凯伊姆：「我最害怕的不是那个」

凯伊姆：「我最害怕的是，就算和她全坦白了，也没有出现我想要的结果」

凯伊姆：「现在艾莉斯的内心太过复杂了」

我沿着桌子，用手指比划出爬山虎纠结在一起的样子。

凯伊姆：「她给人的感觉就像这样」

凯伊姆：「被很多的草所缠住，不知道拉哪一根才能漂亮地将其解开」

凯伊姆：「说不定，如果不解开某个结扣，这个心结就永远也无法被解开」

吉克随口附和了一声。

叠在桌上的双脚换了个位置。

吉克：「这么说来，艾莉斯的事情的确是很纠结啊」

吉克：「她想要被她赎身的你所占有。如果你答应下来的话，就什么

问题都没有了」

吉克：「你现在回家，分开她的双腿插进去的话。她可是会喜极而泣的哦」

凯伊姆：「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的理由吧」

用来为艾莉斯赎身的钱的一部分，是用她双亲的性命换来的。

吉克：「结果，还是你把问题给搞复杂了」

吉克：「明明装糊涂抱了她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你却非要抛弃她，而且还不说明理由」

吉克：「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不管是谁都会觉得很奇怪吧？」

凯伊姆：「也是啊」

吉克：「她对你来说，就像是诅咒一般的存在」

吉克：「差不多，也该把这份诅咒解开了吧？」

凯伊姆：「……」

吉克：「嘛，艾莉斯究竟是复杂还是单纯，都是由你的做法来决定的」

吉克：「如果搞不懂这一层的话，那就单单只是你的心病而已」

凯伊姆：「我会做的」

吉克：「侵犯她吗？」

凯伊姆：「不是」

凯伊姆：「我会向她坦白的」

就算全都说出来，我也不清楚究竟能不能让艾莉斯恢复正常。

我无法为艾莉斯做任何事。

看着这个一心向我伸出手的女孩子，既不能去抱她，也没法去温柔地欺骗她——

我能做的，也就只有把一切向她坦白了。

吉克：「没想到你会为了女人这么烦恼啊」

凯伊姆：「女人？」

我感到了某种违和感。

对于我来说，艾莉斯并不是由『女人』这个明确的直线所构成的，纯粹的人类。

凯伊姆：「虽然的确是女人没错……但对我来说，她的身上掺杂了很多别的成分」

吉克：「凯伊姆居然也会说出这么诗意的话啊」

凯伊姆：「哼」

我从沙发上站起。

吉克：「要出去了吗？」

凯伊姆：「留在这里，只会说出些阴郁的话」

凯伊姆：「在这里久居可是会发霉的」

我走向大门。

凯伊姆：「到傍晚我会和贝尔纳德见面的，到时候就按咱们商量的进行」

吉克：「一定要多加留神，这可不是值得搭上命的工作」

凯伊姆：「我知道」

太阳西沉以后，我来到了约好和贝尔纳德见面的地方。

不久，夜幕降临。

本来就很少的行人已经完全不见踪影，会动的东西只剩下老鼠之类的生物。

……真静啊。

靠在墙壁上的那种冰冷的触感，让人感觉很舒服。

明明接下来就要去蒙骗敌对组织的头目，但心里却不知为何非常镇定。

或许是稍微有点累了吧。

复数的脚步声靠近。

出来了啊。

我在脑海中确认着紧急时刻的退路。

最坏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遇到无法应对的立刻袭击的状况。

贝尔纳德出现在小巷中。

周围的护卫和前几天相同。

恐怕，那个女的也在哪里监视着这里吧。

贝尔纳德：「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来啊」

凯伊姆：「我本来也没打算要来」

凯伊姆：「我和吉克已经相处很长时间了。说实话，根本没想过要成为你的同伴」

凯伊姆：「不过，我也不想失去冷静」

贝尔纳德：「这对于从事咱们这种工作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凯伊姆」

贝尔纳德：「会被感情所蒙蔽的人，不值得为他效力」

被感情所蒙蔽的人吗……

那是在说先代，吉克，贝尔纳德自己，亦或是我呢。

不管哪个人，都是曾被感情所蒙蔽过的人。

贝尔纳德：「有什么好奇怪的么」

凯伊姆：「不，我只是觉得这个说法太有道理了」

贝尔纳德：「那么，你准备怎么做？」

凯伊姆：「我要从牢狱离开。我已经厌烦这种杀来杀去的生活了」

贝尔纳德：「那也不错啊」

凯伊姆：「你能忘记那个女人的事情吧？」

贝尔纳德：「当然，我会忘得一干二净的」

贝尔纳德：「干我们这行的，要的就是诚实」

凯伊姆：「没错」

贝尔纳德：「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对于我们来说，你当然是能越早消失越好」

凯伊姆：「其实，在那之前我有份礼物要送给你」

凯伊姆：「我可不想为离开牢狱之后的生活费操心」

贝尔纳德：「什么礼物？」

凯伊姆：「我会告诉你吉克的藏身处」

凯伊姆：「为了保守秘密，那里基本没有警备。只要袭击就能确实地杀掉他吧」

贝尔纳德：「如果那是真的话，我会给你能让你很长一段时间都衣食无忧的钱」

凯伊姆：「谢了」

凯伊姆：「那么，我现在就想先拿一半」

凯伊姆：「把不蚀金锁收拾掉以后，我就会从牢狱离开。到那时候再给我另一半」

贝尔纳德：「你是要我为不知真伪的情报付钱吗？」

凯伊姆：「在吉克被杀以后，你也就没有给我钱的必要了吧」

贝尔纳德：「我能理解你的担心，但是一半太多了。在这里就麻烦你做点让步吧」

贝尔纳德掏出一个皮袋扔到地上。

贝尔纳德：「这里是 2 0 0 枚金币」

贝尔纳德：「如果藏身处属实的话，我会再把剩下的 8 0 0 枚给你」

合计 1 0 0 0 枚金币。

凯伊姆：「嘛，就这样吧」

我捡起皮袋，确认着里面的钱。

里面满满当当地堆着金币。

贝尔纳德：「那么，藏身处在哪里」

凯伊姆：「在这上面写好了」

我把从怀中掏出一张纸。

贝尔纳德：「把它给我吧」

凯伊姆：「在那之前」

贝尔纳德：「我已经给你钱了，你可别开我玩笑」

贝尔纳德露出险恶的表情。

凯伊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凯伊姆：「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女人所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

凯伊姆：「我每天晚上都因为在意这件事情而睡不好觉」

贝尔纳德：「那件事啊……不，用这种说法很失礼吧」

贝尔纳德：「也好，在忘掉之前，我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吧」

贝尔纳德开始说了起来。

他的口吻满载着嘲讽与愚弄。

9年前的那一天。

我作为杀手接到了工作。

不用说，目标就是艾莉斯的双亲。

在我杀掉两人之后，整理他们家里遗产的人就是贝尔纳德。

把能换钱的东西全都搬出来后，贝尔纳德发现了隐藏在柜橱背面的通道。

贝尔纳德：「发现那扇门的时候，我可是很兴奋啊」

贝尔纳德：「我从来没见过那么隐秘的机关」

贝尔纳德：「一想到在门的那边究竟藏着多么豪华的宝物，手就忍不住颤抖啊」

门后是一条地下通道。

在破坏了几扇锁住的门后，贝尔纳德终于来到了一间屋子。

在那里，是一间豪华到让人吃惊的干净房间。

但是，最让贝尔纳德震惊的，是满满地堆了一床的娃娃，以及好像被埋住一样，躺在那里的少女。

那个少女，就是艾莉斯。

贝尔纳德：「那个小鬼很古怪」

贝尔纳德：「双脚太瘦弱了，就连想要自己走路都做不到」

贝尔纳德：「既不说话，也没有动作，对我的声音也没有反应，就像个活着的洋娃娃一样」

然后，在将艾莉斯带出房间的时候，遭到了她近乎狂乱的抵抗。

就好像对付将要被送上刑台的犯人那样，贝尔纳德把艾莉斯打到失去意识，然后送到了莉莉乌姆。

贝尔纳德：「一般来说，将小鬼监禁起来的双亲，大体上都会觉得很麻烦」

贝尔纳德：「不给饭吃，也不清扫屋子。就算死了也只会放着不管」

贝尔纳德：「不过，艾莉斯不一样」

贝尔纳德：「光看房间的话，完全是一副公主的样子。所有东西都一应俱全」

贝尔纳德：「但这反而却让人觉得更加不舒服」

凯伊姆：「是吗……」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艾莉斯的童年。

与其说是被当做公主，倒不如说是被当成了一个洋娃娃来养育。

恐怕，不管是说话的自由，还是从房间里出去的自由都没有吧。

是很悲惨的人生。

贝尔纳德：「感谢我吧」

贝尔纳德：「多亏我好好地调查了那个公馆，艾莉斯才能活到现在」

凯伊姆：「啊啊，一般人想不到那里会有隐藏的房间吧」

贝尔纳德：「有钱人家就是那么回事」

贝尔纳德：「从今以后，可不能漏过任何一个角落啊」

贝尔纳德得意洋洋地说道。

这个畜生。

贝尔纳德：「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贝尔纳德：「她被送到娼馆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

凯伊姆：「不，已经足够了」

我将写着吉克藏身处地址的纸递了过去。

贝尔纳德看了一会以后，脸上露出冷笑。

贝尔纳德：「这下子，就该对吉克说再见了啊」

凯伊姆：「嘛，那就是你们的工作了」

凯伊姆：「吉克每两三天就会换一次住处。下次住在那里是明后天的事

情」

贝尔纳德：「还真是个相当慎重的家伙啊」

凯伊姆：「所以，才能活到现在的吧？」

贝尔纳德：「……活到现在，啊」

贝尔纳德把地图收进怀里，转身走去。

动作充满了自信。

他这是信任我了吗。

我向吉克报告之后，走上回家的路。

不久，菲诺列塔的灯光映入眼帘。

久违地来一杯吧。

梅尔特：「欢迎光临」

梅尔特：「你最近看上去很忙嘛」

凯伊姆：「算是吧」

我来到菲诺列塔，点了烧酒。

在店里环顾一周。

客人和娼馆街一样，已经减少了很多。

梅尔特：「给，酒来了」

我接过杯子，啜饮起来。

强烈的酒精味涌入鼻中。

梅尔特：「结果，今天早上的莉莉乌姆到底是怎么了？」

凯伊姆：「和风铸稍微有点争执，吉克已经把这件事解决掉了」

梅尔特：「太好了」

梅尔特：「你看，最近很躁动吧？很让人担心呢」

凯伊姆：「交给吉克吧，他肯定会让这一片恢复平静的」

凯伊姆：「酒吧的女老板这么消沉的话，酒都会变得难喝了哦」

梅尔特：「啊哈哈，没错呢。我得振作一点」

梅尔特把围裙的纽扣重新系好。

缇娅：「啊，凯伊姆先生，欢迎光临」

缇娅从厨房露出脸来。

凯伊姆：「有在认真地工作吗？」

缇娅：「是的，当然了」

缇娅自豪地扬了扬菜刀。

梅尔特：「啊，对了对了」





梅尔特：「小缇娅，能帮我把保险柜旁边抽屉里放着的荷包拿过来吗？  
红色的那个」

缇娅：「啊，好的。我知道了」

凯伊姆：「那个荷包怎么了？」

梅尔特：「前几天，我看到有客人拿着毒品，就把它抢过来了」

凯伊姆：「在梅尔特面前嗑药，还真是不要命啊」

梅尔特：「就是啊。我可不能容许有人在这里做那种事」

梅尔特：「下次再看到的话，我会把它拿到莉莉乌姆的」

凯伊姆：「嗑完药的人会做出什么可不知道，小心点」

梅尔特：「我知道」

缇娅：「拿过来了—」

梅尔特：「麻烦你把它打开」

缇娅：「可以吗？」

缇娅把手伸进荷包。

然后，拿出了两个常见的三角形纸包。

缇娅：「这个……是药吗？」

梅尔特：「应该是毒品吧」

缇娅：「原来如此……」

缇娅：「呃，哎哎哎？！」

缇娅瞬间皱起眉头，把药包扔到了柜台上。

梅尔特：「我说，小心点啊」

缇娅：「对，对不起，刚才吓了一跳」

为了保险起见，我调查起了纸包。

靠近我这边的纸包上，有着黑色的污痕。

而在里面，果然放着灰色的粉末。

包着灰色粉末的纸，应该都做着某种记号吧。

另一个纸包中则装着普通的白色药品。

梅尔特：「怎么了？」

凯伊姆：「不，没什么」

凯伊姆：「我会把这个交给吉克」

梅尔特：「嗯，拜托你了」

我将药收入怀中。

缇娅：「啊，对了。艾莉斯小姐今天也来过哦」

凯伊姆：「艾莉斯？她是来干什么的」

缇娅：「买了料理，说要拿给凯伊姆先生吃」

……艾莉斯。

胸中莫名地疼了起来。

缇娅：「做饭不是由艾莉斯小姐负责的吗」

缇娅：「啊，难道您跟她说，她做的饭难吃得让人难以下咽了？」

……已经，再也吃不到那家伙做的饭了吧。

缇娅：「那个，凯伊姆先生？凯伊姆先生一？」

凯伊姆：「……啊啊，没什么」

凯伊姆：「因为她老是做些难吃的东西，所以我就对她发火了」

凯伊姆：「她是买回去学习的吧」

缇娅：「果然！」

缇娅：「好过分啊，艾莉斯小姐明明在为凯伊姆先生这么拼命地努力着」

不是的。

不要再说艾莉斯的事了。

梅尔特：「……」

梅尔特：「小缇娅，厨房那边很忙，差不多也该回去了吧」

缇娅：「啊，好的，对不起」

缇娅：「总之，请对女孩子温柔一些」

留下这句话后，缇娅回到了厨房。

可恶。

我将烧酒一饮而尽。

凯伊姆：「再来一杯」

梅尔特：「艾莉斯的样子很奇怪呢」

梅尔特将酒杯倒满。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从开始同居那时就有点不对劲了」

梅尔特：「没能和她好好相处啊」

我无言地肯定。

梅尔特：「那个孩子可是很有个性的呢」

凯伊姆：「啊啊。要怎么做才能和她好好沟通呢……」

凯伊姆：「她可是个深不见底的女人啊，完全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

梅尔特：「不过，越是搞不明白，就越应该努力地去撬开她的心门啊」

梅尔特：「你这样努力过了吗？」

凯伊姆：「……」

倒是有这种打算。

梅尔特：「没有人能够完全察觉到别人的心情」

梅尔特：「就好比对于料理的喜好，凯伊姆觉得很好吃的菜，艾莉斯可能就不那么想」

梅尔特：「就算很难有共鸣，你也应该将自己觉得好吃的心情传达给艾莉斯才对」

凯伊姆：「已经晚了」

凯伊姆：「该来的，都已经来了」

梅尔特：「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地方，不管什么事情……」

凯伊姆：「已经够了」

凯伊姆：「我能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

将烧酒倒入喉咙。

感受着酒精浸透体内的快感。

梅尔特：「你要怎么做？」

凯伊姆：「……酒」

我再次将新倒的酒一饮而尽。

凯伊姆：「不久之后你就会知道的」

梅尔特：「不要让人太担心哦」

凯伊姆：「啊啊……我知道……」

是连续两天睡眠不足的缘故吧，睡意急速地向我袭来。

也许，是因为在梅尔特面前而稍微放松了吧。

梅尔特：「凯伊姆，不要紧吗？」

凯伊姆：「……没事」

梅尔特：「稍微休息下吧？」

凯伊姆：「我要回去……见艾莉斯」

回到艾莉斯身边。

凯伊姆：「只喝了 3 杯就变成这样了吗」

梅尔特：「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哦」

凯伊姆：「啊啊……多谢你这份心」

我站起身子，走出店里。

夜风袭来。

半醉半醒的神经，让我的思考变得迟钝。

我来到了家门前。

房间里看不到灯光。

艾莉斯已经睡下了吗。

推开门。

纯白的物体飞舞在家中。

在透过窗户射入的月光中，有如雪一般洁白。

我取了一片在手中。

是羽毛。

什么啊。

我点燃煤油灯，小心地不让羽毛碰到火苗。

在坐在床上的艾莉斯旁边，散落着枕头的残骸。

艾莉斯：「欢迎回来」

艾莉斯挥舞着枕头的残骸向我打招呼。

带起的微风让羽毛散落一地。

那些羽毛不规则的动作，给我因为酒而变得沉重的脑袋，增添了更多的重量。

我走近艾莉斯，抓住她的胳膊。

凯伊姆：「差不多就得了吧」

艾莉斯：「生气了？」

凯伊姆：「闭嘴」

我把艾莉斯推到床上。

头好疼。

桌上摆着的东西映入眼帘。

那应该是从菲诺列塔那里买回来的烤猪肉吧。

那个也已半数被羽毛所遮盖。

感觉眼前的女人玷污了艾莉斯的存在。

不，这也是艾莉斯的一面。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被玷污的，是我心中的艾莉斯吗。

艾莉斯：「不用收拾吗？」

艾莉斯：「呐，房间可是被弄脏了哦，不用收拾吗？」

艾莉斯：「来，快点啊」

……这样啊。

这家伙，是想要被我在乎，而特意地重复着失败吗。

凯伊姆：「……哈哈」

现在才明白又有什么用。

现在去关心她，她就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吗。

凯伊姆：「可恶」

我一脚将桌子踹飞。

随着一声巨响，盘子碎掉。

艾莉斯：「呃呃……」

凯伊姆：「收拾好」

凯伊姆：「收拾到让你喜欢为止」

艾莉斯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低着头，凝固般地一动也不动。

凯伊姆：「怎么了，你是想被我命令吧？」

艾莉斯：「不知道」

艾莉斯：「我的脑子里只有凯伊姆，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的声音，稍微恢复了冷静。

艾莉斯：「没错……全部……全部，都埋掉……」

艾莉斯：「赶走恐怖……只留下纯白的世界……」

这些话并不是在对我说。

断断续续的话语，就好像堆积的羽毛缓缓飘落一般。

凯伊姆：「艾莉斯」

不知不觉地，我已经跪在了艾莉斯身前。

将手放在她的肩上。

艾莉斯：「……凯伊姆？」

艾莉斯抬起脸来。

飘渺的视线终于有了焦点。

那份眼神中，不再有曾经的那份井底般的阴暗。

而是单纯地，被恐怖与不安感所吞噬殆尽。

艾莉斯：「你回来了啊」

凯伊姆：「啊啊」

头部超过极限的疼痛，已经让我感觉不到头疼这件事本身。

无法思考，唯有充斥着轰鸣响彻脑中。

凯伊姆：「艾莉斯」

我抱住艾莉斯。

艾莉斯：「……」

耳旁，传来艾莉斯的呼吸声。

艾莉斯：「我，被抱住了？」

艾莉斯：「被凯伊姆，抱住了？」

作为回应，我在胳膊上加诸力道。

艾莉斯：「啊啊……」

凯伊姆：「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

艾莉斯：「我……被凯伊姆……」

凯伊姆：「是为你……赎身的，理由」

费尽辛苦让急促的呼吸冷静下来后，我终于将这句话说出了口。

艾莉斯：「身体，好热……呵呵……」

凯伊姆：「艾莉斯……听我说」

艾莉斯：「呵呵……呵呵呵呵……」

凯伊姆：「艾莉斯！」

我把艾莉斯推开。

她正用心荡神驰的眼神凝视着我。

凯伊姆：「我是认真的，听我说」

艾莉斯：「已经无所谓了啊，那种事」

艾莉斯：「既然是一直都无法说出口的话，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事吧？」

凯伊姆：「……但是，我希望你能听我说」

艾莉斯：「不要」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抱住我的肩膀。

艾莉斯：「不用说了，这种小事」

凯伊姆：「这不是小事」

艾莉斯：「我只要能成为凯伊姆的东西，就已经很满足了」

艾莉斯：「我虽然有着人的形状，但内里却是个空空如也的人偶」

艾莉斯：「心里空荡荡的，只能听见喀拉喀拉的声音」

艾莉斯：「所以，我想要被凯伊姆填满」

凯伊姆：「听我说」

艾莉斯：「我不会给凯伊姆以外的东西留任何间隙的」

艾莉斯：「被凯伊姆充斥……涂满，直到不能呼吸……」

凯伊姆：「你不是我的所有物」

艾莉斯在我的肩膀上用力推了一把。

然后，骑在了不由自主地后仰倒下的我的身上。

洁白而纤细的手伸向我的脖子。

碰触到我肌肤的艾莉斯，指尖因为兴奋而颤抖。

凯伊姆：「呃……」

我抓住艾莉斯的手。

凯伊姆：「听我说」

艾莉斯：「我不要」

艾莉斯：「不要，不要，不要」

艾莉斯微微用力，卡住我的脖子。



凯伊姆：「咕……」

艾莉斯：「那些多余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凯伊姆：「听好……」

凯伊姆：「我……杀掉了你的双亲……」

凯伊姆：「然后，用杀掉他们的报酬，将你买了下来」

艾莉斯停下了动作。

大大地瞪着眼睛，凝视着我。

终于向她坦白了。

这样，我们的关系也就破裂了。

艾莉斯：「呼……」

凯伊姆：「？」

艾莉斯：「啊哈哈哈哈哈！」

艾莉斯：「你以为这么说，就会让我放弃吧」

这个笨女人。

凯伊姆：「你给我认真听好」

艾莉斯：「我听到了哦，听到了」

艾莉斯：「这样啊，杀掉了啊，那还真是过分呢」

艾莉斯：「我真的不在乎自己为什么会被赎身」

艾莉斯：「因为杀掉了他们，所以就不想让她的女儿被送去娼馆？」

凯伊姆：「没错」

凯伊姆：「你会成为娼妇是我的责任」

凯伊姆：「你觉得，这样的我有资格去抱你吗？」

艾莉斯：「为什么你总是想些那么难的事？」

凯伊姆：「别闹了，认真听我说」

艾莉斯：「那种话题，我不需要」

艾莉斯：「也不想听」

凯伊姆：「你……」

艾莉斯：「对了！」

艾莉斯：「咱们去把吉克出卖给贝尔纳德，然后两个人相守终生吧」

艾莉斯：「那样一来，就不用去考虑那么难的事情……」

我将艾莉斯推开。

这次，变成艾莉斯倒在地上。

然后，我……握住了她那纤细的脖子。



凯伊姆：「你说要出卖吉克？再给我说一遍试试」

艾莉斯：「你就那么喜欢吉克吗？」

艾莉斯：「哈哈，在莉莉乌姆的时候，也常常和吉克搞基吧」

艾莉斯：「果然你应该去当个男妓吧？」

手上加力。

艾莉斯：「咕……」

艾莉斯端正的眉毛变得扭曲。

但是，她脸上的表情，总有种恍惚的感觉。

凯伊姆：「你要出卖吉克的话，我就把你给杀掉」

艾莉斯：「被凯伊姆杀掉的话……一点都不可怕……」

艾莉斯：「我的人生本来就是属于凯伊姆的……用你的手来终结它……」

凯伊姆：「不对，你的人生是属于你自己的」

凯伊姆：「你为什么要把人生交到别人的手里？你觉得那样算是在活着吗？！」

艾莉斯：「无所谓，管它是活还是死，怎么都好」

艾莉斯眯起眼睛。

感觉心脏好像被揪紧了一般。

艾莉斯：「那种事情，是要让活着的人来考虑的」

——如果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生存的意义的话

——那么，我应该就不是个人类吧

那个声音，再度在脑海中响起。

然后，在耳中被增幅无数倍，回到被酒精侵蚀的思考回路之中。

凯伊姆：「……」

双亲被杀的少女，没有任何的希望。

丧失自己的意志，成为单纯的人偶。

少女本该拥有的，生存的意义。

被曾经的我，夺走了。

？？：「—————」

凯伊姆：「呃……」

又是，这副光景吗。

伸出手去，想要拯救那个人时的光景。

为什么直到现在，都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消失呢。

——对不起

——我将，约定

脑海中，手上沾满血腥的我，说着道歉的话语。

而变得成熟的我，瞬间作出反驳。

……你用不着道歉。

……不对的是那家伙。

……在牢狱中，如果被美好的感情所束缚，就无法生存下去。

无论怎样努力地反驳，也无法赶走自己的头在地面用力摩擦着的幻影。

身体失去力气。

取而代之涌上的，是无可奈何的叹息。

突然复活的亡灵，在大脑中肆虐不止。

凯伊姆：「我不允许任何人，背叛吉克」

其实，我并没有在考虑吉克的事情。

而只是想结束这个话题而已。

我悄然站起，向门口走去。

就这样继续和艾莉斯住在一起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凯伊姆：「我去菲诺列塔睡觉」

艾莉斯：「不要走」

艾莉斯现在究竟是怎样的一副表情，我看都不想看。

只想用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凯伊姆：「……」

走出家门，双脚不自觉地向水井奔去。

想要浸到水中。

想要将纠缠在心中的沉闷洗得一干二净。

我跑到公共的井边，一味地向头上泼水。

凯伊姆：「可恶……」

凯伊姆：「艾莉斯也好……那家伙也好……畜生……」

任由水流冲过每一寸肌肤，我低声地说道。

在无数次被水冲刷过后，我瘫坐在满是水渍的石阶上。

身体的燥热消逝，剩下的仅仅是酒精带来的头痛感。

身上没有一丝力气。

凯伊姆：「……畜生……」

事情完美地走上了歧途。

在我不想说出这个秘密的时候，没完没了地追问……

而到了向她坦白的时候，却又不相信我。

这算什么啊。

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想不出答案。

脑中空余被钝器殴打过般的疼痛。

畜生……

凯伊姆出去了。

我的声音似乎还是没有传到他的耳中。

摸着被凯伊姆掐过的脖子。

他的双手施力时的充实感，在脑海中复苏。

对他来说，我似乎有着被杀掉的价值。

艾莉斯：「呵呵呵……啊哈哈……」

我就这样躺在地板上笑了起来。

散落的羽毛再度飞舞。

会被杀。

会被凯伊姆杀掉。

到那时候，在他的心中，对我的憎恶感应该就会被埋尽了吧。

只是想想就很兴奋。

那个时候，我在他心中的价值应该就会到达顶点。

必须要被他杀掉才行。

所以，我要比刚才更惹他生气。

艾莉斯：「对了……」

我全部都想明白了。

自从和凯伊姆开始同居，就一天天纷乱的丝线，现在终于被捋到了一起。

我向凯伊姆渴求的事情。

我这个缺陷品的，幸福的终点。

艾莉斯：「……呵呵……不是很简单嘛……」

我举起手边的娃娃。

艾莉斯：「呐，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缇娅：「……凯伊姆先生，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

睁开眼睛。

这里是……

望向周围。

是菲诺列塔的2楼吗。

对了，昨天淋过水以后，我就跑到菲诺列塔来了。

缇娅：「凯伊姆先生，有客人哦」

凯伊姆：「客人？」

缇娅：「是吉克先生」

吉克。

说起来，今天是要去下层的日子啊。

窗外的天色已经有些昏暗。

我坐了起来。

凯伊姆：「呃……」

头好疼。

好像也有点发烧。

缇娅：「不要紧吗？」

凯伊姆：「啊啊，不用担心」

走到1楼地时候，正和梅尔特说着话的吉克转过头来。

吉克：「去洗把脸吧，脸色很糟哦」

梅尔特：「如果洗把脸能恢复精神就好了」

我站在洗漱间洗完脸。

凯伊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吉克：「梅尔特告诉我的」

吉克：「说外面明明没有下雨，却有个浑身湿透的变态闯了进来」

凯伊姆：「这样啊」

吉克和梅尔特都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

不过，应该都已经微微察觉到了吧。

吉克：「身体怎么样？」

凯伊姆：「没问题」

梅尔特：「不回家没问题吗？」

凯伊姆：「我有工作」

梅尔特：「就会逞强」

凯伊姆：「走吧，吉克」

吉克：「啊啊」

第三次的会谈开始了。

我和鲁基乌斯卿的副官按照惯例站在了房子的外面。

西斯狄娜：「您似乎很疲惫呢」

副官难得地主动向我搭话。

凯伊姆：「风镜都打到脸上来了，晚上哪还能睡得好觉」

凯伊姆：「和鲁基乌斯卿的会谈，这次是最后一回了吧？」

西斯狄娜：「我不是很清楚」

凯伊姆：「药的出处查明了吗？」

西斯狄娜：「不清楚，我只知道，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被糊弄过去了。

凯伊姆：「今天的早饭吃的是什麼？」

西斯狄娜：「面包和蔬菜汤，再加上少许的奶酪。有什么问题吗？」

凯伊姆：「不，只是在想回避问题是不是你的兴趣」

西斯狄娜：「当然不是」

西斯狄娜：「那么，您的早饭呢？」

凯伊姆：「一肚子的井水」

西斯狄娜：「很稀奇的一餐呢」

凯伊姆：「在牢狱可不稀奇」

西斯狄娜：「是这样啊，我学到了」

她好像没听懂这是玩笑。

凯伊姆：「总有一天，牢狱也会变得富裕起来吧？」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对特别受灾地区的现状感到非常痛心」

西斯狄娜：「我相信在这次事件结束之后，他会慢慢地引导牢狱向好的方向发展」

凯伊姆：「那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上的无聊说法」

西斯狄娜：「是的。只凭我们的力量是无法做出改变的」

西斯狄娜：「必须要有特别受灾地区居民的协助」

凯伊姆：「就算我们觉得，你们只是在阻碍我们变得富裕起来？」

西斯狄娜：「您所说的『变得富饶』，应该是指回到在下层生活时的那种水准吧」

西斯狄娜：「至少，在特别受灾地区中拥有特权的那些人，相比普通的下层居民要远为富裕与自由」

西斯狄娜用嘲讽般的眼神看着我。

西斯狄娜：「认为特别受灾地区保持现状会比较好的，都是掌握着重大权力的人」

西斯狄娜：「比方说，就算国家将支援物资送抵了关所，这些物资也不会被发到居民的手中」

西斯狄娜：「也就是说，特别受灾地区之所以会成为《牢狱》，并不只是因为国家没有作为而已」

凯伊姆：「……」

副官所说的是事实。

牢狱如果变成普通的社会的话，的确会有人感到困扰。

吉克和贝尔纳德都是这样。

我又如何呢？

西斯狄娜：「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只要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规范，就会想要努力地去维持现状」

西斯狄娜：「畏惧改革可能带来的灾厄，因而不思进取」

凯伊姆：「你们，想要将不蚀金锁……不，整个牢狱击垮吗？」

西斯狄娜：「怎么可能」

西斯狄娜：「我只是想说，彼此之间必须要找到一个折中点」

西斯狄娜：「彼此坚持自己的做法，不会起到任何的改善」

不蚀金锁的繁荣，是建立在国家将牢狱弃之不顾的条件之上的。

如果国家将牢狱的社会正常化了的话，不蚀金锁就不得不放弃现在手中所持有的权力。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时代变迁的时刻了吧。

正因如此，吉克和鲁基乌斯卿慎重地重复着会谈，窥视着对方的态度。

西斯狄娜：「我认为，您所担心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西斯狄娜：「因为鲁基乌斯大人是现实主义者」

凯伊姆：「但愿如此吧」

房子的门被推开。

鲁基乌斯：「好像聊得很投机啊」

西斯狄娜：「这个……非常抱歉」

凯伊姆：「我可是拜听了这位小姐的高见啊」

鲁基乌斯：「有什么收获吗」

凯伊姆：「当然」

副官用不悦的目光瞪着我。

她似乎想在鲁基乌斯卿面前当个好孩子。

吉克：「今后或许也会有很多需要彼此麻烦的地方，就和她好好相处吧」

凯伊姆：「你在说什么呢，我可是都想邀请这位小姐去吃个饭了」

吉克：「那就好」

凯伊姆：「那么，请问您明天夜里能赏光吗？」

西斯狄娜：「……」

被无视了。

真是个不懂得开玩笑的女人。

鲁基乌斯：「刚才西斯狄娜的话，我们也听到了少许……」

鲁基乌斯：「我没想过要改变特别受灾地区的结构」

鲁基乌斯：「只是想要为大崩落以来，国家的无作为而尽可能地赎罪而已」

凯伊姆：「你在大崩落那时候也是个孩子吧？为什么要拘泥于双亲的失政？」

凯伊姆：「是有什么熟人遇害了吗？」

鲁基乌斯：「虽然没有具体的体验，但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特别受灾地区的惨状就会每天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鲁基乌斯：「所以，不管会需要多长时间，我都会尽力去改善特别受灾地区的环境。我认为，这就是我的生存意义，仅此而已」

鲁基乌斯：「并没有什么很深的因缘」

生存的意义吗……

好怀念。

从前，这是我非常讨厌听到的话。

或许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事情，但那只对受到过上天恩惠的人才有意义。

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生活，或许才会去思考自己为何而生。

但是，在每天都与死亡为伍的牢狱中，这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如果不管是什么人，都有其生存的意义的话

——那么，我应该就不是个人类吧

凯伊姆：「……」

又来了。

吉克：「怎么了？」

凯伊姆：「没什么……」

凯伊姆：「我只是在想，如果像鲁基乌斯卿这样思考的贵族再多些的话，

牢狱说不定就会有希望了」

将脑中从未想过的事情随口说出。

鲁基乌斯卿看向我的视线变得锐利。

但那也只是一瞬。

下一瞬间，视线便缓和下来。

刚才的那个眼神是怎么回事。

是在窥探我吗？

后背流起汗来。

吉克：「说得没错」

吉克：「那么，鲁基乌斯卿，后会有期」

鲁基乌斯：「今后也请多多指教」

我催促着吉克从那里走开。

吉克：「刚才怎么了？」

凯伊姆：「感觉鲁基乌斯卿在窥探着我」

吉克：「那家伙一直都是这样」

吉克：「说的话和想的事能差个几万光年」

凯伊姆：「也是啊」

吉克：「嘛，总比那些做法狗屁不通的家伙要好懂多了」

明明时值深夜，却听到了鸟叫。

那份声音，就好像脖子被掐住的女性发出的声音一样。

凯伊姆：「……」

昨夜艾莉斯的模样在脑中被唤起。

我的手，掐上了仰天倒下的艾莉斯的喉咙。

用力的双手，艾莉斯开心的表情。

可恶。

我摇了摇头，将幻想赶出脑中。

吉克：「……拜托」

凯伊姆：「哎？」

吉克：「上次咱们就是在这不久之后被刺客袭击的吧」

吉克：「我是拜托你要振作一点」

凯伊姆：「啊，啊啊」

吉克：「虽然我不知道之前你在考虑些什么，不过拜托你振作点，别再连路都走歪了」



我在干什么呢。

我们回到了安全的地方。

路上似乎既没有埋伏也没有人跟踪。

吉克：「你把那件事和艾莉斯坦白了吗？」

吉克唐突地开口问道。

凯伊姆：「为什么会这么想？」

吉克：「你昨天跑去菲诺列塔住了吧？而且还淋成了落汤鸡」

凯伊姆：「……坦白了」

吉克：「……这样啊」

凯伊姆：「不过，没有被她当真」

凯伊姆：「她以为，我是在用这个理由来拒绝她」

耳旁传来一声叹气。

吉克：「是因为太过突然所以没法接受吗，这下就麻烦了啊」

凯伊姆：「哪里蹦出来这么一张王牌啊」

凯伊姆：「我本来还以为，只要挑明就肯定能决胜负的」

没想到，居然没被她相信。

吉克：「之后要怎么办？」

凯伊姆：「不知道」

凯伊姆：「虽然不知道，但是要做个了结。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吉克：「就算我要你杀掉她，你也听不进去吧」

杀掉她，吗。

凯伊姆：「如果能做到的话，那该有多开心啊」

凯伊姆：「艾莉斯就像是缠住我的绳索般的存在」

凯伊姆：「我没法只斩断她，而不伤及到自己」

吉克：「你可别去殉情什么的哦」

吉克：「我还想再被艾莉斯用那冰冷的视线蔑视一次呢」

凯伊姆：「谁都没问你的性癖」

吉克：「那可是个好东西哦」

吉克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凯伊姆：「别碰我，变态会传染的」

吉克：「你也是，自从和艾莉斯开始交往以来就变得好冷淡啊」

吉克：「不过，这可远远不能让我满足呢」

吉克微微地开着玩笑。

虽然他似乎是想让我打起精神来，但这却反而让我更加疲劳了。

看到我们的出现，一名年轻人跑向莉莉乌姆。

吉克：「看来发生了什么事啊」

凯伊姆：「啊啊」

向莉莉乌姆走去我们，没过多久就碰到了奥兹。

奥兹：「两位辛苦了」

吉克：「发生什么事了吗？」

奥兹：「萨伊被做掉了」

萨伊？

凯伊姆：「伏击贝尔纳德的时间不是明天吗？」

奥兹：「据说是被同伴给卖了」

吉克：「……混账」

吉克低声骂道。

声音充满着怨叹感。

吉克：「尸体呢？」

奥兹：「其实，他还活着……但是情况太惨了」

奥兹：「您要去看看吗？」

吉克：「当然」

奥兹为我们带路。

带到的地方是娼馆的一间空屋。

吉克毫不犹豫地开门推开。

血的气味扑鼻而来。

躺在床上的人是应该是萨伊吧。

手上的10根指头，各自弯向了不同的方向。

脚趾也全部从中间被弄得不成样子。

吉克：「萨伊……」

萨伊：「头……头儿……」

脸上也没了鼻子和耳朵。

然后，眼皮也被人为了不让他合上眼睛而割掉。

身上没有致命伤。

但是，已经活不下去了。

无法正视他那干渴的眼球。

无法想象他所感到的痛苦。

苍蝇产卵的日子是最糟的。

没有被杀，却被夺走了未来。

不蚀金锁的每个人都想赶快杀掉萨伊吧。

没有人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到这么露骨的折磨。

吉克：「是被谁出卖的？」

萨伊：「是我平常很照顾的一个年轻人」

萨伊：「真，真是……没脸见您」

泪水自充血而通红的双眼中流出。

甚至无法通过眨眼皮来阻住的泪水，缓缓流落。

吉克：「抱歉……」

吉克：「因为我的错，让你遇到了这种事」

萨伊：「不，不……是我，太大意了」

萨伊笨拙地笑了。

无论是意识还是声音，都清楚地向我们传达着他痛楚。

吉克：「你有什么遗愿吗？」

萨伊：「请一定要……杀了，贝尔纳德……那个家伙」

吉克：「我答应你」

萨伊：「非常，感谢您」

萨伊：「这下子，我就没有留恋的事情了」

眉毛的附近一阵痉挛。

是想要合上眼睛吧。

萨伊：「头儿……差不多，也该给我个痛快了」

吉克：「知道了」

奥兹踏前一步，一言不发地将身上的小刀递了过去。

萨伊：「头儿，让您来做这种事……真浪费啊」

吉克：「我不会交给别人的」

萨伊：「非常感谢，头儿」

吉克微微颌首，用白布盖上萨伊的脸。

布料随着呼吸上下浮动。

萨伊：「一片白啊，头儿」

萨伊：「那边的世界……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

吉克：「肯定会有个更好的地方」

萨伊：「嘿嘿，要是话就好了呢」

白布上渗出泪水。

他是在和死亡的恐怖战斗吧。

吉克：「至今为止，对你为不蚀金锁所做的一切，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萨伊：「头儿……被您这么误会，我会很困扰的」

萨伊：「我所，为之工作的……就只有头儿，吉克先生您啊」

吉克：「……」

吉克停下了动作。

萨伊：「我啊……不知道先代的事情……」

萨伊：「只是，想成为像吉克先生这样了不起的男人而已」

吉克：「……萨伊」

吉克咬紧嘴唇。

他的眼中，已经微微地闪着泪光。

吉克一直都在被和过于伟大的先代作比较而活着。

那对他想必很有影响吧。

萨伊：「我会在那边的世界，等着贝尔纳德来的」

萨伊：「请不要，让我等得太久」

吉克：「很快……很快的」

吉克扬起小刀。

或许是察觉到了气氛，萨伊没有再说话。

我没有与吉克交谈，而是径自走出房间。

今天晚上，应该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鼻孔的深处，仍旧鲜明地残留着血的气味。

虽然没想过贝尔纳德会这么简单就被暗算，但没想到在起事之前就被击破了。

奥兹：「凯伊姆先生，请稍等」

凯伊姆：「怎么了？」

奥兹：「请您原谅我的多言，但既然萨伊已经变成这样了，还请凯伊姆先生务必小心」

凯伊姆：「你是担心贝尔纳德那家伙不会和我善罢甘休吧」

奥兹：「如您所言」

凯伊姆：「我会注意的」

凯伊姆：「不过，这下子对吉克的压力就更大了啊」

奥兹：「……是的」

奥兹：「那些年轻人，估计是无论如何都忍耐不下去了」

吉克让他们再等几天。

现在，不仅要担心部下的爆发，也差不多要开始小心被部下出卖的可能性了。

凯伊姆：「吉克就拜托你了」

奥兹：「请您放心」

我告别了低头行礼的奥兹。

来到家门前。

没有灯光。

艾莉斯现在怎么样了昵。

每过一天，推开这扇门都变得愈发辛苦。

昨天是羽毛的雪降下。

今天难道是雨吗。

但愿至少不是火灾吧。

凯伊姆：「我回来了」

.....

.....

没有回应。

房间里还像昨天那样，堆积着不会融化的白雪。

烤猪肉也仍旧掉在地板上。

凯伊姆：「艾莉斯」

.....

凯伊姆：「艾莉斯」

.....

果然没有回应。

我点燃蜡烛。

在变亮的家里，确认了艾莉斯不在这个事实。

艾莉斯明明只在这里住了几天，但缺少了她的这个家，却已微妙地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一段时间内，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凝视着墙壁。

凯伊姆：「.....」

我确认着艾莉斯的随身物。

衣服和医疗道具也没有动过。

这个时间应该也不会出去买东西吧。

她也并不是会去一个人喝酒的人。

话说，至今为止，她很多次地在我回来路上的小巷里等着。

今天应该也是那样吧。

没错。

去找找她吧。

我喝下一杯烧酒，走出家门的时候，突然感到了某种违和感。

艾莉斯的娃娃不在了。

她被送到娼馆的时候拿着的娃娃。

那应该是在她小的时候，被监禁的房屋里堆积的其中一个娃娃吧。

那个，消失了。

凯伊姆：「……」

有种讨厌的预感。

奔跑在小巷中。

就算找不到，现在也必须要去找她。

夜半时分的娼馆街。

不在那里住下的客人已经踏上归途，道路上显得十分空旷。

找不到，

艾莉斯。

我来到菲诺列塔。

梅尔特：「脸色为什么这么糟？」

凯伊姆：「你看见过艾莉斯吗？」

梅尔特：「艾莉斯？」

缇娅：「啊，我看见过哦」

缇娅从厨房露出脸来。

凯伊姆：「在哪里看到的？！」

梅尔特：「我说，别喊得这么大声啊」

梅尔特摆出捂住耳朵的姿势。

缇娅：「不久之前，在店门前」

缇娅：「我虽然有和她打招呼，但是被她无视了」

凯伊姆：「她去哪里了？」

缇娅：「应该是贫民区那边吧」

缇娅：「可能是去照顾病人了吧」

艾莉斯把医疗道具留在了家里。

不可能是去给人看病。

贫民区是贝尔纳德的地盘。

凯伊姆：「……」

艾莉斯那家伙，真准备去出卖吉克吗。

凯伊姆：「帮大忙了」

梅尔特：「啊，等等，凯伊姆？！」

贫民区地方很大。

但是，如果假定艾莉斯是去贝尔纳德那边的话，能走的路就很有限。

道路变得狭窄。

我拨开沉淀的空气，奔跑着。

一边跑，脑中一边浮现出疑问。

就算找到了艾莉斯，我要怎么做才好？

吉克：「这么说来，艾莉斯的确是很纠结啊」

吉克：「她想要被她赎身的你所占有。如果你答应下来的话，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不可能会那么做。

但是，如果我不能接受她的话，不也只会同一个地方往复徘徊吗。

艾莉斯从家里跑了出去，我则去追她。

这个状况只能被称之为滑稽。

要怎么做，才能让她恢复正常呢。

梅尔特：「就好比对于料理的喜好，凯伊姆觉得很好吃的菜，艾莉斯可能就不那么认为」

梅尔特：「就算很难有共鸣，你也应该将自己觉得好吃的心情传达给艾莉斯才对」

我没有理解艾莉斯的想法吗。

没有理解，那家伙想要成为我的所有物，而不想自由生存的理由。

就算知道，我也无法去实现艾莉斯的愿望。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知道的意义吧。

离风情的势力范围已经很近了。

我本能地停下脚步。

在萨伊已经被杀的现在，我已经被贝尔纳德认知为欺骗他的人了吧。

如果就这样大大咧咧地闯进包围圈里的话，就算对手只是些小毛孩也有

可能被抓。

萨伊的悲惨的结局在脑海中浮现。

弯向不同方向的额10根手指。

自没有眼皮的眼球中流出的泪。

血的气味在鼻腔深处复苏。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前进。

艾莉斯。

快让我找到吧。

跑了不久之后，终于在小巷中看到了一名伫立着的少女。

头发上戴着花状的发饰。

右手上拿着娃娃。

凯伊姆：「艾莉斯」

没有回应。

凯伊姆：「艾莉斯，是我」

艾莉斯：「……」

少女用缓慢的动作转过身来。

在月光的照射下，苍白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那副表情既有幼稚亦有成熟，非常的不可思议。

一瞬之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但现在不是发呆的时间。

凯伊姆：「要回去了」

艾莉斯：「回去？」

凯伊姆：「回我家」

艾莉斯：「不要」

凯伊姆：「别闹了快来」

我走近艾莉斯，不由分说地拉起她的胳膊。

艾莉斯：「疼」

凯伊姆：「闭上嘴跟我走」

我们相对无言地走出风蚀的地盘。

我将继续抵抗的艾莉斯按在房子的墙壁上。

凯伊姆：「你这是要打算去哪里」

艾莉斯：「贝尔纳德那里」

艾莉斯：「去出卖吉克」

她的回答比我所想的要更加干脆。



但是，总觉得艾莉斯的存在犹如隔了一层面纱般，飘忽不定。

凯伊姆：「你出卖吉克，是想和我手牵手去上层吗？」

凯伊姆：「不过不巧，咱们会去的不会是上层，而是那个世界」

艾莉斯：「那也无所谓」

凯伊姆：「你是想自杀吗？」

艾莉斯：「自杀？那可没什么开心的」

艾莉斯抓住我的手。

艾莉斯：「但是，像这样，被凯伊姆……」

我的手腕被艾莉斯握住。

然后，被拉到了艾莉斯的脖子边上。

在指尖碰到她脖子之前，我将手挥开。

我可不想再一次掐住她的脖子了。

艾莉斯：「要打我吗？」

艾莉斯：「可以哦，凯伊姆就用你喜欢的方法杀掉我吧」

艾莉斯开心地笑着。

看着她那鲜红的嘴唇突出的话语，让我不由得移开了眼睛。

艾莉斯：「这样下去，我可是会出卖吉克哦」

艾莉斯：「来，快点阻止我啊……来啊，来啊」

凯伊姆：「你是为了被我杀掉才想要去出卖吉克的吗？」

艾莉斯：「不好吗？」

艾莉斯露出茫然若失的表情。

凯伊姆：「这不是好坏的问题」

凯伊姆：「你为什么想死？」

艾莉斯的手拂过我的脸。

艾莉斯：「因为，你不把我当成你的东西」

冰冷的指尖捏住脸颊。

带给我有如玩笑一般的，甜美的痛楚

凯伊姆：「我想要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自由地生活下去」

艾莉斯：「就因为你杀掉了我的双亲，害我当了娼妇？」

艾莉斯微微冷笑。

松开捏住我面部的手。

凯伊姆：「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杀害你双亲的人就是我」

凯伊姆：「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时的状况」

艾莉斯：「不用了，我相信」

她的口气一如既往地平淡。

算了。

先说下去再说吧。

凯伊姆：「你是因为我的错，才被卖到莉莉乌姆的」

凯伊姆：「所以，我希望你能取回普通的人生」

凯伊姆：「为你赎身，教授你医疗的知识，都是为了这个原因」

艾莉斯：「多余的操心」

凯伊姆：「你说什么」

艾莉斯抬起视线看着我。

艾莉斯：「我说，这是多余的操心」

凯伊姆：「那么，你想就那样去做个娼妇吗？！」

声音不自觉地变得强硬起来。

可是，艾莉斯却一点都没有被吓到，反而用愉快的表情看着我。

那份眼神，就好像在看着小丑一般。

艾莉斯：「我可没说过，我想要普通的人生」

艾莉斯：「如果真觉得对不起我，就实现我的愿望啊」

凯伊姆：「你觉得我能做得到吗？你可是我所杀之人的女儿啊？」

艾莉斯：「不要在意这种小事嘛」

艾莉斯：「你想要为我被毁坏的人生负起责任吧？」

凯伊姆：「我是想负起责任」

凯伊姆：「但是，我希望能让你正经地活下去」

艾莉斯：「我对凯伊姆的理想既不知道，也没什么兴趣」

艾莉斯：「我只是想要成为你的东西」

凯伊姆：「你已经充分地尝过那个地狱的滋味了吧」

凯伊姆：「为什么，要坚持回到那种奴隶般的生活？」

艾莉斯：「那是我的自由」

艾莉斯：「正经地活着就那么重要？」

凯伊姆：「那还用说」

艾莉斯：「真傻呢」

艾莉斯的声音变得尖锐。

艾莉斯：「那种事情，只是凯伊姆自以为是的想法」

艾莉斯：「还没明白吗？凯伊姆对于我的感情一无所知」

艾莉斯：「一味地只想着，怎么才能把我塑造成让你满意的人，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想法」

艾莉斯：「你只是想要用做了件好事的心理来骗自己吧？」

凯伊姆：「想要消除罪恶感这点是事实」

艾莉斯：「骗人」

艾莉斯：「凯伊姆才没有对我抱持过罪恶感」

艾莉斯：「所以，才没想过要实现我的愿望吧」

凯伊姆：「不是的」

艾莉斯：「呵呵呵，看来你自己还没明白呢」

艾莉斯：「你究竟是想对谁谢罪」

凯伊姆：「你说什么？」

艾莉斯：「稍微考虑下吧」

艾莉斯：「凯伊姆除了我的双亲以外，杀过的人也不计其数吧」

艾莉斯：「像我这样的孩子也还有很多吧？」

凯伊姆：「……」

我除了艾莉斯的双亲之外也杀过很多人。

其中，也有因为我而变成孤儿，变成娼妇的例子。

如果单纯是想要消除罪恶感的话，去照顾那些人是最省事的。

但是，我却没有那么做，而只为艾莉斯一个人赎身。

艾莉斯：「知道啦？」

艾莉斯：「凯伊姆没有对我抱持着罪恶感的理由」

凯伊姆：「……那么，我……为什么要为你赎身？」

艾莉斯：「谁知道呢」

艾莉斯：「这么想想如何？」

艾莉斯：「如果我变成了正常的人类，凯伊姆是不是想对什么人说些什么传达些什么？」

艾莉斯：「你的心里最开始想到的是谁？」

谁？

那不肯定是艾莉斯……

凯伊姆：「……」

在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小时候哥哥的面孔。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眼前。

——阿伊姆·阿斯托利亚。

凯伊姆：「无聊」

凯伊姆：「……无聊」

凯伊姆：「我只是想要救你而已」

艾莉斯：「呜呼呼……啊哈哈哈哈哈！」

艾莉斯的脸上露出扭曲的笑容。

痛苦的，哭泣般的笑容。

艾莉斯：「真不像样」

艾莉斯：「自己居然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艾莉斯：「啊哈哈哈哈哈！！」

响亮的笑声在小巷中回响，随即流散到夜空。

艾莉斯：「太遗憾了，遗憾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说出这句轻蔑的话后，艾莉斯擦拭着眼角。

凯伊姆：「你怎么可能明白我的事情」

艾莉斯：「我明白」

艾莉斯：「绝对的明白，毫无差错」

艾莉斯：「因为，自从被赎身以来的这7年，我一直都只注视着你，一直都只考虑着你的事而活」

无法否定这句话。

艾莉斯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

像这家伙这样熟悉我的人，在这世上不会存在第二个。

就算被艾莉斯以外的人，说出『只考虑着你的事而活』之类的话，我也只会认为是我自己喝醉了。

但是，这家伙说出的应该是事实吧。

真的，只考虑着我的事情，而生活至今。

事到如今，我才体会到艾莉斯的可怕。

艾莉斯：「最后，再求你一次」

艾莉斯的声音把我拉回到了现实。

艾莉斯：「从我这里，把我的全部自由都夺走吧」

艾莉斯：「让我不去思考任何事情，让我不去期望任何事情……」

艾莉斯：「让我能够回到那个平静的时刻」

艾莉斯：「把我带到，只有我和你两个人的世界去吧」

眼前一阵眩晕。

我没有理解这家伙的任何一面。

艾莉斯是和我们同样说着人话的，别种的生物。

凯伊姆：「那件事……我做不到」

艾莉斯：「是吗」

艾莉斯露出寂寞的笑容，自我的身旁走过。

然后，宛若跳舞般跑向小巷。

在她的前方，是我们刚走出来的贫民窟。

凯伊姆：「艾莉斯……不要走……」

必须要追上去。

放着要去出卖吉克的人不管就糟了。

但是，一步都迈不出去。

既然用话语已经无法制止艾莉斯，我剩下的手段就只有暴力了。

但是，那正是她所期望的事情。

不能照着她的想法去做。

艾莉斯：「再见了，伪善者先生」

艾莉斯消失在黑暗之中。

那份无处可去的感情，在墙壁上撞得粉碎。

难道，我想要帮助艾莉斯，不是为了她好吗？

为什么要想得这么复杂。

因为我的杀戮，而让艾莉斯成为了娼妇，所以我才会为她赎身。

这样想不就好了吗。

但是，脑海中却掠过那个少年的面孔。

阿伊姆・阿斯托利亚。

大崩落的时候，代替我而死去的亲生哥哥。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

我不可能会对你保持罪恶感的，不是吗？

凯伊姆：「呃……」

自一大早便开始的头痛，疼得越来越厉害。

不行啊。

今天已经什么都想不明白了。

回家去吧。

首先，要先变得能够直面往事才行。

这一天的早晨，我也在菲诺列塔的2楼醒了过来。

我不想回到没有艾莉斯在的家。

必须要去见吉克。

虽然不知道艾莉斯会把什么情报卖给贝尔纳德，但有必要让他提高警戒。

我走下1楼。

梅尔特：「早安」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我要去吉克那边了」

梅尔特：「呐，凯伊姆」

凯伊姆：「什么事」

梅尔特：「艾莉斯怎么样了？」

梅尔特一脸认真地问道。

我看着她的眼睛。

发现她正在目不转睛地与我对视

凯伊姆：「跑到风锖那边了」

梅尔特：「怎么会……」

凯伊姆：「我走了」

在被梅尔特追问之前，我走出店中。

我现在没有心情去向她说明详情。

天空一片晴朗。

一片云都没有的空中，太阳无情地照着人们的脸

现在的天气，就好像在嘲笑失去了艾莉斯的我一样。

来到莉莉乌姆之后，发现不蚀金锁有些不同寻常。

大概有20个人吧。

每个人都低着头，脸上布满阴霾。

发生了什么事吗……

吉克将脚搭在桌子上，双手交织着放于胸膛。

眼睛紧紧地闭着。

虽然看上去是在睡午觉，但是以他来说，不可能注意不到开门的声音。

凯伊姆：「发生了什么事？」

吉克：「……」

没有回答。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睡午觉了。

凯伊姆：「我有事情要向你汇报」

凯伊姆：「艾莉斯跑到风锒那边了」

凯伊姆：「好像是要向你出卖贝尔纳德，然后得到报酬」

凯伊姆：「不知道她会向那边泄露什么情报，小心点」

吉克：「艾莉斯不是会因为钱而背叛伙伴的人」

吉克闭着眼睛开口说道。

凯伊姆：「那家伙所期待的报酬，是被我杀掉」

凯伊姆：「她好像觉得这样做就能让我关心到她，然后才能做个了结」

吉克：「那个笨女人」

吉克的感想就仅此而已。

凯伊姆：「来到这里的路上，不蚀金锁有些不同寻常」

吉克将脚从桌上拿下，注视着我。

吉克：「那是组织的中坚成员，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力」

吉克：「得知萨伊的死讯以后，立刻就跑过来要求和风锒一战了」

凯伊姆：「然后呢？」

吉克：「我拒绝了，现在就算正面开战也赢不了吧」

凯伊姆：「你不是有对策吗？」

吉克：「那是个诡计」

吉克：「顺带一提，今天离开不蚀金锁的人，将来在不蚀金锁将风锒击溃的时候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我这么说了」

也就是说，默许了他们去投向风锒。

究竟有多少人会背叛呢。

不，应该说，究竟有多少人会留在不蚀金锁呢。

吉克：「坐下吧」

吉克指了指沙发。

我坐了下来。

吉克：「你又怎么样？和贝尔纳德关系还好吗？」

凯伊姆：「没有必要去确认」

吉克：「是吗」

留下这句话后，吉克就又闭上了眼睛。

凯伊姆：「你应该没有放弃要打败风锒吧」

吉克：「从刚开始就只打算胜利，现在也没有改变」

吉克：「但是，我不能向大家说明我为了获胜而施展的计策」

吉克：「我不拿出具体的方案，他们就算相信我也有个限度。这是理所

当然的事」

吉克：「而且我的计策也不是肯定就能成功。所以，之后就交给他们自己去判断了」

凯伊姆：「就算结果你会变成孤家寡人吗？」

吉克：「我总不能让部下白白去送死」

吉克：「不管怎么说，活着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吉克：「萨伊也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完全可以去左拥右抱地畅饮美酒」

吉克：「为了向我尽忠而死去……是很寂寞的事情」

凯伊姆：「萨伊自己不是已经很满足了吗？」

吉克：「在我身边，像他那样的傻瓜太多了」

吉克：「被部下太过崇敬也是件很困扰的事啊」

吉克似乎是不想在自己的计策失败的时候，将更多的伙伴卷进来。

是受到萨伊之死的影响吗。

吉克：「不管怎么做，我都亏欠了周围人很多」

吉克：「作为不蚀金锁头领的孩子而被生下来，过度优秀的先代，还有贝尔纳德的背叛」

吉克：「如果结果只会让我自灭倒没什么，但是有很多傻瓜愿意为我而死」

吉克：「让身上的担子变轻一点，是对我来说必要的仪式」

吉克：「只拿着必不可少的东西，去和贝尔纳德决一胜负」

吉克取出烟草。

吸上一口，慢慢地吐出烟圈。

凯伊姆：「还要去下层是吧？」

吉克：「明天」

凯伊姆：「恕我多嘴，是不是该取消掉这次会谈取消掉？」

凯伊姆：「谁都有可能把情报卖出去哦」

吉克：「就算是那样，我还是要去」

吉克：「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如果情报被泄露出去，去下层的路上就会充满危险。

有人埋伏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凯伊姆：「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吉克：「谢了」



吉克掉落烟灰。

吉克：「艾莉斯那边要怎么办」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能做的吗？

除了把那家伙当成自己的东西以外就没有解决办法的话。我也无能为力了。

凯伊姆：「没有解决的方法」

吉克：「放弃了吗？」

凯伊姆：「……」

吉克：「一副无精打采的表情」

凯伊姆：「不用关心艾莉斯的事情了」

凯伊姆：「你就把精力击中在组织这边吧」

吉克扫兴地点了点头。

凯伊姆：「明天见」

在走出房间之前，我再次看了吉克一眼。

吉克：「怎么了？」

凯伊姆：「最后就华丽地上吧」

吉克：「那是当然」

吉克：「接下来我会让贝尔纳德后悔自己被生下来的」

前厅中，三人组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着卡牌。

看上去很闲。

库罗蒂雅：「啊啦，凯伊姆大人」

莉莎：「去上面做什么了？」

凯伊姆：「有点杂事」

莉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吧，大家都很害怕呢」

凯伊姆：「我只是保镖而已，不清楚详细的事情」

阿伊莉斯：「不举男」

凯伊姆：「想知道的话就去问吉克」

莉莎：「他怎么可能告诉我们啊—」

凯伊姆：「那么，你就不用知道了」

莉莎：「啊—，那么一来，我们不就像群白痴一样，反抗都没法反抗吗」

凯伊姆：「说对了，你还挺聪明的啊」

莉莎：「太好了！」

莉莎：「不对，我才不开心呢！」

莉莎喧闹着。

库罗蒂雅：「凯伊姆大人，大家都很不安呢」

库罗蒂雅：「这段时间，客人也减少了很多，街上也十分骚动的样子」

凯伊姆：「你们别去做什么奇怪的事」

凯伊姆：「这样，你们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娼妇是贵重的收入来源。

无论倒下的是贝尔纳德还是吉克，娼馆都不会被破坏。

库罗蒂雅：「确实，我们是为了男性而生存的，但这并不代表去谁的店都没关系……」

莉莎：「没错没错，果然还是待在吉克先生的店才好呢」

凯伊姆：「去和他本人说，他会很开心的哦」

凯伊姆：「那就这样」

莉莎：「啊，结果你不还是什么都没告诉我们嘛！」

凯伊姆：「你总算知道了」

我无视掉夹杂着非难的视线，走出店中。

接下来，要去干什么好呢。

到明天位置，都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预定。

去菲诺列塔喝杯酒吧。

凯伊姆：「……」

双脚不受控制地向家的方向走去。

这是在期待着艾莉斯能回来吗。

我自己也不确定。

凯伊姆：「我回来了」

我说出回家的问候。

但是。

却没有人在等着我。

羽毛散落在地板上。

掉下的烤猪肉，已经开始散发出腐臭的味道。

房间的惨状，见证着我的败北。

收拾一下吧。

我把肉收进垃圾袋，紧紧地绑住袋口。

接下来就是羽毛了。

扫帚是在……

不在平常的地方。

在周围找了一圈后，发现它被放在床的附近。

是艾莉斯拿过去的吗——

有些唐突地，我没有将笄帚从那里拿走，而是用手开始收集起羽毛来。

轻飘飘的羽毛，很难如我所想地那样被归集到一起。

即使收拢，又马上飘散。然后，再将那飘散的羽毛收归怀中。

不知疲倦地持续着这低效率的作业，脑海被艾莉斯的事情所占据。

片片羽毛犹如艾莉斯的残片，聚集在怀中，化为往昔的思念。

漆黑一片的房间。

我坐在椅子上思考着。

为什么，我会为艾莉斯赎身呢。

本来，我一直都坚信着是在向艾莉斯赎罪，但似乎并不是那样。

因为我的工作，而变成孤儿和娼妇的人不只是艾莉斯一个。

单纯要消除杀人的罪恶感的话，只要去照顾那些家伙就好了。

但是，我却坚持去为艾莉斯赎身。

为何？为什么？

凯伊姆：「……」

想不通。

想不通必须要为她赎身的理由。

手头刚好有花不出去的大笔金钱，眼前刚好出现了可怜的女孩子。

既不是赎罪也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单纯的一时兴起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胸口突然一阵悸痛。

？？：「如果无论是谁，都有生存的意义的话」

？？：「那么，我应该就不是个人类吧」

凯伊姆：「……」

被掩埋的记忆。

这些话……

的确是艾莉斯曾经说过的。

而且还是在她小的时候。

什么时候？

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这些话的？

凯伊姆：「……对了……」

刹那间，过去的情景在脑海中涌起。

听到这句话，是在艾莉斯将作为娼妇出去接客的前天夜里。  
那时的艾莉斯，正在左耳进右耳出地听着那些娼妇前辈们的话。  
当时的我们，虽然知道艾莉斯是那对夫妇的女儿，但对她并没有什么怜悯。

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毫无预兆、非常唐突地，  
就好像在寒冷的早晨，碰到金属时被闪电击中一般地，  
为艾莉斯赎身的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为什么。

艾莉斯的话里有什么？

我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一旦试图去思考这件事，我便会不寒而栗。

凯伊姆：「生存的意义」

怎么会……

坐在椅子上的我，一动都动弹不得。

果然是吗。

在大崩落之前。

我和(哥哥阿伊姆)，还有母亲在下层生活。

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父亲便已经死亡。我们正是所谓的单亲家庭。

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在每个地方都比我要更加优秀。

小时候的我，总是会找哥哥去挑战各种事情。

容貌、性格、智力、体力——

单是体力的话，我应该能赢——毫无根据地，我坚信着这点。

从山丘上跑到对面大树那边的赛跑。

虽然同时跑了出去，但哥哥的背影很快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然后，我就再也无法和他并驾齐驱。

优秀的哥哥，是母亲引以为豪的孩子。

对于孩子——特别还是单亲家庭中被养育的我们来说，母亲的偏爱就是最好的宝物。

但是，这份宝物却被哥哥所独占了。

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他的错。

但是，小时候的我，心中却只有对他的憎恨。



……如果这家伙消失掉的话。

我总是会这样想。

是这份愿望传达到了吗——

那一天，在那场名为大崩落的毁灭中，哥哥的生命被无情地吞噬殆尽。

一如既往地，向他挑战赛跑的我。

一如既往地，跑在前面的哥哥。

——又要输了吗。

——他会被表扬，我会被贬低。

——畜生，去死吧。

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剧烈的地震席卷了整个城市。

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在悬崖上面探出身子，抓住了哥哥的手。

那时，我的确是伸出手了。t

为什么要去救自己所憎恨的哥哥？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了。

对于幼小的我来说，用一只胳膊支撑哥哥的体重，实在是太过困难。

渐渐地，我们向着地狱的入口一步步靠近。

关于那时候的对话，脑海中基本已经没有了记忆。但只有一句话，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怀。

那就是，他在死之前所说的话。

阿伊姆：「你要连我的份一起活下去」

阿伊姆：「答应我，会连我的份一起活下去，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想，那时的我应该是点头了吧。

证据就是，哥哥的体重从胳膊上消失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哥哥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逼我发下了『成为优秀的人』的誓言。

对于优秀的定义，人各有异。

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它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义。

那就是，我们每天都会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教诲。

话是这样说的。

——每个人，都必定会有其生存的意义。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地经营自己的人生，然后去找到生存的意义。

哥哥在最后的最后，成为了母亲心中理想的人。

将自己已然完成的使命，交付到我的身上。

然后，作为一个优秀的儿子而死去。

即便是哥哥，似乎也做梦都没有想到，那时的母亲已经先一步离开了这个人世。

流落到牢狱以后的我的生活，可谓是不值一提。

作为莉莉乌姆的男妓候补被买下，然后因为厌恶那份工作，而成为了杀手。

为了能够迎接明天，为了能不变成男人胯下的玩物，我拼命地活着。

在吸吮着泥水而维持生命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母亲所教给我们的东西，只是和平年代中人类的遐想。

在牢狱之中想要生存，就必须舍弃生命之外的一切。

努力去经营自己的人生也好，寻找生存的意义也罢，没有人拥有那样的闲情逸致。

自黄发垂髫至苍颜发皤都深深地明白，人生中最重要，只有食物。

母亲那甜美如砂糖般的天真理想——

以及，为了这份理想而献出生命的哥哥——

简直，就是愚蠢之至。

在流落到牢狱后不久，我就常常会想象，自己与哥哥的立场替换的情景。

我在大崩落中死去，然后让哥哥发誓成为优秀的人。

然后，流落到牢狱的哥哥会变成怎样呢？

哥哥的脸那么漂亮，应该会和我一样作为男妓候补而被相中吧。

不管怎么抵抗，都无法从娼馆中逃离。

那个善良的哥哥，别说是去杀人了，就算反抗都做不到吧。

可喜可贺地成为男妓的哥哥，在有钱人丑陋而膨胀的肚子下面，会认为这就是自己生存的意义吗？

亦或是像缇娅那样，将自己生存的意义寄托在命运上面，而从现实当中逃开呢？

在脑中将哥哥贬作男妓，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虽然，直到如今他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人……

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对这个已然消逝之人的思念，强到了会让我抱持罪恶感的程度。

但是——

艾莉斯：「如果无论是谁，都有生存的意义的话」

艾莉斯：「那么，我应该就不是个人类吧」

我对艾莉斯所说的话起了反应。

本以为已经消失的，对哥哥发下的誓言，确实实实在在地在我的体内生下了根。

而艾莉斯的话，则让这份情感微微地长出了枝桠。

所以，我才发病般地去为她赎身了。

说不定，我比自己所想的，要更加纠结于自己没能守护住与哥哥的誓约这件事。

在心中重复着的对哥哥的谩骂，以及将他贬为男妓的妄想，全都是在为没能守护住誓约的自己辩解。

或许，我是希望艾莉斯能够代替沦落为杀手的我去变得优秀，从而实现同哥哥发下的誓言。

也就是说，就像哥哥在大崩落时救下我那样，我也藉着将艾莉斯从那个名为娼馆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然后将那个誓约转到了她的肩上。

正因如此，我才会固执地希望艾莉斯能够正经地活着。

这样考虑的话，就合乎逻辑了。

凯伊姆：「……」

我抬头仰望天花板。

果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艾莉斯的感受。

只是一味地想要将自己没有达成的誓约，强加在艾莉斯的身上而已。

所以，不管艾莉斯是否期望，我都要让她成为哥哥所说的那种优秀的人。

然后，在用我的手将艾莉斯引导到正规上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消除自己

没能遵守诺言的罪恶感。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艾莉斯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存在。

所以，尽管无数次觉得她很麻烦，我都没能真正的离开艾莉斯而走到了现在。

贝尔纳德：「长着这么一张可爱的脸，做的事情却那么鬼畜」

脑中浮现出贝尔纳德的面孔。

如果给艾莉斯赎身是为了抱她的话，就算是鬼畜的行为也还有救。

但是，我完全没有考虑过她的事情。

只是将她培育成了自己的替代品。

艾莉斯究竟期望着什么，自己又该为她做些什么之类的问题，我从未认真地想过。

凯伊姆：「真是遗憾啊，贝尔纳德」

看来我鬼畜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了你的想象啊。

嘴上义正辞严地让艾莉斯去拥有自由的生活，实际上却完全把艾莉斯当成了自己的所有物。

凯伊姆：「……」

抱歉，艾莉斯。

或许，这是我第一次由衷地向她道歉吧。

我比自己所想的，还要更加地不了解自己。

突然，脑中回响起艾莉斯那抽搐般的笑声。

睁开眼睛，房间里已经开始变暗。

我并没有睡着。

但是，也没有醒过。

自从昨夜扫除完之后，我就一直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狭缝中徘徊。

我掀开盖在身上的毛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今天有要和吉克去下层的预定。

如果不蚀金锁的中层干部背叛到风铃那边去的话，不管什么情报被泄露都不足为奇。

最糟的情况下，今天就是我和吉克的忌日。

我仔细地整理好装备。

与昨天的天气完全不同，今天的上空覆盖着厚重的云层。

夹杂着湿气的强风四起。

今天的天气会变糟吧。



吉克被刺客袭击的那晚也是个雨天。

要是能不发生同样的事情就好了。

凯伊姆：「我来了」

吉克：「噢」

吉克整理好仪容。

为了和贵族碰面，着实收拾了一番。

吉克：「看过鲁基乌斯卿的手吗？他的指甲可是修得相当漂亮啊」

吉克：「那些有钱人就连这么细小的地方都会注意到呢」

吉克照着镜子开口说道。

凯伊姆：「没注意到」

吉克：「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但他总是会握住双手放在桌上。所以就算讨厌也会看到」

凯伊姆：「他是想让你表扬他吧」

吉克：「哈哈哈，要是的话还真够恶心的」

吉克梳理着乌黑的头发笑道。

凯伊姆：「那么，情况如何？」

吉克：「什么的情况？」

凯伊姆：「有多少部下跑到风锒那边了？」

吉克：「三成」

三成吗。

这下子风锒就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了。

用正攻法是打不倒贝尔纳德的吧。

凯伊姆：「我昨天也说过，不知道有什么情报会被泄露给贝尔纳德」

凯伊姆：「去下层会很危险」

吉克：「我可是还在被七成的人所信赖着，不管有多危险我都要去」

凯伊姆：「上次好运气帮了你一把，这次就不知道了」

吉克：「应该会死吧」

吉克：「……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吉克透过镜子的反射看着我。

两人四目相对。

凯伊姆：「随你便吧」

吉克：「就等你这句话呢」

吉克放下梳子。

吉克：「接下来，只要你再做好觉悟，咱们的准备就结束了」

凯伊姆：「我一直都在等着你赶快做完准备」

吉克：「是吗，那还真是让你久等了啊」

吉克将两个杯子放在桌上，倒入烧酒。

我一言不发地取过其中一个。

吉克：「不管我是死是活，今天都是最后的会谈」

吉克：「拜托你了」

凯伊姆：「啊啊」

碰杯的声音响起。

燃烧般的液体流入体内。

云层愈发地厚重，完全将月光遮住。

下雨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吧。

我们走近菲诺列塔。

凯伊姆：「不去看一眼梅尔特吗？」

吉克：「这个时候不能沾女色，气势会被削弱的」

凯伊姆：「也是啊」

突然，菲诺列塔的门被打开，两个男人被赶了出来。

在他们之后，梅尔特走了出来。

梅尔特：「居然敢在我的店里说吉克的坏话，真是有胆量啊！」

梅尔特：「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们的脸！」

在梅尔特的怒气下，男人们落荒而逃。

梅尔特：「真是的，开什么玩笑啊……」

梅尔特：「啊啦？」

梅尔特看到了我们。

真是没辙啊。

梅尔特：「你们两个聚在一起是要来喝酒吗？」

吉克：「不，之后有事要做」

梅尔特：「是吗，真可惜」

凯伊姆：「刚才那是？」

梅尔特：「生客」

梅尔特：「因为他们大言不惭地说吉克的坏话，所以我在他们被其他客人杀掉之前把他们赶跑了」

梅尔特：「你看，因为我很温柔嘛」

吉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凯伊姆：「受伤了吗？」

梅尔特摆出没有这回事的姿势。

梅尔特：「比起那个，吉克你最近还好吗？完全都见不到你呢」

吉克：「什么啊—完全没问题」

吉克：「作为久疏问候的赔礼，下次我会来这里摆下酒席」

梅尔特：「我会期待的」

与嘴上说的话相反，梅尔特的脸上却不见开朗的神色。

吉克：「凯伊姆，走吧」

凯伊姆：「啊啊，再见了」

我们从梅尔特面前走过。

梅尔特：「凯伊姆」

被叫住了。

回头看去，梅尔特正摆出一副不安的表情。

梅尔特：「小心点」

凯伊姆：「不用担心」

凯伊姆：「我们又不是去做什么危险的工作」

说完这句话后，我便背过身离开。

两人的背影远去了。

那两个孩子，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注意到。

在出去做危险工作的时候，自己的脸上会摆出怎样的表情。

梅尔特：「明明都已经被我看穿了」

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

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在这里等待，以及为他们祈祷。

一定要……平安啊。

第四次的会议开始了。

凯伊姆：「今天就是最后的会议了吧？」

西斯狄娜：「应该是吧」

凯伊姆：「我不期望什么正经的回答」

凯伊姆：「你就像平常那样，回答一些我的问题吧」

西斯狄娜：「我会视情况决定回不回答」

凯伊姆：「是么」

凯伊姆：「说实话，不蚀金锁的形势很不利」

凯伊姆：「鲁基乌斯卿应该也不可能会不知道吧？」

西斯狄娜：「当然有所耳闻」

西斯狄娜：「但是，形势不利的情况从前就有，并不是值得现在为之惊讶的事情」

凯伊姆：「有胜算吧」

西斯狄娜：「应该是」

凯伊姆：「是什么样的计策？」

西斯狄娜：「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

西斯狄娜：「我收到命令，在开始执行之前都要严守口风」

果然，从她那里问不到什么。

吉克究竟在考虑着什么呢。

在现在这个数量和气势都占劣势的情况下，要怎么才能打倒贝尔纳德呢。

雨下了起来。

凯伊姆：「下雨了啊」

西斯狄娜：「嗯」

副官没有穿着避雨的外套。

转眼间，她的衣服便被雨水打湿。

凯伊姆：「不进房子里面吗？」

西斯狄娜：「我们的工作是在外监视」

凯伊姆：「还真是一板一眼啊」

我脱下穿着的外套，递给副官。

西斯狄娜：「这是什么意思？」

凯伊姆：「穿上吧」

西斯狄娜：「没有必要」

凯伊姆：「这样我很尴尬」

西斯狄娜：「我没有为了消除你的尴尬，而特意去做些什么的义务」

凯伊姆：「……」

艾莉斯：「还没明白吗？凯伊姆对于我的感情一无所知」

艾莉斯：「一味地只想着，怎么才能把我塑造成让你满意的人，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想法」

艾莉斯：「你只是想要用做了件好事的心理来骗自己吧？」

脑中浮现出多余的事情。

艾莉斯也在听着这雨声吗。

还是说，已经变成听不到外界声音的状态了呢。

门被推开。

吉克：「下起来了么」

凯伊姆：「啊啊」

吉克：「话说完了，你们先进来」

凯伊姆：「谢了」

走近室内之后，吉克来回看着我和副官。

吉克：「为什么让女士淋湿了？真是不长眼色啊」

凯伊姆：「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凯伊姆：「我是说过要借给这位女士外套，但却被这位女士一口回绝了」

西斯狄娜：「没错，并非那位先生的错」

鲁基乌斯：「人家的好意就该诚心接受哦」

西斯狄娜：「非常抱歉」

西斯狄娜的声音透着某种满足感。

这个女人，只是想表现自己即使被雨淋湿也要坚守岗位的努力吧。

鲁基乌斯：「那么，吉克殿下。在决战之前请务必不要让周围人知晓」

吉克：「彼此注意吧」

吉克：「那么，我就此告别」

我跟着吉克，从鲁基乌斯卿身前走过。

凯伊姆：「决战是什么时候？」

吉克：「3天后，详细的事情就到时候再问吧」

吉克：「我并不是怀疑你，但这个作战需要绝对的保密」

凯伊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用介意」

突然，视线的一角传来光亮。

在有如阴暗的井底般的牢狱中，微小的光群正在移动。

光亮的主人是人类。

数量大概在50个左右吧。

凯伊姆：「吉克，你看」

吉克：「贝尔纳德吗……」

吉克面露苦涩。

光群正在从贫民区向娼馆街的方位移动。

吉克：「我来下层的事被泄露出去了吗」

凯伊姆：「要赶快了」

我们跑了起来。

现在明明是分秒必争的紧急状况，场地与天气却不容许我们提速。

俯视眼底下的牢狱中，光流正在一点点地侵蚀着娼馆街。

脑海中浮现出缇娅、梅尔特，还有那些娼妇的脸。

与吉克关系很近的女人将会遭受到怎样的对待，犹如洞若观火般明显。

要赶上啊。

给我赶上啊。

我们在小道上飞奔着。

凯伊姆：「还能跑吗」

吉克：「那还用说」

我们一边奔跑，一边确认周围的情况。

然后，

前行路上的阴影中，出现了几个身影。

短发男：「抱歉打扰你们的赶路」

小巷的岔路中，接连出现了 6 个男人的身影。

短发男：「稍微陪我们玩……」

我一脚踹上领头男人的裆部。

我可没有功夫听他废话连篇。

凯伊姆：「吉克，这里就交给我」

吉克：「抱歉」

男人们因为突然的袭击而有些畏怯，吉克趁此机会穿过人缝迅速跑走。

独眼男：「给我站住」

一个男人去追吉克。

他的后背立刻被我投出的小刀所刺透。

凯伊姆：「谁敢转身，下场就和他一样」

不管怎么说，至少也要让吉克自己先冲回去。

没有头领的组织，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风锺的面前，恐怕会毫无还手之力吧。

凯伊姆：「要走就先杀掉我」

男人们纷纷拔出小刀。

胡荏男：「你这混蛋」

一名男子举起小刀向我突刺。

我侧身避开攻击，顺势扭住他的胳膊。

腕关节响起悲鸣。

胡荏男：「唔噶啊啊啊啊啊啊」

凯伊姆：「下一个！」

无眉男：「唔噢噢噢噢！」

另一个人冒失地冲了过来。

凯伊姆：「喝！」

我主动拉近距离，

自正面一拳击中他的鼻梁。

手上传来击碎的触感。

凯伊姆：「还剩下 3 人吗」

大脖男：「欸」

一名男子完全被吓到了。

在一步步地向后退，

随即，落荒而逃。

凯伊姆：「你们两个呢？」

两名袭击者互相使了眼色。

渐渐地拉开距离，然后消失在旁边的小巷中。

现在不是放心下来的时候。

我再次朝着娼馆街跑去。

娼馆街上，已经布满风镜的人。

小巷中晃动着大量的火把与灯笼，将本来就很气派的娼馆街照得灯火辉煌。

我没有贸然地接近，而是躲在小巷的阴影中观察着情况。

一部分店铺的大门被破坏。

是被强行闯进去了吧。

被用绳子绑住的男人们从莉莉乌姆里被押了出来。

是不蚀金锁的人。

从受伤者很少的情况来看，可能是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抓住了。

不，只有一个人的脸是肿着的。

奥兹。

手被反绑在身后的他，被人扔到地面上。

雨夜的突袭。

再加上吉克不在。

很显然，不蚀金锁在这场战斗中毫无还手之力。

完败啊。

日益恶化的情况完全没有得到改善，不蚀金锁就结束了。

秘策也没能来得及起到作用。

说起来，吉克怎么样了？

他应该是先跑过来的。

是躲在哪里看着现在的状况呢，还是已经被抓了呢。

站在小巷中的男人们之间，没有吉克的面孔。

我向周围望去。

正在此时，菲诺列塔的门被打开。

被绑住的梅尔特和职工们走了出来。

她们似乎没有受到外伤。

……奇怪。

里面没有缇娅。

难道是逃跑了吗？

还是说……

我将视线移回莉莉乌姆。

贝尔纳德正要向里面走去。

与此同时，在贝尔纳德的旁边，

艾莉斯正站在那里。

……还活着啊。

安心感涌上心头。

然后，便立刻被不安所取代。

在不蚀金锁已经败北的如今，艾莉斯已经没有用处了。

曾经出卖过同伴一次的人，到最后都会被打上背叛者的烙印。

被上头随便编个理由处理掉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没办法。

凯伊姆：「……」

但是，内心却不想放弃。

将艾莉斯逼成背叛者的人是我。

如果我接受了她的期望，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



这样想是一方面……

但反过来，就算艾莉斯回到了我这边，我果然也还是不会去答应她的要求吧。

结果，我们只是在两条无法交织的路上前行。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所抵达的终点吗。

是应该去救艾莉斯呢。

还是要将她置之不顾呢。

话又说回来，就算我现在出去，能不能救到艾莉斯也还是个未知数。

可恶。

完全想不出答案。

我到底该怎么做好？

凯伊姆：「？！」

背后传来人的气息。

烦闷的大脑令我的反应慢了一步。

我反射般地自小巷滚出。

凯伊姆：「是你？！」

女：「呼」

被大幅挥动着的匕首不留空隙地自两侧袭来。

打眼看去，那有如舞蹈般的动作可谓是毫无破绽。

这不是寻常的剑技。

凯伊姆：「唔……」

我凭借着本能，总算勉强躲过刀锋。

如果说，这世上有为了挥剑而生的生物，那么眼前的女人肯定能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

凯伊姆：「咕」

我将手伸向腰间的小刀。

凯伊姆：「呃呃」

手被刺中。

在我后退的下一个瞬间，

拳头出现在眼前。

眼前一黑。

后背狠狠地撞到了娼馆的墙壁。

凯伊姆：「咕……」

呼吸停止。

在摇曳的视线中，

女人手上的小刀飞驰而至

已经来不及避开了。

??：「等等！」

小刀在鼻尖处停住。

时间静止宛若冻结一般。

不久，女人的嘴唇动了起来。

女：「怎么了？」

贝尔纳德：「把那家伙就那么杀掉，太无趣了」

贝尔纳德：「在让我稍微乐乐吧」

女人不满地看着我。

她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只好不容易捕捉到手的猎物，却被饲主夺去的猫一样。

凯伊姆：「真可惜啊，不能杀掉我」

女：「……」

女人扬起拳头。

意识立刻变得模糊。

因为下巴被击中的缘故，大脑在一段时间之内都昏昏沉沉的。

我似乎是被反绑住手，扔在了地板上。

这里是……

吉克在莉莉乌姆的房间。

虽然总算想起被绑的现实，但怎么被运到这里的就不清楚了。

贝尔纳德：「起来」

头上传来声音。

凯伊姆：「咕」

某个人揪住我的衣领，把我硬生生拉起。

贝尔纳德在靠椅中深深坐下的样子映入眼帘。

就像吉克平常所做的那样，把脚搭在桌子上，嘴中叼着烟卷。

贝尔纳德：「睡得好吗？」

凯伊姆：「那要看是怎么被叫起来的」

贝尔纳德：「这样啊」

液体被倒到头上。

凯伊姆：「咕」

脸上的伤口传来灼痛。

看来，是有人将烧酒倒在了我的头上。

贝尔纳德：「怎么样？」

凯伊姆：「托你的福，完全清爽了」

凯伊姆：「话说，抓到吉克了吗？」

贝尔纳德：「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凯伊姆：「那么，现在还不算是你的胜利」

贝尔纳德：「你爱这么想就这么想吧」

实际上，我也认为我们已经输了。

就算吉克仍旧在生，他一个人也什么都做不到。

贝尔纳德：「不蚀金锁也够没用的啊」

贝尔纳德：「我也有点高估吉克了」

贝尔纳德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口中吐出烟圈。

贝尔纳德：「我还在等着他出招呢，没想到你们自己就从内部崩坏了」

贝尔纳德：「在那里等了半天的我也是够傻的啊」

凯伊姆：「你放我一条命是要让我陪你聊天么」

贝尔纳德：「不，我倒没有那么闲」

贝尔纳德：「只是想吧吉克抓到以后，在你们面前和梅尔特乐一乐而已」

凯伊姆：「你还挺有品位啊」

贝尔纳德：「大家都这么说」

贝尔纳德：「你们两个，都已经上过梅尔特了吧？」

贝尔纳德：「而且对于吉克来说，她还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买下来的女人」

贝尔纳德：「哈哈哈哈哈，自己的心上人被亲生父亲骑在身上，不知道是怎样的感觉呐」

凯伊姆：「你也和梅尔特来上一发，咱们4个不就齐了么」

凯伊姆：「不错啊，可是个大家庭呢」

贝尔纳德：「不过，我也会让那边的乞丐过来尝尝梅尔特的」

贝尔纳德：「他们可是群平常只能把欲望发泄在狗身上的家伙，肯定会大喜过望吧」

凯伊姆：「……你这坨狗屎」

贝尔纳德：「哈哈哈哈哈，谢了啊」

贝尔纳德掐掉烟卷。

贝尔纳德：「不过，吉克和他的父亲相比实在是差远了啊」

贝尔纳德：「居然沉迷于女色而将组织毁在自己手里，真是个没用的家伙」

贝尔纳德：「父亲太过伟大，孩子也会很辛苦啊」

凯伊姆：「你还挺感同身受的啊」

贝尔纳德眯起眼睛。

他是察觉到，我知晓他的过去这件事了吧。

贝尔纳德：「不巧，我已经超过父亲了」

贝尔纳德：「父亲所拥有的全部东西，现在都已经到了我的手里」

凯伊姆：「你是想说复仇成功了么」

贝尔纳德用阴暗的笑容做出了回答。

笑容中，似乎在忍耐着些许的伤感。

这家伙也和吉克一样，在与自己和先代的因缘做着战斗。

有人说过，达成复仇的瞬间是最华丽的。

那么，现在这家伙的心里又剩下了些什么呢。

贝尔纳德：「说起复仇……」

贝尔纳德向站在我背后的部下催促着什么。

凯伊姆：「怎么了？」

贝尔纳德：「快点啊」

我凝视着贝尔纳德不堪入目的阴险笑容。

不久，随着一阵花香飘过，一个人站在了我的身边。

是艾莉斯么。

凯伊姆：「艾莉斯帮上忙了么」

贝尔纳德说道。

贝尔纳德：「毫无作用」

贝尔纳德：「我还以为她会带来些什么有趣的事情，结果她却空手而来了」

贝尔纳德：「本来还准备至少把她当成个人质……不过现在已经没用了」

凯伊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去下层的事的？」

贝尔纳德：「前几天不是出了很多叛徒么？从他们那里听到的」

凯伊姆：「原来如此」

是从内部泄露的啊。

结果，艾莉斯似乎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情报。

她没有做出致命的背叛行为这点，让我多少也放下心来。

贝尔纳德：「那个女人净说些意义不明的话，像什么想被你杀掉之类的」

贝尔纳德：「……对了」

贝尔纳德露出嗜虐的笑容。

贝尔纳德：「难得人家都这么说了」

贝尔纳德：「凯伊姆，你就去实现艾莉斯的心愿吧」

凯伊姆：「开什么玩笑」

贝尔纳德：「别那么说嘛」

贝尔纳德：「在找到吉克之前，我可是都很无聊啊」

凯伊姆：「……」

我将他无视掉。

贝尔纳德：「这可是为了艾莉斯好哦？」

凯伊姆：「什么？」

贝尔纳德：「反正她已经没用了」

贝尔纳德：「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交给部下去处理」

贝尔纳德：「这个女人虽然脑子有点怪，不过身体可是上等货啊」

贝尔纳德：「到他们手里，一时半会就算想死都死不掉了吧」

凯伊姆：「混蛋……」

如果我不动手的话，艾莉斯就会被肆意玩弄之后，再被杀掉。

就是这么回事。

艾莉斯：「没关系的，凯伊姆」

艾莉斯：「……杀了我吧」

艾莉斯呵呵地傻笑着。

贝尔纳德：「怎么办？艾莉斯可是都这么说了哦」

凯伊姆：「吃屎去吧」

我被按在地上暴打。

然后，马上又被揪住头发拉了起来。

艾莉斯的脸出现在眼前。

男人们压住我的肩膀，强逼我跪了下来。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我不想被凯伊姆以外的人杀掉」

艾莉斯：「反正你已经打乱了我的人生，就再给我最后一击吧」

凯伊姆：「……我怎么可能，杀掉你啊」

艾莉斯：「凯伊姆……」

贝尔纳德：「艾莉斯，真遗憾」

贝尔纳德：「看来凯伊姆是想看到你被当成玩具来对待啊」

贝尔纳德：「嘛，男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贝尔纳德冷笑着给部下递了个眼色。

他们抬起我的下巴，让我眼睁睁地看着部下们将艾莉斯围住。

然后，将她推倒。

卷起的裙边已经能看到大腿。

然后，直到大腿根部都一览无余。

凯伊姆：「住手……」

贝尔纳德：「这可是你期望的事情」

部下中的一个人在艾莉斯的双腿间跪了下来。

艾莉斯：「凯伊姆……杀了我」

凯伊姆：「艾莉斯……」

要我杀掉艾莉斯？怎么可能。

但是，不这样做的话，这家伙也只会在我眼前惨遭蹂躏。

然后，死在他人的手中。

别人或许会责难将艾莉斯舍弃的我吧。

但是，每个人都有能做到和做不到的事情。

这不是在强词夺理。

面对自己重视的女人，我不可能下得去手。

艾莉斯：「凯伊姆……杀了我……」

凯伊姆：「住手，贝尔纳德」

贝尔纳德：「别在那里一厢情愿了」

男人将手伸向艾莉斯的衣服。

我咬紧牙齿。

凯伊姆：「……」

为了做出回答，而深吸一口气。

这是没办法的事。

这是为了艾莉斯好。

男声：「你，你们这些混蛋干什么？！」

凯伊姆：「？」

屋外突然起了骚动。

贝尔纳德：「真吵啊」

贝尔纳德走近床边。

贝尔纳德：「什，什么啊……这是……」

贝尔纳德：「究竟……是怎么……？」

贝尔纳德的声音因为惊愕而变调。

很多脚步声自楼下传来。

然后，马不停蹄地向2楼奔了上来。

精悍男人：「头儿，不好了」

精悍男人：「咕啊」

男人从背后被击飞，一个跟头栽倒在室内。

菲奥奈：「失礼了」

以菲奥奈为首的4名羽狩走进房间。

围住艾莉斯的男人们慌忙离开。

凯伊姆：「菲奥奈……」

菲奥奈瞥了我一眼。

然后，立刻转头向贝尔纳德看去。

菲奥奈：「我是防疫局的菲奥奈·希尔法利亚」

贝尔纳德：「……羽狩找我有何事？」

贝尔纳德贯彻着从容的态度回应着。

菲奥奈：「我们接到报告，说这个娼馆拘留着羽化病感染者」

菲奥奈：「依照法律，羽化病感染者需要尽快得到保护」

菲奥奈：「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请立刻告知我们」

贝尔纳德：「别开玩笑，我们才没藏什么羽化病人」

菲奥奈：「那么，让我们调查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吧」

贝尔纳德：「……什么？」

菲奥奈的部下们一言不发地在房间中散开。

凯伊姆：「艾莉斯，绳子」

艾莉斯：「嗯」

艾莉斯解开了我的束缚。

在羽狩面前，贝尔纳德也不敢去阻拦艾莉斯。

我用余光确认着窗外的状况。

娼馆街的小巷中已经是灯火透明。

大量的羽狩聚集在路上。

我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羽狩。

应该是将牢狱以外的羽狩也动员过来了吧。

这么大规模的抓捕，不可能会是偶然。

凯伊姆：「这样啊……」

脑中想起吉克与之数次会谈的人物。

鲁基乌斯卿——

被称为年轻的改革派的他，也是羽狩的首领。

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做出这么大的动员。

换做平常，羽狩不会根据『不蚀金锁的根据地中关押着羽化病人』这种情报就展开行动。

而且，还恰好是在风锒将娼馆街压制住的当晚。

吉克那家伙，似乎连我都骗了。

红发的羽狩：「队长，看这个！」

菲奥奈：「怎么了？」

红发的羽狩：「书架的背面有扇门」

这个门连我也不知道。

贝尔纳德：「我不知道有那扇门」

菲奥奈：「作出暗门的人大致都这么说」

在慌乱的贝尔纳德面前，书架被移开。

菲奥奈将手搭在门的把手上。

菲奥奈：「请容许我调查一下」

用确信般的动作将门推开。

门后突然出现一条阴暗的通道。

菲奥奈窥视着里面。

菲奥奈：「果然」

菲奥奈：「你已经安全了，出来吧」

菲奥奈向通道中喊道。

里面有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缇娅：「……那，那个……」

……在这里等着我们啊。

菲奥奈：「你是羽化病感染者吗？」



缇娅：「是的，没有错」

菲奥奈：「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

缇娅：「那个人告诉我说，有能治好我的病的特效药」

缇娅指着贝尔纳德说道。

贝尔纳德：「……」

贝尔纳德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他终于也察觉到，自己已经踩进了一个陷阱。

同时也意识到，眼前的情况已经由不得他做出任何辩解。

凯伊姆：「从今以后，可不能漏过任何一个角落啊」

我将贝尔纳德原先对我说过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贝尔纳德：「唔……混蛋……」

菲奥奈：「贝尔纳德殿下」

菲奥奈：「我们有些事想要向您询问，请跟我们到看守所走一趟吧」

贝尔纳德：「那样我可是会很困扰的」

贝尔纳德向手下使了个眼色。

周围响起拔刀的声音。

菲奥奈：「防疫局对于妨碍执行任务的人，有着相应的对应措施」

菲奥奈：「您应该也清楚吧？」

菲奥奈慢慢地拔剑出鞘。

贝尔纳德：「我可是第一回听到这种说法」

菲奥奈：「……予以排除」

凯伊姆：「艾莉斯，缇娅，藏起来」

在两个人进隐藏通道避难的同时，血光涌起。

狭小的室内展开了乱斗。

精悍男人：「头儿，快逃啊」

贝尔纳德冲向部下守住的出口。

凯伊姆：「往哪逃！」

我抓过挂在墙上的剑向他投去。

精悍男人：「咕！！」

部下挺身为贝尔纳德挡下了这一击。

将被剑刺穿腹部的部下当做盾牌，贝尔纳德到达了出口。

菲奥奈：「站住，贝尔纳德」

贝尔纳德：「抱歉了」

贝尔纳德消失在走廊中。

部下们则堵在房间的出口，阻挡着我们的追击。

菲奥奈：「冲散他们！」

菲奥奈的剑闪耀着光芒。

她的剑术依旧华丽。

犹如激流般飞舞的闪光，将风铸的男人斩于剑下。

不久之后，房间中便充斥了风铸成员们的呻吟声。

菲奥奈：「凯伊姆，接住」

菲奥奈将我的匕首扔了过来。

凯伊姆：「谢了」

凯伊姆：「走吧！」

我们从房间中飞奔而出。

前厅中，娼妇们正抱作一团颤抖着。

莉莎：「凯，凯伊姆……」

库罗蒂雅：「请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凯伊姆：「之后再跟你们说明」

凯伊姆：「跑下来的男人去哪了？」

阿伊莉斯：「后门」

凯伊姆：「知道了」

正当我要冲向后门的时候，

缇娅：「啊，艾莉斯小姐，可能还很危险啊？！」

凯伊姆：「……」

凯伊姆：「菲奥奈，贝尔纳德就交给你了」

菲奥奈：「你要去哪？！」

凯伊姆：「有别的事」

没等说完，我就向吉克的房间跑去。

菲奥奈：「……这次，又换成那个女孩子了吗……真是的」

贝尔纳德：「可恶，可恶，可恶」

贝尔纳德汗流浹背地跑着。

今天晚上，本来应该是最棒的夜晚。

不，直到刚才为止，已经是最棒的夜晚了。

结果，却变成了现在这样。

吉克！

那个男人。

全被那家伙给糟蹋了。

不只是这个晚上。

我的整个人生，都被那个混蛋给糟蹋了。

贝尔纳德：「？！」

黑暗中渐渐出现一个人影。

贝尔纳德停下脚步。

浮现在小巷中的身影——

没有一寸赘肉的身体。

蕴含着强韧意志的眉毛与双瞳。

即使在视野较模糊的雨夜中，也能清楚地看到在他体内隐藏着活力与智慧。

贝尔纳德咬紧牙齿，咒骂着一瞬间被对方所吸引的自己。

这样啊。

你要妨碍我到这种地步啊。

贝尔纳德：「吉克……」

贝尔纳德来不及确认期待的破灭，慌忙转身欲逃。

但是，不出所料地，他身后的小巷也已经被不知从哪出现的羽狩们堵得严严实实。

干得真漂亮啊。

看到在娼馆的正面大张旗鼓的羽狩，贝尔纳德就必然会选择从后门逃跑。

吉克是计算到了这一步，然后在这里等着他自投罗网。

没想到，会被这个年龄可以当自己孩子的男人摆了一道。

贝尔纳德的嘴角扬起微笑。

贝尔纳德：「我也幼稚了一把，是吧？」

吉克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伫立在原地，凝视着贝尔纳德。

.....

.....

.....

.....

贝尔纳德：「你倒是他妈的给我说句话啊！！」

贝尔纳德发出怒吼。

那份吼叫，甚至盖过了滂沱的雨声。

贝尔纳德：「什么事都来妨碍我」

贝尔纳德：「在你生下来之前，我一直都在为先代努力工作」

贝尔纳德：「知道吗？！一直……一直都是啊！」

贝尔纳德：「然后，你这混账却什么都没做，就突然从旁夺走了一切」

贝尔纳德：「就因为你是正室的孩子，而我的母亲是个佣人」

贝尔纳德：「你就把一切的一切，全他妈的从我这里抢走了！」

贝尔纳德笑了起来。

几道雨水形成的溪流自脸上滑落。

贝尔纳德：「我妈到最后都没告诉我父亲的名字，就因为一个无聊的病死掉了」

贝尔纳德：「她担心告诉我父亲的姓名后，会给先代添麻烦」

贝尔纳德：「就算原先的干部都知道我是先代的子嗣，她也还是什么都没说」

吉克没有回应。

贝尔纳德：「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我妈都紧紧地握着先代给她的便宜发饰」

贝尔纳德：「明明让她死得这么悲惨的人，就是先代」

贝尔纳德：「呐……这算什么？」

贝尔纳德：「这算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啊？」

贝尔纳德：「你是什么东西，我又算什么啊？！」

不知不觉中，贝尔纳德的声音中已经混入了哀怨般的感情。

吉克的面部仍然纹丝不动。

如同尽到礼仪一般，将贝尔纳德的哀叹一一接下。

沉默的时间流逝。

不久，吉克面无表情地开了口。

吉克：「无论是你，是我，还是先代，都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吉克：「如果说咱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只是这个世间的不公平」

吉克：「但是，你所品尝到的不公，在牢狱就连做下酒菜都不够」

贝尔纳德：「会那样想，只是因为你是受到恩惠的那一方吧！」

吉克：「啊啊，没错」

吉克：「我受到了恩惠，而你没有」

吉克：「自从开始拘泥在这种小孩子都明白的事理之时，你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贝尔纳德：「……」

贝尔纳德失声了。

愤怒与屈辱，令他的体内燃起熊熊的火焰。

那份火焰，正是被他那长年堆积下来的，名为劣等感的火药所引燃。

贝尔纳德：「混蛋——————！！！」

贝尔纳德有如离弦之箭般向前突进。

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理性。

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个将自己的人生否定得体无完肤的男人，必须要将其消灭——

否则，自己就无法作为一个人类活在这个世上——

这种冲动，驱使着他向前冲去。

吉克：「贝尔纳德」

看到一脸狰狞地逼近的贝尔纳德，吉克不由得想到。

人的一生，并没有本质上的意义。

正因如此，人们才要将自己的人生与他人联系起来。

约定、友情、复仇、诅咒、命运——

什么都好。

通过和别人结下因缘，来为自己附加生存的意义。

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得到无以复加的安心感吧。

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永恒地将所谓的羁绊看做是神的作品般珍视。

为了让这个名为缘分的迷药能够永远不会失效。

贝尔纳德：「呃呃」

贝尔纳德冲上前去。

用尽全身的力气，将自己的人生寄托在拳头上，击出必杀的一击。

然后——

却被吉克轻轻地侧过头就避开了。

贝尔纳德：「？！」

同时，吉克的拳头陷入了贝尔纳德的腹部。

雨停了。

云朵飘散，朦胧的月光照在小巷之中。

贝尔纳德发出不成声的呻吟，颓然倒下。

吉克：「能决定自己人生的人，就只有自己」

我们回到吉克的房间。

房间里，仍旧充斥着男人们的呻吟声与血的气味。

凯伊姆：「缇娅，怎么了？！」

我望向隐藏在书柜后面的通道。

缇娅：「啊，凯伊姆先生，艾莉斯小姐她」

凯伊姆：「所以我就在问你她怎么了」

缇娅：「她跑到通道里面去了，我没能拦住她」

凯伊姆：「里面？」

通道是紧急用的出口。

前面应该连接着某个小巷吧。

凯伊姆：「你就待在这里」

我朝着艾莉斯离开的方向跑去。

通道并不很长，在少许前进一段距离后，我就从某个民宅的房间中走了出来。

屋中似乎没有人。

门大大地敞开着，雨滴被风吹进房中。

艾莉斯究竟是去哪了呢。

凯伊姆：「……」

艾莉斯正站在那里。

她静静地凝视着我，完全不在意自己被雨淋湿。

一片漆黑之中，艾莉斯洁白的肌肤格外显眼。

拂晓的微光照耀在她的身上，看上去就好像是她自己在发光一样。

凯伊姆：「为什么要逃跑」

艾莉斯：「没有逃，只是移动了」

艾莉斯：「因为我不喜欢血的气味」

凯伊姆：「真亏你还是个医生」

好不容易才琢磨出的玩笑里，浸透着空虚。

艾莉斯：「我刚才差点就被凯伊姆之外的人杀掉了」

凯伊姆：「要感谢菲奥奈啊」

艾莉斯：「现在凯伊姆是要过来杀我吗？」

凯伊姆：「怎么可能」

艾莉斯：「结果，凯伊姆还是没能实现我的心愿」

抱她也好，占有她也好，杀掉她也好。

艾莉斯：「你又是来让我自由生活的？」

凯伊姆：「算是吧」

艾莉斯：「果然，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事情」

艾莉斯：「我究竟是多么地渴求着凯伊姆，多么地想要成为凯伊姆的东西，你一点都没有体会到」

不可能体会得到的。

因为普通的人，不可能对我抱持如此深的执念。

凯伊姆：「告诉我吧」

凯伊姆：「为什么那么想成为他人的所有物？？」

凯伊姆：「你就没有想过，要为了自己的人生而活下去吗？」

艾莉斯露出『当然』的表情。

艾莉斯：「从来都没有想过」

艾莉斯：「因为，我是个人偶」

凯伊姆：「人偶？」

艾莉斯：「只要没有别人的命令，我就动弹不得」

艾莉斯的手上握着那个人偶。

它好像正用被绣上去的空虚眼神在看着我。

艾莉斯：「你知道的吧？我小时候是在牢笼中被养大的」

凯伊姆：「啊啊」

艾莉斯：「但是，直到我来到娼馆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

艾莉斯：「自我懂事时起，住在那间屋子里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艾莉斯：「那个房间，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艾莉斯：「我都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太阳和风的存在」

艾莉斯：「只是遵从着每天露几次面的人的命令生活」

艾莉斯：「只要遵从命令就会被夸奖，做了命令之外的事就会被打」

艾莉斯：「所以，除了遵从命令之外，我不会考虑任何其它的事情」

艾莉斯淡淡地倾诉着她的人生。

她的口气，就仿佛是在说明某种药物的使用方法一般。

艾莉斯：「知道了吧？所以我是人偶」

艾莉斯：「除了按别人的命令活下去以外，不会做任何事情」

脑中回想起以前从贝尔纳德那里听到的话。

贝尔纳德发现艾莉斯，要将她带出房间的时候，似乎遭到了哭泣的她近乎狂乱的抵抗。

那是因为，不能从房间中出去的教育，已经浸透到她的骨髓里了。

恐怕，艾莉斯被施加的教育，就只有这一条吧。

艾莉斯：「娼馆也没有什么好讨厌的」

艾莉斯：「虽然拜被强行从牢笼中带出来所赐，常常会看到噩梦与幻觉，在心情突然变糟的时候也曾无数次呕吐过就是了」

艾莉斯：「在那里，有给我下命令的人」

艾莉斯：「只要遵照着命令去做，就会感觉非常的安心」

只是以听从命令为目的而被养育的艾莉斯。

对于没有和外界接触过的她来说，会有那种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完全没有感觉到违和感吧。

在世间被称为地狱的娼馆，对于艾莉斯来说反倒是最为熟悉的地方。

说不定，在被监禁着养大的艾莉斯眼中，娼馆反而是一个很宽松的环境。

艾莉斯：「但是，凯伊姆把我从娼馆中带出去了」

艾莉斯：「我对被赎身这件事没有任何感觉，只是所有者换了一下而已」

艾莉斯：「我的心愿只有一个」

艾莉斯：「能够拥有一个对于我来说，能够简单地生活的环境」

艾莉斯：「但是……」

后面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吧？

她的表情这样说道。

凯伊姆：「我让你去变成一个普通的人类」

艾莉斯满足地点了点头。

艾莉斯：「很辛苦」

艾莉斯：「人偶是无法自己走路的，但是凯伊姆却要我走啊走啊走啊走的」

艾莉斯：「自立吧，为自己考虑吧，为你的人生而活着吧」

艾莉斯：「这是不可能的」

艾莉斯：「走不出去的我，每天好不安，好害怕，好想吐」

艾莉斯：「但即便是那样，我还是一点点地习惯，在让自己接近着凯伊姆所说的普通」

艾莉斯：「但是，那一天——」

艾莉斯：「凯伊姆把我丢掉了」



凯伊姆：「……我对你说，让你去自由地生活」

艾莉斯：「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被扔到了井底」

艾莉斯：「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想不出」

艾莉斯：「感觉，就像是堕入了无底的深渊一般」

艾莉斯：「恐惧感甚至让我无法呼吸」

艾莉斯：「凯伊姆是不知道的吧？」

凯伊姆：「……」

我终于看懂了，这个叫做艾莉斯的人类。

她为什么会去拒绝自由，为什么会期望被他人所占有。

喜欢的东西，

讨厌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不想要的东西，

以及，她所抱持着的想法。

对于普通的人类来说，这个名为『自由』的美酒，对于艾莉斯来说却是剧烈的毒药。

艾莉斯：「所以，我才会缠着凯伊姆」

艾莉斯：「恳求你把我留在身边，把我当成人偶来对待」

艾莉斯：「虽然大家都误会我是对凯伊姆抱持着好感，但我本来就没有喜欢或者讨厌这种感情」

凯伊姆：「你是想要一个能够束缚自己的人吧」

艾莉斯：「没错，人偶是没法独自生活的」

说穿了，艾莉斯就只是想遵从他人的命令而活，从而去确认自己生存的价值。

所以，她才认为自己是人偶。

人偶如果不能被它的主人摆弄，就只是个垃圾而已。

被主人放弃，给予所谓的自由，对于人偶而言就是死亡。

艾莉斯：「自从被凯伊姆抛弃之后，我就努力地试着去自己生存下去」

艾莉斯：「过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熟悉了正常人的生活……」

艾莉斯：「十几天前，凯伊姆又突然说要和我住在一起」

艾莉斯：「明明至今为止都把我丢下不管，为什么又要多此一举？」

艾莉斯：「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期待着自己的想法能够传达到你心中的，那个微小的可能性」

艾莉斯：「但是，这次你却只给予了我更多的苦痛」

艾莉斯：「我完全不能理解」

艾莉斯：「为什么凯伊姆要让我痛苦？为什么在将我摔下之前，还要先把我高高地举起来？」

凯伊姆：「……」

我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在自以为是。

因为觉得有些可怜，就想要把这个头脑不正常的女孩子引到正轨上——我在装腔作态地当着善人。

但在艾莉斯眼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让她感到痛苦。

这算什么啊。

凯伊姆：「……艾莉斯，我啊」

艾莉斯：「我用不着你谢罪」

艾莉斯：「也用不着什么普通、常识、标准」

艾莉斯：「如果凯伊姆不能把我当成你的所有物……」

艾莉斯：「那就在这里杀掉我」

我的声音已经无法传到艾莉斯的心里。

她半带陶醉地继续说了下去。

艾莉斯：「凯伊姆掐住我脖子的时候，我好高兴」

艾莉斯：「我一直都在期待自己能够被凯伊姆支配」

艾莉斯：「如果自己的生命能被凯伊姆捏碎，我想，那一定是最棒的事情」

艾莉斯露出笑容。

艾莉斯：「这算是喜欢一个人吗？」

艾莉斯：「我明明只是个人偶，没有选择所有者的权力」

艾莉斯：「可是，在被凯伊姆折磨的过程中，我变得只会去考虑凯伊姆的事情」

艾莉斯：「啊啊！我知道了，就是这种感觉吧？！」

艾莉斯：「我想让你把手伸进我的腹中，将在那里的某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破坏掉」

艾莉斯：「这样，绝对就会是最棒的结局！！」

艾莉斯的声音变得高亢，仿佛在讴歌着某种圣行。

她的肌肤上，染上兴奋的绯红。

这是何等的偏执。

被赎身以后，能够消除艾莉斯恐怖的人，就只有我。

所以，艾莉斯就一味地只去考虑我的事情。

希望得到我的关心，希望能够继续为我所有。

持续着期望被占有，以及被拒绝的无尽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地被铭刻在了艾莉斯的心中。

想要调教一个人，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利用人的饥饿。

将其饿到极限，再给予饵食。

只需将这个行为重复下去，人类就会向给予自己食物的人宣誓效忠。

或许，我所做的事情，就对艾莉斯饥渴的心灵起到了类似的效果。

这已经算得上是诅咒了。

是我施加在艾莉斯身上的诅咒。

艾莉斯：「来吧」

艾莉斯向我走近。

艾莉斯：「我背叛了组织」

艾莉斯：「做了应该受死的事情」

再次迈出一歩。

艾莉斯：「凯伊姆」

艾莉斯将某个东西塞进我的手中。

我知道这份触感。

是医疗用的手术刀。

凯伊姆：「……」

我要杀掉艾莉斯？

作为将她的人生搞得一团糟的补偿？

不可能。

不管我给艾莉斯带来了多么强烈的痛苦与困惑，也不管这样对于她来说，是多么至高无上的报酬。

我都不会用我的手，去取走她的性命。

凯伊姆：「我做不到」

小刀掉落到地面上。

艾莉斯：「……为什么？」

凯伊姆：「因为我不想杀你」

凯伊姆：「因为我想看到你幸福地活下去」

我所期望的，是艾莉斯能够做出改变。

艾莉斯：「又说这种话……」

艾莉斯：「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

凯伊姆：「听到了」

艾莉斯：「那么！」

艾莉斯：「那么……就成全……」

艾莉斯：「呐，成全我吧……」

艾莉斯的声音因为痛苦而变调。

艾莉斯：「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艾莉斯：「不被凯伊姆做些什么的话……我会坏掉的……」

艾莉斯跪倒在地上。

双手捂在脸上，重重地，重重地垂着头。

黎明的冷雨，落在她微微颤抖的肩上。

不幸的女人。

作为人类生存下去的意义，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完全地否定掉。

就算终于得到了做人的机会，寄宿在脑海中的经历，以及镌刻在体内的生存方式，却无法被那么轻易地改变。

直到现在为止，艾莉斯都只是在一味地发狂。

但是，不管脑中有多么的混乱，艾莉斯也无法去亲手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吧。

因为，这个世上不存在会自杀的人偶。

所以，不管变成怎样，她今后也只能有如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

艾莉斯的人生究竟会变成怎样呢？

我对她的不理解，确实增加了她的不幸。

但是，我不认为自己必须要为她的人生负责。

可是……

就这样放着艾莉斯不管好吗？

艾莉斯所需要的，不是能够理解她纠结的内心，并且能够陪在她身边守护她的人吗？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或许也只有我了。

我回想起这十天发生的事情。

在时断时续的理性中，艾莉斯持续地向我索求。

即使因为混乱的自己而感到困惑，心中对我的思念也不曾消失。

我很多次都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有多麻烦啊。

也想过，将她杀掉完事。

但是，艾莉斯跑到风镜那里的夜晚，我感觉到了什么？

放置在房间地板上的腐臭的料理。

散乱的羽毛。

以及，收集羽毛的时候，双手的感触。

那时的患得患失的感觉，至今仍然存在于我的心中。

那就是，我也在索求着艾莉斯的证据。

我将自己一心想要让艾莉斯变得正常的心愿，与自己同哥哥那个荒诞的誓约做了对比。

哥哥赌上性命的那份诅咒，无论去如何地否定，都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苛责着我。

对艾莉斯的救赎，就如同是缓和那份疼痛的麻醉药一般。

所以对于我来说，艾莉斯是不可或缺的。

我很疑惑，担任这个角色的人是不是就非要艾莉斯不可。

而艾莉斯也一样。

她也说过，自己无论被谁所有都无所谓。

但是，尽管如此——

在我身前的人还是艾莉斯，而在艾莉斯面前的人也还是我。

这不是女孩子们津津乐道的，什么命运般的相逢。

我们的相遇没有任何意义。

有的只是相遇这个事实，以及随着时间积累的感情。

即便不曾理解彼此，我们的心也渐渐相合——

然后，在现在这一瞬间，原本毫无关联的我们的人生，确实来到了分合的岔路口。

我要……

凯伊姆：「因为，我想看到你自由活下去的样子」

艾莉斯：「？！」

艾莉斯抬起脸来。

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我。

我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彼此缠绕在一起的。

但是，那只是我们对彼此的诅咒。

不解除这份诅咒，艾莉斯就无法停下对我的依存，我也会继续将艾莉斯作为祭品，向哥哥献上谄媚的笑容吧。

人们之间的因缘是无比贵重之物。

但是，它有时也会成为让我们迷失道路的迷药。

如今的我和艾莉斯深陷其中，没有脱身之术。

所以，想要解除这份诅咒，也只有趁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逃掉的话，无论是我还是艾莉斯，都将迎来终结。

艾莉斯：「我不知道什么自由的价值」

艾莉斯露出脆弱的笑容。

凯伊姆：「的确，你或许是被当作人偶来养育的」

凯伊姆：「但是，你没有必要在今后也去做个人偶吧」

艾莉斯：「必要不必要什么的，那不是我能选择的！」

凯伊姆：「会改变的」

艾莉斯狠狠地瞪着我。

艾莉斯：「不可能改变的吧？！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得到！」

艾莉斯：「你知道的吧？坏掉了啊，我已经……坏掉了啊」

凯伊姆：「可能会花上很多时间……」

凯伊姆：「但是，道路会继续延展下去，那条仅为你而存在的道路」

凯伊姆：「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自己试着走下去吧」

艾莉斯：「少罗嗦！」

艾莉斯站了起来。

艾莉斯的手中，握住我扔掉的小刀。

艾莉斯：「没有被你赎身就好了」

艾莉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在娼馆过着没有痛苦的生活」

艾莉斯：「但是，凯伊姆却把一切都搅乱了」

艾莉斯：「不管是我的人生，还是我的心」

艾莉斯：「责任……对了，你不负起责任吗？」

她将刀尖向我对准。

凯伊姆：「没错……搅乱你人生的人是我」

凯伊姆：「我所做的事情，对你来说就像是诅咒一般的存在」

凯伊姆：「所以，就在现在甩掉它吧」

凯伊姆：「然后，向着你自己的人生迈步前行」

艾莉斯：「少罗嗦……少罗嗦，少罗嗦！」

艾莉斯用双手攥紧小刀。

艾莉斯：「杀死凯伊姆之后，我也会自杀」



艾莉斯：「既然咱们已经相互扶持相互依靠走到现在，那么到最后也在  
一起吧」

她是要来刺我吧。

被痴情的女人杀掉的话，我估计会被归到花花公子那一列吧。

凯伊姆：「来刺向我吧」

凯伊姆：「然后，好好想想」

凯伊姆：「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变得幸福」

艾莉斯：「唔唔！！」

艾莉斯冲了过来。

燃烧着憎恶的眼睛迫近。

抬头仰望天空。

滴落的雨水轻敲在我的脸上。

虽然全身都已经湿透，但身体的一部份却仍旧温暖。

因为，我抱住了艾莉斯的肩膀。

地面上响起小刀落下的声音。

刀刃刺伤了我的胳膊。

虽然没有感到疼痛，但却有流血的感觉。

看起来，艾莉斯并没有刺上我的胸膛。

艾莉斯：「凯伊姆你……知道什么……」

艾莉斯：「你知道什么啊……」

艾莉斯跪在石阶上，垂下头去。

艾莉斯：「我有的时候……也是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的」

艾莉斯：「因为是这样的吧？」

艾莉斯：「我明明什么错都没有，但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世界却被说成是地狱」

艾莉斯：「每天每天，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人偶，还是坏掉的人类……」

艾莉斯：「那么，我算什么啊……我的人生算什么啊？」

艾莉斯：「我是为了什么，而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啊……」

艾莉斯：「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啊……」

艾莉斯的口中漏出呜咽声。

认为她生活在地狱之中，让她认为自己已经坏掉——

这些事情，就相当于在否定艾莉斯的整个人生一样。

艾莉斯一直在寻找。

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

「如果无论是谁，都有生存的意义的话」

「我应该就不算是人类吧」

所以，她才会这么说吗。

被什么人——恐怕，是和我母亲抱持着相似人生观的娼妇告知的吧。

每个人只要被生下来，就必定有其意义所在。

这或许是为了鼓励即将开始娼妇工作的艾莉斯，所说出的令她宽心的话语。

那个时候的我，也曾略微听到那段对话。

艾莉斯很可怜。

但是，

但是……

凯伊姆：「你无论是生在地狱，还是变成人偶，都没有任何的原因」

凯伊姆：「这就和我的家人死在大崩落中，我被卖到娼馆而变成杀手一样。既没有原因，也没有意义」

艾莉斯：「凯伊姆……」

凯伊姆：「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凯伊姆：「每一寸土地都充斥着不合理的事情」

凯伊姆：「但是，如果在这里就结束的话，你的人生就会真的不曾存在过」

凯伊姆：「你是为了为谁去做些什么而被生下来的吗？」

凯伊姆：「这种想法，也太过寂寞了吧」



我把手放在艾莉斯的头上。

凯伊姆：「试着想想看」

凯伊姆：「梅尔特、吉克、缇娅，还有那些娼馆的女人，都不知道你的经历」

凯伊姆：「但尽管如此，你不是也和他们普通地相处了吗」

艾莉斯：「呜……」

艾莉斯抱住自己。

艾莉斯：「唔哇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号啕大哭。

我和艾莉斯一起，走在回娼馆街的雨后的路上。

小巷的两旁，被解除了武装的风销成员们，一个个都蹲坐在地上。

在一旁监视他们的，则是听到急报而集结过来的不蚀金锁的人。

吉克：「哟」

吉克用平常的语气和我打着招呼。

被紧紧绑住的贝尔纳德就在他的身边。

凯伊姆：「还活着吗」

吉克：「多亏你的帮忙啊」

凯伊姆：「你那边看来已经收拾好了啊」

吉克：「你不也是」

吉克笑着瞥了艾莉斯一眼。

凯伊姆：「你是怎么抓到贝尔纳德的」

吉克：「下次喝酒的时候再告诉你，正好我也想听听你和艾莉斯的事情」

凯伊姆：「很无聊的」

吉克：「我也是，最好别太过期待啊」

两人相对苦笑。

艾莉斯：「真恶心」

吉克：「噢噢，果然还是正宗的毒舌更让人陶醉啊」

艾莉斯：「哼」

艾莉斯露出恼气的表情。

这份表情，真的是好久没有见过了。

菲奥奈：「吉克殿下，我们也差不多该告辞了」

吉克：「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菲奥奈：「我只是在遵从上面的指令」

菲奥奈：「组织间的问题就请你们自行解决」

吉克：「我知道」

菲奥奈：「贝尔纳德殿下将会在我们这里滞留两三天左右」

菲奥奈：「我们需要他来作调查报告」

估计是去看守所被鲁基乌斯卿和副官盘问吧。

菲奥奈：「那就这样」

艾莉斯转过身去。

我向着她的背影说道。

凯伊姆：「菲奥奈……谢了」

菲奥奈：「请不要叫得这么亲近」

她头也不回地说道。

似乎还没有原谅我的行为。

菲奥奈：「……请替我感谢缇娅的协助」

凯伊姆：「我会传达的」

菲奥奈：「拜托了」

菲奥奈走开了。

吉克：「接下来，我也该干我的工作了」

吉克：「抱歉，能拜托你去治疗伤者吗，艾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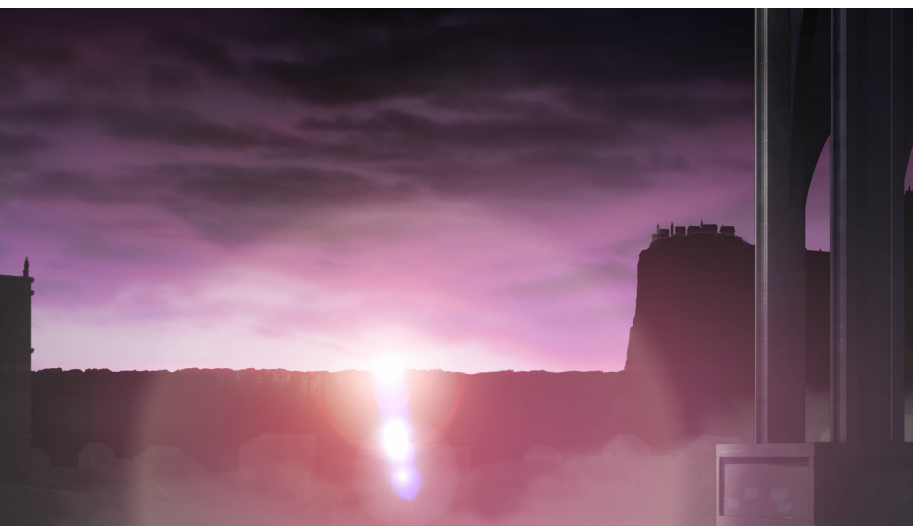
艾莉斯：「没有道具」

她的医疗道具都被放在我家里了。

凯伊姆：「在我家里，走吧」

艾莉斯：「啊，嗯」

正在这时，



太阳缓缓地在牢狱的绝壁上兴起

我窥视着艾莉斯的侧脸。

娇美的面庞上，已经被尘埃和眼泪弄得一团脏。

真是个过分的夜晚啊。

不过也罢……

偶尔有个这样的夜晚也不错——

让我有这样想法的，是那绝美的朝霞。

朝阳照耀在牢狱的屋瓦上。

一片黑暗的小巷中，浮现出两个人的身影。

他们穿着在牢狱中罕见的干净服装。

西斯狄娜：「看来已经落幕了呢」

鲁基乌斯：「应该是吧」

西斯狄娜：「您不觉得劳累吗？」

鲁基乌斯摆了摆手，做出没问题的回应。

鲁基乌斯：「回看守所去吧」

鲁基乌斯：「首先，要去看看贝尔纳德那些人」

西斯狄娜：「遵命」

西斯狄娜将头低下后，转过身来。

西斯狄娜：「是谁」

……

寂静。

不久，小巷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是不久之前将凯伊姆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穿着长外套的女人。

没有血色的肌肤。

但是，她的眼光中却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女：「只是过路人而已」

与说法恰恰相反地，

女人粗暴地将头发向上捋起，后背靠在墙壁上。

鲁基乌斯：「你在这里也就是说，风锒的背后果然是……」

女：「别谦虚了，鲁基乌斯」

女：「那种事情，你老早以前就知道了吧」

女：「不，应该说正因为如此，你才会不惜跑到牢狱这个偏远的地方吧？」

西斯狄娜：「过度伶牙俐齿可不是件好事」

女：「抱歉，我也只有这么点能耐了」

女人用食指敲了剑柄两次。

鲁基乌斯：「散播在牢狱中的毒品，似乎有福音被混入啊」

女：「大概吧，我并不清楚太难的事」

女人的后背自墙壁弹起。

女：「打扰你们散步了」

西斯狄娜：「你给我等下？！」

女：「……」

就在一瞬之间。

穿着长外套的女人的小刀，就抵住了西斯狄娜的咽喉。

西斯狄娜：「……唔……」

西斯狄娜停止了呼吸。

女：「乳臭未干的女人」

女：「反正既然要死，哪怕是一次也好，先去尝尝男人的味道吧」

鲁基乌斯：「这可是我重要的副官，麻烦你手下留情」

女：「当然」

长外套女性的刀刃，轻轻滑过西斯狄娜的面颊。

女：「男人会喜欢这个味道的」

女人露出锋利的犬牙，冷笑着拉开距离。

西斯狄娜：「混，混账……」

女：「我就此告辞了，鲁基乌斯卿」

犹如疾风一般，女人消失在小巷中。

小巷中，只剩下鲁基乌斯，以及因为屈辱而面泛红潮的西斯狄娜。

鲁基乌斯：「那个女人是狂犬」

鲁基乌斯：「感觉就如字面上所言，被狗咬了一口啊……呵呵」

西斯狄娜：「这，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

鲁基乌斯：「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鲁基乌斯一边大笑，一边向看守所走去。

西斯狄娜：「鲁，鲁基乌斯大人？！」

而在他身后，西斯狄娜慌忙追了上去。

抓到贝尔纳德的两天后。

对风铸干部的处罚定了下来。

贝尔纳德被削去鼻子和耳朵，然后流放到下界。

其它的干部则是单纯的下界流放。

下界流放在牢狱中是非常普通的刑罚。

自诺瓦斯·艾蒂尔上被推下去的处刑方法，基本上不会感到什么痛苦。

虽然作为主谋的贝尔纳德被强制要求自己跳下去，但即便如此也是相当温情的处置了。

至少，与萨伊的死法相比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而其它风锺的成员，以及背叛到风锺的人们，得到了闭门思过 5 天这种基本算不上处罚的处置。

关于迷药的流通，通过对贝尔纳德的审问就大致上清楚了。

虽然传给贝尔纳德麻药的人是上层的贵族，但这并不是在他身后实际存在的贵族。

给贝尔纳德介绍假冒贵族的，就是昨天晚上将我击昏的女人。

虽然她过去似乎曾经在贝尔纳德手下担任过暗杀的工作，但是除此之外的行动便一无所知。

而她现在的行踪也不得而知。

再加上，因为迷药都是分成小部分交货的，所以贝尔纳德似乎也不清楚混合物的事情。

而关于毒品的贩卖，也是通常由几个小贩经由真正的管理者拿到手的。

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流通的异常性相当可疑。

桌子上摆的料理，已经满到了连杯子都放不下的地步。

不要放杯子这个提议，应该是梅尔特半开玩笑地主张的吧。

在我们平常制定座位的柜台上，摆放着大量的酒桶。

谁想喝，就可以随便地畅饮。

凯伊姆：「说起来，我从来没见过你喝酒啊」

艾莉斯：「是吗？我在家里倒是有喝苦艾酒的」

凯伊姆：「又出来个怪东西」

凯伊姆：「梅尔特，你这里有苦艾酒吗？」

梅尔特：「虽然有，但是不要喝太多哦」

梅尔特：「据说喝上瘾的话会产生幻觉」

说着，端出了有着强烈酒味的，绿色的液体。

凯伊姆：「我说，你不会是因为这家伙才变得这么古怪的吧」

艾莉斯：「古怪是我天生的」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凯伊姆：「和我的葡萄酒交换」

艾莉斯：「大惊小怪」

我和不满的艾莉斯交换了手中的酒。

缇娅：「啊，吉克先生开始致词了」

吉克在店中央举起酒杯。

全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吉克：「这次的事件，让大家担心了」

吉克：「从今以后，也请大家齐心协力，重振不蚀金锁的雄风」

吉克：「干杯！」

随着四起的欢声，大家举起酒杯。

梅尔特：「干杯——」

缇娅：「干杯」

艾莉斯：「我倒是无所谓」

凯伊姆：「你态度是够恶劣的」

我与一如既往兴致寥寥的艾莉斯碰了杯。

凯伊姆：「今后多加努力吧」

艾莉斯向我瞥了一眼。

但是，马上就又将脸扭开。

艾莉斯：「你也是」

她低声地说道。

缇娅：「两位发生了什么好事吗？」

缇娅：「总觉得你们的感情变好了呢」

艾莉斯：「小动物闭嘴」

缇娅：「对，对不起」

缇娅：「不过……我的名字，已经决定是小动物了啊」

艾莉斯：「不服气吗？」

缇娅：「没，没有……」

梅尔特：「每次看到她们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吵架，我真的很困扰呢」

梅尔特将被子伸了过来。

彼此碰杯。

梅尔特：「你们能平安真是太好了」

凯伊姆：「我有哪次不是凯旋而归吗？」

梅尔特：「少在那里自吹自擂了」

梅尔特用杯子敲了我的额头一下。

吉克：「哟，喝上了？」

凯伊姆：「当然」

吉克：「今天全部由我来请客，不用顾虑尽管喝吧」

说着，吉克也和梅尔特碰了杯。

凯伊姆：「这次的事件，你的计算范围是从哪到哪？」

吉克：「要说从哪里开始就有点难了」

吉克：「正面冲突赢不过，暗杀杀不了，卫兵也被他们拉拢了，那该怎么办好呢」

吉克：「想来想去，我就想到要借助羽狩……还有缇娅的力量了」

吉克拍了拍缇娅的后背。

缇娅：「很，很疼的」

凯伊姆：「不过，很难让他们按照你的期待来袭击娼馆街吧？」

吉克：「我将关于我会定期去下层的传闻泄露了出去」

吉克：「之后，就是由那些最后背叛的中坚力量，将最后的会谈的日期汇报过去了」

吉克：「通过他们将情报传给贝尔纳德」

凯伊姆：「原来如此」

应该是因为这边的中层干部大量背反而心花怒放缘故吧，

贝尔纳德相信了这个情报。

不过，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去了下层就是了。

凯伊姆：「话说回来，还真是够冒险的啊」

吉克：「只是因为没有确实能够胜利的方法罢了」

梅尔特：「你们在说什么呢？」

吉克：「在谈把妹的方法哦」

开玩笑地说完这句话后，吉克将烧酒一饮而尽。

艾莉斯：「……」

突然，艾莉斯站了起来。

吉克：「怎么了？」

艾莉斯：「这次真的很对不起」

带着愧疚的表情低下头去。

真是罕见的光景啊。

吉克：「那件事情……也不能放着不管啊」

笑意从吉克的表情上消失。

吉克：「你背叛组织的事情，干部们都已经知道了。必须要给你些惩罚措施」

凯伊姆：「等等，组织的背叛者不是不予以问罪吗？」

吉克：「啊啊，艾莉斯如果是组织的人就没问题了」

吉克：「可惜，她不是。她是我的朋友」

头领的朋友背叛组织的话，受责罚的人就应该是吉克。

而且，如果对那个背叛者不闻不问的话，下面会给他很大的压力吧。

吉克：「虽然很过意不去，但是希望你做好被鞭子打个5次左右的觉悟」

梅尔特：「怎么会……」

吉克：「抱歉，归根结底全部都是我的责任」

被鞭打5次。

鞭刑的处罚绝对不轻。

皮肤会破裂，大概会疼得失去意识吧。

而且，基本上确定会在背上留下不会消失的伤疤。

艾莉斯有过那种经验吗？

归根结底，如果不是我优柔寡断，艾莉斯也不会背叛。

如果我能替她受刑就好了，但这也得找个正当的理由。

凯伊姆：「那份处罚，就由我来替她承受吧」

艾莉斯：「背叛的人是我」

艾莉斯：「凯伊姆，这是没办法的事」

吉克：「啊啊，因为觉得她可怜就替她受罚，不管是谁都不会接受的」

凯伊姆：「我有理由」

凯伊姆：「自己饲养的狗要了别人的话，受罚的应该是饲主吧」

吉克微微考虑后点了点头。

吉克：「原来如此啊」

艾莉斯：「怎么回事？」

凯伊姆：「也就是说，我为你赎身，所以你是我的所有物」

艾莉斯：「……那个……倒是没错」

凯伊姆：「鞭刑对女性来说太严酷了」

艾莉斯：「男人也是一样的吧」

艾莉斯握住我的胳膊。



凯伊姆：「我已经习惯了」

凯伊姆：「在我小的时候，已经受过很多次了」

忤逆娼馆老板命令的时候——

没有完成暗杀任务的时候——

被鞭打的经验数不胜数。

虽然这不能使疼痛稍轻，但至少我已经有过觉悟。

艾莉斯：「可是……」

凯伊姆：「艾莉斯，不许违抗主人」

艾莉斯：「……笨蛋」

艾莉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把我当成你的东西……」

艾莉斯欲哭的表情上露出不满。

凯伊姆：「被你好好处理一下就没事了」

我尽量开朗地说道。

艾莉斯的背叛，是我对她的不理解招致的后果。

我应该自己洗清这份罪孽。

艾莉斯：「凯伊姆……」

艾莉斯：「对不起」

我摸着艾莉斯因愧疚而低下的头。

吉克：「这也算是以儆效尤」

吉克：「我会让奥兹手下留情的」

凯伊姆：「负责的是奥兹吗？！」

那家伙的鞭刑可是相当惨烈的。

凯伊姆：「哈哈，这还真是计算之外的事情啊」

我笑着说道。

凯伊姆：「今天是庆功会，不要摆出这么阴沉的表情了，好吧？」

梅尔特：「……我知道啦」

缇娅：「好，好的」

艾莉斯：「……笨蛋」

虽然还有些勉强，但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吉克：「对了，这之后还稍微有点活动，不出来吗？」

吉克改变了场上的气氛。

不得不去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处罚朋友的吉克。

应该感到了相当的责任吧。

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本来即使生气也没关系的我并没有抱怨什么。

嘛，事后问他要两瓶高价酒吧。

我和这家伙这样就好。

凯伊姆：「什么活动？」

吉克：「去了就知道」

我一只手提着酒瓶站了起来。

娼馆街的广场上堆满了柴薪。

柴薪上面，放着一些木制的箱子和袋子。

缇娅：「那个是什么？」

吉克：「从贝尔纳德那里收缴的迷药」

吉克：「我准备把它们全都烧掉」

奥兹：「吉克先生，我们随时等待着您的指示」

艾莉斯：「去提醒大家，在点火之前不要抽烟」

艾莉斯：「否则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故」

吉克：「知道了知道了」

吉克走向观众的方向。

吉克：「好，点火吧」

奥兹：「点火」

艾莉斯：「完全没把我的话听进去」

在皱着眉的艾莉斯面前，柴草被点燃。

里面是似乎倒了油的缘故，火焰没过多久就直窜而起，冲天的火焰将娼馆街照得有如白昼。

吉克：「全都扔进去吧」

吉克抬起下巴，示意着堆在小巷中的毒品。

凯伊姆：「啊啊」

我一只手握紧酒瓶，另一只手提起袋子，扔到火焰之中。

看到它不久之后便燃烧起来的样子，我将酒倒入口中。

缇娅：「这种东西，是谁做出来的呢」

缇娅抬起袋子。

凯伊姆：「天知道」

凯伊姆：「不过，反正不是什么好货」

缇娅：「也是呢」

缇娅：「烧光吧，嘿——」

缇娅走近火堆，将手伸入袋中取出装有毒品的纸包，向火焰中扔去。

凯伊姆：「把袋子一起烧掉吧」

梅尔特：「她还是孩子嘛，看到那样的燃烧场景很有趣吧」

凯伊姆：「她又不是个小鬼了」

艾莉斯：「就是」

正当艾莉斯冷哼一声的时候。

缇娅所提着的袋子中，微微地漏出光芒。

不久，两三颗有如萤火虫般的微光飞出，然后仿佛融入缇娅的身体般消失了。

是我眼睛的错觉吗？

但是现在的缇娅并没什么变化，仍然在将毒品扔到火中。

凯伊姆：「……」

梅尔特：「怎么了？」

凯伊姆：「不，总感觉刚才缇娅拿着的袋子发光了」

梅尔特：「是你太累了吧？」

梅尔特：「啊，是那个吧，是喝了苦艾酒，让你看到幻觉了吧？」

凯伊姆：「嘛，可能是吧」

我继续喝着酒。

可能是和溅出的火星看混了吧。

这可不行啊。

我摇了摇头。

艾莉斯：「醉了吗？」

凯伊姆：「不，没关系」

艾莉斯：「是吗」

艾莉斯用非常嫌麻烦的动作将袋子扔到火焰中。

凯伊姆：「艾莉斯，别再去想着尝试什么迷药了哦」

艾莉斯：「我知道」

又一袋被扔了进去。

艾莉斯：「虽然毒品被禁止了，但是这个世上还有很多迷药呢」

凯伊姆：「比方说酒吗？」

艾莉斯：「酒是其中之一……」

艾莉斯：「思念与因缘，梦想与希望，后悔与伤悲」

艾莉斯：「只要是人类制作出的东西，不管什么被当成迷药都不奇怪」

我观察着艾莉斯的表情。

在她映着火光的脸上，看不出什么特殊的感情波动。

凯伊姆：「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开心地活着啊」

凯伊姆：「不过，重要的是只要不上瘾就好」

凯伊姆：「如果连酒的美味都不知道，那也太浪费了吧」

我将脚边的袋子投入火中。

艾莉斯：「也是呢」

凯伊姆：「你对于今后的事有什么安排吗？」

艾莉斯：「我想当个医生」

凯伊姆：「你现在不就是个医生吗？」

艾莉斯：「我想成为真正的医生」

艾莉斯：「也为那些不认识的人诊察，也开始收取诊费」

凯伊姆：「原来如此，这可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啊」

凯伊姆：「你是有什么东西要买吗？」

艾莉斯：「有的啊……」

艾莉斯：「我」

艾莉斯注视着火焰低语。

我不自觉地凝视她的侧脸。

艾莉斯：「我想要把为我赎身的钱还给凯伊姆」

凯伊姆：「没必要，那是很久以前交的钱」

艾莉斯：「这是我心境的问题」

凯伊姆：「代价很高哦」

凯伊姆：「自从把你卖出去以后，娼馆的主人就一直相当后悔」

艾莉斯：「这是在夸奖我吗？」

凯伊姆：「算是吧」

凯伊姆：「嘛，也不用太着急，老老实实在地干吧」

艾莉斯：「谢了」

凯伊姆：「可别为了钱变成恶德的医生哦」

艾莉斯：「我知道」

凯伊姆：「还有，不要把那边的毒品带回家，然后再拿去出售哦」

艾莉斯：「……」

凯伊姆：「给个反应」

艾莉斯：「……知道了」

# 第四章

## 信仰，圣洁的心灵

邈邈的少女：「……来，站起来」

憔悴的少女：「不可能的，已经走不动了」

憔悴的少女无力地垂头，跪倒在污浊的石阶上。

邈邈的少女：「但是不逃可不行啊」

憔悴的少女：「……你自己走吧」

憔悴的少女：「我这样就好了」

邈邈的少女：「求你了，站起来」

憔悴的少女：「……」

手上拉着的少女，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上。

可以的话我也想背着她走，但却已没有那份力气。

我也已经到极限了。

我慢慢地将握住的手抽出。

憔悴的少女：「啊……」

少女用被绝望所摧毁的眼神凝视着我。

邈邈的少女：「别担心，我不会一个人走掉的」

我背靠墙壁，在她身边坐下。

憔悴的少女：「……谢谢」

我抱住紧挨着的少女，闭上眼睛。

……我们，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废屋中相遇的。

我和这个孩子都是从小就成了孤儿，在大街上生活着。

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饭吃。



只能去教会去领取分发的食物，在废屋中勉强地生活。

两个人互相帮助，总算是活了下来。

但是……

有一天，卫兵们突然冲进废屋……对我们拔剑相向。

他们说，为了让街道变得漂亮，不能让我们留在这里。

我们只好逃。

一天天、一天天地逃跑……然后来到了这里。

憔悴的少女：「……已经很累了呢」

邋遢的少女：「嗯……」

被脏水浸湿，攀爬而上的寒气让身体不住地颤抖。

力气已经不够让我再站起来了。

道路的对面，倒着衣衫褴褛的孩子的尸体。

在自己因为太累，而变得朦胧的意识中，我呆然地仰望天空。

那遥远而高耸的王城，是不会理睬我们这些马上就要死去的人的。

憔悴的少女：「我们，马上就要死了吧」

邋遢的少女：「……」

身体动一下都觉得很麻烦。

就这样睡过去的话，明天就会和倒在对面的那个孩子迎来相同的结局了吧。

但是……

邋遢的少女：「别担心，天使大人肯定会来救咱们的」

人是需要被拯救的。

所以，神灵才会将天使派遣到我们身边。

天使大人，无论何时都在守望着我们。

在模糊的记忆中浮现的话语。

这是某个温和的圣职者，告诉那时畏畏缩缩地踏入教会的我们的。

憔悴的少女：「……那些话，是骗人的」

邈邈的少女：「哎……？」

憔悴的少女：「因为，我们并没有被拯救」

憔悴的少女：「明明肚子这么饿，明明这么寒冷……却没有任何人来帮助咱们」

憔悴的少女的眼瞳中微微泛起泪光。

憔悴的少女：「如果天使大人真的存在的话……为什么她们会让咱们这么辛苦？」

憔悴的少女：「为什么不来帮助咱们？」

憔悴的少女：「为什么……」

憔悴的少女：「天使大人，真的存在吗……？」

这并非无理的质疑。

大人们也不会去救助任何人，这个世界上到处满载着不公。

但即便如此——

邈邈的少女：「天使大人是存在的」

憔悴的少女：「可是……」

邈邈的少女：「……你相信咱们会被拯救吗？」

憔悴的少女：「我想……是的」

邈邈的少女：「因为被拯救了而去相信，因为没有被拯救而不去相信」

邈邈的少女：「这种想法，是绝对得不到拯救的」

邈邈的少女：「咱们都很弱小，因为一点事就会飘摇不定」

邈邈的少女：「所以，才要相信」

邈邈的少女：「并不是在被拯救之后才去相信……而是要去相信而得到救赎」

这是从教会中现学现卖的话语。

但是，只要能让这个孩子的痛苦稍微得到缓解，就已经足够了。

憔悴的少女：「要去相信……」

没错，这是一个如此残酷的世界。

至少，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心中能拥有坚定的信仰。

到了最后，它必定会反过来拯救我们。

少女抬起头来，遥仰王城的彼方。

憔悴的少女：「……天空，好美呢……」

被建筑物分割开的，些微的天空。

憔悴的少女：「……天使大人，就住在那片天空的对面吗……」

憔悴的少女露出微笑。

那份笑容太过耀眼……少女不自觉地将她抱住。

邈邈的少女：「没错……」

邈邈的少女：「天使大人，肯定就住在那里」

就算遇到再多的痛苦，

就算明天的太阳不再升起……我们也肯定会得到拯救的。

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幸福。

接受鞭刑以来，已经过了 8 天。

牢狱开始进行《不蚀金锁》的再编成。

虽然《风锺》也算是原来从这里分离出去的组织，但是办事的方法和成员的思想都有很大差别。

将他们归为一体，构筑起《不蚀金锁》难以撼动的强大地盘，还要花很长时间吧。

和《不蚀金锁》内部的问题一并让吉克烦恼的，还有与鲁基乌斯卿的来往。

《风锺》的事件，让吉克欠了鲁基乌斯卿一个人情。

虽然不知道鲁基乌斯卿对牢狱关心到什么程度，不过还是不得不防备他过度的介入。

这就是要看吉克手腕的时候了。

关于缇娅那边，羽狩仍然是持续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

毕竟，这次她也为羽狩提供了帮助，算是达成了某种交易。

话虽如此，羽狩的方针什么时候会改变也仍旧是未知之数。

趁着相对自由的时候，我应该去探寻一下缇娅发光的谜团吧。

梅尔特：「凯伊姆，伤怎么样了？」

凯伊姆：「啊啊，已经没事了」

多亏艾莉斯热心的看护，受鞭刑的伤已经好了很多。

疼痛基本已经消失。

梅尔特：「不愧是名医呢」



艾莉斯：「就算夸我也没什么好处」

梅尔特：「一如既往地无情呢，稍微也融洽点嘛」

艾莉斯：「哼」

光是听到这种对话，就足够让我的伤势复发了。

缇娅：「啊，凯伊姆先生，欢迎光临！」

正当我叹气的时候，缇娅从里面走了出来。

凯伊姆：「哟，还好吗」

缇娅：「您现在已经能出门了呢」

缇娅：「太好了」

凯伊姆：「再继续吃艾莉斯的料理，就不知道会变成怎样了啊」

艾莉斯：「我还在练习呢」

凯伊姆：「嘛，慢慢努力吧」

缇娅：「艾莉斯小姐的手很灵活，肯定会做得很好的」

艾莉斯：「为什么被你鼓励会让我这么不爽呢」

缇娅：「对，对不起……」

凯伊姆：「缇娅别当真啊」

艾莉斯哼了一声扭过脸去。

梅尔特：「说起来，凯伊姆，我可以把小缇娅留到什么时候？」

梅尔特：「她在这里帮了我很多忙，一直留下来也没关系哦」

凯伊姆：「说得也是」

在艾莉斯这边已经搞定的如今，已经没有理由再让她暂住在菲诺列塔了。

话虽如此，现在也还没有什么解开缇娅那个谜团的线索。

无论是在我家还是在菲诺列塔，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吧。

凯伊姆：「怎么办，缇娅」

缇娅：「那，那个，要让我来决定吗？」

凯伊姆：「啊啊，按照你喜欢的来吧」

缇娅：「唔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凯伊姆：「是要留在这里，还是回去，很简单的事情吧」

缇娅：「话是这么说……可是，很难选择啊」

缇娅来回看了看我和梅尔特，然后低下头去。

就这么犹豫吗？

艾莉斯：「留在这里吧？反正回到凯伊姆那边也没什么事做」

梅尔特：「你的脸上可是写满了想要独占凯伊姆的表情哦」

艾莉斯：「只是单纯地觉得她在身边很碍眼而已」

缇娅：「对，对不起。那么我就留在这里……」

凯伊姆：「艾莉斯，不要吓唬缇娅」

凯伊姆：「没有马上就下决定的必要。现在就先在这里待着吧，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

缇娅：「您能这么说真是太感谢了」

哎呀哎呀……

她要是能再拿出点自主性就好了。

梅尔特：「啊啦……欢迎光临」

店里的客人一同回头。

走进来的，是一个貌似圣职者的女人。

缇娅：「那位小姐穿的衣服真少见呢」

凯伊姆：「那家伙……」

我记得这张脸。

这是以前来牢狱秘密地调查过什么的女人。

女：「那个，我有点事想要询问，不知道您可否方便？」

梅尔特：「哎哎，没关系哦」

女：「我想找一位名叫尤斯蒂娅的女士，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指名缇娅么。

姑且警戒一下吧。

梅尔特向我递了一个眼神，微微点头

梅尔特：「要找小缇娅的话，她就在那里哦」

女：「那位……就是尤斯蒂娅大人」

女性看到在我旁边站着的缇娅后，露出微妙的表情。

仿佛在怀疑，又仿佛在估价般的眼神。

缇娅：「她，她看上去好像找我有事……我该怎么办呢」

凯伊姆：「谁知道」

凯伊姆：「你做了什么让人憎恨的事情吗？」

缇娅：「我，我倒没有那种印象」

不过，她是指名来找缇娅的。

女：「请问您就是尤斯蒂娅大人吗？」

缇娅：「啊，是的」

女：「初次见面，我叫拉菲莉亚」

那个少女向着缇娅深深地低下了头。

缇娅：「是拉菲莉亚小姐吗？」

拉菲莉亚：「叫我拉菲就好」

缇娅：「好，好的」

缇娅困惑地回答。

拉菲莉亚：「突然造访十分抱歉」

拉菲莉亚：「我今天来找尤斯蒂娅大人有些特别的事情」

缇娅：「那个，是找我吗？」

拉菲莉亚：「是的」

缇娅：「这个……」

缇娅向我瞥了一眼。

是期待着我能帮她一把的眼神。

凯伊姆：「你应该是圣教会的人吧」

拉菲莉亚：「哎？！」

少女露出惊讶的表情。

凯伊姆：「好久不见了啊」

凯伊姆：「之前见过面的吧？不记得了吗？」

拉菲莉亚：「啊？！」

拉菲莉亚：「那一次承蒙您关照了」

拉菲再次深深地鞠躬。

梅尔特：「是熟人吗？」

凯伊姆：「只是见过一次而已」

我耸了耸肩。

凯伊姆：「不过我说你啊」

凯伊姆：「圣教会的人突然跑过来说找人有特别的事情，不管是谁都会被你吓到的哦」

凯伊姆：「尤其这家伙很胆小，稍微多考虑点再行事啊」

我将手放到缇娅的肩上。

凯伊姆：「那么，来找缇娅有什么事？」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这次是特别机密的事情」

拉菲莉亚：「不能向尤斯蒂娅大人以外的人透露」

这事情越来越怪了。

交给缇娅自己来应付会很危险。

凯伊姆：「我是缇娅的哥哥，应该有知道的权力吧？」

缇娅：「诶？！」

缇娅发出奇怪的声音。

……我不是跟你讲过对外咱们要这么说么。

交换过眼神后，缇娅嗯嗯地点了点头。

拉菲莉亚：「是那样的吗？」

缇娅：「啊，是的」

缇娅：「我是凯伊姆先生的妹妹」

凯伊姆：「就是这么回事」

凯伊姆：「我不会让缇娅被卷到什么奇怪的事情里面去的」

梅尔特：「啊啦，好帅气的哥哥呢，凯伊姆」

梅尔特从旁飞来这么一句。

凯伊姆：「少挖苦我了」

拉菲莉亚：「那么就是我失礼了」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是尤斯蒂娅大人的家人是吧」

凯伊姆：「啊啊，没错」

拉菲莉亚：「那就请和尤斯蒂娅大人一起读这封信笺」

拉菲将用蜡缝好的，有着豪华刺绣的信封递给缇娅。

拉菲莉亚：「这是主人写给缇娅大人的信」

凯伊姆：「主人是指谁？」

拉菲莉亚：「我想，您只要读完就会知道了」

凯伊姆：「缇娅」

缇娅：「好，好的」

缇娅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取出信纸。

我站在缇娅旁边，读着其中的内容。

『——很抱歉，突然写来这封信』神秘的主人

『我想，您想必相当吃惊吧』神秘的主人

『因为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就直接给您写了这封信』神秘的主人

『前几天，我在天使大人的指引下，得知了降临在这座城市的，天使大人的圣子』神秘的主人

『请您不要吃惊』神秘的主人

『尤斯蒂娅大人——』神秘的主人

『您就正是那位天使大人的圣子』神秘的主人

……太傻了。

不管怎么看这都是在恶作剧。

是想从缇娅那里骗钱么。

『我听闻，如今尤斯蒂娅大人正身处牢狱』神秘的主人

『想必您一定非常辛苦』神秘的主人

『我希望您能来拯救这个世上的所有苦痛』神秘的主人

『故派遣拉菲莉亚去为您带路，请您务必移驾圣域』神秘的主人

『我在这里，由衷地期待着您的大驾光临』

『第29代圣女伊莲——』神秘的主人

缇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缇娅发出尖叫。

缇娅：「这这这，这个是，圣，圣女大人写来的？！」

拉菲莉亚：「尤斯蒂娅大人，您的声音太大了……！」

拉菲慌忙提醒缇娅。

缇娅：「啊，对不起」

缇娅：「可是这个……真的是寄给我的吗？」

缇娅：「圣女大人会给我这种人写信什么的……」

缇娅战战兢兢地向拉菲问道。

拉菲莉亚：「是的，您没有看错」

缇娅：「怎怎怎，怎么办啊凯伊姆先生？！」

缇娅：「圣女大人给我写信了啊？！」

缇娅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周遭的客人们都摆出一副兴致勃勃的围观架势。

拉菲莉亚：「尤斯蒂娅大人……」

梅尔特：「真拿你这孩子没办法呢」

梅尔特走向客人们。

梅尔特：「今天这杯酒就算我请大家的了」

梅尔特：「相对的，请不要向别人言及这里的事情」

酒馆客人：「噢一，谢了！」

酒馆客人：「梅尔特小姐，你这不是很通情达理嘛！」

这帮吵闹的醉汉。

凯伊姆：「没关系吗？」

梅尔特：「嘛，毕竟小缇娅也是我们这里的职工呢」

梅尔特：「这样就好了吧，拉菲小姐」

拉菲莉亚：「非常感谢您的挂心」

拉菲低头行礼。

梅尔特的手腕还是一如既往的高明。

而且，就算不去封这些客人的口，应该也不会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话。

我坐在椅子上，向拉菲那边凑了过去。

凯伊姆：「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拉菲莉亚：「请问吧，只要是我能回答的问题」

凯伊姆：「首先，圣子指的是什么？」

拉菲莉亚：「就是指天使的孩子」

凯伊姆：「那个我知道」

凯伊姆：「也就是说，你想说缇娅是天使的孩子吗？」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是这么嘱咐的」

拉菲非常庄重地回答道。

害得我头疼了起来。

凯伊姆：「缇娅，你和圣女见过面吗？」

缇娅：「怎，怎么可能，当然没见过了」

凯伊姆：「那么，圣女是怎么发现缇娅是圣子这件事的？」

拉菲莉亚：「是天使大人的指引」

凯伊姆：「你这家伙，精神正常吗？」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是藉由向天使大人祈祷，让都市浮起来的伟大先知」

拉菲莉亚：「她能聆听到天使的圣谕，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吗？」

不可思议过头了。

虽然让都市浮起来是确有此事，不过我可没听说过有什么聆听圣谕这回事。

不过，拉菲的表情相当认真。

就算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有什么进展吧。

凯伊姆：「那么，你们把缇娅带走是要干什么？」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详细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

凯伊姆：「还真是够随便的啊」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

拉菲莉亚：「但是，在尤斯蒂娅大人光临大圣堂后，圣女大人应该会向她全部加以说明的」

拉菲莉亚：「能麻烦您一道前去吗？」

凯伊姆：「听你这话就感觉就好像是恶势力来找茬」

拉菲莉亚：「怎么会……」

凯伊姆：「第一，你要怎么证明这封信是圣女的东西？」

凯伊姆：「圣女给牢狱的人写信什么的，是个人都不会相信吧？」

凯伊姆：「换成是别人，就算要骗人也会编个更好点的谎哦」

拉菲莉亚：「这是真的，请相信我」

仿佛要帮助拉菲一般，缇娅突然插嘴。

缇娅：「那个……凯伊姆先生」

缇娅：「我想知道更详细的事情」

缇娅：「说不定，我也能借此机会发现在我身上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缇娅对这份力量很有兴趣。

不过，这件事果然还是太傻了。

凯伊姆：「如果你认识圣女大人的话那就另当别论」

凯伊姆：「但是，连面都没见过一次，就突然拿出一封信说你是『天使的圣子』」

凯伊姆：「那个圣女给牢狱的人写信？怎么可能会有人相信啊」

凯伊姆：「如果只是个单纯谎言也就罢了，但假如这是贝尔纳德余党的陷阱怎么办？」

贝尔纳德的余党估计还有相当的数量。

而对我 and 吉克抱持恨意的家伙想必也很多。

这有可能是通过把缇娅叫出去引我们上钩的计策。

缇娅：「那个……经您这么一说……」

拉菲莉亚：「尤斯蒂娅大人，请相信我。这封信是真的」

拉菲莉亚：「我能理解凯伊姆大人信不过我的原因」

拉菲莉亚：「但是，尤斯蒂娅大人应该有什么在意的事情吧」

拉菲莉亚：「我向神起誓，绝对没有说谎。请您相信我……！」

缇娅：「可，可是……」

缇娅向我这边望了一眼。

不管再怎么恳求，不能相信的东西还是不能相信。

如果相信这封信而让缇娅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可不是笑她自作自受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旁的艾莉斯已经毫无兴致地开始打起呵欠了。

凯伊姆：「你回去跟圣女说，让她直接到这里来」

凯伊姆：「那样也就不存在她们没法对话的问题了」

拉菲莉亚：「那是不可能的。把圣女大人带到这种地方来……」

梅尔特：「真不好意思呢，我们这里就是这种地方」

拉菲莉亚：「啊，不，不是的。我说这话绝不是有什么恶意！」

拉菲被梅尔特一瞪，慌慌张张地开始辩解。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为了保持圣身的洁净，基本是不会从圣域中出来的」

拉菲莉亚：「所以……」

凯伊姆：「你就想让我们到你们那边去么」

拉菲莉亚：「是的，就是这样」

凯伊姆：「那么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凯伊姆：「为什么要叫缇娅去？」

拉菲莉亚：「那件事……我不方便说明……」

凯伊姆：「没法和你沟通啊」

凯伊姆：「抱歉，和你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

拉菲莉亚：「怎么会……」

拉菲莉亚：「在得到好的回复之前，我是不会回去的」

凯伊姆：「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

拉菲莉亚：「……」

拉菲陷入了沉默。

酒馆客人：「噢，梅尔特。我们要回去了，多谢款待」

梅尔特：「好的好的，下次要再来哦」

拉菲惊讶地注视着走过的客人们。

梅尔特：「那个，拉菲小姐」

梅尔特：「虽然很抱歉，但是您在这里沉默地站着不动，我也很困扰呢」

梅尔特：「如果还想继续说话的话，就请您找个地方坐下」

梅尔特：「这里可是酒馆哦」

环顾四周之后，拉菲低头行礼。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打扰各位」



拉菲莉亚：「我会在外面等着的」  
拉菲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店外走去。  
梅尔特：「啊啦，走掉了」  
凯伊姆：「不用管她」  
梅尔特：「……然后，要怎么做，凯伊姆？」  
凯伊姆：「什么都不做，话已经说完了」  
梅尔特：「人家可是说要在外面等着哦」  
艾莉斯：「让那么一个烦闷的女孩子往店门口一站，客人全都会跑掉的」  
凯伊姆：「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回去的吧」  
缇娅：「不过，总觉得她很可怜呢」  
艾莉斯：「那你就一个人去吧？」  
缇娅：「可是，我又不想为此给大家添麻烦……」  
艾莉斯：「那么不去不就好了」  
缇娅：「可是，这样一来拉菲小姐就回不去了」  
艾莉斯：「别这么啰嗦啊，这就是二选一的事情吧」  
缇娅：「那倒是没错……」

吉克：「哟，是你们啊」  
吉克发出开朗的声音走了进来。  
吉克：「凯伊姆，身体的情况怎么样？」  
凯伊姆：「啊啊，不坏」  
梅尔特：「你们两个好久没聚在一起了呢」  
梅尔特露出满足的微笑。  
梅尔特：「平常的点单就好吗？」  
吉克：「啊啊」  
梅尔特麻利地放上陶杯，倒入烧酒。  
梅尔特：「凯伊姆能恢复健康真是太好了」  
梅尔特：「哥哥不在的话，弟弟也会很寂寞呢」  
吉克：「喂，我是弟弟啊」  
梅尔特：「啊咧，是我弄反了吗？」  
吉克：「到底是哪边啊」  
梅尔特：「嗯一想不起来了一」  
吉克：「真是的，饶了我吧」

凯伊姆：「小心别又被梅尔特坑得要请客了」

吉克：「哦，还有这一手啊」

吉克将烧酒一饮而尽。

吉克：「……然后，外面那个没见过的女人是谁？」

吉克：「是被你勾引的女人吗？」

凯伊姆：「这个就算是玩笑也太过分了」

梅尔特：「是找小缇娅的客人哦」

吉克：「找大小姐的？嘿，真难得啊」

凯伊姆：「按照本人的说法，似乎是被圣女大人派来的」

吉克：「……哈哈」

吉克：「艾莉斯，你是不是该给那个女人看看病啊？」

艾莉斯：「我这可不是精神科」

吉克：「那么，这位使者大人有何贵干？」

凯伊姆：「因为缇娅是天使大人的圣子，所以让她到大圣堂去」

吉克：「圣子？」

凯伊姆：「就是指孩子」

吉克：「意思就是说，缇娅是天使生的孩子么」

凯伊姆：「就是这么回事」

吉克：「她脑子不正常吧」

吉克冷淡地说着，将烟草用火点燃。

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

吉克：「我可没听说过天使还会生小孩」

吉克：「那么，作为双亲的天使又在哪里？」

吉克：「啊啊，对了，原来缇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吉克：「再怎么，她可也是天使的孩子呢」

用嘲讽的口吻说完后，吉克吐出烟圈。

凯伊姆：「应该作为更现实的问题去考虑」

吉克：「现实的问题啊」

凯伊姆：「比方说，是贝尔纳德的余党设下的陷阱之类的？」

吉克：「这话倒是比天使的孩子要靠点谱」

吉克：「但是，如果是想引咱们上钩的话，他们应该会编个更好的谎吧」

吉克：「就算他们的脑子被毒品给折腾完了，也不至于说出天使的小孩这种痴言痴语吧」

凯伊姆：「或许是吧」

那么，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吉克：「那个女人既然穿着神官服，应该就是教会的人，不过我倒是没见过她」

虽然规模很小，但牢狱也是有教会的。

圣职者每天都会交替来这里的教会出差。

凯伊姆：「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听上去你好像常常去教会啊？」

吉克：「我有信仰是那么奇怪的事情么」

吉克：「这个都市之所以存在，都是托了圣女大人的福，没错吧」

凯伊姆：「那倒是没错，但是话被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总觉得是个恶趣味的玩笑」

吉克：「哈哈哈哈哈」

吉克：「说实话，我们和圣教会的来往从先代那时就开始了」

吉克：「只要能盖上圣教会的印章，什么货物都能通过关所」

吉克：「虽然这种做法多少有点违背原意就是了」

凯伊姆：「原来如此」

吉克：「总之，来过牢狱教会的圣职者我基本都有印象，不过我没见过那个女人」

梅尔特：「小缇娅，刚才那封信可以给我看看吗？」

缇娅：「啊，好的」

缇娅把拉菲带来的信交给梅尔特。

梅尔特：「……这个，是圣女大人的印章呢」

凯伊姆：「你能认得出来吗？」

梅尔特：「刻着这种蜂蜡的印章，和圣女大人给先代的亲笔信是一样的哦」

艾莉斯：「给先代的亲笔信？」

吉克：「应该是在为了赞扬在大崩落之后，不蚀金锁为牢狱的复兴作出的努力吧」

吉克从梅尔特那里接过信纸，仔细地端详起来。

吉克：「经你这么一说，这个印我还真有印象」

吉克：「梅尔特，你能肯定自己没记错吗？」

梅尔特：「先代给我看过无数次了」

梅尔特：「看得都厌烦了呢」

吉克：「这封信，说不定是真货」

吉克将信纸还给缇娅。

凯伊姆：「里面写着的内容呢？」

吉克：「那就不晓得了」

吉克：「说不定是圣女大人的贵体欠安呢」

吉克指了指自己的头。

梅尔特：「不要对圣女大人说这么无礼的话」

梅尔特：「咱们要是又掉下去该怎么办啊」

吉克：「哎哟，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吉克半开玩笑地笑着。

梅尔特：「……地震呢」

吉克：「最近很多啊」

凯伊姆：「啊啊」

虽然都只是些微震，但还是让人感到很不安。

牢狱的人们，都是大崩落的受害者。

凯伊姆：「如果有这份写信的工夫，我倒是希望她能在本职工作上多努力」

梅尔特：「凯伊姆也是，说话注意点哦」

凯伊姆：「如果圣女大人做得够好的话，就不会发生什么大崩落了」

吉克：「大崩落会发生，是先代圣女的责任」

吉克：「和盲眼的圣女没有关系吧」

凯伊姆：「话是那么说的没错……」

大崩落夺走了很多人所拥有的一切。

就算她只是继任者，也没法马上就相信她。

凯伊姆：「但是，说不定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吉克：「别这么说啊」

吉克：「这会让大家都担心的」

对于身处这里的人们来说，大崩落是不堪回首的过去。

绝不是乐于提及的话题。

拉菲莉亚：「……那，那个……我很困扰……！」

醉鬼：「没什么吧，只是稍微去那边一趟嘛。呐，拜托啦」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我有正在等着的人……！」

醉鬼：「马上就好，没关系的吧」

拉菲莉亚：「请，请您住手！」

缇娅：「凯，凯伊姆先生，拉菲小姐她……」

凯伊姆：「不用管她」

这就是自作自受。

缇娅：「可是……」

梅尔特：「那个孩子，可是圣女大人的使者哦？」

凯伊姆：「只是“可能是”吧」

梅尔特：「那么，就为了帮困扰的我解决店门前的麻烦事，去稍微制止下吧」

缇娅：「凯伊姆先生……」

这帮人真是的。

拉菲莉亚：「拜托您，请放开我！」

凯伊姆：「喂」

我将抓着拉菲的手强行拉开。

醉鬼：「好疼——，干什么啊！」

凯伊姆：「这家伙是我的同伴」

醉鬼：「知，知道了」

醉鬼：「我会消失的，赶快放手啊！」

凯伊姆：「多谢你这么明事理」

我一脚将醉汉踹飞。

醉鬼：「……切，有男人了啊！」

男人咋着舌，垂头丧气地从我们面前走开。

拉菲莉亚：「非，非常感谢您，凯伊姆大人」

拉菲莉亚：「我又被您救了一次」

凯伊姆：「如果连那种程度的骚扰都搞不掂，就不要老来这里啊」

拉菲不解地歪了歪头。

拉菲莉亚：「牢狱的各位都是很亲切的人啊」

拉菲莉亚：「又主动为我带路，又说请我去吃饭」

拉菲莉亚：「只是因为我有急事，才不得不拒绝他们的」

这家伙在说些什么呢。

这些邀请明显全部都是别有用心的吧。

这家伙是太正直了呢，还是单纯的傻瓜呢……

不，应该是两者皆有吧。

凯伊姆：「总之你赶快回去，下次我可就不帮你了」

我将拉菲留在那里，转身向店中走去。

拉菲莉亚：「请，请您等一下！」

凯伊姆：「你也是够执拗的啊」

拉菲莉亚：「我不能就这样回去」

拉菲莉亚：「求您了，请和尤斯蒂娅大人一起来大圣堂吧」

拉菲莉亚：「务必，务必为了圣女大人……」

为了圣女大人，吗。

凯伊姆：「如果不听她的话，地震就会增加吗？」

拉菲莉亚：「那个……我不是很方便说……」

凯伊姆：「你傻啊」

居然会派这种人来牢狱这里，她的主人是怎么想的啊。

不过，想到对方是不涉世俗的圣女，也不是不能理解。

拉菲莉亚：「您去到大圣堂后，也就可以直接与圣女大人对话了」

拉菲莉亚：「我想，肯定能让您问到满意为止的」

如果梅尔特所说属实的话，这个女人应该的确就是圣女的使者。

那个时候，在马车中听到的声音。

确实和在仪式中听到的圣女声音很相似。

客观地考虑看来，我不认为这个女人是会骗人的类型。

凯伊姆：「……知道了」

拉菲莉亚：「您是决定要去了吗？」

凯伊姆：「啊啊，但是一开始会去的人只有我自己」

凯伊姆：「要不要把缇娅带去，等我听过圣女的话以后再做决定」

拉菲莉亚：「那，那样的……」

缇娅：「凯伊姆先生要一个人去吗？」

凯伊姆：「啊啊，不能舍弃是陷阱的可能性」

凯伊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多少也能应付得过来」

缇娅：「可是，收到那封信的人是我……」

缇娅拿出信封。

吉克：「这封信的纸张质地相当之好」

吉克：「即使在下层，也是很难入手的东西」

吉克：「准备这种纸的，不是贵族……就是职位相当高的圣职者了」

吉克：「如果真的是陷阱的话，这点应该说不过去吧？」

凯伊姆：「可能是里面的内容重要到要让他们不惜入手圣女的印章和高级纸张的程度」

梅尔特：「这可不是真骗子会做出的事情呢」

拉菲莉亚：「说，说的没错」

缇娅：「我不认为拉菲小姐是在说谎」

艾莉斯：「你的感觉没有任何说服力」

缇娅：「可，可是……我很想去看看」

凯伊姆：「嚯？」

想去看看，吗。

缇娅会将自己的想法这么清楚地说出口还真是少见。

缇娅：「我想知道，自己究竟是抱持着什么命运而生的」

缇娅：「如果能和圣女大人见面的话，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

缇娅：「所以，求求您了，凯伊姆先生」

吉克：「命运啊……」

吉克露出不屑的表情。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不过，命运先姑且不论，这家伙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是事实。

说不定，圣女可以出示相应的线索。

如果是陷阱的可能性真的很低的话，只是将缇娅一起带过去似乎就已经很有价值了。

拉菲莉亚：「我也拜托您了，凯伊姆大人」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不过，只是去听个话哦」

拉菲莉亚：「非常感谢您！」

拉菲莉亚：「果然，凯伊姆大人是个好人呢」

拉菲这个无忧无虑的发言让我浑身无力。

这家伙，就没有怀疑他人的这个概念么。

凯伊姆：「我只是对圣女大人的话有兴趣而已」

凯伊姆：「说完话以后立刻就会回来」

拉菲莉亚：「您能赏光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凯伊姆：「够了，我知道了」

头开始疼了起来。

凯伊姆：「那么，我们具体是要怎么做？」

凯伊姆：「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拉菲莉亚：「不，只要二位现在动身就没有问题了」

凯伊姆：「知道了」

缇娅：「梅尔特小姐，关于这边的工作……」

梅尔特：「用不着在意我这边哦」

梅尔特：「不过，回来以后要好好和我讲讲经过哦」

缇娅：「好的，我知道了」

我们跟着拉菲，向大圣堂走去。

通过关所的时候，只靠着拉菲拿着的圣印，我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

不愧是圣职者大人啊。

初次来到的上层。

这里是与清洁感与豪华感相对的，几乎没有人息的地方。

在倾斜的地面上林立的建筑个个都宽阔而壮丽。

街道上没有乞丐。

行人也很少，走在路上的只有卫兵和豪宅的佣人。

美是很美。

但是，却也让人无论如何都感觉不到亲切。

大圣堂的尖塔出现在我们眼前。

虽然在牢狱中曾经无数次抬头仰望，但距离这座塔这么近还是第一次。

在牢狱的民众中，有很多想要穷极一生去大圣堂看一眼的志愿者。

但是，没想到却是我这个丝毫不虔诚的人先行踏足了这里。

拉菲莉亚：「就在这边，圣子大人，凯伊姆大人」

拉菲莉亚指向大圣堂。

缇娅：「好厉害……！」

凯伊姆：「你也是第一次来大圣堂啊」

缇娅：「是的，凯伊姆先生也是第一次吗？」

凯伊姆：「对于我这类人来说，这里是最与我们无缘的地方」

拉菲莉亚：「来，请进」

与被沉重的空气所吞噬的我们相对地，拉菲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前面。

也就是说，这里是她最熟悉的地方么。

拉菲莉亚：「这里就是大圣堂」

拉菲莉亚：「白天一般也会有来参拜的人，请各位保持安静」

高高的天花板，打磨得锃亮的地板。



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照到地上映出斑斓的色彩，酝酿出极为庄严的气氛。  
祭坛那边，神官正在用端庄的腔调进行着说法，很多人在坛下倾听着他的声音。

凯伊姆：「来的人真不少啊」

拉菲莉亚：「因为最近的地震很多的缘故，来这里的人也多了起来」

凯伊姆：「原来如此」

因为能拜托的就只有圣女大人了啊。

凯伊姆：「对地震不能做些什么吗？」

拉菲莉亚：「只要我们不懈怠地去向神灵和天使大人，还有圣女大人感谢与祈祷，愿望就肯定会实现的」

凯伊姆：「也就是说，会引起地震是我们这些草民的感谢不够么」

拉菲莉亚：「……」

拉菲沉默了下来。

缇娅：「凯伊姆先生，拉菲小姐很困扰呢」

凯伊姆：「如果被信徒问同样的问题，总不能也闷不作声吧」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

拉菲露出困扰的笑容。

拉菲莉亚：「在前面对过桥之后，就是圣女大人所处的圣域了」

拉菲莉亚：「里面的那个建筑为被称作圣殿，是圣女大人居住的地方」

圣女就是在那里日夜为了这个都市能够继续漂浮而祈祷吗。

拉菲莉亚：「来，请进吧」

圣职者：「几位请留步」

背后传来尖锐的声音。

回头看去，圣职者正在向这边走近。

圣职者：「前面的圣域禁止参拜者进入」

凯伊姆：「……我想也是」

我向拉菲转头看去。

圣职者：「拉菲莉亚吗……你为何也和他们在一起？」

拉菲莉亚：「这两位是圣女大人直接邀请的客人」

圣职者：「我可没听说过那种事情」

拉菲莉亚：「是真的」

拉菲莉亚：「这是只对我所下的命令」

圣职者：「取得纳达尔大人的许可了吗？」

拉菲莉亚：「那个……这之后我正准备去说的」

圣职者：「在没有经过纳达尔大人的允许下，就算是圣女大人的邀请，我也不能容许忤逆圣戒之事」

拉菲莉亚：「……」

在圣职者的责备下，拉菲沉默了下来。

凯伊姆：「圣戒是什么」

拉菲莉亚：「是我们这些圣职者需要遵守的戒律，据说是由初代伊莲大人所制定的」

拉菲莉亚：「有资格进入圣域的，在拥有司祭之位的神官长以下，便只有几名圣职者与随从」

我们是要踏入那种地方吗。

拉菲莉亚：「但是，这两位是圣女大人直接邀请的尊贵之人」

圣职者：「可是……」

圣职者面露难色。

拉菲莉亚和圣职者开始争论起来。

凯伊姆：「把别人给叫过来，结果却发生这种事么」

缇娅：「也是呢」

凯伊姆：「回去吧」

缇娅：「好，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

神官：「什么事」

拉菲莉亚：「纳，纳达尔大人……」

可能是听到这边喧嚣声了吧，一位穿着气派的礼服的神官从大圣堂那边走了过来。

这个男人，是曾经在朝拜圣女的仪式中传教的人。

他讶异地看着我和缇娅。

神官：「拉菲莉亚，这是怎么回事？请你说明一下」

拉菲莉亚：「这两位是圣女大人嘱咐我带到圣殿的贵宾」

神官：「那两位贵宾是哪里的人？」

凯伊姆：「我叫凯伊姆，这边这个是缇娅」

凯伊姆：「我们只是受拉菲莉亚所托而来的」

神官：「原来如此啊」

凯伊姆：「你呢？」

神官：「我是任职这个大圣堂神官长职务的纳达尔」

神官：「今后，请多多指教」

凯伊姆：「啊啊」

他给人的感觉和其他圣职者不同。

看上去相当的通达世故。

纳达尔：「那么，拉菲莉亚」

纳达尔：「你是要带这两位一般的民众进圣域吗？」

拉菲莉亚：「……是的」

纳达尔：「荒谬之极，你把圣戒当成什么了」

拉菲莉亚：「可是……这是圣女大人所决定的事情」

纳达尔：「就算是圣女大人的意思，也不能这么轻易地就打破圣戒」

纳达尔：「正所谓，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

纳达尔：「你应该也知道得很清楚」

拉菲莉亚：「……是的，我不敢过忘」

纳达尔：「那么，你的使命就应该是去规谏圣女大人」

纳达尔：「这才是你身为随从的任务」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

又开始争论起来了。

真是没完没了。

凯伊姆：「这个人看来比刚才那个要棘手啊」

缇娅：「好像是呢」

凯伊姆：「回去吧」

凯伊姆：「再这么发展下去，还不知道要被卷到多少麻烦事里面去」

缇娅：「凯伊姆先生……」

纳达尔：「和你在这里对话也不会有什么进展，我直接去禀告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纳，纳达尔大人，请您留步！」

神官长大模大样地走过桥去。

拉菲则追在后面。

缇娅：「走掉了呢」

凯伊姆：「一看就知道」

缇娅：「咱们被丢下了呢」

凯伊姆：「……跟上去吧」

缇娅：「哎，可是，进去是不行的」

缇娅：「如果因为无关者进入圣域而让街道崩塌，发生什么的话……」

凯伊姆：「咱们这是在接受圣女大人的邀请，应该不要紧吧」

我们跟在拉菲她们的身后走了进去。

圣职者：「那个，请等一下！」

被留下的圣职者叫住我们。

凯伊姆：「这是圣女大人所期望的会面，我们不去很失礼吧」

圣职者：「可是……」

凯伊姆：「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凯伊姆：「如果我们要一直在这里等你们把事情搞明白，还不如现在就回去」

凯伊姆：「我可无意受你们心情的左右」

凯伊姆：「走了，缇娅」

圣职者：「啊，请二位稍……」

嘴上这么说着，但圣职者却并没有追过来。

他给人的感觉倒更像是不想被卷入这边的麻烦事中。

我们走进圣殿，追寻着前面两人的声音走进房屋。

纳达尔：「……两位跟过来了啊」

凯伊姆：「抱歉打破你们的圣戒」

凯伊姆：「但是，等你们研究明白，太阳都要下山了」

纳达尔：「既然你们已经进入，那也就没办法了」

纳达尔叹了口气。

凯伊姆：「我们也不是兴高采烈地过来的」

凯伊姆：「听完话以后立刻就会回去，赶快让我们圣女大人见面」

纳达尔：「拉菲莉亚，圣女大人现在身处何处？」

拉菲莉亚：「我本以为应该是在这里……」

但是，屋中除了纳达尔和拉菲以外，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纳达尔：「你是她的随从吧」

纳达尔：「连圣女大人会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吗？」

拉菲莉亚：「是，是的……」

纳达尔：「你在做什么呢，赶快去找」

纳达尔：「如果圣女大人的贵体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怎么负起这个责任」

拉菲莉亚：「就算献上己身之命，我也会守护好圣女大人」

纳达尔：「她现在不是都不在这里吗？你要怎么去守护她？」

拉菲莉亚：「那个……」

拉菲再次被驳倒。

虽然对拉菲有点抱歉，但纳达尔所说的才是正确的。

缇娅：「凯伊姆先生，不去做个仲裁吗？」

这次变成缇娅悄悄地向我耳语。

凯伊姆：「太麻烦了，不管他们」

已经相当厌烦的我背向两人。

缇娅：「您要去哪里？」

凯伊姆：「去找人」

我无视掉还想说些什么的缇娅，走出房间。

一出门，清爽的微风便拂过脸颊。

这里的空气果然是很清静。

突然，建筑的背面传来澄澈的琴音。

这声音，应该是竖琴吧。

我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

女：「……」

在野花怒放的草地上，坐着一名少女。

仿佛被从俗世的污秽中解放一般，散发着洁白而透明的光辉，款款而坐。

用虔诚的祈祷之力，将诺瓦斯·艾蒂尔停留在空中的存在——

同时，也是和在一切都被污染的牢狱中生活我极端对立的存在——

朝拜仪式的圣女上看到过的圣女，如今正在我的眼前。

在她的周围聚集的小鸟们，正因她所弹奏的美妙旋律而翩翩起舞。

这幅如同梦境般的画面，让我不由得看入了神。



我踩到草地所微微发出的声响，将小鸟们吓得逃开。

圣女怀着寂寞的表情向天空望去，仿佛在追逐着鸟群的振翅之声。

女：「……您是哪位？」

她的声音有如铃音般清澈。

这个声音，和我曾经在马车中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

凯伊姆：「只是个过路人而已」

听到我的声音后，圣女露出微笑。

圣女：「您应该是从前帮助过拉菲的那位先生吧」

凯伊姆：「不，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比起那个，还真亏你能听出是我啊」

圣女：「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

圣女：「所以，我为了能不用眼睛看也可以认知世界而特意下了很多工夫」

凯伊姆：「原来如此，所以才能分辨出声音啊」

圣女：「是的」

虽然她看上去非常年轻，但是口吻和举止却处处透露着威严。

与拉菲大不相同啊。

圣女：「说起来……」

圣女：「这里应该是不容许一般人进入的。恕我失礼，请问您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凯伊姆：「我是带着缇娅过过来的。……嘛，只是个随从而已」

圣女：「缇娅……」

圣女：「难道说，是找到尤斯蒂娅大人了吗？」

凯伊姆：「啊啊」

圣女：「这是多么出色的事情啊！」

圣女很有气势地站了起来。

当代的圣女应该是个盲人。

但是，动作却相当的活泼。

凯伊姆：「不要紧么」

圣女：「非常感谢」

圣女露出微笑。

她那浑然天成的优雅举止，让我不由得有些惶恐起来。

圣女：「那么，请进房间里吧」

圣女一个人走了起来。

果然很奇怪。

她的双眼好好地张开着。

这是怎么回事？

圣女：「怎么了？」

凯伊姆：「圣女小姐的那个……双眼不是看不见吗？」

圣女：「啊啊……」

圣女露出理解的表情。

圣女：「在这个圣域中，不知为何我的眼睛也会映出光芒」

凯伊姆：「诶，也就是说在这里就能看得见么」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过这种盲人。

这个世上还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的啊。

缇娅：「啊，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谈话结束了吗？」

缇娅：「不，他们还在……」

拉菲和纳达尔的对话似乎还没结束。

看来纳达尔很喜欢对别人说教啊。

圣女：「有什么事吗？」

纳达尔：「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欢迎还来，圣女大人」

看到圣女之后，纳达尔和拉菲都跪在地下，深深低头。

圣女：「这里是神圣的圣殿，请注意不要大声喧哗」

纳达尔：「非常抱歉」

纳达尔：「可是圣女大人，就在刚才，我从拉菲莉亚那里听到了一件事」

纳达尔：「她说是您将这两位邀请到圣殿来的」

圣女：「嗯，是我邀请的」

纳达尔：「圣域只允许被选中的人进入，这是圣戒所规定的」

圣女：「我允许了」

纳达尔：「圣女大人……」

圣女：「拉菲，辛苦你了，请你将尤斯蒂娅大人带过来」

拉菲莉亚：「好的，请来这边」

拉菲带着缇娅站到圣女面前。

圣女：「您终于来到这里了」

缇娅：「那，那个，有幸拜见您的尊颜，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圣女：「尤斯蒂娅大人是天使大人的圣子，所以请您不要紧张」

缇娅：「好，好的」

圣女：「纳达尔，去大圣堂召集大家，将圣子大驾光临的事知会他们」

纳达尔：「……我会将您的意思告诉大家的」

纳达尔恭敬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离去。

在经过我身前的时候，我观察着他的表情。

闭紧双唇，十分的严峻。

似乎并不是很服气啊。

缇娅：「那个，知会是指什么意思呢？」

圣女：「就是要将尤斯蒂娅大人向大家介绍，今后请您安心地度日」

安心度日？

是要让她在这里滞留吗？

圣女：「那么请过来这边，大家应该都已经集结在大圣堂了」

圣女：「拉菲，手」

拉菲莉亚：「是的」

拉菲牵着圣女的手，将她带到圣殿之外。

看来我们也不得不跟过去了啊。

大圣堂中，已经有很多圣职者聚集于此。

看到我们走去，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

圣女：「诸位，感谢你们能聚集在这里」

圣女的话让整个圣堂都安静了下来。

周围静得就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圣女：「之前，我已经向大家说过了天使大人的圣子将会莅临此处之事」

圣女：「天使大人吩咐我去探寻圣子的行踪，将她带到大圣堂来，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圣女：「但是，因为不知道圣子的行踪，使得我为此而茶饭不思」

圣女：「但是，这也只是到昨天为止的话题」

大圣堂中嘈杂起来。

圣女：「今天，经过漫长的时日找到的圣子，终于驾临到了这里」

圣女：「请自我介绍吧，尤斯蒂娅大人」

在圣女的催促下，缇娅站在众人面前。

缇娅：「初初初，初次见面」



缇娅：「我，我是，尤斯蒂娅·阿斯托利亚」

缇娅：「是从牢狱来的，请大家多多关照」

嘈杂变成了喧哗。

纳达尔：「各位，请肃静」

站在圣职者队伍前面的纳达尔向前踏出一步。

纳达尔：「恕我失礼，圣女大人」

纳达尔：「您是如何知晓这位就是圣子大人的？」

纳达尔：「可以的话，也请您向我们这些凡人之身加以赐教」

圣女悠然地颌首。

圣女：「我曾经在梦中，有幸听到了天使大人的旨意」

圣女：「就在那时，天使大人告知了我圣子的存在」

梦？

把梦当做根据吗？

圣女：「而在另一个梦中，我有幸见到了圣子的模样」

圣女：「在那个梦中，天使大人嘱咐我去帮助圣子」

不管怎么想，这些话都很奇怪。

圣女：「然后在几天前，我再次做了个梦」

圣女：「那个抬头仰望便看见王城的地方……牢狱」

圣女：「一名的少女正在篝火前翩翩起舞」

圣女：「拜托拉菲调查之后，得知了那位少女便是尤斯蒂娅大人的事情」

纳达尔：「您为什么会知道那位少女就是尤斯蒂娅大人呢？」

圣女：「少女在篝火前放出圣光，燃烧恶灵，净化当世之恶」

圣女：「而无独有偶，在我做梦之日，尤斯蒂娅大人正在那里烧毁污秽的药物」

圣女：「这份一致，若不是天使大人赐予的奇迹，又该能说成是什么呢」

缇娅焚烧毒品的事是事实。

而缇娅所放出的光芒——

如果不是我双眼的错觉，那么就 and 圣女的梦的内容一致了。

纳达尔：「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纳达尔：「那么，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圣女：「我想请圣子在圣殿逗留一段时间」

圣女：「经由守护圣子，必定会让天使大人再次给予我们指引」

圣女：「请各位不要对圣子有所冒犯」

果然还是要让她留在这里啊。

被她擅自地推进话题就麻烦了。

纳达尔：「谨遵您的旨意」

纳达尔跪地磕头。

圣职者们：「谨遵您的旨意！」

其他圣职者也纷纷效仿纳达尔的做法。

圣女露出满足的微笑。

这些家伙，就凭刚才的话就相信缇娅是圣子了吗。

这么看来，还真是通情达理的一群人啊。

……不过，倒更该说是异常。

圣女：「我和圣子有话要说」

圣女：「随从可以退下了，辛苦您了」

回到房间之后，圣女转向我说道。

把我当成缇娅的随从啊。

凯伊姆：「缇娅，我可以退下么」

缇娅：「请，请等一下」

缇娅：「那，那个，圣女大人，凯伊姆先生不是我的随从」

圣女：「不是吗？」

凯伊姆：「我是这家伙的哥哥」

凯伊姆：「姑且也算是监护人」

圣女：「原来如此，请容许我为刚才的失礼向您致歉」

圣女认真地道歉着。

看来刚才真是误会了。

圣女：「您的名字是？」

凯伊姆：「凯伊姆」

圣女：「知道了」

圣女：「我是第29代圣女伊莲」

凯伊姆：「圣女小姐，请多指教」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

拉菲莉亚：「在圣女大人的面前，麻烦您可否稍微改变一下您的遣词用句呢？」

圣女：「没关系的，拉菲」

圣女：「圣子和凯伊姆先生都像平常一样就好」

凯伊姆：「也是啊」

拉菲莉亚：「我知道了」

拉菲恭敬地低头行礼。

凯伊姆：「比起那个，不是说要谈话吗？」

圣女：「到夜之仪式之前，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圣女：「谈话在用餐的时候再进行」

拉菲莉亚：「需要准备 3 人份是吗？」

圣女：「嗯」

拉菲莉亚：「属下了解了」

凯伊姆：「没有我的那份么」

圣女：「不，是我和圣子，还有凯伊姆先生的份」

凯伊姆：「拉菲呢？」

圣女：「她是我的随从，请您不用在意她」

原来如此。

所谓的随从，和仆人似乎是同样的待遇。

不久之后，饭菜便被准备好了。

圣女双手合十于胸前，静静地闭上眼睛。

圣女：「掌管那片天庭的无上神灵啊，请容许吾等赞颂汝之威名」

圣女：「降下这片土地的天神之子啊，请赐予吾等浮于天空之力」

圣女：「感谢你们今天也赐下充足的食粮」

缇娅也小声地跟着祈祷。

而我也在大崩落发生之后，第一次做起了祷告。

圣女：「那么，请开动吧」

圣女松手，开始享用这顿稍微有些早的晚餐。

料理看上去就非常的豪华。

但是尝过之后，发现无论哪道菜都已经凉了，而且味道很淡。

缇娅也漏出微妙的表情。

凯伊姆：「圣女大人平常吃的就是这种料理吗？」

圣女：「是的，不合您的口味吗？」

凯伊姆：「倒不至于很难吃，不过实在是有点太清淡了」

缇娅：「而且感觉菜也已经凉了」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只能吃斋戒食」

拉菲莉亚：「而因为需要试毒，端上来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缇娅：「不能重新热一下吗？」

拉菲莉亚：「将斋戒食第二次过火，是圣戒所禁止的行为」

凯伊姆：「原来如此，真是辛苦呢」

圣女：「我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

圣女：「因为，每天能够不忍饥挨饿，就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凯伊姆：「算是吧」

在牢狱中，瘦骨嶙峋的小鬼们互相争抢仅有的食物是家常便饭。

和那个比起来，这已经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了。

不过，集民众的信仰于一身的圣女，每天都要吃这种食物啊。

吃完饭后，拉菲将茶端了上来。

这也是类似白开水的液体。

凯伊姆：「那么，就开始说吧」

圣女：「要从哪里说起呢？」

凯伊姆：「首先，是刚才在大圣堂里说的事情」

凯伊姆：「为什么你会知道缇娅焚烧毒品的事情？」

圣女：「是托拉菲调查的」

圣女：「她去过牢狱之后，再回来向我转达」

凯伊姆：「你说缇娅放出了圣光是吧」

圣女：「是的，在我的梦中舞蹈的圣子，身上的确寄宿着天使大人的光芒」

凯伊姆：「不过，那只是个梦吧」

圣女：「嗯，但这是天使大人让我看到的東西，不会有错」

凯伊姆：「梦就是梦，不能拿来当做根据」

圣女：「您认为我是在说谎吗？」

圣女的眯起眼睛，目光变得锐利。

从她那奢华而年轻的身体里，传来了相当不错的威慑力。

凯伊姆：「不过，用梦里见到的景象去让大家闭嘴信服，这也太乱来了吧」

圣女：「我知道，所以我才会用诚挚的态度去与他人沟通」

圣女：「但是，圣职者们也并不是就对我的话积极地相信且毫无怀疑」

凯伊姆：「是那样的吗？」

在我看来，圣职者们倒是对圣女的话坚信不疑。

圣女：「听到圣子来自牢狱之后，他们产生了动摇」

圣女：「即便是圣职者，也难免会带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待出身不同的人，实在是可悲可叹的事情」

凯伊姆：「这也没办法吧，毕竟圣职者也是人啊」

凯伊姆：「而且，就算他们心中对你的话有所怀疑，也没有在嘴上抱怨不是么」

凯伊姆：「要他人将梦中的事情当成真实，实在是太勉强了」

圣女：「即使说话的人是圣女也不可信吗？」

凯伊姆：「至少我就不信」

圣女：「我不会做亵渎自身信仰之事」

就算你这么说我也很困扰。

因为不是谎言就要让人相信，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凯伊姆：「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比起这个，你刚才说要让缇娅在圣殿里逗留一段时间是怎么回事？」

圣女：「您听到刚才的话了吗？」

圣女：「在梦中，天使大人吩咐我要去帮助圣子」

圣女：「我听说圣子身处牢狱之中」

圣女：「我想，她应该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吧。所以我想要将她从那里拯救出来」

和信上写的一样啊。

的确，缇娅从来到牢狱到被我赎身的这段时间里，遇到了很多事情。

不过，我可不记得在那之后还让她受过什么苦。

凯伊姆：「就算要把她从牢狱救出来，你是要让她在这里逗留多久？」

圣女：「圣子能留在身边的话，天使大人肯定会下达指示」

凯伊姆：「他们的指示什么时候会下达？」

圣女：「那个我并不清楚」

圣女：「但是，天使大人必定会将声音传入我的心中」

凯伊姆：「也就是说，在你再做那种梦之前，都要把缇娅留在这里是么」

圣女点了点头。

凯伊姆：「不巧，我和缇娅都是在牢狱生活的」

凯伊姆：「没有等待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梦境的耐心」

凯伊姆：「等你再看到什么，到时候再来叫我们吧」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圣女：「请等一下」

圣女：「如果您是圣子的监护人的话，我有话要对您说」

圣女：「今后，请不要再让圣子遭受那种辛苦了」

这可不能听过就算。

我重新坐回椅子上。

凯伊姆：「我什么时候让缇娅受苦了？」

圣女：「我听说牢狱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圣女：「在牢狱生活这件事本身，对于圣子来说不就是一种辛苦吗？」

圣女：「这里于牢狱不同，是不会遭受危险的」

凯伊姆：「危险这种东西哪里都有」

凯伊姆：「说不定哪天，脚下的地面突然就没有了也有可能吧」

圣女：「……我不是很清楚您的意思」

凯伊姆：「最近地震很多」

凯伊姆：「我不反对你去做天使的梦，但是希望你能在祈祷上多用些心」

凯伊姆：「作为经受过大崩落的人，这是我深切的请求」

圣女：「您也和大圣堂的人们说了同样的话呢」

圣女：「虽然平常会崇拜圣女，但是却不相信我抵达信仰之源的话语」

圣女：「而是单纯地，希望都市能够漂浮起来」

圣女：「您不认为，这是非常傲慢的发言吗？」

圣女洁白的肌肤上泛起红潮。

虽说是圣女，也会因为这种事而生气啊。

凯伊姆：「这座都市的安宁是所有人民的心愿，没有其他事物能与之相比」

凯伊姆：「在大崩落中掉落到牢狱中的我究竟经受过怎样的辛苦，你应该是体会不到吧」

圣女：「那是相当可怜的事情」

凯伊姆：「我说你啊……」

完全就是在说他人的话题。

就算引发大崩落的人是先代的圣女，这也……

凯伊姆：「如果圣女大人有好好地祈祷，也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

凯伊姆：「你要将这个责任用一句可怜就带过吗？」

圣女：「那份责任，先代伊莲大人已经用生命去偿还了」

圣女：「在我做圣女的现在，绝对不会让那种事情再度发生」

圣女：「因为，那正是我作为圣女的使命」

凯伊姆：「知道就好」

她虽然似乎理解自己的职责，但是感觉却有些乖僻。

我原先还以为她是比拉菲更加淳朴的女性。

圣女：「凯伊姆先生，再次请求您」

圣女：「为了圣子的贵身考虑」

圣女：「那种苦闷的声音，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

圣女：「能否请您与圣子大人一起，在圣殿这里稍作逗留呢？」

缇娅：「凯伊姆先生，可以的话……我也想要留在这里」

缇娅：「至今为止的我，都不清楚自己的事情」

缇娅：「为什么，我会被生到这个世上」

缇娅：「但是，如果留在圣女大人身边的话，我说不定会发现些什么」

缇娅：「而且，凯伊姆先生想要知道的事情也……」

《终焉之晚霞》的光芒吗。

我确实很在意。

不过，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圣女做梦。

凯伊姆：「……好吧」

凯伊姆：「但是，只到明天为止」

凯伊姆：「我们没有闲到可以一直在这里等下去」

圣女：「知道了」

圣女：「圣子大人能像这样留在这里，天使大人就必定会降下指示」

圣女用凛然的态度答道。

似乎是相当要自信啊。

今夜就好好观察一下情况吧。

拉菲莉亚：「今天就请在这里好好休息吧」

拉菲将我 和缇娅带到圣女的房间旁边的一间屋子里。

说起来，在圣殿住下这倒还是第一次。

等回到牢狱以后，这段经历会是很好的下酒菜吧。

缇娅：「真的非常感谢您，拉菲小姐」

拉菲莉亚：「不，这是我分内之事」

拉菲莉亚：「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东西，请不用顾虑尽管提出」

凯伊姆：「啊啊，那时候就拜托了」

缇娅：「凯伊姆先生，好棒啊！床软绵绵的！」

缇娅：「床单也这么白！」

缇娅观察着床的情况，开心不已。

不愧是圣女大人住的圣殿。

用的似乎都是最高级的东西。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可以拜托您一件事吗？」

凯伊姆：「什么事？」

拉菲莉亚：「能请您和圣子大人一起住在这件屋子里吗？」

凯伊姆：「我倒是无所谓」

缇娅：「我也不介意的」

拉菲莉亚：「这样啊」

拉菲莉亚：「确实，二位是兄妹的话，应该不会引发那种问题吧」

她是在担心那方面啊。

圣域还真是严格。

凯伊姆：「上层就算有血缘关系也会发生那种事吗？还真是相当开放啊」

拉菲莉亚：「怎，怎么会？！」

拉菲莉亚：「只，只是为了保险起见确认一下而已」

拉菲莉亚羞红着脸慌忙否认。

有捉弄她的价值。

凯伊姆：「知道了，姑且确认这种事也是你的工作吧」

拉菲莉亚：「是，是的，就是那样」

拉菲莉亚：「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违背圣戒，去想象那种污秽的事情……」

拉菲偷偷地窥视着我的表情。

凯伊姆：「别担心，我没想过你是那种人」

拉菲莉亚：「非常感谢」

拉菲吐出安心的气息。

看来她真的是很担心。

圣职者的心理，和普通人似乎也有所不同啊。

拉菲莉亚：「果然，凯伊姆大人是个好人呢」

缇娅：「没错，凯伊姆先生是个好人」

缇娅：「虽然刚开始有点坏心眼，不过到了最后……」

凯伊姆：「别说了」

如果我是好人的话，这个世上就全是圣人了。

拉菲莉亚：「呵呵呵，我真羡慕二位这样关系好的兄妹呢」



凯伊姆：「如果喜欢这家伙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送你哦」

拉菲莉亚：「不用了」

缇娅：「被您这么快拒绝，我稍微有点伤心呢」

拉菲莉亚：「啊，不是的……圣子大人是这个世界的瑰宝」

拉菲莉亚：「像我这种人和您沾亲带故，是我不敢奢求之事」

缇娅：「啊，原来如此」

缇娅：「凯伊姆先生，我变成世界的宝物了呢」

凯伊姆：「还真是出人头地了啊」

我们随意地谈着话。

拉菲莉亚：「那么，我接下来还有仪式要参加，就先告辞了」

凯伊姆：「仪式？」

拉菲莉亚：「在没有特别预定的场合，圣女大人每天早晚都要去祭坛祈祷」

拉菲莉亚：「而我也要作为助祭，在仪式上进行帮忙」

缇娅：「每天都要啊……」

拉菲莉亚：「这是当然的事情」

拉菲莉亚：「因为，支撑起这座都市的，正是仰仗圣女大人的祈祷」

缇娅：「是什么样的仪式呢？」

拉菲莉亚：「您有兴趣去参观一下吗？」

缇娅：「哎，可以让我看吗？」

拉菲莉亚：「这个仪式，也是允许那些热心的信徒们参观的」

拉菲莉亚：「更何况尤斯蒂娅大人还是天使大人的圣子，我想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凯伊姆：「我又如何」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也是，只要净身过后就没有关系」

我对让都市漂浮的仪式很有兴趣。

就当是积累点谈资，去看看吧。

凯伊姆：「那样的话，我也去看看好了」

拉菲莉亚：「知道了」

拉菲莉亚：「那么，我去做净身的准备，请稍待片刻」

拉菲带着微笑走开。

——在灯火辉煌的浴堂中，仪式开始了。

我和缇娅为了净身而被逮到了房间的一角。



所谓净身，只是简单地去吟诵祷文而已。

视线，我们已经从拉菲那里听到了仪式的内容。

首先，用圣水斋戒沐浴，向神灵献上祈祷。

然后，换上新的礼服走到祭坛，将贡品献给天使，祈祷都市能继续漂浮。

缇娅：「脱，脱光了呢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是啊」

我和缇娅小声地嘀咕着。

圣女：「……」

圣女一丝不挂地沐浴着清泉，嘴里低声地吟诵着什么。

那份静谧的祈祷声，传不到我们这边。

缇娅：「好漂亮……」

对于缇娅叹着气的低声感叹，我打心里同意。

虽然在娼馆中已经见惯了女性的裸体，但圣女的身体与世俗之物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洁白滑嫩的肌肤被水打湿，闪耀着有如白绢般令人平静的光泽。

她的身姿宛若被打磨得光滑洁净的大理石雕塑品，将美这个字眼完全的体现了出来。

拉菲在一旁随侍，静静地等待着圣女结束沐浴。

圣女：「……」

圣女结束祈祷之后，慢慢地从水中走出。

拉菲则走近身前，温柔地擦拭着圣女的身体。

向着伸开双臂的圣女，拉菲悉心地看着不去碰触她的身体，为她穿上衣服。

圣女向我们看了一眼后，便一言不发地走出浴场。

拉菲莉亚：「……请来这边」

场上的气氛完全容不得人开口。

在拉菲的引导下，我们沉默地跟在她们身后。

缇娅：「这个量真惊人呢」

凯伊姆：「啊啊」

让缇娅瞪大眼睛的，是堆积成山一般的贡品数量。

按照拉菲的说法，因为最近的地震而感到不安的贵族们，每天都会来献上给圣女的贡品。

或许这只是在让自己宽心吧。

不过，这份慰藉不安的做法，也只有贵族和圣女才做得出来。

纳达尔：「迈尔本—迪斯—鲁塞乌斯殿下的捐赠品」

配合着纳达尔的声音，圣职者将一个大筐送到圣女面前。

圣女双手高举献上祈愿。

祈愿结束之后，将那份贡品摆放在祭坛的侧面。

与那些堆积成山的贡品摆在一起。

圣女：「掌管上天的神灵啊，创造这片土地的天使啊，请容许我为今日的安宁而致上衷心的感谢」

圣女：「我们这些神的子孙不会停止祈祷，明天也请赐予我们安乐的一日吧」

圣女双手合十，轻颂祷文。

本来沐浴斋戒就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但这个仪式却更加的长。

包含纳达尔在内的圣职者们随侍两旁，聆听着圣女朗朗的祷告。



这些祝词在祭坛内凛然响起，令人心畅神怡。

就好像在听某种动人的音乐。

……真是辛苦啊。

为了让街道漂浮，圣女每天都要做这么冗长的仪式么。

如果这份祈祷有所缺欠，大崩落就会再次发生。

就算只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圣女也不能停止祈祷。

这是多么沉重的重担啊。

圣女用那弱小的身体，日复一日地支撑起都市的命运。

虽然不至于说是高山仰止，但至少我做不到。

鲁基乌斯：「臣下来迟」

鲁基乌斯：「很抱歉让您久等」

吉尔巴鲁特：「你来了啊」

中年的贵族没有看向出现的男人，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挂在墙壁上的风景画。

吉尔巴鲁特：「最近你好像很忙啊」

鲁基乌斯：「不，和执政公您的忙碌比起来不值一提」

吉尔巴鲁特：「奉承话说得不错啊」

执政公，吉尔巴鲁特——

伫立在诺瓦斯·艾蒂尔政治顶点的男人，微微冷哼一声，向鲁基乌斯的方向转过身去。

鲁基乌斯：「那么，请问您今天召见我为了何事？」

吉尔巴鲁特：「嗯」

执政公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同时也示意鲁基乌斯坐下。

吉尔巴鲁特：「是关于圣女大人的事」

吉尔巴鲁特：「看起来，她又对某些东西产生了很深的兴趣啊」

鲁基乌斯：「……又，吗」

露出惊讶表情的鲁基乌斯的瞳孔深处，搜寻着执政公这句话的真意。

但是，鲁基乌斯却没有感受到话外之意。

吉尔巴鲁特：「当代的圣女大人，信仰心非常的强」

吉尔巴鲁特：「她一有机会，就会赐下些珍贵的言论的事情，阁下应该也知道吧？」

鲁基乌斯：「比方说，羽化病人是天使大人的使者，要立刻停止羽狩行动……吗？」

吉尔巴鲁特：「啊啊，的确也说过那种话」

鲁基乌斯：「不过，今天看来就不是那件事了」

鲁基乌斯：「也就是说，是关于寻找天使的圣子一事吗？」

吉尔巴鲁特：「看起来，圣女大人已经找到了圣子」

鲁基乌斯：「怎么会」

吉尔巴鲁特：「真伪还不确定」

吉尔巴鲁特：「但是事实上，一名貌似圣子的女性似乎已经住在了圣殿之中」

鲁基乌斯：「那是位怎样的人呢？」

吉尔巴鲁特：「名字叫尤斯蒂娅」

吉尔巴鲁特：「根据报告，似乎是特别受灾地区的居民」

吉尔巴鲁特：「你听说过吗？」

鲁基乌斯：「非常抱歉」

吉尔巴鲁特：「那么，叫做凯伊姆的男人呢？」

吉尔巴鲁特：「他似乎自称是圣子的哥哥，现在也在圣殿中」

鲁基乌斯努力装出自然的样子。

但是，气氛微微的变化还是被执政公感觉到了。

吉尔巴鲁特：「看来是知道他啊」

知道自己被看穿的鲁基乌斯，内心中暗下决定。

不能让自己和不蚀金锁的关系被察觉到。

所以，他面不更色地编出了更加合乎道理的理由。

吉尔巴鲁特：「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鲁基乌斯：「在我的记忆中，在防疫局制作的需注意人物的一览中，似乎有凯伊姆这个名字」

吉尔巴鲁特：「原来如此」

鲁基乌斯：「需要我为您准备资料吗？」

吉尔巴鲁特：「不，用不着做到那种地步」

不愧是鲁基乌斯，似乎并没有为这种程度的事情而产生动摇。

执政公看着这个年轻的有为贵族，感到相当的满意。

吉尔巴鲁特：「这两天，特别受灾地区似乎有些骚乱」

吉尔巴鲁特：「那里是阁下所管辖的区域，有什么线索吗？」

鲁基乌斯：「即使在特别受灾地区中，执政公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

鲁基乌斯：「没有传入执政公耳朵中的事情，我自然也不会知晓」

鲁基乌斯站起身来，向执政公低头行礼。

摆出服从的证明。

吉尔巴鲁特：「你又开始谦虚了」

鲁基乌斯：「让您见笑了」

鲁基乌斯化解了执政公的追击。

这种程度的奉承，如果不像呼吸一样习惯是不能胜任贵族的。

吉尔巴鲁特：「算了」

吉尔巴鲁特：「保护羽化病感染者这件事情的进展如何？」

鲁基乌斯：「现在已经进行到目标的 8 成左右了」

吉尔巴鲁特：「关于解放的事宜呢？」

鲁基乌斯：「正在加紧准备」

不管哪边的报告都不坏。

交给鲁基乌斯以来，状况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吉尔巴鲁特呼出满意的鼻息。

仿佛由灰色的粘土制作的冷峻面庞上，沁透出兴奋的神色看着鲁基乌斯。

吉尔巴鲁特：「要密切注意圣女大人的言行」

吉尔巴鲁特：「终究，我们也是仰仗圣女大人才能得以生存之身」

吉尔巴鲁特：「今后如果注意到什么的话，也要立刻告诉我」

鲁基乌斯：「属下自当效命」

正当年轻的贵族说着低下头去之时，

地面开始鸣动。

大地摇晃，窗上的玻璃吱嘎作响。

吉尔巴鲁特：「……又是地震吗」

鲁基乌斯：「似乎是是的」

吉尔巴鲁特：「最近也太多了啊」

吉尔巴鲁特：「必须要加紧行动」

鲁基乌斯：「……」

吉尔巴鲁特：「希望圣女大人也再多努力一点啊」

鲁基乌斯：「……谨遵贵意」

圣女：「来，请享用吧」

圣女和缇娅祈祷完后，分开合十的双手。

我也依样画葫芦地跟她们照做了。

圣女：「发生什么事了吗？您昨天晚上还没这样的」

看到做着饭前祷告的我，圣女开口问道。

凯伊姆：「多少有点想做」

圣女：「这是很好的努力」

圣女：「天使大人肯定会拯救自己的信徒的」

凯伊姆：「如果真是就好了」

凯伊姆：「在牢狱里，向天使祈祷的同时死去的人满地都是」

凯伊姆：「难不成天使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被救者的偏激性格吗？」

在牢狱中生活，就算向天使祈祷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毒品上瘾的男人，走在路上突然就会拔出利器。

然后，夺走偶尔经过他身边的少女的性命。

这和少女的信仰是深刻还是虚假，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因为偶然在那里，就被夺去大好的生命。

在这压倒性的不公与无理中，天使要怎么样去展露他们那慈悲的心肠？

相信天使什么的，只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至少，在牢狱中是这样。

圣女：「只有诚挚地祈求拯救，才能被指明通往幸福的道路」

圣女：「像这样偏激地去思考，本来能看见的东西也都会看不见的」

凯伊姆：「这句话说得真好啊，感动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圣女：「那么，就请试着哭泣吧」

圣女：「眼泪有时也会成为治愈心灵最好的良药」

……这家伙是要吵架吗？

缇娅：「凯，凯伊姆先生……您的表情好恐怖……」

凯伊姆：「我生来就这样」

我深呼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凯伊姆：「比起那个，圣女小姐，你昨晚听到天使的声音了吗？」

圣女：「……没有」

凯伊姆：「喂喂，天使的指引不是存在的吗？」

圣女：「肯定是天使大人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圣女：「而事情刚好又赶到了昨天晚上吧」

还真是随口乱说。

凯伊姆：「听你说话让我感动得都快晕了」

凯伊姆：「看来天使还挺忙的啊」

凯伊姆：「问题是我们也不怎么闲，吃完饭后就要回牢狱了」

我一边咬着面包，一边这样向圣女说道。

缇娅：「凯，凯伊姆先生……」

圣女：「圣子，能不能麻烦您说服凯伊姆先生？」

圣女：「我只是想要保护圣子您而已」

缇娅：「唔，嗯——」

缇娅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后，向着圣女低下头去。

缇娅：「……对不起，圣女大人」

缇娅：「如果凯伊姆先生要回去的话，我也不得不走了」

缇娅：「既然是凯伊姆先生已经决定好了的事情，我是不会说任性的话的……」

圣女：「圣子……」

凯伊姆：「归根结底，约好的本来就是今天结束」

凯伊姆：「抱歉，我们要回牢狱去了」

圣女：「……请等一下」

圣女：「您为什么那么着急地想要返回牢狱呢？」

凯伊姆：「我说过吧，我们也不是什么闲人」

凯伊姆：「回到那边以后还有工作要做」

圣女：「如果是需要钱的话，我可以准备」

凯伊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圣女：「为什么？」

凯伊姆：「想要挣钱就必须要去工作」

凯伊姆：「你该不会是要说，闷头大睡等着你做梦也是份工作吧？」

凯伊姆：「我可不会收下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钱」

圣女：「您的话很奇怪」

凯伊姆：「如果报酬和工作的内容不相符的话，就必定有其内幕」

凯伊姆：「这个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凯伊姆：「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付出同等的代价」

凯伊姆：「你们这些上层的大人物可能没有感触，但在牢狱这是妇孺皆知的浅显道理」

圣女微微地叹了口气。

圣女：「凯伊姆先生真的很喜欢牢狱呢」

凯伊姆：「我不是因为喜欢才住在那里的」



圣女：「那么出来不就好了吗？」

圣女：「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

凯伊姆：「不要说得像你什么都知道似的，如果这么简单就能出来，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苦了」

圣女：「现在，您就已经出来了」

凯伊姆：「这是在强词夺理」

圣女：「您不接受我的钱，而要回牢狱去做别的工作」

圣女：「在不喜欢的地方接受的工作，却想要马上回去去做，这究竟是怎样的感觉呢？」

凯伊姆：「……」

无言以对。

圣女：「凯伊姆先生经历过大崩落吧」

凯伊姆：「……啊啊」

圣女：「您憎恨先代的圣女伊莲大人吗？」

凯伊姆：「那是当然」

凯伊姆：「牢狱的人们，都是因为圣女而堕入地狱的」

凯伊姆：「怎么可能不去恨她」

圣女：「原来如此」

圣女露出微笑。

圣女：「那么，您应该感谢先代才对」

圣女：「因为，您是被先代所救下来的」

凯伊姆：「你在开我玩笑吗？」

就算因为她是圣女而有所克制，但忍耐也是有极限的。

凯伊姆：「你觉得在牢狱里有哪个傻瓜会去感谢先代的圣女吗？」

圣女：「您会生气是理所当然的」

圣女：「请不用介意，您并没有故意地去将这件事加以曲解」

圣女：「这个世界上充斥着不合理」

圣女：「正是为了将人们从那里拯救出来，才会有圣教会，以及我们圣女的存在」

圣女淡淡地说道。

虽然看似是从正面对我的话提出了反驳，但是总觉得有些偏差。

她的话语背后，似乎掩藏着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凯伊姆：「……你想说什么」

圣女：「想要知道的话，就请在留在圣殿中吧」

圣女：「凯伊姆先生想要问什么问题，我都会尽力作答」

凯伊姆：「我没什么话想问」

圣女：「如果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能让您接受的工作的话……」

圣女：「我想想……」

圣女：「您能留在这里，做我象棋的对手吗？」

凯伊姆：「下棋的话，你去找拉菲不就好了」

圣女：「她不知道游戏的方法」

圣女：「我曾从拉菲那里听说，您应该是万事屋吧？」

圣女：「如果连象棋的对手都当不了的话，工作不是也难以继吗？」

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不过，我对圣女刚才的话微微有点在意。

为什么她说我是被先代圣女所拯救的？

我会掉到牢狱，应该是先代圣女懈怠了祈祷的错。

虽然脑中有这种想法，但却不知为何无法否定圣女的话。

心中仿佛被某个火星点燃般躁动。

反正回到牢狱也没有什么紧急的工作。

稍微陪她玩玩吧。

凯伊姆：「……好吧」

凯伊姆：「我就当你的象棋对手一段时间吧。不过，我可是很贵的哦」

圣女：「无妨，只要您能让我看到足以配得上高价的棋艺」

圣女笑了起来。

既然懂得如何去有效地去挑衅他人，头脑应该也是相当的好。

但是，她的笑容却又十分的纯粹，可谓是成熟和天真并存。

是在牢狱中未曾见过的类型。

缇娅：「那个，凯伊姆先生……」

缇娅：「我也留在这里没关系吧？」

凯伊姆：「啊啊，没关系」

缇娅：「好开心」

缇娅：「我还在想，要是您让我一个人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凯伊姆：「我说，你没听我们说话吗？」

凯伊姆：「那样圣女小姐也不会接受的吧」

圣女：「当然。正因为我们需要圣子，所以才会将凯伊姆先生也留下」

凯伊姆：「真是个让人无法释然的说法啊」

缇娅：「啊哈哈……」

圣女所说的，我被先代的圣女拯救的话。

只要陪她下象棋，就可以问出这句话的真意的话，多少花上些时间也没关系吧。

为了将我们会在大圣堂逗留的事情告诉大家，我向牢狱走去。

出门的时候只要拿着从拉菲那里得到的圣印，似乎就可以在关所自由通行。

真是个方便的东西啊。

如果牢狱有卖的话，究竟会值多少钱呢。

凯伊姆：「嗯……？」

突然，我感到了某股向我看来的视线。

鲁基乌斯：「没想到咱们会在这种地方见面啊」

凯伊姆：「你是……」

鲁基乌斯卿。

他正从贵族街的方向沿着台阶走来。

台阶上的肃立的卫兵们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鲁基乌斯：「你这是准备搬出牢狱，到上层来生活吗？」

凯伊姆：「怎么可能，只是来办点杂事罢了」

鲁基乌斯：「在大圣堂吗？」

他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凯伊姆：「不愧是优秀的贵族大人，消息真灵通」

鲁基乌斯：「倒也没到那种程度」

鲁基乌斯：「我在圣教会里有很亲密的朋友……」

鲁基乌斯：「然后恰巧从他那里听说了骚动而已」

鲁基乌斯：「我可没想到，他的话中会出现你们的名字啊」

圣女在圣职者们面前，做出了缇娅是天使的圣子的宣言。

如果那其中有熟人的话，会传到鲁基乌斯卿耳中也不是什么怪事。

凯伊姆：「那么，我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

凯伊姆：「我要在大圣堂中逗留一段时间，正准备回牢狱去报告这件事」

如果只是不在一两天倒没什么，要花上很多天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不让艾莉斯和吉克他们担心，还是去报告一下会比较好，。

鲁基乌斯：「这样啊」

鲁基乌斯卿抬头向太阳瞄了一眼。

鲁基乌斯：「如果不着急的话，能容许我同行一段么？」

凯伊姆：「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

鲁基乌斯：「贵族偶尔也有想要喘口气的时候」

凯伊姆：「原来如此……」

我不认为鲁基乌斯卿会毫无意义地去和牢狱的人散步。

他应该是有什么话要说吧。

稍微陪他走走好了。

凯伊姆：「知道了」

我跟在鲁基乌斯的后面，在街道上走着。

我们来的，是一个很眼熟的地方。

鲁基乌斯：「凯伊姆来过这里吗？」

凯伊姆：「啊啊」

在下层绝壁的突出端，有一个被架高的人工建筑物。

这个在眺望台上也能看到的地方，正是先代圣女被处刑的场所。

很多在大崩落中失去了一切的人，连我在内，都涌到这里来围观圣女的处刑。

集结的居民：「杀掉圣女」

集结的居民：「杀了圣女，杀了圣女！」

集结的居民：「杀了圣女！！！」

我应该也跟着群众一起喊叫了吧。

叫着，杀掉圣女的词眼。

那个时候的我是怎么想的呢。

那份感受，如今早已沉入记忆的深处。

凯伊姆：「那种事情已经够多了」

鲁基乌斯：「是啊」

鲁基乌斯：「真希望当代的圣女大人能够勤勉地祈祷啊」

凯伊姆：「已经够勤勉了」

鲁基乌斯露出不可思议般的表情。

凯伊姆：「我昨天看过圣女的祷告仪式了，那个规模可是相当的宏大啊」

凯伊姆：「我可没有自信能够每天早晚都做那种事情」

鲁基乌斯：「原来如此」

鲁基乌斯露出苦笑。

凯伊姆：「有什么奇怪的？」

鲁基乌斯：「特别受灾地区的人们，都因为圣女大人疏于祈祷而遭遇了不幸」

鲁基乌斯：「我还以为你会更加憎恨圣女大人呢」

鲁基乌斯的说法，让我想起了她的话。

圣女：「那么，您应该感谢先代才对」

圣女：「因为，您是被先代所救下来的」

圣女：「这个世界上充斥着不合理」

圣女：「正是为了将人们从那里拯救出来，才会有圣教会，以及我们圣女的存在」

凯伊姆：「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圣女是让都市漂浮起来的存在。

那么，那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鲁基乌斯：「再稍微走一会吧」

凯伊姆：「啊啊」

鲁基乌斯卿走了起来。

凯伊姆：「说起来，毒品那边怎么样了？」

贝尔纳德死后，牢狱中就不再流通那种毒品。

但是，那个药的出处却仍旧不明。

鲁基乌斯：「那件事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鲁基乌斯：「请让我为这个迟来的道谢致歉」

凯伊姆：「不，我也在危险关头承蒙羽狩相助了，彼此彼此」

凯伊姆：「那么，你们查明那个药的出处了吗？」

鲁基乌斯：「不，还没有」

鲁基乌斯：「如果贸然行动的话，我们这边有可能会遭人暗算」

鲁基乌斯：「不过，我必定会将其查明的」

用掩藏着决意的声音说完，鲁基乌斯卿向前走去。

或许是因为说话比较投机的缘故，我感觉鲁基乌斯卿的声音微妙地很有说服力。

不过也要小心，不能被他瞒天过海。

周围都是被弃之不顾的建筑物。

荒凉的街道，突然毫无前兆地便中断了。

先是圣女的处刑场，接着又是大崩落的遗迹么。

会来这些地方散步，不是疯子便是醉客。

他究竟打算要做什么。

凯伊姆：「这里还是保持着大崩落的原样啊」

鲁基乌斯：「地基这么脆弱，就算收拾好也没法再利用」

鲁基乌斯：「已经是，消逝的土地了」

大地龟裂，悬崖延展。

下方覆盖着厚重的云层，基本看不到牢狱的土地。

鲁基乌斯：「……」

鲁基乌斯卿用严峻的眼神看着这副光景。

凯伊姆：「大崩落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鲁基乌斯：「贵族街」

鲁基乌斯卿捡起一块小石头，握在手中把玩着。

鲁基乌斯：「我有时会想，为什么会产生崩落」

凯伊姆：「那不肯定是因为圣女懈怠了祈祷么」

鲁基乌斯：「祈祷，吗」

鲁基乌斯：「前提是祈祷能够拯救所有的人，而且除了祈祷以外没有任何更好的方法」

凯伊姆：「就是为此，圣女才会继续祈祷的吧」

鲁基乌斯：「……嘛，也是啊」

鲁基乌斯卿有些寂寞地笑了。

鲁基乌斯：「现实是残酷的，贵族们也不容乐观」

鲁基乌斯：「所以，我偶尔会来这里，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

鲁基乌斯卿曾经说过，让特别受灾地区回复原来的样子就是自己的生存意义。

就算是看过特别受灾地区的样子而深受感触，也不至于会热心到这种地步。

凯伊姆：「鲁基乌斯卿，你为什么……」

凯伊姆：「呃……」

鲁基乌斯：「唔……」

大地摇晃，地面鸣动。

凯伊姆：「喂？！」

鲁基乌斯：「呃？？」

我猛地抓住鲁基乌斯卿的胳膊。

鲁基乌斯：「没关系的，不是什么大地震」

他这句话将我带回现实。

摇晃也渐渐停止了。

虽然感觉鲁基乌斯卿马上就要掉下去了，但那只是我的错觉。

毕竟，我们距悬崖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我有些发窘地放开了鲁基乌斯卿的胳膊。

凯伊姆：「抱歉」

鲁基乌斯：「你刚才想要救我吧？」

凯伊姆：「啊啊……让你看笑话了」

凯伊姆：「这种程度的地震，明明是会发生崩塌的」

鲁基乌斯：「有过大崩落经验的人，会对此过敏也是在所难免的」

鲁基乌斯卿面露微笑。

鲁基乌斯：「不过话说回来，最近的地震实在是很多」

凯伊姆：「啊，啊啊」

鲁基乌斯：「地震像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圣女大人也会很辛苦吧」

凯伊姆：「肯定是她祈祷得还不够，自作自受吧」

正因为祈祷没有好好地传达到神灵那边，才会持续地像这样发生地震。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您在这里啊」

鲁基乌斯：「是西斯狄娜么」

西斯狄娜从我们背后走来。

西斯狄娜：「如果您要出门的话，请先告诉我一声」

西斯狄娜：「万一鲁基乌斯大人出了什么意外，我会很困扰的」

鲁基乌斯：「没关系的，凯伊姆也和我在一起」

他是在指我抓住他胳膊的事吧。

西斯狄娜：「您对鲁基乌斯大人做了什么吗？」

凯伊姆：「只是和他聊了些闲话而已」

西斯狄娜用惊讶的眼神瞪着我。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不久之后有预定会面的客人，可以的话能否请您回去？」

鲁基乌斯：「看来我必须要回去工作了啊」

鲁基乌斯：「抱歉，凯伊姆」

凯伊姆：「不用在意」

鲁基乌斯：「我很羡慕能自由行动的你哦」

凯伊姆：「你就试试看掉到牢狱吧，那样一来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西斯狄娜：「就算您的不拘小节可以被容许，也请您注意分寸」

凯伊姆：「昨天我也被说了同样的话啊」

鲁基乌斯：「被圣女大人吗？」

凯伊姆：「她的随从」

我在吉克和先代面前，说话也一直是这个调子。

事到如今已经改不了了。

鲁基乌斯：「和我这么说话倒是没关系，在圣教会那边还是注意点好」

鲁基乌斯：「据说那里是个步履维艰的地方」

凯伊姆：「只是一群脸色苍白的家伙聚在一起，每天献上祈祷的地方罢了」

凯伊姆：「用不着太过担心」

鲁基乌斯：「我知道你的剑术非常优秀」

鲁基乌斯：「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和与之相对的战斗」

鲁基乌斯：「你去好好观察一下的话，或许会有什么收获」

居然被他说教了。

左耳进右耳出之。

鲁基乌斯：「与特别受灾地区不同，在这里，应该会有很多你力所能及的地方」

鲁基乌斯：「如果有什么困扰的话，就找我来谈谈吧」

虽然我没有拜托，但鲁基乌斯卿还是将联络方式告诉了我。

在这里向前的不远处，有一个小型的酒馆。

只要和那里的店主对上暗号，似乎就能取得联系。

凯伊姆：「还真是够亲切的啊，我可是没有什么回赠品哦」

鲁基乌斯：「即使在我们贵族心中，圣女也是心之所向」

鲁基乌斯：「因为这些天的地震而感到不安的贵族也很多」

鲁基乌斯：「不过这样一来，贵族们也会因为圣女大人的一句话而得到拯救」

也就是说，他想要和圣女搞好关系么。

约我散步的目的应该就是这个了。

凯伊姆：「心情好的话我会联络你的」



鲁基乌斯：「啊啊，就这样吧」

鲁基乌斯卿露出不怎么令人讨厌的笑容，和西斯狄娜一起离开了。

大圣堂被染上了夕阳的火红。

拜陪鲁基乌斯卿散步所赐，回到牢狱的时候已经是夕日欲颓。

凯伊姆：「……如此这般地，我们要暂时在大圣堂住下了」

正确说来是要住在圣殿里，不过就算向吉克说得这么细也没有意义。

对于一般人来说，在上层的圣教会本部就是大圣堂。

吉克：「看来你接了份好工作啊」

凯伊姆：「没什么意义就是了」

凯伊姆：「这边不要紧吗？」

吉克：「贝尔纳德死了之后，每天都会有人来找我想要加入不蚀金锁」

吉克：「虽然风销似乎还有余党在活动，但是已经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了」

吉克：「将他们完全打垮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凯伊姆：「里面应该会有一些过激分子吧，小心点」

吉克：「没什么，还赶不上同伴增加过多带来的麻烦」

吉克：「我可不会输给这种程度的对手」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

吉克：「比起那个，你也去和艾莉斯见个面吧」

吉克：「你不在的这几天，她对我这里姑娘们的治疗可是下降不少啊」

吉克微微地笑道。

凯伊姆：「这才是没必要的担心」

艾莉斯：「凯伊姆」

前厅中，艾莉斯正在整理医疗道具。

凯伊姆：「今后的一段时间，我要在大圣堂那边住」

艾莉斯：「恶趣味呢」

艾莉斯：「小动物怎么办？」

凯伊姆：「和我一起」

艾莉斯：「我不喜欢」

凯伊姆：「我也没想过要讨你喜欢」

凯伊姆：「总而言之，是圣女希望我们留在那里的」

艾莉斯：「说不定她也希望我去呢」

凯伊姆：「这姑且也是份工作，别来碍事」

艾莉斯：「真狡猾」

凯伊姆：「我说，你应该不是信仰那么深的人吧」

艾莉斯：「不过，我也想和圣女大人说一次话」

艾莉斯和圣女么。

凯伊姆：「还是算了吧，那家伙和你水土不服」

艾莉斯：「我又不打算要和她要好地喝茶」

艾莉斯：「只是想就最近地震很多的问题和她探讨下罢了」

除了麻烦我想不到其它的情况。

凯伊姆：「别闹了，你就在牢狱里老实地待着吧」

艾莉斯：「可是，我很担心凯伊姆」

这家伙撒起谎来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反正只是想要去给靠近我的女人一个下马威吧。

凯伊姆：「不许来，明白了吧？」

艾莉斯：「嗯，交给我吧」

这回答，绝对是没有明白。

毕竟是艾莉斯啊，就算告诉她不行，想来的时候还是阻挠不了的吧。

为了让她来大教堂的时候不至于引发混乱，以防万一还是和纳达尔说一声吧。

总而言之，为了至少不让她立刻跟来，我连忙返回了大圣堂。

圣职者：「……那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走过桥来到门口时，听到了窃窃的低语声。

一个瘦削的圣职者和一个矮个子的圣职者正在大门的阴影中说些什么。

长年从事的工作养成的癖性，让我不自觉地竖起耳朵。

驼背的圣职者：「那件事，指的是天使大人的圣子大人吗？」

消瘦的圣职者：「除了那个还能有什么事啊」

驼背的圣职者：「既然是圣女大人所说的，也只有原封不动地相信了吧」

消瘦的圣职者：「不过，纳达尔大人似乎也并不相信啊」

驼背的圣职者：「不要擅自揣度」

消瘦的圣职者：「盲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真实只有靠自己的心去判断吧」

消瘦的圣职者：「看到那个男人的眼睛了吗？」

消瘦的圣职者：「那是野兽的眼睛，他背地里肯定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露出苦笑。

虽然这些人不是很精于世故，不过里面还是有眼光相当锐利的人啊。

凯伊姆：「你们好像在说很有趣的话啊，让我也加入吧」

驼背的圣职者：「……您，您是……凯伊姆大人！」

消瘦的圣职者：「您回来了啊」

两名圣职者窘迫地低下视线。

凯伊姆：「可以让我通过吗？」

驼背的圣职者：「那是当然的，欢迎您回来，凯伊姆大人」

两人恭敬地低头行礼。

会被圣职者行这样的礼，我也变成个了不起的人了。啊。

纳达尔：「凯伊姆大人，欢迎回来」

凯伊姆：「啊啊」

在几乎面无表情的纳达尔脸上，掠过微微不快的神色。

看来他并不是像嘴上说的那么欢迎我啊。

纳达尔：「话说回来，凯伊姆大人准备在这里逗留到什么时候呢？」

凯伊姆：「圣女小姐什么都没告诉你吗？」

纳达尔：「虽然拉菲莉亚经常会向我报告」

纳达尔：「但圣女大人是几乎不和我们这些人说话的」

纳达尔：「如果凯伊姆大人能不吝赐教，我会非常感激的」

凯伊姆：「圣女既然没有告诉你，自然也不会和我说」

凯伊姆：「她只告诉我，要我们暂时留在这里」

纳达尔：「……知道了」

纳达尔：「那么，二位是要住在哪里呢？」

凯伊姆：「昨天是住在圣殿里，今后应该也一样吧」

纳达尔：「可以的话，能否请您移居到大圣堂呢？」

纳达尔：「这里也有很多空的房间」

纳达尔：「可以让圣子大人和凯伊姆大人都非常舒适地生活」

凯伊姆：「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事情，你去和圣女说吧」

纳达尔：「圣女大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凯伊姆：「那你就放弃吧」

纳达尔微微地叹了口气。

纳达尔：「虽然圣女大人可能没有感触，但对我们来说，圣女大人是不可取代的重要之人」

纳达尔：「如果因为圣子大人的事情而心怀迷惘的话，过去地悲剧或许会重演」

纳达尔：「我只是在担心这件事」

比起圣女本身，他似乎更担心这座都市。

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纳达尔：「我们想要守护圣女大人」

纳达尔：「为此，就算违背圣女大人的意思，我们也有非做不可之事」

纳达尔：「请您务必体谅我们的苦衷」

凯伊姆：「圣女可是说过，圣子留在她身边的话她才能安心哦」

凯伊姆：「这样做对圣女不是也很好么」

纳达尔：「您认为，天使大人的圣子真的是存在的吗？」

凯伊姆：「半信半疑」

凯伊姆：「不过，你这样怀疑圣女的话没关系吗？」

纳达尔：「……」

纳达尔闭上嘴唇，向四周扫了一眼。

纳达尔：「……我也不知道，这些话应不应该对您说」

纳达尔：「但是，既然您要陪在圣女大人的身边，我想应该跟您说一下会比较好」

纳达尔露出严肃的表情。

凯伊姆：「怎么突然这么郑重其事？」

纳达尔：「接下来我所要说的话，请不要对外人说」

纳达尔：「您能答应吗？」

凯伊姆：「啊啊，知道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话，不过既然是有关圣女的话题还是听一下会比较好吧。

纳达尔：「当代的圣女大人即位之后不久，就因为一场高烧而病倒了」

纳达尔：「而圣女大人也为此而失明」

凯伊姆：「嚯」

眼睛是因为发烧才会瞎的啊。

不过，圣女的眼睛在圣域中似乎能看得见。

是得了什么样的热病，才会变成那么不可思议的状态呢？

纳达尔：「那之后，原本温和的性格也有所改变，变得对我们相当的严厉」

纳达尔：「能够听到天使大人的声音，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纳达尔：「恐怕，她是因为目不见物，而拼命地想要去发现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吧」

也就是说，因为眼睛看不见了而变得心里没底，所以就做出了天使有圣子的妄想。

纳达尔是这么想的吧。

纳达尔：「我们是侍奉圣女大人之身，只要是她说的话，我们都想要坚信不疑」

纳达尔：「可是……就算我可以控制住其他圣职者的言行，也无法消除他们心中的疑惑」

纳达尔：「再加上，就算是圣女大人的指示，突然就要我们把从牢狱带过来的少女当成天使大人的圣子，实在是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纳达尔：「就算小事上可以默不作声，但事情发展到现在的态势，我们就不能再不闻不问了」

纳达尔：「一旦演变成会动摇到圣教会存在的事态，我们也将难以支撑下去」

纳达尔的话并不是全无道理。

但是，他的话说得也有些太漂亮了。

嘴上将自己的意图正当化，背后却隐藏着阴暗思想的人有很多。

凯伊姆：「我很同情你」

凯伊姆：「但是，我也只是站在被圣女雇佣的立场上」

凯伊姆：「虽然很遗憾，不过我并没有能够对圣女说三道四的资格」

纳达尔：「只要您能将我们的意思向圣女大人转达，我们便不胜感激了」

只是向她转达，么。

他很清楚这么做会造成的影响吧。

纳达尔果然是个政治家。

凯伊姆：「……知道了，我会尽量向她转达」

留下这句话后，我便走进了圣域。

缇娅：「啊，凯伊姆先生」

缇娅和拉菲从对面走了过来。

凯伊姆：「这个时间你们要去哪里？」

缇娅：「我拜托拉菲小姐带我到大圣堂转一圈」

缇娅：「难得来这里一趟，总想看看各个地方呢」

真是好奇心强烈的家伙啊。

凯伊姆：「这样啊。在大圣堂里面转转倒是无妨，不过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哦」

凯伊姆：「拉菲，缇娅就拜托你了」

拉菲莉亚：「好的，就交给我吧」

缇娅：「那么，我们走了」

缇娅和拉菲一起向大圣堂的方向走去。

凯伊姆：「我回来了」

圣女：「欢迎回来，凯伊姆大人」

圣女独自坐在房间之中。

圣女：「圣子她们刚刚出去」

凯伊姆：「啊啊，我在路上有碰到她们」

凯伊姆：「反正在晚饭之前也没什么事做，我就先回客房休息了」

圣女：「请您留步」

凯伊姆：「有什么事？」

圣女：「正好我也有些无聊」

圣女：「不介意的话，能麻烦您来陪我下盘象棋吗？」

圣女的面前已经摆好了棋盘与棋子。

是在等着我吗。

圣女：「这是工作」

凯伊姆：「知道了」

我苦笑着坐在圣女正面，将棋子摆好。

凯伊姆：「下盘棋倒是没什么，可不要因为输棋不开心，而让街道掉下去了哦」

圣女：「用不着担心那种事情」

凯伊姆：「那就好」

我等着圣女摆好棋子。

凯伊姆：「那么，圣女小姐的水平大概有多高？」

圣女：「和人对弈是头一次」

看起来不是那么强。

我将先手让与圣女。

圣女：「您是要让我先下吗？」

凯伊姆：「在象棋中先下的一方是很有利的」

圣女：「之后您就算输得哭鼻子了我可也不管哦」

凯伊姆：「就让我领教你的高招吧」

圣女所下的第一手，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初学者的定式。

她似乎还是掌握着基本的路数的。

我配合着圣女，适当地动着棋子。

凯伊姆：「将」

圣女：「……」

在被双将的情况下，圣女将国王移开一格。

但是，我的车已经追了上去。

凯伊姆：「这样就将军了啊」

圣女：「请稍等，或许还有棋的」

凯伊姆：「不可能，国王已经没有能逃的地方了」

圣女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盘面。

圣女：「……无路可逃了」

凯伊姆：「又是圣女小姐输了啊」

虽然她自信满满地向我挑战，不过却以连败收场。

并不是因为我很强。

而是圣女太弱了。

圣女：「……」

圣女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地摆好棋子。

凯伊姆：「还要下吗？」

圣女：「当然，我是不会就此作罢的」

凯伊姆：「你很讨厌失败啊」

凯伊姆：「不过，讨厌失败正是有上进心的缘故吧」

圣女：「如果您有动嘴的工夫的话，就请快点将棋子重新摆好」

凯伊姆：「被你这么闹别扭我也很困扰啊」

圣女：「我没有在闹别扭」

凯伊姆：「去照照镜子，你现在的表情任谁都能看出你不开心哦」

圣女：「我本来就是这样」

圣女做出了非常孩子气的回应。

虽然每天都在说着信仰和梦境之类的话，内心却意外地和她的年龄很相称。

圣女：「来，赶快开始下一局吧」

如果只是在玩的话，我就会说想要休息一会了，不过不巧这是工作。

凯伊姆：「如您所愿」

我耸着肩膀，将棋子重新摆好。

圣女拿到先手后，我们彼此挪动棋子。

凯伊姆：「将军」

我和圣女都只走了两步。

但是，也有这样就能将死的情况。

圣女：「不，不可能，我才只走了两手！」

凯伊姆：「你这么想就试着走走看看吧」

圣女思考着。

但是，她的国王已经无路可逃。

凯伊姆：「这应该是叫做 o o l ' s M a t e（注：愚者自将，指在遵循国际象棋规则的情况下，以最快速度将死的走法，也称“两步将死”）吧，是初学者常见的错误」

圣女：「好狡猾！」

凯伊姆：「我可是有好好地在遵守规则哦」

圣女：「……」

圣女的眼中浸出泪水。

饶了我吧。

凯伊姆：「下次再努力吧」

圣女：「……」

圣女无言地将棋子摆回，注视着我。

凯伊姆：「……还要下吗？」

圣女：「……」

看来是还打算下啊。

凯伊姆：「说起来，刚才纳达尔神官长跟我说了这些话」

在圣女考虑下一手的时候，我将纳达尔刚才所说的话转达给了她。

将象飞起后，圣女抬起脸来。

圣女：「纳达尔说的话，无视就好」

圣女：「就算他说要让圣子移居到大圣堂，也不用听他的」

凯伊姆：「我觉得那个人也是在为这座城市考虑」

凯伊姆：「并不是什么阴险的人啊」



我将圣女所飞的象用王后直接吃掉。

圣女：「啊……」

凯伊姆：「落子无悔」

圣女：「……相比我说的话，纳达尔更加在意圣教会的形象」

圣女：「圣职者比起信仰，更重视自己的身外之物」

圣女：「像这种人所说的话，是没有必要去在意的」

她突前的卒被我直接拿下。

凯伊姆：「那是因为圣女并没有努力地去让自己的话被大家所相信」

圣女：「凯伊姆先生，请将精力集中在棋局上」

凯伊姆：「就算不集中我也能赢」

圣女：「唔……」

圣女不甘地咬着牙。

像这样的感觉也不错。

凯伊姆：「将军」

圣女：「……我飞象的那一步走得太差了」

凯伊姆：「你下棋太过直接了」

凯伊姆：「想要干什么都会被很简单地看穿哦」

圣女：「那凯伊姆先生的棋风就和您的性格一样乖僻了呢」

圣女恨恨地瞪着我。

凯伊姆：「为了胜利有时候是要走走弯路的」

凯伊姆：「不光是象棋，别的事也都是这样」

圣女：「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圣女再次开始摆起棋子来。

凯伊姆：「试试用些能让别人更加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说话吧」

凯伊姆：「反正梦的内容，也只有圣女小姐你才清楚吧」

凯伊姆：「只要适当地编个说法就好」

圣女：「您是要让我编造天使大人的话语吗？」

凯伊姆：「你也想让大家都相信天使的话吧？」

圣女：「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情」

圣女：「假传天使大人的旨意，是对天使大人的亵渎！」

圣女的声音大了起来。

我不禁对她瞠目而视。

她所生气的地方和普通人完全不同。

作为自己信仰的对象，她似乎非常反感曲解天使的言论。

这就是所谓的圣职者吗。

凯伊姆：「在牢狱中，所有人都在为了能让自己看到明天的太阳而拼命地活着」

凯伊姆：「一味地秉持正直，只会受骗而死去，就是这么回事」

凯伊姆：「或许，这个世上有些人会相信你有关梦境的话题」

凯伊姆：「但是，你却连去相信的工夫都不给他们，只是让他们对你一味地盲从」

凯伊姆：「牢狱的那些孩子，都比你的脑筋更加灵光些」

圣女：「您似乎稍微有所误会」

圣女：「如果圣女是会为了想要让自己的主张被接受，就擅自编造谎言的人，那么民众还有什么人可以去相信呢？」

圣女：「您认为，那种人能为都市带来安宁吗？」

凯伊姆：「不……」

虽然嘴上这么回答，但我的脑海中却在考虑不同的事情。

圣女只要能让都市漂浮起来就好。

和她本身每天做了怎样的坏事，或者积累了怎样的善行都没有关系。

只要都市能漂浮起来，她就会被原谅，反之就要承担这份罪责。

在这其中，任职圣女的圣职者并不需要所谓的人性。

需要的，只是一个但求结果的立场。

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暗杀这个职业很相似。

成功便有报酬。

失败就是死亡。

和暗杀的过程，还有杀手的人格都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被权力者所买下，根据他们的意图去行动而已。

长时间的进行这种工作，就会变成不知道自己生存意义的，单纯的商品  
一为杀人，一为救人。

虽然工作的结果完全相反，但却是十分相似的两类人。

恐怕，圣女也在寻找着吧。

寻找着自己生存的意义。

圣女：「正因为有那么多对我坚信不疑的人，所以我才更不能说出任何的谎言」

圣女：「就算不曾身担如此重任，我也是为了信仰而生的人」

圣女：「一个圣职者若是违背了他自己的信仰，那么他就什么都不会剩下了」

圣女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

如果说圣职者之所以会成为圣职者，正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话，那么说出有背信仰的谎言，他们本身的存在意义也会消失殆尽。

虽然也有很多圣职者混于市井之中而变得相当庸俗，但圣女却不能如是而为。

为了守护自己的信仰而牺牲周遭的事物，或许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圣女：「请您不要再对我说什么，为了达到目的而去背叛信仰的话了」

圣女：「在这个世上。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也都还是存在着不可为之事」  
为了手段而放弃目的吗。

和牢狱中，尤其是我这种人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反啊。

虽然我觉得这只是衣食无忧的人所说的戏言，但也还是多少对其抱有一点兴趣。

看看这家伙最后会变成怎样，说不定也一个不错的谈资。

凯伊姆：「知道了，我不会再说些无谓的话了」

圣女：「……非常抱歉，我刚才不够冷静。请继续吧」

凯伊姆：「别介意」

我对圣女的印象稍微有了点改变。

她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深思熟虑。

或许，相比起那幼弱的外表，她的内心要更加的坚定。

我们无言地继续下着象棋。

在沉默之中，唯有棋子敲击棋盘的声音静静响起。

圣女：「那个，难道您是在生气吗……？」

圣女偷偷地看着我。

凯伊姆：「没有」

圣女：「那么，就请您说些什么」

凯伊姆：「你刚才不是让我住嘴么」

圣女困扰地皱起眉头。

圣女：「……真的非常抱歉」

圣女：「您明明是为了我才会提出让我多加思考的意见，我却对您说了那样的话……」

凯伊姆：「别介意」

凯伊姆：「你也有你的考虑，我很尊敬你」

圣女：「……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圣女：「像那样被直接地批评，对我来说是头一回的经验」

我想也是。

我不觉得那些圣职者会直接地去向圣女提意见。

圣女：「所以，刚才不自觉地有点生气」

圣女：「非常抱歉」

凯伊姆：「我说了，不用介意」

圣女：「那么……可以请您再说些话吗？」

圣女变得沮丧起来。

她脸上的表情，感觉很像个年幼的少女。

凯伊姆：「……知道了，不过可能又会惹你生气，那样也没关系吗？」

圣女：「没关系的，我也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和圣女对视一眼。

然后，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

圣女也露出笑容。

缇娅：「我回来了」

缇娅和拉菲走了回来。

凯伊姆：「大圣堂参观得怎么样了？」

缇娅：「真的很有趣呢」

缇娅：「在大圣堂的房间里有工作室，里面有做玻璃加工的呢」

凯伊姆：「玻璃加工？」

缇娅：「嗯，是做彩绘玻璃的」

拉菲莉亚：「因为玻璃非常高价，所以为了不被偷走而由大圣堂内部来管理」

拉菲莉亚：「每天，手工匠人都会来这里制作圣教会要用的彩绘玻璃」

缇娅：「因为很有趣，所以我一直都在那里看呢」

我也没见过玻璃的加工作坊。

听上去的确有点意思。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夜之仪式差不多快开始了，请您准备一下」

圣女：「已经到这个时间了啊」

凯伊姆：「对弈就到此为止吧，今天是我的全胜啊」

圣女：「……下次不会是这样了」

凯伊姆：「但愿如此吧」

圣女看着我，脸上露出不甘的表情。

真是个讨厌失败的女性啊。

夜之仪式结束了。

在圣女的邀请下，我来到她的房间喝茶。

凯伊姆：「就没有味道再稍微浓一点的茶了吗？这和白开水没什么区别」

拉菲莉亚：「这是为了圣女大人，特别晨摘的茶叶」

缇娅：「凯伊姆先生，这么高级的茶，在店里是喝不到的哦」

虽然缇娅是很开心，不过我可品不出来这么细微的味道。

对料理再怎么不挑剔，这样持续清淡的饮食生活，也还是会让人想念牢狱的料理。

圣女：「圣子至今为止过的都是怎样的生活呢？」

缇娅：「说我吗？那个一……」

缇娅偷偷向我看了一眼。

她是在犹豫要不要把到现在为止的经过都说出来吧。

凯伊姆：「我和这家伙，都是在大崩落掉到牢狱里的」

凯伊姆：「靠着我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总算是活了下来」

凯伊姆：「虽然也曾因为受钱所困，而使得缇娅被卖到了娼馆，不过在总算也都一切如常了」

缇娅：「感觉上就是这样」

缇娅应和着我的话。

圣女：「这样啊，还真是相当艰苦的经历呢……」

缇娅：「不，没有那种事」

缇娅：「虽然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并没有觉得辛苦过」

圣女：「不愧是天使大人的圣子，很坚强呢」

缇娅：「没有那种事……」

圣女：「凯伊姆先生经常会帮助圣子呢」

圣女：「真的让您受累了」

凯伊姆：「谢了」

缇娅：「那之后，我就被介绍到凯伊姆先生的一个朋友，梅尔特小姐那里去工作了」

圣女：「在那里做些什么呢？」

缇娅：「梅尔特小姐经营的是酒馆」

缇娅：「我在那里扫除、做饭，还帮店里做一些杂活」

圣女：「也就是被当成佣人来使唤了呢」

缇娅：「不，不，不是的」

缇娅：「我是喜欢才去那么做的」

缇娅：「不做些什么就难以平静下来，被单方面照顾的话很难受的」

缇娅：「所以，我才会主动请求去那里帮忙」

听到缇娅的话，圣女的眼中闪耀着光辉。

圣女：「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心中满溢着勤劳与侍奉的感情，这才正是天使大人的圣子啊」

缇娅：「这不是那么了不起的……」

圣女：「圣子您会做料理是吧」

缇娅：「倒不至于说做得很好，只是因为喜欢料理才让梅尔特小姐教我的」

凯伊姆：「这家伙的手艺可是相当不错的哦」

缇娅：「没有那种事，和梅尔特小姐比差远了呢」

圣女：「在牢狱里，吃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呢？」

缇娅：「平常是鸡汤，配上夹着青菜与切成薄片的肉做成的面包一起吃吧」

缇娅：「有时也会吃些烤苹果之类的」

缇娅：「吃着又软又甜……感觉十分的幸福呢」

圣女：「我也想吃一次呢」

圣女：「呐，拉菲，不能为我准备那种食物吗？」

拉菲莉亚：「……好的」

拉菲莉亚：「如果撇除掉那些肉类的话，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回答的拉菲脸色很差。

凯伊姆：「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拉菲莉亚：「不，没事的」

说着，脸上却是面无血色。

凯伊姆：「圣女小姐，就让她休息一下吧？」

圣女：「也是呢，拉菲，今天你就干到这里吧」

拉菲莉亚：「……知道了」

缇娅：「那个，我扶您去吧」

凯伊姆：「……不用，我去好了」

我制止住作势欲起的缇娅，站起身来。

凯伊姆：「缇娅，你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吧，就再陪圣女小姐说一会吧」

缇娅：「知，知道了」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我没事的」

凯伊姆：「只是把你送到房间里而已」

拉菲莉亚：「可是……」

圣女：「拉菲的房间离这里不远，她可以自己回去的」

缇娅：「凯伊姆先生，对女性意外地很温柔呢」

缇娅：「所以才会被那些娼妇小姐们那么喜欢」

圣女：「嘛」

凯伊姆：「别说多余的话」

缇娅：「啊，对，对不起」

凯伊姆：「拉菲，走吧」

拉菲莉亚：「……啊，好的」

我们走进拉菲的房间。

虽然和我们的房间构造相同，但是要更加有生活感。

凯伊姆：「不要紧吗」

拉菲莉亚：「是的，非常感谢您」

凯伊姆：「身体不舒服么？」

拉菲莉亚：「不，我想只是稍微有点疲劳而已」

我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

凯伊姆：「毕竟被夹在圣女和神官长的夹缝里，你也一定很辛苦吧」

拉菲莉亚：「我已经习惯了」

她露出一眼就能被看穿的强装的笑容。

凯伊姆：「主要是应付纳达尔比较棘手吧」

拉菲莉亚：「……对不起」

拉菲低下头去。

凯伊姆：「我不是在责备你」

凯伊姆：「只不过，不学会些发泄情绪的方法的话，身体会撑不住哦」

拉菲莉亚：「谢谢」

拉菲莉亚：「对我这种下人，都这么关心……」

拉菲莉亚：「果然就像圣子大人所说的那样，凯伊姆大人是个很温柔的人呢」

拉菲露出纯粹的笑容。

每当看到这种笑容，我的心里就会很不舒服。

这是我的心已经被污染的证明。

凯伊姆：「如果你倒下的话，圣女也会很困扰吧」

凯伊姆：「如果因此而让都市坠落的话就变成大事了，我也无法置身事外」

拉菲莉亚：「也是呢」

不知为何，拉菲似乎在强忍笑意。

拉菲莉亚：「我已经没关系了，托凯伊姆大人的福，我现在非常开心」

凯伊姆：「是么，那我先走了」

拉菲莉亚：「那么我也在此告退去休息了」

凯伊姆：「啊啊」

……某种琴声响起。

温柔，恬静。

那令人怀念的，满载哀愁与悲伤的曲调。

凯伊姆：「这是什么……？」

远处传来琴音。

这个时间，会是谁在那里演奏呢。

……说起来，昨天也有看到圣女在屋外弹奏竖琴。

去看看吧。

我从床上爬起，为了不吵醒缇娅而悄悄走出屋子。

轻轻敲过圣女房间的门后，握上把手。

凯伊姆：「……」

圣女不在。

她去哪里了呢。

我顺着琴音，在房间里漫步着。

……她在这里啊。

圣女：「什么人」

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存在。

停下拨弄琴弦的手，圣女望向这边。

凯伊姆：「只是个过路人而已」

圣女：「这里是圣殿，一般人是不能进入的」

凯伊姆：「是啊」



我的话让圣女露出了寂寞的笑容。

凯伊姆：「怎么了？这么晚过来弹琴」

圣女：「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骗人。

圣女如同她先前所弹奏的曲子一样，带着忧郁的表情静坐在那里。

肯定有什么心事。

凯伊姆：「真是一首悲伤的曲子啊」

凯伊姆：「名字叫什么？」

圣女：「没有名字」

圣女：「也不是被谁教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这个旋律」

凯伊姆：「嚯」

圣女：「您对乐器有研究吗？」

凯伊姆：「很可惜，一窍不通」

凯伊姆：「不过说到底，在牢狱里也没有人有着品味音乐的余裕」

凯伊姆：「会弹奏乐器的，也只有那些流浪歌手了」

圣女：「流浪歌手？」

凯伊姆：「去一些酒馆，即兴表演音乐的人」

凯伊姆：「如果场面热闹的话，客人们会扔给他们一些赏钱」

圣女：「还有那种人啊」

圣女：「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呢？」

凯伊姆：「你去当流浪歌手？你是认真的吗？」

圣女：「当然是在开玩笑」

圣女：「如果有那种工夫的话，还不如去多做做祈祷——有人会这么说我呢」

圣女微微地笑了。

然后，指尖再次款款落于竖琴之上。

看起来，她似乎是要继续演奏。

凯伊姆：「抱歉，你继续吧」

圣女：「感谢您的关心」

我将露出寂寞笑容的圣女抛在背后，向着圣殿走去。

凯伊姆：「嗯……？」

刚要走进圣殿的时候，突然微微听到了马车的声音。

是从大圣堂那个方向来的。

在这个时间坐马车过来，如果不是相当的紧急……就是要做什么需要掩人耳目的事了。

……有点在意啊。

我向大圣堂走去。

周围一片静谧，没有人的气息。

马车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憋住脚步声，向大圣堂外望去。

仿佛融入黑暗一般，一辆通体漆黑的马车停在外面。

上面装缀着很多金箔，做工非常豪华。

驾驶席上坐着两个人。

凯伊姆：「……那家伙……！」

其中的一个人我非常眼熟。

那是在牢狱中将我打倒，非常暴力的女性。

风锒手下，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们似乎在说着些什么，但从我这个距离听不见。

不过，更加接近的话，就会被那家伙注意到。

怎么办。

保持距离仔细观察后，发现有人正坐在马车上。

从身材来推测……是纳达尔。

凯伊姆：「……」

他正坐在马车中说话吧。

外面的那个女人两眼发光地警戒着周围，想要去偷听也很难。

一旦在这里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

纳达尔和风锒的余党，究竟有什么联系？

果然，那个男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是将这件事向鲁基乌斯卿传达后再做定论吧。

明天和他联系下好了。

缇娅：「我吃饱了」

圣女：「圣子，请问今天的料理合您胃口吗？」

缇娅：「是的，总觉得和至今为止的味道都不一样呢」

虽然缇娅这样笑着说道，但我却因为早上的地震而心情不佳。

黎明时，都市摇晃起来。

虽然没有到让花瓶摔倒的程度，但我睁开眼睛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圣女：「我和拉菲说了，让她给二位的料理进行普通的调味」

圣女：「二位没有必要配合我的用餐」

凯伊姆：「这些料理是拉菲做的吗？」

拉菲莉亚：「是的」

凯伊姆：「分开为我们和圣女小姐做料理一定很费事吧」

拉菲莉亚：「不，只是最后的调味有少许不同而已，请不用介意」

拉菲微微地笑着。

缇娅：「既然拉菲小姐会做料理，那么您最拿手的菜色是什么呢？」

拉菲莉亚：「大概是在使用对身体有用的草药，以及将豆子磨成粉固定而成的料理吧」

拉菲莉亚：「还有，在即使凉掉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美味的工夫上」

缇娅：「草药料理吗……好像非常有趣呢」

缇娅：「下次请教给我吧」

拉菲莉亚：「嗯，可以的哦」

缇娅和拉菲微笑以对。

或许是因为找到了共同话题的缘故，似乎非常的投机。

又或者，是因为同样是在做佣人一样的工作，所以找到了共通点说不定。

圣女：「说起来，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吗？」

拉菲莉亚：「是的，已经没事了，抱歉让您担心」

圣女：「难受的时候就要说出来，你如果倒下的话我也会很困扰的」

拉菲莉亚：「和圣女大人每天担负着的重大使命相比，我的不适简直不值一提」

拉菲莉亚：「请您不用担心」

圣女：「……是吗，我知道了」

圣女：「拉菲，差不多也该把料理撤下了」

拉菲莉亚：「我知道了」

拉菲静静地将餐具收拾好后，走了出去。

凯伊姆：「你和拉菲关系不好吗？」

圣女：「不，我们是一起进入圣教会，一同为成为圣职者而努力的伙伴」

圣女：「虽然现在变成圣女与随从的关系就是了」

凯伊姆：「因此才会对拉菲这么冷淡吗？」

圣女：「就算是随从，圣女也不能对特定的某个人进行特别的对待」

圣女：「圣女必须要将慈爱均等地分给每个人才行」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我总觉得她对拉菲比对其他人要更加冷淡。

不过就算追问下去她也不会多说什么吧。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

拉菲带着忧虑的表情走了回来。

圣女：「怎么了」

拉菲莉亚：「那个，纳达尔大人说他有话向和圣女大人说」

圣女：「我和他没什么好说的」

纳达尔：「那可不行」

圣女：「……」

纳达尔推开拉菲走进房间。

圣女的眼睛因为不愉快而眯起。

圣女：「我不记得有允许你和我见面」

纳达尔：「我有话必须要和您说，请您见谅」

纳达尔屈膝在圣女面前低头。

但是，从他的态度中却感觉不到对圣女的敬意。

纳达尔：「这两天，圣女大人一直执着于天使大人的圣子。如果没有引发问题倒是无关紧要」

纳达尔：「信仰是圣职者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纳达尔：「但是，如今事已至此，属下不能再对此坐视不管了」

圣女：「发生什么事了？」

纳达尔：「今天早上的清晨，地震又再次发生了」

纳达尔：「大圣堂一大早就有很多居民蜂拥而至，倾诉着他们的不安」

纳达尔：「虽然现在还能依靠圣职者的解释来让他们接受，但如果地震继续发生，事情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吧」

圣女：「你是想要我让地震不再发生是吗？」

纳达尔：「这也是其中之一，但属下还有一个请求」

纳达尔：「请圣女大人准许凯伊姆大人和圣子大人移居到大圣堂那边，从而让您能够专心地祈祷」

纳达尔：「毕竟，这座都市的平安是最重要的事情」

纳达尔：「疏于祈祷的您的先代遭受了怎样的对待，您也应该很清楚」

圣女：「你打算用这些话来威胁我吗？」

圣女的视线中透出寒气。

她的威压与平常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两人之间顿时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纳达尔：「属下并无此意」

圣女：「圣女是向天使大人献上祈祷，然后从天使大人那里得到指示的存在」

圣女：「你们缘何认定地震的发生，是我将圣子留在身边的后果？」

纳达尔：「……」

圣女：「真要说有谁在阻挠圣女的祈祷，那也是那些羽狩」

圣女：「做着将身为天使大人使者而长出翅膀的人抓捕关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圣女：「纳达尔，我应该跟你说过，让你停止羽狩的行动」

圣女：「但是，我却从未听闻这个状况有什么改善」

圣女：「这是怎么回事？」

纳达尔：「羽狩是遵从国王的命令在行动的」

纳达尔：「如果听从圣女大人的意见，有可能会损害教会与王室之间的关系」

圣女：「纳达尔，你有很多贵族的朋友这件事，我曾有所耳闻」

圣女：「而你只去与贵族交往，却忽视了其他居民的所作所为我也都看在眼里」

纳达尔：「……」

纳达尔缄口不语。

纳达尔：「圣女大人……请您冷静地思考一下」

纳达尔：「我们是侍奉圣女大人之身，对于圣子大人的事情我们也坚信不疑」

纳达尔：「但是，其他的居民又如何呢？」

纳达尔：「即使我们坚持将从牢狱中带回来的这位少女当成天使大人的圣子，但他们也未必会相信啊」

纳达尔：「就算告诉他们这是圣女大人所梦见的神谕，您认为他们会相信并接受吗？」

纳达尔：「这只会给因为地震而感到不安的居民们带来多余的困惑」

圣女：「如果，你真心地相信我所说的话」

圣女：「那么，在考虑如何能塞住我的嘴之前，先去想想怎么做才能让居民们接受这个说法吧」

圣女：「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要让这两位移居」

圣女：「如果你真的相信我，就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纳达尔：「圣女大人，我是执掌圣教会的神官长」

纳达尔：「如果有什么事情会动摇到圣教会，就算是圣女大人您，我也有不得不以下犯上的时候」

纳达尔：「请您体谅我的苦衷」

圣女：「若是为了保全自己不惜违背信仰，那么圣教会也只是形同虚设」

纳达尔：「圣女大人！就算是圣女大人您，这话也说得太过分了！」

圣女和纳达尔彼此对视。

拉菲莉亚：「圣，圣女大人，还有纳达尔大人……请两位务必冷静下来」

拉菲莉亚：「如果两位争吵起来的话，大家都会变得人心惶惶的」

拉菲莉亚：「纳达尔大人，今天就请您到这里，改天再……」

纳达尔：「拉菲莉亚，你在圣女大人身边都做了些什么？」

纳达尔：「你的任务就是要让圣女大人心无旁骛地为都市的安宁而去祈祷」

纳达尔：「就算大家的心会产生慌乱，也是因为你没有达成任务的缘故」

纳达尔：「这是你的罪啊，拉菲莉亚」

拉菲莉亚：「非，非常抱歉……」

拉菲莉亚：「可是……我认为遵从圣女大人的信仰，也是身为随从的职责所在」

纳达尔：「就算因此而再次招致崩落，你也还会说同样的话吗？」

拉菲莉亚：「那，那个」

纳达尔：「对于圣女大人来说，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给我好好考虑考虑」

拉菲莉亚：「是……非常抱歉」

拉菲无力地低下头去。

纳达尔：「圣女大人，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

纳达尔：「但是如果今后继续发生地震的话，请您无论如何都务必要重新考虑一下」

纳达尔：「这件事，请您万万不可忘记」

纳达尔向圣女行礼之后，转身走开。

凯伊姆：「……还真是气势汹汹啊」

圣女：「没有什么好在意的，他什么值得听进去的话都没说」

凯伊姆：「不要紧吗？」

圣女：「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必要吗？」

圣女：「纳达尔所侍奉的既非信仰也非圣女，而是圣教会」

圣女：「作为圣职者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堕落之举」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这就说得有点过了……」

圣女：「你是发誓向我效忠的圣职者吧」

圣女：「刚才向纳达尔一味地道歉，也就是在肯定着他的说法」

拉菲莉亚：「……」

圣女：「如果相信我的话，就请采取更加毅然的态度」

拉菲莉亚：「非，非常……抱歉……」

凯伊姆：「……在这里么」

下午时分，我来到了鲁基乌斯卿指定的酒馆。

一个粗鲁的男人正在打扫着店内。

凯伊姆：「能打扰一下吗？」

冷淡的店长：「现在这个时间不卖酒，回去吧」

我将从鲁基乌斯卿那里学来的话和他说了。一遍。

冷淡的店长：「啊啊，是老爷的朋友啊」

冷淡的店长：「在外面等一下，我马上去做准备」

凯伊姆：「谢了」

我靠在酒馆的外壁上，眺望着街道。

这里的人流还是一如既往地很稀疏。

不久之后，一个面熟的人走了过来。

西斯狄娜：「让您久等了」

凯伊姆：「倒也没有，大小姐」

西斯狄娜：「这个称呼一点都不有趣，咱们就边走边说吧」

真希望她偶尔也能配合一下我的玩笑啊。

我连忙跟上了走在前面的西斯狄娜。

西斯狄娜：「……那么，请问有什么事呢？」

凯伊姆：「昨天夜里，应该是贝尔纳德部下的那个女人在大圣堂里出现了」

西斯狄娜：「贝尔纳德的部下，吗」

凯伊姆：「啊啊，就是那个使用匕首，相当粗暴的女人」

西斯狄娜：「……」

凯伊姆：「她在漆黑的豪华马车中担任护卫，里面的人应该是贵族吧」

凯伊姆：「再加上，来迎接马车的人是神官长纳达尔」

凯伊姆：「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西斯狄娜：「原来如此，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西斯狄娜：「我会将这件事向鲁基乌斯大人传达」

凯伊姆：「你就不担心吗？」

她刚才微妙的沉默，肯定是知道什么内情。

西斯狄娜：「非常抱歉」

凯伊姆：「真冷淡啊，咱们不是一起淋过冷雨的伙伴吗？」

西斯狄娜：「我对此可没有任何感想」

西斯狄娜用鼻子哼了一声。

西斯狄娜：「被您误会我也很困扰」

西斯狄娜：「我只是因为鲁基乌斯大人说要帮助凯伊姆殿下，我才会来到这里」

西斯狄娜：「对您我不抱有任何感情」

凯伊姆：「你说的还真是毫不含蓄啊」

西斯狄娜：「那么，如果还有什么事请再联络」

单方面地丢下这句话后，西斯狄娜就回身走向了贵族街的方向。

凯伊姆：「我回来了」

缇娅：「啊，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那个……」

我顺着缇娅的视线看去，发现拉菲正悄然地坐在那里。

凯伊姆：「发生什么事了吗，拉菲」

拉菲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套装有食物的盘子。

凯伊姆：「我应该说过不用准备我的份了吧」

拉菲莉亚：「不，这是圣女大人的那份」

凯伊姆：「那些料理怎么了？」

凯伊姆：「圣女小姐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吗？」

拉菲莉亚：「不，我刚才去端食物的时候正想解释一下……」

凯伊姆：「结果又惹她生气了啊」

拉菲点了点头。

这家伙到底是在干什么啊。



凯伊姆：「不用在意那种事情，把料理放下不就好了？」

拉菲莉亚：「她说不吃我做的东西」

凯伊姆：「那家伙是小孩子么」

凯伊姆：「先不用管她，等肚子饿了自然就老实了」

拉菲莉亚：「不，我是不能那么做的」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支撑着整个都市，而我的任务就是从旁支持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如果疏忽了进餐，而让圣女大人和这座都市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是承受不起的」

拉菲皱紧眉头，非常痛苦地看着自己的料理。

凯伊姆：「你的脑子里只想着圣女小姐的事啊」

凯伊姆：「为什么要为她做到这种地步？」

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拉菲终于缓缓地、缓缓地开了口。

拉菲莉亚：「……我和圣女大人，从小时候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拉菲莉亚：「虽然不知道圣女大人是怎么想的……但对我来说，她就像我的亲生姐妹一样」

拉菲莉亚：「当她还从先代大人那里继承圣女之位时，我就发誓要终身作为随从去支持圣女大人了」

拉菲莉亚：「所以对我来说，能够继续支持圣女大人比什么都重要」

拉菲莉亚应该是非常纯粹地仰慕着圣女吧。

否则她不会那么地竭尽全力。

面对压力的时候，与圣女坚毅的态度相比，拉菲显得非常弱小。

但是，正因为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性格，她们才显得如此和谐。

说起来，她们的确给人以姐妹的感觉。

凯伊姆：「……」

我端起盘子。

缇娅：「……您要做什么？」

凯伊姆：「我去陪圣女小姐下象棋，顺便把这个端过去」

拉菲莉亚：「……您是要把饭菜交给圣女大人吗？」

凯伊姆：「啊啊」

缇娅：「凯，凯伊姆先生您太出色了」

凯伊姆：「出色这种形容词，是年长者对晚辈说的话吧」

缇娅：「啊，唔唔，您误会了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缇娅：「我很尊敬您」

凯伊姆：「用不着特意换个词」

这么简单地就被人尊敬，我也不会感到开心。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谢谢您」

凯伊姆：「你的脸色还有点不好啊」

凯伊姆：「你要关心圣女小姐我倒不能说什么，但是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拉菲莉亚：「……好的，对不起」

拉菲莉亚：「我总是让凯伊姆大人为我操心，非常抱歉」

凯伊姆：「别在意」

凯伊姆：「缇娅，你就和拉菲一起玩玩吧」

缇娅：「知道了」

我将拉菲交给缇娅后，向圣女的房间走去。

凯伊姆：「圣女小姐，我进来了哦」

圣女：「……是凯伊姆先生吗？」

凯伊姆：「怎么了？那么闷闷不乐的」

圣女：「我才没有闷闷不乐」

凯伊姆：「真不诚实啊」

我将盘子放在桌上。

圣女慌忙将视线从料理上移开。

凯伊姆：「肚子饿了吧」

圣女：「不饿」

圣女：「您这是多余的关心，反正也是拉菲让您拿过来的吧」

圣女：「全都是些小伎俩……」

凯伊姆：「这是我自己要拿过来的，和拉菲没关系」

圣女：「为什么？」

凯伊姆：「在牢狱因为饥饿而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凯伊姆：「不想吃的话，就拿着这些去施舍给牢狱的人」

圣女：「……」

凯伊姆：「圣女小姐之前说过吧，『每天能够不忍饥挨饿就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凯伊姆：「这可是人家特意为你做的，别这么糟蹋食物」

圣女：「您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圣女：「被您这么一说，我不是只能选择吃了吗？」

圣女鼓起脸颊。

就像个恶作剧被看穿的孩子一样。

圣女：「我现在就吃，可以请您稍等片刻吗？」

凯伊姆：「啊啊，无妨」

圣女做完饭前祈祷后，默默地开始吃了起来。

圣女：「……我吃完了」

凯伊姆：「要下象棋吗？」

圣女：「好的，请务必陪我对弈」

我们将盘子放到一边，摆上棋盘。

圣女：「上次对弈之后，我关于怎样才能赢凯伊姆先生想了很多」

凯伊姆：「学习还真是热心啊，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成果吧」

圣女：「今天我不会再输了」

我与圣女下起棋来。

凯伊姆：「……」

圣女：「怎么样，已经不像昨天那样了吧」

虽然只下了几手，但她的风格和昨天相比明显有了变化。

全无间隙，改成了坚实的进攻方法。

凯伊姆：「你是怎么学习的？」

圣女：「我反复复盘了昨天的棋局，考虑了自己的恶手」

圣女：「然后，总算是找到了应对的棋招」

圣女说不定很有下象棋的才能。

这样一来，我也可以稍稍地针对她的弱点开始进攻了。

凯伊姆：「说起来，圣女小姐梦见天使了吗？」

圣女：「今天晚上肯定就能见到了」

凯伊姆：「也就是说，今天还什么都没梦见啊」

圣女：「……」

凯伊姆：「真亏你还能那么强硬地面对神官长啊」

圣女：「我只是在遵从自己的信仰，去斥责纳达尔的无礼而已」

圣女：「和天使大人何时会下达旨意完全没有关系」

凯伊姆：「被夹在中间的拉菲可是很辛苦啊」

圣女：「……您还真是喜欢袒护拉菲呢」

凯伊姆：「看到她被夹在圣女小姐和神官长之间的可怜样子，任谁都会同情的」

圣女：「……」

瞬间，圣女的脸上浮现出寂寞的表情。

然后，为了掩饰这份感情般地低下头，直直地凝视着盘面。

凯伊姆：「我从拉菲那里听过了，你和她是类似姐妹的关系吧」

凯伊姆：「你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拉菲那么冷淡的吗？」

凯伊姆：「拉菲可没做过什么坏事吧」

圣女：「……因为您不是圣职者，所以才会这么看」

圣女：「拉菲只是嘴上说说，并不是真正的对我坚信不疑」

圣女：「就算是我的随从，也不能原谅这种行为」

也就是说，因为自己没有相信所以在闹别扭吗？

凯伊姆：「要这么说的话，我不是也没有相信你所说的话吗？」

圣女：「真是个鲁莽的人呢，赶快掉到混沌的海里去吧」

凯伊姆：「喂喂」

我没想到圣女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圣女：「您不仅不相信我，还将我的话全盘否定，我是不能对此默不作声的」

凯伊姆：「信不信是每个人的自由吧」

圣女：「那就可以将不相信我这件事，当着我的面说出来了么？」

凯伊姆：「我应该早就告诉过你了，我的话是很直的」

凯伊姆：「将军」

圣女：「哎……」

冷不防的将杀，让圣女瞪大了眼睛。

她似乎没有发现自己国王的退路已经被断掉了啊。

圣女：「赶，赶快再来一局」

凯伊姆：「知道了知道了」

我苦笑着将棋子重新摆好。

将先手让与圣女后，开始了新的一局。

凯伊姆：「放着拉菲不管没问题吗？她可是相当消沉哦」

圣女：「您又要继续刚才的话题吗？」

凯伊姆：「你不喜欢的话我就不说了」

圣女：「……」

圣女瞪视着我。

因为本性诚实所以不会去说谎，一旦被抓住把柄就相当没辙。

这是圣女和拉菲所共通的特点。

圣女：「凯伊姆先生说过，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吧」

圣女：「虽然对此也感到很遗憾，但我是不会去勉强一般人相信我的」

圣女：「可是，拉菲是圣职者」

圣女：「作为本应崇敬圣女，背负信仰的圣教会的人，怎么能不相信圣女呢？」

圣女：「这种人，没有资格去做圣职者」

圣女并不顾忌棋子会被吃掉，而是直接攻了过来。

凯伊姆：「就算是拉菲，在成为圣职者之前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吧」

圣女：「凯伊姆先生真是温柔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来做圣职者呢？」

凯伊姆：「敬谢不敏」

圣女：「顺带一提，我有个很想知道的问题」

圣女微微地露出笑容。

那份笑容，犹如戴着假面般冷淡。

但是，在那假面的下面，却能看到明显的感情涡流。

圣女：「您刚才说，拉菲在成为圣职者之前是一个普通人」

圣女：「那么，圣女又如何呢？」

凯伊姆：「……那还用说，圣女在成为圣女之前当然……」

是一名普通人，吗？

我无法回答。

圣女：「可是，圣女又是让这座都市漂浮的存在」

圣女：「也就是说，圣女的祈祷有着特殊的力量，甚至能使这座都市漂浮」

圣女：「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吧？」

凯伊姆：「……」

我咽了口唾沫。

这家伙究竟是想说什么呢。

如果圣女也是个普通人的话，要怎么才能让街道浮起来……

只要想想，就感觉非常的不适。

圣女：「轮到凯伊姆先生下棋了」

凯伊姆：「……」

不经意间，我的象被圣女吃掉了。

似乎是被话题分散了注意力的缘故。

这样下去，说不定会输的。

凯伊姆：「我对圣教会的构造既不知道也无兴趣」

圣女：「无妨，信仰是自由的」

凯伊姆：「但是我知道，就这样将拉菲放着不管，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做法」

凯伊姆：「而圣女小姐，根据你的态度，或许会让事态朝着好的地方发展」

我将王后走到明显会被吃掉的位置，对圣女的国王将军。

当然，圣女只能将那个王后吃掉。

凯伊姆：「平局了」

圣女：「……啊……」

象棋禁止国王将自己逼入自杀的境地。

所以，当王只剩下自杀手可走的情况下，棋手便会无棋可下。

千日棋，正是所谓的平局。

圣女：「好，好狡猾。我还以为我能赢的……」

凯伊姆：「在无法取得胜利的场合下，确立不会输的作战也是一种做法」

圣女：「……」

圣女观察着盘面。

凯伊姆：「圣女小姐，如果像今天和神官长的争吵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你们会完全地对立吧」

凯伊姆：「这样一来，拉菲就真的是被夹在你们之间而左右为难了」

圣女：「您是想说要让我自重吗？」

我摇了摇头。

凯伊姆：「信仰是自由的，对吧？」

凯伊姆：「拉菲也是一样，她应该是因为相信你所以才会跟在你身边的吧」

凯伊姆：「所以，再稍微对拉菲温柔些吧」

我将圣女的王后拿起，扔到圣女那边。

纳达尔：「圣女大人在什么地方？」

在早晨的仪式过后，纳达尔带着严肃的表情冲了进来。

他是打算继续昨天的争执吧。

为了不让缇娅被卷入这场纷争，我让她到客房去待着了。

拉菲莉亚：「她正在祈祷的祭坛那边」

纳达尔：「这样啊」

纳达尔向前走去。

拉菲莉亚：「请，请您等一下」

拉菲莉亚：「纳达尔大人，圣女大人为这两天的地震而苦恼，而正在向天使大人祈祷」

拉菲莉亚：「她指示我不要让任何人进入」

拉菲莉亚：「如果有什么话要说的话，我会带您转达的」

纳达尔：「就因为你靠不住所以我才会来的」

纳达尔：「说到底，如果你能说服圣女大人的话，也不会演变成现在的事态了」

拉菲莉亚：「……」

拉菲莉亚低下头去。

纳达尔：「你认为，随从的工作是什么？」

拉菲莉亚：「从旁帮助并支撑圣女大人」

纳达尔：「没错」

纳达尔：「为了都市的安宁，在背地里支撑圣女大人是你的职责所在」

纳达尔：「这份工作绝不只是照顾好圣女大人的起居就行」

纳达尔：「你不觉得，自己距离完成任务还有很大的差距吗？」

拉菲莉亚：「我会尽力去做的」

纳达尔：「尽力是分所应当的」

纳达尔：「你该不会想说，只要自己已经尽力了，就算先代大人的不幸再次上演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吗？」

拉菲莉亚：「不，不是的，我绝对没有那么想过」

纳达尔：「你难道是没能认清自己的职责吗？」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

在严厉的追问下，拉菲回答的声音已经几不可闻。

纳达尔所说的是正论。

拉菲要应付他太困难了。

放着不管的话，她恐怕会被击垮吧。

而且，纳达尔还和贝尔纳德麾下的护卫有联系。

绝对不能大意。

凯伊姆：「那种事情就放过她吧」

纳达尔：「无关人士请不要插嘴」

纳达尔：「这是圣教会内部的问题」

凯伊姆：「你所希望的不是要让我 and 缇娅从这里搬出去吗？」

凯伊姆：「那么，我们就是当事人了」

纳达尔：「……」

凯伊姆：「你似乎认为，我们的存在会妨害圣女小姐的祈祷」

凯伊姆：「不过圣女她可是说，缇娅留在这里会让她安心哦？」

凯伊姆：「为什么你就非要让我们搬走呢？」

纳达尔：「如果圣女大人所坚持的事情真的是神圣的存在，我也不会如此的无礼」

凯伊姆：「哦？也就是说你认为缇娅不是圣子了？」

凯伊姆：「你连自己所侍奉的圣女的话都不相信吗？」

纳达尔：「我并无此意，希望您能明察」

纳达尔低下视线。

然后，中断了与我的对话。

纳达尔：「拉菲莉亚」

纳达尔：「刚才你说，有话要汇报需要经你转达是吧」

拉菲莉亚：「是的」

纳达尔：「鉴于你的干劲，这次就拜托你传话了」

拉菲莉亚：「非，非常感谢」

纳达尔：「但是，你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

纳达尔：「代替我，去向圣女大人进谏」

纳达尔：「将圣子大人与凯伊姆大人移至大圣堂，这是圣教会全体的意见」

纳达尔：「做不到的话，你就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拉菲莉亚：「……」

拉菲莉亚的脸变得僵硬起来。

纳达尔：「交给你了，拉菲莉亚」

不等拉菲回应，纳达尔便转身走开。

拉菲莉亚一动不动。

好像时间静止一般，凝视着地板上的某处。

凯伊姆：「不要紧吗？」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

她好像刚刚才注意到我的存在般，茫然地抬起脸来。

凯伊姆：「你打算怎么做？」

拉菲莉亚：「只能交由圣女大人来判断了」

凯伊姆：「你稍微想想」

凯伊姆：「圣女她是不会点头的吧」

拉菲莉亚：「……也是，呢」

拉菲的脸上露出虚弱的笑容。

实在是束手无策啊。

这样下去，基本上就只有受罚这条路了吧

凯伊姆：「如果圣女不点头的话，你可就要受罚了哦」

凯伊姆：「那样也没关系吗？」

拉菲莉亚：「如果这是圣女大人的判断的话」

真傻。

凯伊姆：「说真的，所谓的惩罚到底是怎么样的？」

拉菲莉亚：「一整天禁止吃饭与睡觉，专心地向神祈祷」

拉菲莉亚：「如果祈祷有所中断的话，就会被水淋在头上，同时接受杖  
责」

肉体上的先姑且不论，在精神上是相当严厉的惩罚啊。

凯伊姆：「现在还不晚，全都交给神官长处理吧」

凯伊姆：「对于你来说，负担太重了」

拉菲莉亚：「不用」

拉菲莉亚：「这是必须要由我去做的事情」

真是让人心情不畅的愚直啊。

倒不如说，她给人的感觉就只剩下受罚这一条路了。

凯伊姆：「惩罚是很严酷的吧？」

拉菲莉亚：「多谢您的关心」

拉菲莉亚：「那么，我这就去向圣女大人报告了」

她将要走的路实在是太危险了。

真拿她没办法。

凯伊姆：「我也一起去」

圣女正身处祭坛上，全神贯注地做着祈祷。

身穿仿佛融入圣殿的景色般的洁白衣服，张开双臂低声地吟诵着。

我们犹豫着要不要出声打断她。

但是等了很久，圣女都没有要结束祈祷的意思。

拉菲下定决心，向着圣女走去。

拉菲莉亚：「恕我惶恐，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纳达尔大人刚才过来了」

拉菲莉亚：「纳达尔大人希望您能下令让圣子大人与凯伊姆大人移居到大圣堂那边」

拉菲莉亚：「他还说，这是圣教会全体的意见」

圣女停下了祈祷。

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

圣女：「这是马上就能得出结论的事情」

圣女：「你来妨碍我的祈祷，就是为了这种无聊的话题吗？」

拉菲莉亚：「可是，圣女大人……」

圣女：「你难道怀疑圣子的正当性吗？」

拉菲莉亚：「不，没有……」

圣女：「拉菲，你的职责是什么？」

拉菲莉亚：「终生笃信圣女大人，从旁为您提供支持」

拉菲低头行礼。

圣女：「并非因为被拯救而去相信，而是因为相信而被拯救」

圣女：「是这样吧，拉菲？」

圣女：「你真的相信我吗？」

拉菲莉亚：「……」

拉菲只是继续行着礼，一声不吭。

圣女：「请退下吧」

拉菲莉亚：「……可，可是……」

圣女：「你让我很不愉快」

拉菲莉亚：「……」

拉菲紧紧咬住嘴唇。

完全没有脱离预想的展开。

拉菲悄然地在原地伫立片刻之后，向这边走了回来。

凯伊姆：「……」

这样下去，只是会一味地消耗拉菲的精神而已。

不知道圣女明不明白这点。

明明继续一意孤行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缇娅：「啊，欢迎回来」

缇娅正拿着扫帚，从橱柜的缝隙中将尘土扫出。

凯伊姆：「你在做什么？」

缇娅：「因为很闲所以想去打扫一下……结果一开始做就停不下来了」

拉菲莉亚：「圣，圣子大人，那种事情应该让我来做啊？」

缇娅：「没关系的，我很喜欢做这种事」

拉菲莉亚：「可，可是……」

缇娅边扫除边后退地避开了想要阻止她的拉菲。

凯伊姆：「别管她」

拉菲莉亚：「这样好吗……？」

凯伊姆：「那家伙只要不做家务活就静不下心来」

拉菲莉亚：「哈，哈啊……」

凯伊姆：「比起那个，说服圣女小姐了吗？」

拉菲莉亚：「……当然是被一口回绝了」

凯伊姆：「才试过正攻法就放弃么」

凯伊姆：「现在要放弃还为时尚早」

这家伙是怎么理解『尽力』这个词的意思的？

换做是我的话，把能想到的方法全部试一遍，才能算得上是『尽力』。

凯伊姆：「你只要这样就好吗？」

拉菲莉亚：「这样就好」

拉菲莉亚：「归根结底，本来错就在我」

凯伊姆：「哈啊？」

意义不明啊。

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吗？

拉菲莉亚：「我必须坚信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但是，我却因为纳达尔大人的话而动摇，想着要去劝谏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这肯定是因为在我心中，有某处没能相信圣女大人所带来的后果」

拉菲痛苦地垂下视线。

虽然我很难理解，但对于作为当事人的她似乎是认真的。

凯伊姆：「会相信才是奇怪的」

凯伊姆：「圣女小姐不只是在重复地说着自己的梦境吗？」

凯伊姆：「所谓的做梦这件事本身，说不定就是编出来的话」

拉菲莉亚：「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根据才去相信」

拉菲莉亚：「因为相信，所以才会得到拯救」

拉菲莉亚：「就像圣女大人所说的那样，这才是所谓的信仰」

拉菲莉亚：「我曾发誓信仰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可是……」

却没有对其坚信不疑。

察觉到了这点，圣女才会生气。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有着可以为自己的信仰牺牲的觉悟」

拉菲莉亚：「而我，想要支撑其那样的圣女大人……」

拉菲的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呼吸也很乱。

凯伊姆：「怎么了？」

拉菲莉亚：「对不起……身体好像有点……」

拉菲莉亚：「抱歉让您费心了」

被圣女和纳达尔夹在中间。

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使得身体也不舒服了吧。

凯伊姆：「稍微休息一下吧」

拉菲莉亚：「不用，没关系的」

凯伊姆：「这样下去，如果身体继续恶化，明天要怎么接受惩罚？」

凯伊姆：「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到这种地步？」

圣女也好拉菲也罢，为什么都顽固得这么莫名其妙呢。

就不能再多动点脑子么。

拉菲莉亚：「从前，圣女大人曾经得过一场大病」

拉菲莉亚：「极高的高烧，一时之间就连性命也变得危急起来」

拉菲莉亚：「虽然后来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但圣女大人却因此失去了光明」

拉菲莉亚：「她说自己能听到天使大人的声音，也是从那之后的事情」

凯伊姆：「啊啊，神官长也跟我说过」

凯伊姆：「他还说，或许是因为失去光明的原因，圣女对他们也开始变得苛刻起来」

拉菲莉亚：「不，不是那样的」

凯伊姆：「什么？」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告诉大家自己听到了天使大人的声音，命令他们去搜索圣子大人」

拉菲莉亚：「但是，纳达尔大人却并没有相信圣女大人的话，没有派任何人去搜索」

拉菲莉亚：「同时，他报告上去的却一直都是找过而没有找到」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圣女小姐之所以会那么苛刻，就是因为察觉到了纳达尔的谎言啊」

拉菲莉亚：「如您所想」

拉菲莉亚：「但是，圣女大人是绝对不会做出歪曲信仰的事情的」

拉菲莉亚：「我也希望自己能对圣女大人保持同样的坚贞信仰」

拉菲莉亚：「所以无论是我还是圣女大人，都不会去将视线从自己所坚信的信仰上移开半步」

拉菲莉亚：「哪怕为此受罚，也在所不惜」

拉菲毅然地说道。

虽然我无法和她产生共鸣，但她的想法我已经知道了。

拉菲莉亚：「我有件事要拜托凯伊姆大人」

凯伊姆：「什么事？」

拉菲莉亚：「明天，在我接受惩罚的期间，能请您陪在圣女大人身边吗？」

拉菲莉亚：「没有我在身边，她肯定会感到不安的」

凯伊姆：「你之所以会接受惩罚，是因为圣女小姐的缘故吧？」

拉菲莉亚：「所以，圣女大人她肯定也在在责备着自己」

拉菲莉亚：「可以的话，请您陪她弈棋吧」

比起自己的身体，更担心圣女的感受么。

这是多么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啊。

不，还是说，这就是真正的圣职者吗？

凯伊姆：「知道了」

拉菲莉亚：「……谢谢您」

拉菲露出打心底安心的笑容。

我估计好圣女结束祈祷从祭坛返回的时间，来到了圣女的房间。

凯伊姆：「还真有干劲啊」

圣女：「是凯伊姆先生吗？」

凯伊姆：「你看上去很累的样子，今天的对弈就先暂停吧」

圣女：「不，我要下」

凯伊姆：「不用勉强自己哦」

圣女：「您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耸了耸肩，将棋盘和棋子放到桌上。

凯伊姆：「你又变强了啊」

圣女：「因为我是不会容许自己一再失败的」

凯伊姆：「刚才那手诱着走得很不错」

如果受到圣女的引诱下出恶手，我的马就会被吃掉了。

这已经是相当高级的技术了。

圣女：「您这是有什么企图呢？」

圣女：「我不认为凯伊姆大人会毫无意义地去夸奖一个人」

圣女眯着眼睛瞪视着我。

凯伊姆：「说得真过分啊」

圣女：「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请说吧」

凯伊姆：「那我可就说了」

凯伊姆：「圣女小姐，你也应该再多感谢拉菲一点吧」

凯伊姆：「纳达尔之所没能踏进这里，都是因为她的努力啊」

圣女：「这个我知道」

圣女的视线微微沉下。

圣女：「全部都是我的责任」

圣女：「如果，我能听到天使大人的声音的话……」

凯伊姆：「你觉得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圣女：「如果能藉由天使大人的指引来证明圣子的正当性，纳达尔应该不会再说些什么愚昧的话了」

凯伊姆：「不，神官长连天使之声的存在本身都不相信」

凯伊姆：「以梦为根据让他相信缇娅的正当性是不可能的」

圣女：「这是多么的愚蠢」

凯伊姆：「到底谁才是最愚蠢的？」

圣女瞪视着我。

凯伊姆：「说到底，如果你没说过能听到天使的声音这种话就好了」

凯伊姆：「你信仰些什么，当然是你的自由」

凯伊姆：「但是，如果不是你勉强去要让大家相信这件事，情况也不至于会变成现在这样」

圣女：「如您所言」

圣女：「可是，天使大人说过要我去帮助圣子」

圣女：「我目不视物，而仅靠拉菲一人又力有未逮」

圣女：「那么，不就必须要仰仗大家的协助了吗？」

凯伊姆：「天使也真是拜托了个麻烦的事啊」

圣女：「……」

应该是正在想些什么吧。

圣女一言不发地低着头。

看上去非常的疲惫。

凯伊姆：「将军了」

圣女：「……呃」

我将圣女的王收紧网中。

圣女不断丢车弃卒，将国王步步后退。

她是在等待着走出千日棋的时机吧。

凯伊姆：「这样下去就只会被步步紧逼哦」

圣女：「您说的是现实还是象棋呢？」

凯伊姆：「两边皆有」

圣女：「就算被逼得走投无路，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有一件事」

圣女：「无论如何，都不去违背自己的信仰」

圣女执拗地等待着千日棋的出现。

但是，我却避过了她的这份狙击，直接将杀。

凯伊姆：「嘛，直到最后一手都不要放弃」

凯伊姆：「逆转的机会说不定正沉睡在某一手棋之中」

圣女：「可是，凯伊姆先生却将那些可能性都一一击碎了不是吗？」

凯伊姆：「那是当然」

凯伊姆：「你希望我放水吗？」

圣女：「不」

圣女抿起嘴唇。

凯伊姆：「当然，神官长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吧」

凯伊姆：「明天如果你不行动的话，拉菲就要接受神官长的惩罚了」

凯伊姆：「你知道吗？」

圣女：「必须要让他暂时撤销这份主张么？」

凯伊姆：「啊啊」

圣女闭上眼睛。

凯伊姆：「即便如此，你还是要固执己见吗？」

圣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凯伊姆：「或许吧」

凯伊姆：「之前我也曾说过，只要你能稍微动点脑筋，应该就可以让拉菲免于受罚了」

凯伊姆：「或者让我们从这里搬出去，也是个选择」

圣女拿起了自己的国王。

圣女：「王是无法移动到自己将会被吃掉的地方的」

她的意思似乎是说，我所说的选项就等同于走出自杀手。

凯伊姆：「为什么你要固执至此？」

凯伊姆：「难道是有什么不惜让拉菲受苦，也必须要去守护的东西吗？」

圣女：「信仰是我生存的意义」

圣女：「我是绝对不会将它舍弃掉的」

生存的意义吗。

真是愚蠢。

想到这里的同时，我就不禁也有点想要看到束手无策的这家伙，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

在拉菲因为过度疲惫而倒下的时候，圣女会怎么应对呢？

我将棋子摆回原位，重重地叹了口气。

凯伊姆：「嘛，你所说的话听上去的确是没错」

凯伊姆：「不过，生存的意义这东西可是个奢侈品」

凯伊姆：「并非那种不惜牺牲友人也要去守护的东西」

圣女：「怎么了？」

圣女：「凯伊姆先生不似平常那么冷静呢」

圣女微微地笑着。

会反射般地对生存意义这样的话起反应的自己，让我非常讨厌。

与哥哥的定下的那个誓约还在牵制着我吗。

凯伊姆：「说明白一点，我觉得这很无聊」

凯伊姆：「生存的意义也好，坚贞的信仰也罢，既不能减缓饥饿，也不能抵御严寒」



凯伊姆：「如果在牢狱中拘泥于那种事情，下一秒就会变作一具死尸」  
我可不想听什么漂亮话。

那种东西，在牢狱中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我将其否定了。

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其否定掉。

即便心底那无尽的懊悔至今仍折磨着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圣女：「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圣女：「不过我是圣女，而这里也不是牢狱」

凯伊姆：「你是想说身份不同吗？」

凯伊姆：「那也是啊，毕竟你根本不了解牢狱的实情」

真让我想吐。

圣女：「呵呵呵……」

圣女掩住嘴角笑了起来。

圣女：「凯伊姆先生真的很喜欢牢狱呢」

凯伊姆：「我没有选择生存地点的权力」

凯伊姆：「你觉得会有谁是因为喜欢才掉到那种地方的吗？」

圣女：「我从前也曾说过……」

圣女：「如果不喜欢的话，从那里出来不就好了吗？」

圣女：「对于现在的您来说，那明明是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没有那么去做呢？」

凯伊姆：「……」

为什么我认为自己不可能走出牢狱呢。

找不到答案。

圣女：「凯伊姆先生平常应该也没有被吃饭困扰到那种程度吧」

圣女：「毕竟您对圣殿的料理多少也有些不满」

圣女：「服装也很整洁，难道不是生活的相当充裕吗？」

凯伊姆：「那是现在」

凯伊姆：「从前的我就如字面所言，是靠着吸食泥水活下来的」

圣女：「您也曾经说过，牢狱的生活过于艰辛，没有秉持信仰的余裕吧」

凯伊姆：「没错」

圣女：「换做一般人的话或许是这样，但是凯伊姆先生是不同的吧？」

圣女：「不仅衣食无忧，而且想从牢狱出来也不受拘束……」

圣女：「却将在牢狱中的一般论，加诸在自己身上……」

圣女：「看上去，就好像是您想要见证牢狱的痛苦一般」

圣女：「如果要从我立场上来说的话……」

圣女：「您的所做所为，也是一种信仰」

凯伊姆：「……」

圣女：「我说的不对吗？」

嘴上说着这些话的同时，圣女的王后逼住了我的国王。

我在微微的间隙中逃开了。

圣女：「我并不是想让您舍弃这份信仰」

圣女：「毕竟，我也是坚守自己的信仰至于至今」

圣女：「但是，您要否定我的行为也是于理不合的」

圣女的王后追击而至。

这样下去，我就会被将死了。

凯伊姆：「……还真能说啊」

凯伊姆：「被你紧逼到这种程度还是第一次」

我移动小卒防住将军，反过来将了圣女一军。

圣女：「您说我的信仰很无聊，所以我不自觉的也就认真起来了」

圣女：「非常抱歉」

这样说着的时候，圣女的嘴角依旧挂着笑容。

这家伙并不愚蠢这件事，从至今为止的对话中就能看得出来。

那么，她应该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主张是不会被任何人所接受的。

在知道这些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了最为愚直的做法。

这又是为什么。

是因为想要看到为达成目的而实施的『手段』的正确性吗。

凯伊姆：「你也用这份执着去认真地为拉菲想想」

凯伊姆：「那家伙跟我说了，在自己受罚的期间，要把你拜托给我」

凯伊姆：「明明她会受罚是因为你的缘故」

圣女猛地抬起脸来。

但是，立刻就又将头低下。

圣女：「我对拉菲感到很抱歉」

圣女：「我还以为她跟了我这么长时间，对我的关心无论如何都该会有些疏忽了」

凯伊姆：「结果却是你想的太天真了么」

圣女：「……」

圣女陷入沉默。

但是，却一直回瞪着我的视线。

圣女：「我和拉菲不是那种关系」

圣女：「而是彼此发誓将此身献给信仰的圣职者」

圣女：「拉菲应该也不希望看到我屈服吧」

凯伊姆：「嚙」

圣女：「在我放弃信仰的时候……我也就成为了单纯的人偶而已」

凯伊姆：「……」

圣女和拉菲都说着同样的话，也同样地理解着彼此的职责。

她们两人的友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管鲍之交。

凯伊姆：「既然你已经明白到这种程度了，就至少去和她说句温柔的话吧」

凯伊姆：「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可以拯救一个人的一生」

我将马飞起，将了圣女一军。

圣女：「哎……啊啊，那手棋是……」

圣女气馁地低下头。

这次圣女所下出的着手相当精妙。

吓得我一身冷汗。

圣女：「非常感谢您为我想了这么多」

凯伊姆：「我对自己的雇主可是很温柔的」

圣女：「如果我不是雇主的话，您就会丢下我吗？」

凯伊姆：「天知道」

圣女露出苦笑。

圣女：「今天就下到这里吧」

凯伊姆：「啊啊」

我将棋盘和棋子收好。

凯伊姆：「那么，明天再见」

圣女：「请您留步」

刚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我被圣女从身后叫住了。

圣女：「那个……凯伊姆先生，我有件事想要拜托您」

凯伊姆：「什么事？」

圣女：「能麻烦您出去之后，将拉菲叫到这里来吗？」

圣女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的话似乎多少也撬开了她心中的门扉。

凯伊姆：「啊啊，知道了」

不久之后，去圣女房间的拉菲回来了。

拉菲莉亚：「我回来了」

缇娅：「啊，欢迎回来」

缇娅：「圣女大人说什么了吗？」

拉菲莉亚：「是的，她对我说了些慰劳的话」

凯伊姆：「比方说“你受累了”之类的话吗？」

拉菲莉亚：「呵呵，是的」

拉菲的笑容上有种宽心的感觉。

她似乎稍微取回了点精神。

看到她这个样子，我也放心了下来。

拉菲莉亚：「这都是多亏了凯伊姆大人，真的很感谢您」

凯伊姆：「不用在意」

缇娅：「凯伊姆先生对拉菲小姐很温柔呢」

缇娅：「这是为什么呢？」

缇娅歪起了脖子。

似乎在想什么傻事。

反正我已经能猜得出她的结论了。

缇娅：「啊，我知道了」

缇娅：「难不成，您是喜欢上拉菲小姐了吗？」

完全不出我所料的回答。

拉菲莉亚：「是，是那样的吗？」

拉菲的脖颈因为充血而变红。

手中攥住裙角，慌里慌张的视线在地面上游移。

拉菲莉亚：「那，那个，您能这么想就已经是我无上的光荣了」

拉菲莉亚：「可，可是，非常抱歉」

拉菲莉亚：「我作为圣职者，是被禁止与异性发生关系的」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的期待就……」

拉菲低着头不胜娇羞地说道。

我这边还什么都没说，就先被她甩了。

凯伊姆：「喂，别在那边自说自话啊」

凯伊姆：「拉菲，你也不要把缇娅的妄想当真啊」

缇娅：「啊咧，没猜中吗？」

凯伊姆：「啊啊」

缇娅：「对，对不起」

拉菲莉亚：「那个……是妄想吗？」

凯伊姆：「我只是因为光陪她下棋太无聊了，所以才会插句嘴而已」

拉菲莉亚：「也是呢……」

我为什么要对这些家伙的事情多嘴呢。

按照我对圣职者的想法，她们这么笨拙，我应该对她们放着不管才是。

或许，是我对这种可以坚持自己信仰的人产生了兴趣吧。

在牢狱中，大多数人都会为得到当天的食粮而不择手段地去战斗，而其中的大多数便会因为失败而死去。

与之相对的，圣女和拉菲却因为执着于达成目标的手段，而去不断地重复着同一做法。

她们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异世界的人类。

缇娅：「您失望了吗？」

拉菲莉亚：「没，没有没有，不是那样的」

缇娅的问题让拉菲的脸涨得通红。

缇娅：「圣职者们都不能结婚吗？」

拉菲莉亚：「是的。圣职者作为与神灵缔结契约的条件，是不可以结婚的」

缇娅：「真可惜呢……」

拉菲莉亚：「不，我从最开始就已经对此有所觉悟了」

拉菲露出苦笑。

侍奉神灵之身吗。

凯伊姆：「你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侍奉神灵，倒不如说是在侍奉圣女小姐啊」

拉菲莉亚：「圣教会的所有人，都是为神灵和天使大人，还有圣女大人效命的」

我知道那个。

但是，总觉得圣女和拉菲给人的感觉要有所不同。

凯伊姆：「算了，比起这个，你说服圣女小姐了吗？」

拉菲莉亚：「不，我并没有去说服她」

凯伊姆：「没去说服？那你就这样甘于去受罚吗？」

拉菲莉亚：「是的」

凯伊姆：「我们就算移居到大圣堂也没关系哦」

对于我来说，住在哪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拉菲莉亚：「不，请二位继续留在这里」

拉菲莉亚：「这也是圣女大人的期望」

拉菲凝视着我如此回答。

她的眼神中没有迷惘。

缇娅：「……拉菲小姐，惩罚是什么呢？」

缇娅还没听过那件事啊。

我大致向她说明了一下。

拉菲莉亚：「要说不辛苦肯定是骗人的……」

拉菲莉亚：「但是，只要是为了圣女大人，我就能忍耐得住」

缇娅：「拉菲小姐，我也陪您一起受罚」

拉菲莉亚：「哎……？！」

缇娅突然说了一句超乎常理的话。

凯伊姆：「笨蛋，和你没有关系的吧」

缇娅：「可是拉菲小姐之所以会受罚，其中也有我来到这原因吧」

缇娅：「那么，我觉得我也应该一起受罚才对」

拉菲莉亚：「这太荒唐了！」

缇娅：「可是我想，两个人一起受罚总比一个人要轻松些」

拉菲莉亚：「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拉菲莉亚：「这是关乎到我与圣女大人信仰的问题」

缇娅：「……」

缇娅露出悲伤的表情。

她还真是常常会为她人的事情而露出这么伤心的表情啊。

凯伊姆：「那么，你就为了能让她在受罚之后马上恢复精神而做些什么如何？」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是呢，这样好像也很不错」

缇娅：「拉菲小姐，我会为您做好料理的」

缇娅：「吃完美味的东西之后，肯定会立刻就打起精神来的！」

拉菲莉亚：「那个，我是圣职者……」

凯伊姆：「有什么不能吃的东西吗？」

拉菲莉亚：「我们禁止食肉，除此之外倒是没有问题……」

凯伊姆：「那不就没关系了么」

凯伊姆：「稍微吃点美味的食物，神灵大人也不会抱怨什么吧」

拉菲莉亚：「可是……」

拉菲犹豫地说道。

她似乎有什么不能这样做的理由。

凯伊姆：「你有什么不能吃的理由吗？」

拉菲莉亚：「除了在仪式上被净化过的东西以外，圣女大人都不能入口」

拉菲莉亚：「就算做出来料理，也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吃……」

她是在介意那种事情啊。

凯伊姆：「你是因为圣女小姐才会受罚的吧」

凯伊姆：「那么，偷偷地开个小灶应该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缇娅：「虽然对圣女大人有些抱歉……但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缇娅：「至少，我想给您吃些温暖的食物，让您打起精神来」

拉菲莉亚：「二位的好意我很开心，不过果然……」

缇娅：「如果您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我的话，我就也要去接受惩罚」

拉菲莉亚：「圣子大人……您怎么这么任性……」

拉菲面露苦笑。

拉菲莉亚：「……我知道了」

拉菲莉亚：「那么，我会期待着受罚之后的佳肴的」

缇娅：「好的，就交给我吧」

凯伊姆：「加油啊」

缇娅似乎因为能够久违地做料理而感到很开心。

缇娅：「……啊咧？」

突然，每个人的动作都停止了。

微微的琴音乘着风飘荡过来。

凯伊姆：「这个是……圣女小姐的竖琴吗」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也知道呢」

拉菲走到窗边，静静地打开窗户。

缇娅：「好美的声音啊」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在疲惫的时候，就常常会去演奏」

拉菲侧耳倾听着美妙的琴音，如是说道。

凯伊姆：「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我从前问过圣女，但却没有被她回答。

不晓得拉菲知不知道。

拉菲莉亚：「……这首曲子，是在我和圣女大人成为圣职者的很久之前，一首充满回忆的曲子」

拉菲莉亚：「虽然已经记不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听到的了……」

拉菲莉亚：「但是，这首曲子一直都陪伴着我和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痛苦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只要听到这首曲子就能得到安慰」

仿佛追忆着遥远的往昔一般，倾听着音乐的拉菲静静地编织着话语。

拉菲莉亚：「所以……」

拉菲莉亚：「请二位装作没有注意到圣女大人弹奏这首曲子的事情」

缇娅：「哎？这是为什么呢？」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之所以会弹奏此曲，肯定是想要慰藉自己疲弱的心灵」

拉菲莉亚：「如果她知道这被我听到了的话，应该会非常尴尬吧」

圣女的确曾经说过。

她弹此曲，只是为了要慰藉自己的心灵。

圣女和拉菲之间，有着深厚的羁绊。

凯伊姆：「也就是说，每当弹奏这首曲子，就是她想要回到那个时候的意思吗？」

拉菲莉亚：「那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拉菲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有着三分开心，三分寂寞……同时，还有着三分的悲伤。

比起至今为止她所展露过的任何表情，都要更加的老成。

凯伊姆：「你们也经历过很多事啊」

拉菲莉亚：「嗯……是的」

拉菲莉亚：「但是，现在我们都忌讳去回想起那时候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回忆」

拉菲莉亚：「可以的话，能请您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

拉菲静静地将掩上窗户，露出沉静的微笑。

纳达尔：「那么，就开始吧」

在大圣堂的里间，惩罚开始了。



旁边站着的圣职者们依照纳达尔的指示，将水泼到拉菲的身上。

溅射到我们身上的水滴冷得吓人。

在被冰水浸湿的同时，拉菲专心地低吟着祈祷的话语。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用依赖的眼光看着我。

但是，就算被她这么看着，我也束手无策。

这是拉菲所期望的惩罚。

凯伊姆：「这里不是咱们能插嘴的地方」

凯伊姆：「没错吧，神官长？」

纳达尔：「感谢您的理解」

纳达尔一直带着严厉的表情望着拉菲，完全没有向我们看过来过。

圣女：「纳达尔」

纳达尔：「……您有什么事吗？」

纳达尔被圣女凛然的声音震慑住般，回头看来。

圣女：「这下子你就满足了吗？」

纳达尔：「属下很遗憾」

纳达尔：「属下并非依照自己的喜好而在对拉菲莉亚加以惩戒」

纳达尔：「但是为了守护这个世界的秩序与安宁，有些事情必须要勉强自己而为之」

纳达尔：「请圣女大人务必体谅我的苦衷」

圣女：「纳达尔，你的信仰是对圣教会的秩序以及过去所定下的圣戒而发」

圣女：「毋庸置疑，这也是身为圣职者的正直之姿」

圣女：「但是，我也是绝对不会屈服的，因为我有我的信仰」

纳达尔：「我不理解圣女大人所说的话」

纳达尔：「我们是在为天神与天使大人，以及圣女大人您效命」

纳达尔：「守护初代伊莲大人与天神所缔结的誓约，并将其重要性传达给世人正是我们的使命」

纳达尔：「我无法想象除此之外的做法」

圣女：「初代伊莲大人在天使大人的引导下制定出了圣戒」

圣女：「没有什么好难理解的」

圣女：「我也只是在依照初代大人的行为来思考」

圣女满是威严的声音静静响起。

纳达尔：「请恕属下失礼」

被圣女的言辞所压倒，纳达尔转身走开。

圣职者们则因为纳达尔的离去而困惑地面面相觑。

圣女：「请继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惩罚也终归是惩罚」

圣女：「请诸位为了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得到天神的慈悲而祈祷」

圣职者：「好，好的！」

圣女的话让他们露出了我似曾相识的表情。

果然，圣女是大家的圣女啊。

圣女：「……凯伊姆先生」

圣女将手伸了过来。

在拉菲受罚的期间，我需要牵着目不视物的圣女的手。

凯伊姆：「啊啊，知道了」

我牵起圣女的手，慢慢地走了起来。

通过纯白的丝质手套，圣女的体温传到了我的手心。

那只手的体温，犹如燃烧般炽热。

我们穿过大圣堂，向圣域走去。

虽然只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但带着看不见东西的圣女走路还是让我感到很紧张。

圣女：「您不用握得那么紧的」

圣女：「这是我平常走惯了的地方，物品摆放的位置我都清楚」

凯伊姆：「是吗，我还不是很习惯啊」

圣女在我的牵引下，慢慢地在大圣堂中行走。

在早晨的礼拜已经结束的现在，大圣堂中几乎已经看不到人影。

圣女：「凯伊姆先生的手很大呢」

凯伊姆：「和拉菲比当然是要大」

圣女：「呵呵，您害羞了吗？」

凯伊姆：「我可不是个只和女性牵手就开心不已的小鬼」

圣女：「您姑且也将我看成是女性了呢」

凯伊姆：「那是当然，你可是圣女啊」

这家伙是想要说什么啊。

圣女：「像这样被凯伊姆先生牵着手走路感觉也不错呢」

圣女：「反正只是弈棋也有很多空闲，凯伊姆先生就把这当成您新的工作吧」

凯伊姆：「那倒是无所谓，不过报酬我可是一分都不会少要的哦」

圣女：「知道了」

艾莉斯：「看上去很开心啊」

不远处传来一个听惯了的声音。

凯伊姆：「……是艾莉斯吗」

艾莉斯：「你还当起圣女大人的随从来了？」

看到我握着圣女的手，艾莉斯用冰冷的眼神瞪视着这边。

凯伊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艾莉斯：「嘿」

缇娅：「啊，艾莉斯小姐」

艾莉斯：「啊啦，你太小了我都没看见呢」

缇娅：「好，好过分……」

圣女：「是您的熟人吗？」

凯伊姆：「啊啊，是我在牢狱的熟人」

艾莉斯：「熟人这种称呼太冷淡了」

凯伊姆：「那你要我怎么介绍？」

艾莉斯：「密切的熟人」

凯伊姆：「你傻啊」

艾莉斯不知为何对圣女露出明显的敌意。

圣女：「那么，实际上呢？」

凯伊姆：「嘛，算是有段孽缘的熟人吧」

凯伊姆：「话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艾莉斯：「这个，是梅尔特让我带给你的礼物」

艾莉斯：「我想应该是吃的东西」

凯伊姆：「谢了」

凯伊姆：「梅尔特还是一如既往的体贴啊」

艾莉斯：「嘛，勉强强吧」

正好我已经受够圣殿无滋无味的料理了。

凯伊姆：「你来的还真是晚啊，那边很忙吗？」

艾莉斯：「为了抓捕贝尔纳德的余党而受伤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地来找我」

艾莉斯：「累得都快不行了」

凯伊姆：「这可是挣钱的好机会，加油吧」

艾莉斯：「嗯」

吉克似乎也很活跃啊。

他应该正在为不屈金锁的力量能够浸透整个牢狱而四方奔走吧。

圣女：「这位凯伊姆先生的熟人，是叫艾莉斯小姐吧」

圣女：「我是第29代的圣女伊莲」

艾莉斯：「我知道」

艾莉斯：「比起那个，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牢狱？」

圣女：「……」

听到这句话的圣女露出不悦的表情。

凯伊姆：「我说过吧，会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

艾莉斯：「到什么时候？」

凯伊姆：「那个……就要看圣女小姐的了」

我将事情大概和艾莉斯说了一下。

艾莉斯：「直到圣女大人梦到天使之前，都要一直留在这里？」

凯伊姆：「没错」

艾莉斯的脸色阴沉下来。

凯伊姆：「你看上去好像要说些什么啊」

我用眼神示意她克制自己。

艾莉斯：「无聊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艾莉斯：「像这种地方，不应该是越早出去越好吗？」

我的意思完全没有传达到。

这让我不由得叹了口气。

圣女：「请等一下」

圣女站到艾莉斯的身前。

圣女：「这我可不能听过就算，请问您说天使大人的话无聊是什么意思？」

艾莉斯：「那是你的梦吧，又不是天使的声音」

圣女：「天使大人在我的梦中将世人的苦痛告知于我，并不只是个梦境而已」

艾莉斯：「要我这个医生来说的话，这只是嗑药过度产生的妄想」

圣女：「您所所说的药指的是什么呢？」

艾莉斯：「毒品」

圣女：「……您认为我会染指那么污秽的药物吗？」

圣女：「这是何等的侮辱！」

艾莉斯：「我知道是你让这座都市浮起来的」

艾莉斯：「但是，因为做了个梦就把那个小动物当成天使大人的圣子，这种话我可没法相信」

艾莉斯：「这是普通地考虑下就知道的事情吧」

凯伊姆：「喂，艾莉斯」

我知道她想说的话。

也知道这些话无可非议。

但是，她说话的场合不对。

圣女：「我知道，您无法突然相信天使大人的指引」

圣女：「但是，为此而说我使用毒品是对我的侮辱，请您收回这句话」

艾莉斯：「我对那种事不感兴趣」

艾莉斯：「我所知道的，就只有凯伊姆因为你做了个什么梦，就不得不在这里像个傻瓜一样陪着你这件事」

艾莉斯：「真是可怜呢」

对于艾莉斯来说，对方是圣女还是什么根本没有关系。

这是一眼看上去就能明白的事情。

圣女：「……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圣女：「但是，现在的凯伊姆先生正在被我雇佣」

圣女：「既然您的事情也已经办完了，能否请您回到牢狱呢？」

圣女：「就您一个人」

圣女露出微笑催赶着艾莉斯。

艾莉斯：「凯伊姆，回去吧」

艾莉斯：「就算留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

凯伊姆：「你自己回牢狱去，我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艾莉斯：「为什么」

凯伊姆：「因为有很多想要知道的事情」

凯伊姆：「留在这里的话，或许就能弄清楚」

是艾莉斯的话，应该能明白我想说的话。

艾莉斯：「……知道了」

艾莉斯：「等你受过洗礼当上圣职者的时候记得联络我」

凯伊姆：「少做无谓的担心了」

艾莉斯：「天知道」

艾莉斯冷哼一声，转身走去。

傍晚时分，我来到做完了祈祷的圣女的房间。

毕竟，拉菲希望我能陪在圣女身旁啊。

圣女：「啊，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今天的祈祷已经结束了吗？」

圣女：「嗯，是的……」

圣女沉下视线。

果然还是在担心拉菲吧。

她的表情很阴沉，眼神中也浮现出忧色。

凯伊姆：「话说回来，你的眼睛还真奇妙啊」

凯伊姆：「为什么只在圣殿中才能看得见？」

圣女：「我也不大清楚」

圣女：「拜这所赐，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让大家相信我看不见东西还颇费了一番工夫呢」

凯伊姆：「也是啊」

凯伊姆：「只要过桥就能看得见，我是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圣女：「周围变得一团漆黑的话，无论多么微小的光芒都不会放过」

圣女：「看到圣子的时候也是，眼中的景象我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来」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说不定只在圣殿之中，你才能将那过于残酷的试炼忘记并放松下来吧」

圣女：「您的说法很有趣呢」

圣女的脸上恢复了笑容。

圣女：「可以的话，能请您来陪我对弈一盘吗？」

凯伊姆：「拉菲现在可是还在受罚哦？」

圣女：「我知道」

圣女：「虽然知道，但是现在无论如何……」

她的双眉苦涩地扭曲着。

说起来，拉菲也拜托我陪在圣女身旁啊。

受罚的那方自不用提，在旁守望的人也是很辛苦的。

更不用说，那个惩罚还是因为自己而受的了。

就连那个艾莉斯，在我受鞭刑的时候也是一副苦闷的表情。

凯伊姆：「……知道了，毕竟拉菲也是这么拜托我的啊」

我将棋盘和棋子摆到桌上。

圣女：「拉菲拜托的？」

凯伊姆：「我昨天说过吧」

凯伊姆：「她为了不让你难受，而要我陪在你的身边」

圣女：「……这样啊」

凯伊姆：「之后要好好跟人家道谢」

圣女：「好的」

圣女带着微妙的表情摆好棋子。

圣女：「……」

我们彼此沉默地开始了对局。

凯伊姆：「关于艾莉斯的事情……你不要往心里去」

凯伊姆：「那家伙的口无遮拦可是闻名整个牢狱」

圣女：「……那位女性吗」

圣女让人易懂地撅起嘴来。

毕竟她是被艾莉斯用只有在牢狱中才能说的话所讽刺了啊。

会生气也是当然的。

圣女：「说实话，我非常的不愉快」

凯伊姆：「从前发生过很多事啊」

凯伊姆：「你就宽恕她的无礼吧」

圣女：「就算您这么说，这个世上还是有当说与不当说之事」

圣女：「居然说我用那种污秽的药物，这完全就是在侮辱我」

凯伊姆：「所以我会道歉的吧」

圣女：「啊……也是呢」

说到底本来就是这边不好。

就算被骂也没办法。

圣女：「那个，可以问您一件事吗？」

凯伊姆：「说吧」

圣女：「凯伊姆先生和艾莉斯小姐，是怎样的关系呢？」

凯伊姆：「就算你问我是怎样的关系……」

也总不能一五一十地跟她说。

那些事情不光是很复杂，而且按照这家伙的伦理观也无法被接受吧。

圣女：「两位是夫妇的关系吗？」

凯伊姆：「不是」

圣女：「听二位的对话，感觉非常的亲密呢」

圣女说着，稍微不开心地移开了视线。

嘴角也不满地撇了撇。

凯伊姆：「你是在嫉妒么」

圣女：「您，您说什么？！」

圣女：「我的身体是奉献给天神的，不可能会有抱持嫉妒之类的感情」

圣女红着脸反驳道。

有捉弄一下的价值啊。

凯伊姆：「啊啊，知道了知道了」

圣女冷静下来之后，继续说道。

圣女：「圣女是纯洁无暇的存在，被您擅自说出男女关系让我很不愉快」

凯伊姆：「那么，你就要一生都独身吗？」

圣女：「当然了，这是圣戒所规定的事情」

凯伊姆：「圣戒这种东西，破掉的话会怎样？」

圣女：「会被逐出教会」

凯伊姆：「真严苛啊」

圣女：「正因为恪守着严苛的圣戒，圣职者才会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信誉」

凯伊姆：「可是，我倒觉得你看上去不是很重视圣戒啊」

圣女：「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凯伊姆：「因为你和严守圣戒的神官长常常发生冲突」

凯伊姆：「神官长是忠实地守护圣戒的圣职者吧？」

凯伊姆：「和那些部分对立，对你可是相当不利的哦」

圣女：「这次您又开始偏袒纳达尔了吗？」

凯伊姆：「只是你的做法有些不好我才说上一句」

圣女露出不悦的表情。

凯伊姆：「否则，重要的东西也会别夺走的」

我飞起来，将圣女的王后吃掉。

当然，拉菲就是圣女的王后。

现在，拉菲正在为了圣女的一意孤行而做出牺牲，接受着惩罚。

圣女：「……」

圣女陷入沉默之中。

凝视着我向前挺进的象，叹了口气。

圣女：「我对拉菲做了很过分的事」



圣女：「但是，拉菲也不会希望我有所屈服」

凯伊姆：「那么你就别说丧气话啊」

圣女：「您真严厉呢……」

圣女微微地笑了。

圣女：「如果真的要为拉菲着想的话，我就应该丢弃掉信仰吧」

圣女：「那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每天的辛苦中解放，回到平稳的日常中」

圣女眺望着远方的景色。

凯伊姆：「那个不是拉菲的愿望，而是你自己所期望的事情吧？」

圣女：「圣女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圣女：「但是拉菲不同。只要我的一句话，她就可以从随从这个位置得到解放」

凯伊姆：「那样的话你没关系吗？」

圣女：「比起自己，我更担心拉菲」

圣女：「她内心的一部分事靠着当我的随从才能加以保全的」

圣女：「当这一切都溃散之时，我不知道她会变成怎样」

凯伊姆：「如果这么担心她的话，就稍微对她好吧」

圣女：「我知道」

圣女：「可是，有的时候她所做的事情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的」

凯伊姆：「所谓违背信仰之类的吗？」

圣女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她们两个人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过，那份信仰对她们来说，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吧。

凯伊姆：「无法原谅他人，吗」

凯伊姆：「就算是圣女，果然也有这人类的一面啊」

圣女：「就是这样，凯伊姆先生」

圣女用认真而饱含着深切思绪的眼神凝视着我。

圣女：「我是藉由向天使大人献上祈祷，来让这座都市漂浮的圣女」

圣女：「但是，无论大家有多么的崇拜我，也还是不相信我能听到天使大人的话语这件事情」

圣女：「那么，大家所崇拜我的地方究竟为何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圣女让都市漂浮起来，所以才会被崇拜。

除此之外的部分，人们都没有什么兴趣。

毫无道理的，难以抗拒的暴力。

从我的身旁，将家庭，家人与朋友……

将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夺得一干二净。

聚集的住民们：「杀了圣女，杀了圣女！」

聚集的住民们：「杀了圣女！！！」

阴暗的记忆掠过头脑，摇曳在视野之中。

圣女：「……凯伊姆先生，您不要紧吗？」

我回过神来。

凯伊姆：「啊，啊啊……」

圣女：「您的脸色不是很好」

凯伊姆：「不，没什么」

只是想起了一些讨厌的事情而已。

圣女：「非常抱歉，我给凯伊姆先生添麻烦了」

凯伊姆：「别在意，我只是稍微发了下呆」

圣女是为何而存在的呢。

毋庸置疑，自然是为了能让都市漂浮。

圣女：「我真是没用呢，我将凯伊姆先生卷了进来，还像这样对您撒娇」

圣女：「或许，艾莉斯小姐所说的并没有错」

的确，再这样下去，就算我不愿意也会被卷入到圣女和纳达尔的对立之

中

我虽然无所谓，但至少要让缇娅不被波及。

我们也差不多该返回牢狱了吧。

可是，如果我和缇娅现在就离开这里，圣女的心愿便会无疾而终。

事到如今，真的应该那么做吗。

凯伊姆：「……」

我注视着圣女。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

凯伊姆：「别担心，在你达成愿望之前我都会陪着你的」

圣女：「凯伊姆先生……没关系吗？」

凯伊姆：「啊啊。不过，你可不要再犯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重要的棋子被对方吃掉的失误了哦」

我吃掉圣女的车，将死。

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固守自己的阵地啊。

圣女：「非常抱歉，我会注意的」

圣女面露微笑。

笑容中有着在无依无靠的人脸上常见的悲伤。

敲门上响起。

缇娅：「那个，凯伊姆先生，圣女大人」

缇娅自门缝中偷偷望向这边。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差不多快到吃完饭的时间了」

凯伊姆：「再下一盘」

圣女：「再下一盘就好」

我和圣女异口同声的话，让缇娅瞪大了眼睛。

缇娅：「知道了，那么，我就稍微再等一会」

凯伊姆：「啊啊，拜托了」

缇娅从房间里出去……的想法刚在脑海中出现，我就发现她仍然在从门缝中窥视着我们。

缇娅：「凯伊姆先生和圣女大人，真是呼吸相合呢」

圣女：「……圣，圣子？您，您在说什么啊」

圣女的声音在圣殿中响彻。

夜之仪式结束了。

圣职者们已经离开，现在留在这里的只有我一个人。

祭坛的上方，无数的繁星点缀着昏暗的天空。

平常都会陪在我身边的拉菲，现在不在。

为此，我的心情才会如此阴沉。

我不仅自己作为圣女而自律，还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拉菲，对她大加斥责。

去苛责她那摇摆不定的心和暧昧的态度。

尽管如此，我也许还是在被拉菲所治愈着。

不管说过些什么，最终还是要依靠拉菲。

圣女：「……」

拉菲接受了我的信仰，为我而受到惩罚。

好想跟她说声对不起。

但是，却无法将这些话说出口。

因为，害怕一旦说出，自己的信仰都会产生动摇。

为什么，我的心情如此烦躁，无法平静下来呢。

……是因为凯伊姆先生的到来。

那个人很温柔，但时而也会严格地批评我。

这样的人，我是第一次见到。

他为什么会来劝导我呢。

圣女：「……」

我慌忙摇了摇头。

我在想什么呢。

我是圣女，第29代圣女伊莲。

圣女伊莲是侍奉天神，将天使大人的声音传达给民众的存在。

为此而生，也仅为此而活。

不管凯伊姆先生的心中是怎么想的，都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一次次地做着深呼吸。

头脑虽然冷静了下来，但胸口却好痛。

这份疼痛，究竟是什么呢？

凯伊姆：「地震……？！」

剧烈的摇晃让我跳了起来。

挂在墙壁上的装饰掉落，摆在桌上的烛台翻倒。

过了一会，震动停下来了。

凯伊姆：「哈啊……哈啊……」

呼吸变得急促。

不管经历过多少次，唯有地震还是无论如何都习惯不了。

我浑身大汗地望向四周。

缇娅：「……嗯嗯，请让我稍微再睡一会……」

刚才的震动已经很大了，但是却仍旧没有吵醒缇娅。

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家伙啊。

圣女和拉菲不要紧吗？

圣女的房间中空无一人。

是在进行早晨的仪式吗？

祈祷的祭坛上，圣职者们乱作一团。

第一次见到仪式时那种庄严的气氛全部消失殆尽。

双膝跪地，拼命地向天使祈祷的人，

向圣女请求帮助的人，

漫无目的来回奔走的人。

圣女只是呆然地看着这片混乱的景象。

纳达尔：「你们不要自乱阵脚！」

在纳达尔的那喝下，圣职者们的躁动停了下来。

纳达尔：「你去下达关门的指示，不要让民众进入大圣堂」

纳达尔：「你去后门迎接过来确认受害状况的传令者」

纳达尔：「你去确认大圣堂内部的受害情况」

在纳达尔的指示下，圣职者们纷纷奔走起来。

这是相当迅速的调配。

将指令发完之后，纳达尔向我转过身来。

纳达尔：「凯伊姆大人」

纳达尔：「您没有受伤吧？」

凯伊姆：「啊啊，没问题」

纳达尔：「那么，可以请您一同过来吗？」

凯伊姆：「没关系，不过能等会吗？」

凯伊姆：「我不能把圣女小姐丢在这里不管」

纳达尔：「知道了」

纳达尔：「那么，请您稍后和圣女大人一起到大教堂来」

留下这句话后，纳达尔就走开了。

凯伊姆：「你没事吧？」

圣女：「……是的」

虽然最近地震频发，但像这样的大地震还是第一次发生。

圣女：「对不起……」

凯伊姆：「为什么要道歉？」

圣女：「我让凯伊姆先生感到不安了」

她读出我的表情了吗。

凯伊姆：「比起那个，神官长刚才叫咱们去大圣堂吧。怎么办？」

圣女：「我想，应该是拉菲的事情」

圣女：「去吧」

凯伊姆：「啊啊」

我牵住圣女的手。

纳达尔：「抱歉让二位久等」

纳达尔正待在里面的房间。

在那里，拉菲仍旧保持着和昨天同样的姿势祈祷着。

合十的双手颤抖着，声音也断断续续。

纳达尔：「拉菲莉亚，虽然稍有些早，但惩罚结束了」

纳达尔：「你已经在天神面前充分地反省了自己，守住了作为圣职者的本分」

拉菲莉亚：「是……谨遵，神的旨意……」

拉菲轻声说完后，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倒在了地上。

纳达尔：「那么，我就此告退」

凯伊姆：「等等，你要去哪里？」

纳达尔：「您听不到这个声音吗？」

被他一说，我感到耳边非常的嘈杂。

是从远方传来的吵嚷声。

凯伊姆：「这个声音是？」

纳达尔：「涌到大圣堂门口的民众的声音」

纳达尔：「大家都因为地震而感到不安，聚集过来请求圣女大人赐下指示」

圣女：「……」

我因为纳达尔的话而向圣女看去，发现她正愁眉苦脸地低着头。

纳达尔：「圣女大人，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纳达尔：「正是因为您坚持要圣子大人和凯伊姆大人留在身边，才会引发这场大地震」

纳达尔：「在现在的环境下，还有什么因素在扰乱着您的心绪吗？」

圣女：「那个是……」

纳达尔：「请您不要说是羽狩的过错」

纳达尔：「我并不认为这次事件与之有任何关系」

被步步紧逼的圣女缄口不言。

纳达尔：「嘛，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去指责圣女大人的想法」

纳达尔：「但是，圣女大人的信仰和圣子大人，都是建立在这座都市平和的基础之上」

纳达尔：「如果因为您的任性而导致都市再度坠落，应该会被民众责以怠慢之罪吧」

纳达尔：「这次的地震，或许也会让国王陛下和执政公担心不已」

纳达尔：「您明白我所说的意思吗？」

圣女：「……」

圣女不甘地咬紧牙齿。

也就是说，圣女只有让都市安全地漂浮才会有发言权，否则便会被彻底地忽视掉。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达尔：「总而言之，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什么都不予以说明是无法宽解民众的不安的」

纳达尔：「为了安抚民众的心里，请您考虑一下自牢狱开始依序地进行参见圣女的仪式」

纳达尔：「在仪式场上，向民众们授予您的指引」

圣女：「我应该，说些什么……」

纳达尔：「应该说些什么都要由圣女大人您的心来决定」

纳达尔：「制定好行程之后我会通知您」

纳达尔：「但在此之前，请您首先为这座都市的安宁而慎重考虑」

圣女：「……我知道了」

纳达尔：「那么，我就此告退」

是因为很满意圣女的回答吧，纳达尔迈着从容的步伐从里间中走了出去。

圣女转过脸，不去看他离开的背影。

不管怎么说，让这座都市浮起来的都是圣女。

这就和不会做料理的厨师没有发言权是一个道理。

凯伊姆：「嘛，你就慢慢想想要如何对民众去说吧」

凯伊姆：「比起那个，先要担心下拉菲」

我走进拉菲。

她正浑身无力地瘫倒在被水浸湿的地板上。

我将她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扶她站了起来。

拉菲莉亚：「对，对不起……凯伊姆大人」

凯伊姆：「别在意」

凯伊姆：「能走路吗？」

拉菲莉亚：「是的，我不要紧的」

拉菲微微地露出笑容。

她看上去可是相当的要紧。

赶快让她睡下吧。

凯伊姆：「拉菲已经睡下了」

圣女：「谢谢」

圣女：「拉菲她说什么了吗？」

凯伊姆：「只是拜托我陪在你身边」

圣女：「这样啊……」

拉菲的这种献身精神让我钦佩不已。

在牢狱中，所有人最先考虑的都是自己。

像这样一心一意地为他人着想，果然只有圣职者才能做到啊。

凯伊姆：「缇娅现在正在看护她」

凯伊姆：「交给她应该没什么问题」

圣女：「给圣子也添麻烦了，非常抱歉」

圣女低下了视线。

圣女：「凯伊姆先生，我有一事相求」

凯伊姆：「什么？」

圣女：「能请您陪我下盘象棋吗？」

我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耳朵。

凯伊姆：「现在不是做那个时候吧」

凯伊姆：「现在民众正因为早上的地震而大举向大教堂涌来，拉菲也刚刚因为受罚而疲惫不堪地睡下」

圣女：「我知道的」

圣女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我。

圣女：「这是，最后一次对弈了」

她的眼中闪着真挚的颜色。

似乎是做出了某种觉悟吧。

凯伊姆：「……知道了，我就陪你下一盘吧」

圣女：「那么，我要下了」

圣女的棋子动了起来。

这是至今为止的棋局中，我所从未见过的新手。

她是认真的吗。

也罢。



凯伊姆：「这是最后一盘，就漂亮地把我赢下来吧」

圣女：「我正有此意」

圣女下着步步的妙招。

通过激烈的紧逼，一点点地蚕食着我的战力。

完全无法想象，就在几天前她还是初学者的水平。

凯伊姆：「干得不错啊」

圣女：「多亏凯伊姆先生的指点」

棋局演变成了消耗战。

持续着棋子的吃与被吃，一换一的攻防。

互相将军，国王长驱直入。

凯伊姆：「这家伙……做到了啊」

这场一步也不容后退的战斗中……终以圣女的僵局而告终。

平局。

圣女：「果然还是赢不了呢」

凯伊姆：「尽管如此也是平局，很了不起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成长到这种地步。

我开心地摸着圣女的头。

圣女：「啊……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哦，抱歉」

虽然不自觉地摸了上去，但对方可是圣女。

圣女：「不，非常感谢您」

圣女的表情多少轻松了一些。

我将刚才的疑问说了出来。

凯伊姆：「你刚才说最后是怎么回事？」

圣女：「这之后，我将会不断地为能够听见天使大人的声音而祈祷」

凯伊姆：「不断？」

圣女：「就是指一刻都不离开祭坛，持续地进行祈祷」

圣女：「也停止饮水与吃饭，睡觉也抱持着祈祷的姿势」

凯伊姆：「你打算做到什么时候？」

圣女：「直到听到天使大人的声音为止」

就算说是睡觉，抱持着祈祷的姿势也无法睡得很深。

对于普通的人类来说，持续两三天就是极限了吧。

她是要承受与拉菲相同，还是比拉菲所受的惩罚更加艰苦的苦行呢。

也就是说，她想要让自身也去承受拉菲的痛苦吧。

凯伊姆：「你能听到天使的声音，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吗？」

圣女：「并没有」

凯伊姆：「那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一直听不见声音而死去的可能性都有。

这不是凭着一股狠劲就能做到的事情。

圣女：「如果那样做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

凯伊姆：「为什么要做到那种地步？」

凯伊姆：「对大家说一些类似梦见的话不就好了吗？」

圣女静静地摇头。

圣女：「我有绝对不能舍弃的信仰」

圣女：「这是一场我为了自己而必须奔赴的战斗」

圣女：「直到最后关头，都决不会退让」

毫不动摇的眼神。

在那眼神中寄居的强烈意志，和在牢狱中为生存而战的人们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就是为信仰不惜奉献生命的人的战斗吗。

嘛，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究竟会努力到什么地步吧。

如果真的听到了天使的声音，我也会帮你一把的。

凯伊姆：「……知道了，缇娅和拉菲那里我会去说」

圣女：「谢谢」

圣女向我行了一礼后，朝着祈祷的祭坛走去。

在她走到祭坛之后，我去探望拉菲的情况。

拉菲莉亚：「啊……凯伊姆大人」

躺在床上的拉菲与我对视。

虽然脸色还不是很好，但姑且已经恢复一些了。

凯伊姆：「感觉怎么样？」

拉菲莉亚：「虽然多少还有点疲劳，但是已经没事了」

凯伊姆：「那就好」

我搬过椅子，在床边坐下。

凯伊姆：「缇娅也辛苦了啊」

缇娅：「没有，我真的只是在这里看着拉菲小姐而已」

凯伊姆：「那就够了」

我砰砰地敲了敲缇娅的头。

拉菲莉亚：「对不起，我在这里一睡睡到天黑」

缇娅：「你毕竟祈祷了整整一天，不用勉强自己」

拉菲莉亚：「不，在发生地震的这种重要时刻我却在睡觉，这让我感觉非常不好意思」

拉菲莉亚：「虽然想要向圣女大人去报告，但她似乎不在房间里」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请问圣女大人去了哪里？」

首先必须要把那家伙的事告诉她们啊。

凯伊姆：「从今天开始，她要开始坚持不断地祈祷」

拉菲莉亚：「不断地……」

拉菲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凯伊姆：「似乎要持续到能听到天使的声音为止」

缇娅：「不要紧吗……」

凯伊姆：「刚才也说过了吧，咱们就算担心也无济于事」

凯伊姆：「这是圣女小姐的问题」

缇娅：「……也是呢」

拉菲莉亚：「既然圣女大人如此决断，我也只能在旁边守望着她了」

拉菲莉亚：「我也想去做自己现在能够做到的事」

凯伊姆：「啊啊，去做吧」

拉菲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像她这种有着认真性格的人，到了关键的时候总会下定决心。

但愿不是什么无谋的事情

缇娅：「那，那个，话说回来，拉菲小姐」

缇娅：「这个……」

缇娅将手上拿着的竹筐递了过去。

将盖在上面的布拿下后，室内漂浮起甘甜的香味。

拉菲莉亚：「这个是……」

缇娅：「在您受罚之前约好的料理，是我特意为拉菲小姐做的」

这是菲诺列塔的名产，杏仁和苹果做成的奶糖。

虽然和宗家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也已经是有着令人垂涎三尺的美味点心了。

拉菲莉亚：「圣子大人……」

缇娅：「我能做到的也就这么多……请您一定要尝尝看」

拉菲莉亚：「圣子大人……真是位很温柔的人呢」

拉菲莉亚：「为了我这种人而……真的很感谢您……」

拉菲接下竹筐，在桌上摆出料理。

缇娅：「那个……您会吃的吧？」

拉菲莉亚：「是的，难得圣子大人这么费心，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拉菲露出微笑。

圣女现在还在不间断地祈祷着。

不陪在她身边的话，会抱着罪恶感吧。

但即便如此，拉菲还是没有糟蹋缇娅的心意。

拉菲莉亚：「那么，我就开动了」

拉菲拿起餐具，将沾上酱汁的苹果和杏仁送入口中。

拉菲莉亚：「……呃，好吃……！我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

拉菲莉亚：「这真的是圣子大人一个人做出来的吗？」

缇娅：「是的，是我做的」

缇娅挺起胸膛说道。

拉菲莉亚：「您居然能做出这么美味的食物……真不敢相信」

缇娅：「不，我还差得远呢」

拉菲莉亚：「还有能做出比这更加美味的料理的人吗……？」

凯伊姆：「你来牢狱酒馆的时候，在柜台的对面有个女人吧」

凯伊姆：「她叫做梅尔特，现在这个料理本来就是出自她的创意」

拉菲莉亚：「那位女性……」

拉菲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料理，咬了一口苹果。

拉菲莉亚：「如果也能让那孩子吃这个的话……」

凯伊姆：「那孩子？」

拉菲莉亚：「……不，没什么」

拉菲莉亚：「比起那个，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能麻烦凯伊姆大人和圣子大人也帮帮忙吗？」

缇娅：「知道了，那么就平分吧」

缇娅拿着小刀，熟练地切成三分。

然后，我们三个人将缇娅所作的料理吃得一干二净。

凯伊姆：「要来了哦」

拉菲莉亚：「是」

纳达尔慢慢地向这边走来。

圣女从昨天开始不间断地祈祷。

从今天开始，停止每天早晚的仪式，专注于祷告之上。

当然，纳达尔没可能会接受。

我们预料到他会来发牢骚，所以就早早地在这里等好。

纳达尔：「凯伊姆大人，您在这里做什么呢？」

凯伊姆：「消磨时间而已」

其实是在保护拉菲。

拉菲莉亚：「纳达尔大人，请问您找圣女大人有什么事吗？」

纳达尔：「就算和你说了也没有用」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正在不间断地做着祈祷」

拉菲莉亚：「有什么事请跟我说」

纳达尔的脸上布满阴云。

纳达尔：「这不是你有资格知道的事情」

纳达尔：「说来听听，你是为何而接受惩罚的？」

拉菲莉亚：「那是因为……我没能说服圣女大人」

纳达尔：「正是如此，那么你觉得我还会拜托你去传话吗？」

拉菲莉亚：「……」

纳达尔：「知道的话就赶快退下，我有话要直接和圣女大人禀报」

拉菲莉亚：「请您留步！」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有言，无论是谁都不许进入祭坛」

拉菲莉亚：「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说」

纳达尔：「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

纳达尔：「这是关系到圣教会全体的大事，轮不到你来出场」

纳达尔的愤怒的声音犹如雷鸣般响彻。

换成是平常的拉菲，现在应该已经缩成一团开始道歉了。

拉菲莉亚：「我是圣女大人的随从」

拉菲莉亚：「不管纳达尔大人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守护圣女大人的生命」

拉菲莉亚：「既然圣女大人说不要让任何人进入，那么我就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踏足祭坛半步」

拉菲莉亚：「请您，请您务必留步！」

以纳达尔为对手，拉菲也一步都没有退让。

纳达尔：「开什么玩笑……」

纳达尔扬起拳头。

抓住拉菲的肩膀，将她推到一边。

纳达尔：「那么我就用力量来硬闯」

拉菲莉亚：「纳，纳达尔大人……！」

凯伊姆：「住手吧」

我在纳达尔的前面站住。

纳达尔：「凯伊姆大人，这是圣教会的问题」

纳达尔：「就算您是圣子大人的亲人，也没有资格来妨碍我」

嘴上这么说，纳达尔的人却已站住。

若是付诸武力则还是我要占上风。

他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

凯伊姆：「我之前也曾经说过，我是受圣女小姐雇佣的身份」

凯伊姆：「和你的立场可是不同，你最好搞清楚这一点」

纳达尔：「……」

凯伊姆：「我们也不是让你什么话都不说」

凯伊姆：「听完你的话以后，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向圣女予以转达」

凯伊姆：「没错吧，拉菲」

拉菲莉亚：「是」

拉菲莉亚：「纳达尔大人，这件事难道不能告诉我吗？」

纳达尔喘着粗重的呼吸，狠狠地瞪着拉菲。

纳达尔：「贵族们也因为昨天的大地震而感到十分不安」

纳达尔：「他们是来请求圣女大人直接赐下指引的」

纳达尔：「考虑到这样下去会妨碍国家的执政，他们说要请圣女大人务必与他们对话」

纳达尔：「中午那些贵族就要来了，在那之前请说服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怎么会……」

拉菲的脸上失去血色。

既然说了是『不断』的祈祷，也就是要一直祈祷下去吧。

那么，就不可能会与贵族会面了。

纳达尔：「话先说在前头，这次如果失败就不只是受处罚就能了事了」

纳达尔：「不管圣女大人说什么，我都会将你逐出教会」

用强硬的口吻说完后，纳达尔转身离去。

凯伊姆：「就这样放他走没关系吗？」

拉菲莉亚：「……可，可是……」

真是个让人没办法的家伙。

凯伊姆：「喂，把耳朵凑过来」

拉菲莉亚：「哎……好疼」

我把拉菲的耳朵用力拽到嘴边，和她耳语了两句。

原本浸透绝望的拉菲的脸上，渐渐现出了光芒。

凯伊姆：「明白了吗？」

拉菲莉亚：「……是，是的。谢谢您」

凯伊姆：「好了，赶快把他叫住吧」

拉菲点了点头，小跑着向纳达尔追去。

拉菲莉亚：「纳，纳达尔大人，请您留步！」

纳达尔：「……什么事」

拉菲莉亚：「关于刚才的事情……」

纳达尔：「是到中午为止。必须给我传达到」

拉菲莉亚：「不是的，刚才的那番话，我是不会传达给圣女大人的」

纳达尔的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纳达尔：「你说什么？」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正在不断地做着祈祷」

拉菲莉亚：「无时无刻地不在为引导都市的安宁而献上祷告」

拉菲莉亚：「她是不会为了和那些贵族会面而中断祈祷的」

纳达尔：「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难道想说就算耽误了国政也没关系吗？」

拉菲莉亚：「要说起来，我认为都市的安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拉菲莉亚：「而且，我听说最近圣女大人将会举行参见的仪式」

拉菲莉亚：「那么，那些贵族的大人们也可以在那时得到圣女大人的指示」

纳达尔：「你是要我等到那个时候吗？」

纳达尔：「贵族可是支撑着这个国家的基石啊」

纳达尔：「如果不能消解那些大人的不安，圣教会又是为什么而存在的？」

拉菲莉亚：「您曾经告诉过我，圣教会是为这世上所有的民众而存在的」

拉菲莉亚：「无论是贵族还是下层的居民，即便是牢狱的民众也都是平等的人类」

拉菲莉亚：「而与之相反地，去对那些贵族予以特别的对待，我认为是违反圣教会的教义，以及圣戒的行为」

纳达尔：「……」

纳达尔陷入沉默。

他似乎没想到这层反击。

看着圣女、拉菲，还有纳达尔这三个人，就知道这些圣职者战斗的本质了。

他们是绝对不会违逆自己所表明信念的。

正因如此，也就有着相应的弱点。

面对纳达尔的时候，只要用圣教会的教义与圣戒来作为武器，就能将其击退。

凯伊姆：「说起来，圣女小姐也曾这么说过」

凯伊姆：「神官长，你似乎有一些关系相当好的贵族朋友啊」

我慢慢地走近二人，为拉菲提供增援。

纳达尔：「圣教会是在各方面的帮助下才得以成立的」

纳达尔：「我们并不能靠着吃云彩来维生，这一点您不可否认吧」

凯伊姆：「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牢狱每天都有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去」

凯伊姆：「不过啊，就算是在那种地方，也有很多人都在守护自己所坚信的东西」

凯伊姆：「为此，甚至不惜去向他人卑躬屈膝，喝下肮脏的泥水」

凯伊姆：「那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到了最后，自己能得到拯救」

正是如此。

即使在充斥着暴力与不合理，贫困与死亡的牢狱中，这也是不变的事实。

如果忘记这点，就算被人陷害也不能有怨言。

纳达尔：「……」

拉菲莉亚：「纳达尔大人，能否请向那些贵族传达，请他们耐心地等到仪式当天呢？」

拉菲深深地鞠躬。

看到这样的拉菲，纳达尔面无表情地松开了拳头。

纳达尔：「……知道了，这次的事件我也有责任，贵族那边我会去向他们赔礼」

丢下这句话后，纳达尔就快步地走开了。

拉菲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

拉菲莉亚：「……凯，凯伊姆大人」

凯伊姆：「怎么了？」



拉菲莉亚：「我……说服了纳达尔大人」

凯伊姆：「没错，做得很好哦」

拉菲莉亚：「不，都是多亏了凯伊姆大人您」

拉菲莉亚：「如果没有凯伊姆大人的帮助的话，现在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拉菲按照我所准备的剧本，向纳达尔做出追问。

这对她来说应该也是个不错的经验。

凯伊姆：「下次开始就靠你自己了，应该已经清楚做法了吧」

拉菲莉亚：「是，是的……大概，多少能……」

凯伊姆：「如果觉得撑不住的时候就给我发个暗号，我会当面帮助你的」

拉菲莉亚：「谢谢」

拉菲莉亚：「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要怎么向您报恩才好呢……」

拉菲的脸变红了。

凯伊姆：「这种程度的事情用不着报什么恩」

凯伊姆：「比起那个，你还是动脑子好好想想要怎么做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吧」

拉菲莉亚：「好的，我会努力的」

拉菲温柔地笑了。

嘛，现在这样就好。

我和拉菲一起向圣殿走去。

在逼退纳达尔之后，圣殿终于安静了下来。

圣女一心不乱地献上祷告，拉菲则勤勉地做着日常的杂务。

我虽然没打算要管圣教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不知不觉中就帮了拉菲的忙。

虽然我也觉得这并不像自己的作风，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应该并没有做错。

说到底，我本来就是想要知道缇娅力量的正体才会留在这里的。

真伪先姑且不论，圣女聆听天使的声音这件事，也并不违反我当初的目的。

哪怕是为了早一刻得出结论，我也希望圣女能够集中精神在祈祷上。

等得到答案之后，就没有必要留在这种令人发闷的地方了。

可是……

这些叫做圣职者的人类，还真是一群奇妙的家伙啊。  
他们秉持着与牢狱的人全然不同的价值观而活着。  
圣女更是无论结果会对自己多么的不利，都要坚持贯彻自己的信仰。  
拉菲也是，不管被圣女多么地冷淡对待，还是继续对其坚信不疑。  
这或许正是他们的信念所在，但在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笨拙而无意义的坚持。

不过，她们这种认真的精神我还是不得不认同就是了。

驼背的圣职者：「……凯伊姆大人，凯伊姆大人」

一名圣职者向我跑来。

凯伊姆：「怎么了？」

驼背的圣职者：「请您看这个」

圣职者一边向四周张望，一边将纸条交到我的手中。

凯伊姆：「这个是？」

驼背的圣职者：「您只要看到里面的内容就会明白，那么我就此告辞」

没等我做出回复，他就快步地跑开了。

他似乎是不想让自己的举动被他人看见啊。

总之，我将纸条展开看了看。

『去店里等着。您的雨天之友』

……是西斯狄娜么。

她肯定是想过了，自己的这种说法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误解吧。

是之前所谈及的，有关风销余党那件事有什么进展了吗。

也罢，就去约好会面的店铺走一遭吧。

我走出大圣堂，向下层走去。

在到达那家店时，西斯狄娜已经站在了那里。

西斯狄娜：「您来了啊」

凯伊姆：「哟，雨天之友」

西斯狄娜：「请不要这样」

凯伊姆：「这封情书还真幽默，我可是相当激动哦」

西斯狄娜：「请不要这样」

凯伊姆：「那么，找我有什么事？」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有话要直接和您说」

说罢，西斯狄娜便看都没看我一眼，径直地走了出去。

……看上去相当害羞啊。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我将他给您带来了」

鲁基乌斯：「抱歉叫你出来」

凯伊姆：「又要在这种地方说话啊」

鲁基乌斯：「这里既没有人会经过，周围也没有可以埋伏的场所」

鲁基乌斯：「是个谈话的好地方啊」

确实，在这里似乎不用担心会被人偷听。

凯伊姆：「不过从远处被弓箭狙击的话，可是很危险的哦」

西斯狄娜：「我正是为此而留在这里的」

西斯狄娜毫无疏漏地扫视着四周。

凯伊姆：「那么，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鲁基乌斯：「是有关你前几天告诉我的那个女人的事情」

鲁基乌斯：「我查到了她的底细」

果然是这样么。

凯伊姆：「她是什么人？」

鲁基乌斯：「她被称作戈尔」

鲁基乌斯：「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真名」

戈尔么。

我回忆起她的剑术。

如果不是贝尔纳德制止的话，现在我已经身首异处了。

鲁基乌斯：「她的剑技是超一流的，不过性格有点别扭」

鲁基乌斯：「按照我所调查的情报，她似乎被众人称为『巴尔修塔因的狂犬』」

巴尔修塔因？

凯伊姆：「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啊」

我有所耳闻。

这是，身居贵族的最高位——

任执政公，这个拥有仅次于国王权力的职位的人。

凯伊姆：「我所知道的，就只有他是绝不会因为没有饭吃而发愁的人」

鲁基乌斯：「执政公，吉尔巴鲁特·迪斯·巴尔修塔因」

鲁基乌斯：「戈尔是他的部下」

那个女人是执政公的部下，也就是说……

凯伊姆：「难道说，在风销流通禁药的人是执政公吗？」

鲁基乌斯：「没有确证」

鲁基乌斯：「这也有可能是戈尔的副业。再怎么，那个女人可都是个狂犬啊」

鲁基乌斯：「只要能杀人，什么都会去做……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

凯伊姆：「的确是够疯狂的啊」

鲁基乌斯：「不久之前，我的副官也被她伸嘴咬了一口」

西斯狄娜：「鲁，鲁基乌斯大人」

鲁基乌斯：「哈哈，抱歉啊，一不小心说溜嘴了」

凯伊姆：「我也被她整得相当惨」

凯伊姆：「咱们可是被咬的伙伴啊」

西斯狄娜：「你觉得我会高兴吗？」

西斯狄娜瞪着我。

鲁基乌斯：「戈尔应该相当的暴力」

鲁基乌斯：「谁想要试图抓住她的尾巴，就会被反咬一口」

鲁基乌斯：「现在也只有暂时在暗中监视，观察她的行动了」

凯伊姆：「也是啊」

恐怕就算试图跟踪她，也会被她简单地甩掉吧。

如果深追，则会成为尸体。

鲁基乌斯：「这件事不能外传」

鲁基乌斯：「请万万不要将这件事透露给他人」

凯伊姆：「吉克也是吗？」

鲁基乌斯：「对方是执政公，事情一旦泄露的话咱们都毫无疑问会被消灭」

鲁基乌斯：「我并不是不信任他，而是不管告诉谁，都只会让被告知的人卷入危险之中」

说的没错。

等鲁基乌斯卿查明真相再告诉吉克也不迟。

凯伊姆：「知道了，咱们就约好不对任何人说吧」

鲁基乌斯：「就这样吧」

如果，散播禁药的人真是执政公的话。

藉由调查他，应该也会弄明白谜之灰色粉末的正体吧。

想要获得情报，就必须慎重行事。

鲁基乌斯：「话说回来……」

鲁基乌斯：「昨天发生了那么大的地震，不知圣女大人那边的情况如何？」

凯伊姆：「被逼得相当之紧啊」

鲁基乌斯：「缇娅小姐还住在圣女大人那里吗？」

凯伊姆：「啊啊」

鲁基乌斯：「这可能是我在多管闲事……」

鲁基乌斯：「但是，你最好不要太过于袒护圣女大人」

鲁基乌斯：「一旦发生什么事，缇娅小姐也有可能被波及到其中」

凯伊姆：「也是啊」

前几天所发生的，是自大崩落以来史无前例的强烈地震。

抱着着不安心理的人应该相当多吧。

如果还不能阻止地震发生的话，民众的不安总有一天会演化成愤怒而爆发。

那样一来，大圣堂里也会混乱不堪吧。

无论是缇娅还是我，都有着被害的可能性。

鲁基乌斯：「我在圣教会内部多少也有些熟人」

鲁基乌斯：「如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就请告诉我吧」

他的说法很让人感激。

但是，就是有点好过头了。

凯伊姆：「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到这种地步？」

凯伊姆：「说实话，稍微让人感觉有点不舒服」

鲁基乌斯：「戈尔很强，如果继续追查迷药的出处，总会有和她交战的一天」

鲁基乌斯：「单凭我的副官，恐怕不会是她的对手吧」

鲁基乌斯：「所以，我希望你也能来祝我们一臂之力」

鲁基乌斯：「也就是说，我是在为那个时候的到来而预先做着投资」  
这样啊。

凯伊姆：「以那个女人作为对手，不拿出足够的钱可是买不动我的」

鲁基乌斯：「我知道」

鲁基乌斯：「详细的事情就等到时候再说吧」

西斯狄娜：「鲁基乌斯大人，您差不多是时候该回去了」

鲁基乌斯：「啊啊，知道了」

鲁基乌斯：「那么，有什么发现就再告诉我吧」

凯伊姆：「啊啊」

缇娅：「凯伊姆先生，吃饭了一」

缇娅推着餐车敲了敲门。

我打开门，让她走了进来。

凯伊姆：「拉菲呢？」

缇娅：「好像在大圣堂那边应对那些居民，非常的忙碌呢」

居民已经进入大圣堂了吗。

那的确是会很忙吧。

凯伊姆：「然后，就变成缇娅来做饭了么」

缇娅：「是的」

凯伊姆：「这下子就和在牢狱里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啊」

缇娅：「啊哈哈……」

今天的早饭是面包和香草汤，以及少许的烤豆腐干。

我们将这些料理从餐车拿到桌上，吃了起来。

凯伊姆：「圣女小姐的情况怎么样？」

缇娅：「和昨天夜里一样，一直都在祈祷」

昨天晚上，我和缇娅也去探望圣女了。

也就是说，还和那时候一样啊。

缇娅：「圣女大人不要紧吗」

凯伊姆：「谁知道」

我和缇娅不管在这里说什么，对圣女都无济于事。

凯伊姆：「我们没有什么能为圣女小姐做的」

凯伊姆：「吃完饭后，去拉菲那里露个脸吧」

缇娅：「也是呢」

缇娅：「哇啊，人好多……」

大圣堂里可谓是摩肩擦踵。

虽然纳达尔登上祭坛在进行演讲，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躁动不安。

时不时地，也会从人群中传出怒吼。

其他的圣职者们拼命地安抚着这些人。

拉菲也在其中。

凯伊姆：「事态变得严重起来了啊」

缇娅：「是的……」

只是来场地震就变成这样。

他们都是为此而回想起了大崩落时的惨状吧。

将失去家人，丧失财产的愤怒，全部都撒到了圣教会以及圣女的头上。

凯伊姆：「……」

换做是从前的我，估计会和居民们一起向圣教会发泄愤怒吧。

但是，如今的我已经看到过竭力劝慰人们的拉菲，以及一心献上祈祷的圣女。

凯伊姆：「回去吧」

缇娅：「知道了」

我们就算出头也只会碍事。

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了。

拉菲莉亚：「哈啊……」

拉菲一副疲惫的样子叹了口气。

凯伊姆：「涌过来的人还真多啊」

拉菲莉亚：「因为这几天的地震，大家都陷入了相当不安的情绪中」

缇娅：「里面还有人在怒吼，非常可怕呢」

拉菲莉亚：「因为有些人不惜硬闯也坚持要见到圣女大人，我们已经开始不得不借用卫兵的力量了」

现在的事态是够麻烦的。

拉菲莉亚：「非常抱歉，我没能照顾好圣子大人与凯伊姆大人」

凯伊姆：「别在意，反正我们也很闲」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里和圣女下象棋是打发时间最好的方法。

就没有什么别的乐趣吗。

拉菲莉亚：「请问圣女大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凯伊姆：「刚才去看了一眼，还是在朝着祭坛保持同一姿势」

那将双手组于胸前献上祈祷的身姿，就好像白绸制成的雕塑。

一动不动地抱持着同一姿势。

这份集中力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拉菲莉亚：「这样啊……」

凯伊姆：「圣女小姐究竟要持续那样多久呢」

拉菲莉亚：「……」

我们彼此对视。

这个问题的答案，估计也只有天神才会知道吧。

缇娅：「凯伊姆先生，吃早饭了」

缇娅推着餐车走来。

凯伊姆：「今天拉菲也去应付那些居民了吗？」

缇娅：「好像是」

今天的早饭是面包和香草汤，以及少许的烤豆腐干。

真是一份能够勾起既视感的菜单啊。

凯伊姆：「缇娅，饭是在哪里做的？」

缇娅：「在圣殿里面的厨房」

缇娅：「从看门的圣职者先生那边拿到规定的食材之后，就在那里进行烹调」

缇娅：「话虽如此，能做出来的也只有面包和汤……」

凯伊姆：「其它的料理做不了吗？」

缇娅：「食材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以我的水平做不出其它的东西来呢」

缇娅：「只靠那点食材，就能做出各种各样料理的拉菲小姐好厉害呢」

原来如此，缇娅是这么看的啊。

凯伊姆：「今天你要做些什么？」

缇娅：「我想去打扫一下」

凯伊姆：「扫除啊」

凯伊姆：「那我就去看看大圣堂的情况好了」

缇娅：「知道了」

大圣堂中今天也是人头攒动。

不过，相比昨天还是少了一些。

结束简单的演讲以后，纳达尔向我走近。

纳达尔：「这不是凯伊姆大人么」

凯伊姆：「看上去很辛苦啊」

纳达尔：「如您所见，虽然从昨天开始重新开始了日常的参拜，但是民众的不安却日益地高涨」

纳达尔：「如果在此之上，再发生地震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发展成暴动的局面」

纳达尔：「那样一来，就演变成最差的事态了啊」

纳达尔板着脸说道。

凯伊姆：「就不能做些什么吗？」

凯伊姆：「你们的任务应该就是要辅佐圣女小姐吧？」



纳达尔：「正是如此，所以我才再三地向圣女大人提出忠告」

纳达尔：「但是圣女大人却完全没有听进去」

纳达尔所说的忠告。

那应该就是指让我和缇娅从圣殿搬到大圣堂去吧。

凯伊姆：「你觉得我们不在，地震就会停止吗？」

纳达尔：「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认为现在的状态对圣女大人有什么帮助」

凯伊姆：「还真是含糊的话啊」

纳达尔：「这个都市的命运，是视乎圣女大人的诚心而定的」

纳达尔：「既然会发生地震，那就代表天使大人没有接受圣女大人的祈祷吧」

纳达尔：「能否请您让圣女大人明白这点呢」

凯伊姆：「……」

纳达尔的反应非常正常。

不知道圣女对这些地震有没有感到责任呢。

纳达尔：「我再次向您请求。凯伊姆大人，能否请您去说服圣女大人呢？」

纳达尔：「我们也非常挂念圣女大人的身体」

凯伊姆：「我会考虑考虑」

圣女正在不停地祈祷着。

但是如果这样也无法听见天使之声，我就要好好想了。

虽然圣女的心情很重要，但是都市一旦崩落，那就诸事皆休了。

拉菲莉亚：「我回来了」

缇娅：「啊，拉菲小姐，您辛苦了」

拉菲用她那憔悴的面庞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拉菲莉亚：「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吧？」

凯伊姆：「这边没有问题」

凯伊姆：「不过，拉菲你没事么？看上去相当的疲劳啊」

凯伊姆：「早上只有你一个人在安抚群众，其他人都怎么了？」

拉菲莉亚：「……」

拉菲难以启齿般地低下头去。

拉菲莉亚：「纳达尔大人他说……因为没有能够说服圣女大人，所以代替圣女大人消除居民的不安就是我的工作……」

凯伊姆：「所以你就被一个人留在那里了么？」

拉菲莉亚：「是的……」

缇娅：「……好过分」

我知道纳达尔的意图。

他是想要通过压迫拉菲，来引圣女动身吧。

凯伊姆：「你打算怎么办」

拉菲莉亚：「什么都不做，只是去尽力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她的这种行为，只能说是愚直了。

这样下去，只会简简单单地成为纳达尔的牺牲品。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缇娅：「还是在一心不变地祈祷」

缇娅：「虽然以防万一，我也将食物放在祭坛那边了……但是都没有被  
动过」

从开始祈祷已经过了3天。

缇娅：「凯伊姆先生……」

我知道缇娅想说的话。

不过，这是圣女自己决定的事情。

凯伊姆：「现在就先忍耐吧」

缇娅：「……好的……」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推着早饭走了过来。

我和平常一样地让她进来，将餐车上的盘子端到桌上。

凯伊姆：「拉菲……也是和昨天一样啊」

缇娅：「是呢。啊，不过今天的料理是拉菲小姐准备的哦」

香草和蔬菜的面包，配上放入豆粉的汤，以及热菜的沙拉。

凯伊姆：「这还真是久违的豪华啊」

缇娅：「我已经学会了，下次我也能做了哦」

那还真是感激不尽。

我赶忙咬了一口拉菲做的面包。

虽然很清淡，不过相当好吃。

缇娅：「像这样两个人吃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呢」

凯伊姆：「是啊」

圣女不断祈祷的第四天。

差不多也该到极限了。

不仅集中力会枯竭，身体也会变得瘫软无力吧。

说不定，现在的眼中已经出现幻觉了。

缇娅：「我们留在这里真的好吗？」

缇娅不安地问道。

和来到这里时兴高采烈的样子完全不同。

凯伊姆：「缇娅是怎么想的？」

缇娅：「您说哪方面呢？」

凯伊姆：「圣女小姐所说的，那个天使的声音」

说实话，我直到如今也还是半信半疑。

虽然想要去相信，但的确是没有根据。

缇娅：「我……好害怕」

凯伊姆：「害怕？」

缇娅：「……如果我真的是天使大人的圣子……那我当然会非常高兴」

缇娅：「所以，我想要相信圣女大人所说的话」

缇娅：「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只会让圣女大人和拉菲小姐受苦而已」

缇娅：「一想到这里就好害怕，心里觉得好对不起她们……」

缇娅将头低了下去。

缇娅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是千真万确的。

不仅会复活，身上还发出了与终焉之晚霞相同色彩的光芒。

这是我用这双眼睛亲眼目击到的。

我本以为，留在这里就能了解那道光与圣女所说的话之间的关系。

不过……

拉菲莉亚：「……圣，圣女大人……圣女大人？！」

突然，远处响起了悲鸣。

是拉菲的声音。

缇娅：「凯，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走」

我站起身来，向声音发出的方向跑去。

冲到祈祷的祭坛时，正好看到圣女将拉菲的手推开的一幕。

圣女：「……请放开我，我不要紧的」

拉菲莉亚：「可，可是……」

圣女的头发显得有些蓬乱。

凯伊姆：「拉菲，发生了什么？」

拉菲莉亚：「我本来是想来看看情况，结果却看到圣女大人倒在地上……」

圣女：「只是有点没站住而已」

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圣女的脸上却看得出明显的憔悴。

凯伊姆：「不要太勉强自己」

圣女：「我并没有勉强」

凯伊姆：「就是因为在勉强自己，你才会站不稳的吧」

圣女：「我没有」

拿她毫无办法。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至少请您吃些东西吧。不然身体会撑不住的」

圣女：「拉菲……你不知道现在是最紧要的关头吗？」

拉菲莉亚：「那个我知道得很清楚……」

圣女：「那么就请不要做无谓的担心，退下吧」

拉菲莉亚：「好，好的……」

拉菲带着悲痛的表情走了下来。

圣女：「来，请您也退下吧」

凯伊姆：「你还没能听到么」

圣女：「……请您退下」

圣女用坚定的眼神瞪视着我。

她的顽固简直就是滴水不漏。

凯伊姆：「缇娅，走吧」

缇娅：「……」

我拉着欲言又止的缇娅，走出了祈祷的祭坛。

到了夜里，圣女还是没有从祈祷的房间中出来。

虽然拉菲会定时地去观察她的情况……

拉菲莉亚：「……」

每当从祈祷的房间中回来，拉菲的表情就会阴沉一分。

凯伊姆：「拉菲，你没事吧」

拉菲莉亚：「我倒是没事，可是……」

拉菲闭上了嘴。

就算她不说也能猜到。

连续三天保持用祈祷的姿势睡觉，再加上断水断粮。

体力上应该已经到了极限，现在的圣女应该是在用自己的信念来勉强支

撑。

真是强韧的精神力啊。

拉菲莉亚：「参见的仪式日期定下来了」

凯伊姆：「仪式？」

拉菲莉亚：「是的，由圣女大人亲自指引民众的仪式」

凯伊姆：「也就是说，不断的祈祷也必须中断了吗？」

拉菲莉亚：「应该是吧……」

凯伊姆：「是什么时候？」

拉菲莉亚：「3天后」

原来如此啊……

这也就意味着，不断的祈祷要持续到那个时候。

不过，还有3天。

我不认为圣女的体力能扛到那个时候。

凯伊姆：「那么，就必须要向圣女小姐传达这件事了啊」

拉菲莉亚：「……是的，还有……」

拉菲难以开口般地低下头。

凯伊姆：「怎么了」

拉菲莉亚：「关于下一代圣女的选拔已经开始了」

凯伊姆：「……下一代？」

拉菲莉亚：「是的，是关于第30代伊莲大人的候补选拔」

拉菲莉亚：「我也被纳达尔大人问到，要不要接受圣女的洗礼」

凯伊姆：「等等，那样一来现在的圣女小姐会变成怎样？」

拉菲莉亚：「不知道……」

如果选出下任的圣女……当然，现在的圣女就没有用了。

那也就是要将圣女处刑的意思吗？

拉菲莉亚：「没关系的。关于下一任圣女的选拔，是以防圣女大人有什么万一而每年都会进行的活动」

拉菲莉亚：「但是，感觉今年的选拔比往年都要早很多」

在忙于准备仪式的过程中，还比往年更早地开始选拔下一任圣女。

这是为什么？

我很在意纳达尔此举的意图。

总之，在这样下去，圣女在不久之后就会倒下吧。

缇娅：「凯伊姆先生……我已经无法忍耐了」

凯伊姆：「缇娅……」

缇娅：「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来的话，圣女大人和拉菲小姐也不会被逼得这样走投无路」

缇娅：「这样下去，圣女大人真的会倒下的」

缇娅眼中含泪地说道。

缇娅：「凯伊姆先生，能否请您让圣女大人至少休息一天呢……」

凯伊姆：「说这句话当然很简单，不过圣女小姐不会听我的吧」

缇娅：「怎么会……那么，该怎么做……」

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这会是相当粗暴的疗法吧。

凯伊姆：「等到明天早上再说」

凯伊姆：「如果还是没能听见天使的声音……就去制止她吧」

自懂事起，我就非常的饥饿。

每天每天，都只想着怎么才能稍减腹中的饥火。

靠着好心的叔叔和大婶偶尔给予的食物，总算没有被饿死。

正在那时，我和拉菲相遇了。

那之后，我们就一直都在一起。

两个人分摊食物。

两个人盖一条毛毯。

两个人彼此帮助。

无论是痛苦还是难过，我们都一起生活了过来。

那时的我们，以为自己能够一直那样生存下去。

——那天，我们也在一起。

被卫兵追击，忍受着疲惫与严寒，以为自己就会这样死去的那天。

抬头仰望天空，是那么的高远，那么的清澈而美丽。

只要能 and 拉菲在一起，就算死掉也没关系了——那时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心中非常的幸福。

……而回过神来时，我们已经身处大圣堂之中。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捡到大圣堂里的。

但是，被告知那是天使大人的引导之时，我们都坚定地相信了。

所以，我和拉菲都开始为成为圣职者而努力。

不曾有一丝的迷茫。

只是一味地，一味地去追随天使大人。

比任何人都热心，比任何人都更加为圣教会而努力。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先代圣女大人的视线中。

她是个非常好的人。

将天使大人的伟大，以及圣教会的事情全部教给一无所知的我们。

无论何时，都温柔地对待因为是孤儿出身而被疏远的我和拉菲。

那时的我……好想有一天能成为像她那样优秀的人。

大崩落发生之后，圣女大人被决定处刑。

按照大家的说法，大崩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圣女大人懈怠了祈祷。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相信，那么热心而温柔的圣女大人会在祈祷上有所懈怠。

在被认定为新任圣女的那一天，我难以自己地跑去问圣女大人。

问她，究竟有没有懈怠祈祷。

那时候她的回答，至今仍然会浮现在我的脑中。

先代圣女：「想要为何而祈愿……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先代圣女：「我的心愿，是你们能够幸福」

先代圣女：「我想，这份祈祷肯定传到了天使大人的心中」

说完，圣女大人露出温柔的微笑。

即使在临死之前，都不曾改变的那份温柔，以及那份坚强。

……看到这样的她，我由衷地起誓，要成为不输给这位大人的，优秀的圣女。

当上新任圣女之后，我每天都在为了不输给先代而精益求精。

自己能够一步步地走近天使大人，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是对我虔诚信仰的证明。

我的确听到了天使大人的声音。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相信。

就算实际找到了圣子，也没有任何人认同。

不断祈祷以来的第四天。

明明我一直在遵从着天使大人的声音来守护圣子，却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所做的这一切，究竟算什么呢。

我所信仰的这一切，又算是什么呢。

明明，明明。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凯伊姆：「真有干劲啊」

我猛地抬起头来。

……但是，周围却空无一人。

这是我的幻听。

圣女：「凯伊姆先生……」

胸中一阵刺痛。

是那个人的话，肯定会笑我这样做很傻吧。

他看到什么脑筋都不动，只是去为了信仰而牺牲的我，会感到很吃惊吧。

但即使这样，却仍旧能够理解我吧。

那个人，就是这样的人。

圣女：「……」

为什么我会想要成为圣女呢。

看到先代受刑的样子，那时的我脑中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我不是圣女的话……

心中咯噔一下。

我究竟是在想什么呢。

就算我不是圣女，那又如何呢。

那样的假定有什么意义吗

圣女：「天使大人……求求您，将声音……」

我握紧双手，献上祷告。

我是第29代圣女伊莲。

已经无法回头了。

我带着缇娅和拉菲来到祭坛。

向圣女走近。

即使在远处，也能看出她的身体明显消瘦了一圈。

凯伊姆：「身体怎么样，圣女小姐」

圣女：「……」



圣女没有看向这边。

凯伊姆：「我有话和你说」

圣女：「……现在我正在祈祷，请您不要妨碍我」

圣女向我看来。

声音低弱，眼神也没有力气。

凯伊姆：「参见仪式的日期定下来了」

凯伊姆：「是在两天之后」

圣女：「……只剩下两天了呢」

圣女无力地低头。

凯伊姆：「你打算要持续祈祷到那个时候吗？」

圣女：「当然了」

凯伊姆：「不可能的，你的体力撑不到那时候」

圣女：「那种事情，不去做做看是不会知道的」

凯伊姆：「这个应该是常识吧」

圣女完全没有退让的意思。

这种精神与体力都已消耗殆尽，却仍不失气魄的意志相当值得赞赏。

她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圣女之名。

而想要让这样的她有所屈服，就只剩下这一手了。

凯伊姆：「……圣女小姐，我们要回去牢狱一趟」

圣女：「回去，牢狱？」

凯伊姆：「啊啊，因为之前的地震，对我们批判的浪潮也很高」

凯伊姆：「考虑到缇娅的安全，不能让她再留在这里」

凯伊姆：「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圣女：「您在……说些什么呢」

圣女：「明明都已经等现在了，为什么事到如今反而要回去呢」

凯伊姆：「在圣女小姐祈祷的期间，状况改变了」

凯伊姆：「神官长那边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圣女小姐和拉菲的立场也会很危险」

凯伊姆：「在这种状况下还让缇娅留在这里的话，当然也会波及到她」  
这些全部都是事实。

圣女：「所以，您就要在我进行不断的祈祷的途中回去，是这个意思吗？」

凯伊姆：「啊啊，没错」

圣女的脸扭曲了。

圣女：「凯伊姆先生，我原以为至少您是能懂得我的做法的」

圣女：「我是怀着怎样的想法，去开始这不间断的祈祷的」

圣女：「我是抱着多么深切的心情，去献上祷告的」

凯伊姆：「我知道」

圣女：「不，您不知道」

圣女：「您说要这样带圣子回去，也就是说您并没有相信我」

圣女：「这就等同于是在嘲笑我不断的祈祷毫无意义一样」

圣女：「您是要……您是要愚弄我到什么程度才能舒心呢？！」

凯伊姆：「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看清周围的状况」

凯伊姆：「被将军的国王，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的」

凯伊姆：「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动，就必须要在这之前努力地去将盘面压制住」

圣女：「您是想说，这是我的过失吗？」

没错。

地震之所以会发生，也是因为圣女的祈祷并不足够。

这全都是圣女的自作自受吧。

凯伊姆：「而且，说想要回牢狱的人不是我」

凯伊姆：「而是缇娅」

圣女：「……圣子……？」

圣女惊愕地看向缇娅。

圣女：「圣子……您是要丢弃我吗……？」

缇娅：「不，不是的。我也非常希望自己就是圣女大人所说的，天使大人的圣子」

缇娅：「可是，一想到圣女大人和拉菲小姐因为我的到来而受了这么多苦……」

缇娅：「我就已经，再也忍不下去了」

缇娅：「我就算在牢狱生活也完全没关系的，那里一点都不危险哦」

凯伊姆：「就算是天使的声音，也要再冷静一些才能听得到吧」

圣女：「请您不要侮辱我」

圣女：「我并不觉得这种事情的东西有什么痛苦！」

圣女：「圣子，请相信我吧」

圣女：「圣女不是会因为这点事情就叫苦不迭的弱者」

缇娅：「可，可是……」

圣女强硬的说法让缇娅只能将头低下。

这样也不行么。

靠着刚才的那番道理都无法说服她的话，就真是别无他策了。

这里就只能闭上嘴出去了么。

拉菲莉亚：「恕我冒犯，我有话想说，圣女大人」

圣女：「拉菲，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请你退下」

拉菲莉亚：「不，请让我说吧」

拉菲莉亚：「我也认为，圣子大人返回牢狱会比较好」

圣女：「……」

圣女张开双眼。

拉菲莉亚：「这样下去，圣女大人您就……」

圣女：「拉菲」

圣女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拉菲。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冰冷视线，贯穿了拉菲的身体。

圣女：「你打破了自己的信仰呢」

拉菲莉亚：「不，不是的。这个是……」

圣女：「拉菲，辛苦你了」

圣女：「现在的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做我的随从，今天就请从这里离开吧」

拉菲瞪大了眼睛。

拉菲莉亚：「柯，柯蕾特……」

圣女：「你在跟谁说话呢？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圣女伊莲」

拉菲莉亚：「……」

拉菲哑口无言。

圣女：「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圣女：「现在不是随从的你，已经没有资格再留在这里。请你明白自己的身份」

圣女指着拉菲的身后，冷酷地说道。

圣女：「请你出去，不许你再踏进这里半步」

拉菲莉亚：「……」

拉菲咬紧嘴唇。

迈着蹒跚的步伐，从祭坛中走了出去。

缇娅：「拉菲小姐」

缇娅向拉菲追了过去。

而圣女，则是一直面无怜色地凝视着她落寞的背影。

凯伊姆：「喂，不管怎么说也不用突然就把随从赶走吧」

圣女：「多说无用」

圣女：「玷污我信仰之人，没有资格来当我的随从」

凯伊姆：「拉菲那么说可都是为你着想哦」

这样下去，圣女肯定会持续祈祷直到自己倒下为止。

所以，拉菲才会忍不住向她进言。

圣女：「为我着想？真的为我着想，就绝对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凯伊姆：「你怎么就能这么肯定？」

圣女：「拉菲是圣职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绝对不能违背信仰」

圣女：「进行不断的祈祷是我已经决定的事情」

圣女：「任何对此进行妨碍的行为，都等同于质疑我的祈祷」

圣女：「不管抱持着怎样的感情，都不能将这个行为正当化」

我知道圣女的意思。

但是，那是不惜要赶走常年侍奉自己的人也要守护的东西么。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凯伊姆：「……」

地面微微响起轰鸣声。

虽然很微小，但大地确实在摇动。

我不自觉地握紧双拳。

凯伊姆：「在牢狱中，每当发生地震，都会有人向下界跳去」

圣女：「为什么呢？」

凯伊姆：「因为他们看不见未来。每天都被不安与焦躁所驱使，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

凯伊姆：「而在这样的状态下遇到地震，就算讨厌，也会不自觉地让他们想起大崩落的事情」

凯伊姆：「想起自己的一切都被夺走的，那时候的事情」

感觉真的是糟透了。

那些本以为已经忘却的，那时的一片漆黑的心情再度复苏。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的家人，

为什么只有我们，要受到如此荒谬的对待？

无从发泄的怒意，无从发泄的绝望。

悬崖就在我的面前。

只要向前踏出一步，所有讨厌的东西都会被终结。

那个时候，我曾经想过。

说不定，下面等待着我的，是一个幸福的世界呢。

说不定，那些消逝的人们，都在那里等着我呢。

凯伊姆：「然后，就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想要过上和平的生活。

不想再拥有那种悲惨的回忆。

凯伊姆：「最近的地震太多了」

凯伊姆：「咱们该不会也就这样掉下去吧」

面对我的问题，圣女无畏地笑了。

圣女：「像那种事情，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吧？」

凯伊姆：「你不是圣女吗？」

凯伊姆：「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你觉得还有谁会知道？」

圣女：「说真的，可能谁都不知道吧」

凯伊姆：「你……在愚弄我吗？」

握紧的拳头不住颤抖。

圣女：「您明明不相信我关于梦境的话题，为什么却又对我能让都市漂浮起来这件事坚信不疑呢？」

圣女：「您觉得，这两件事有什么区别吗？」

凯伊姆：「因为所谓的释梦只是你自己主张的事情，而让都市漂浮则是从前便有的传说」

相比较的对象不同。

圣女：「那么，凯伊姆先生看到过我让都市漂浮起来的样子吗？」

凯伊姆：「那个……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才会每天都在祈祷……」

话还没说完，我就注意到了。

最近这段时间，圣女一直在祈祷。

但是，她是在为了能听见天使的声音而做祈祷。

而绝对不是为了让都市能够漂浮而祈祷。

圣女：「您清楚了吗？我没有在为让都市漂浮起来而做祷告」

圣女：「我所为之祈祷的，是我自己的信仰」

凯伊姆：「那么，你说是什么让都市漂浮起来的？」

圣女：「之前我也曾经说过，像那种事情，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凯伊姆：「……说谎」

圣女：「我没有说谎」

凯伊姆：「恶趣味的玩笑就开到这里吧」

圣女：「如果我真的能让都市漂浮起来，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圣女：「我在得知圣女与都市的悬浮并无关系之时的绝望」

圣女：「还有在得知圣女究竟为何而存在之时的绝望，您都知道吗？」

圣女的双瞳变得湿润。

凯伊姆：「等等，那不就是说……」

圣女：「没错。圣女是无法让都市漂浮起来的」

凯伊姆：「……我说过，叫你别说谎了」

圣女：「我是不会说谎的」

凯伊姆：「开什么玩笑……」

突然产生的怒意消失了。

我恳求般地等待着圣女的话。

但是，她却只是无力地摇了摇头。

我期望着她能说出，是自己让都市漂浮起来的这种话语。

如果，让都市浮起的不是圣女的话——

为什么，大崩落会发生呢。

为什么，我的家人会不得不死呢。

为什么，我会被迫在那名为牢狱的地狱中生活呢。

不知道。

什么都想不明白。

仿佛地面突然就会消失不见般的强烈的不安向我袭来。

圣女：「成为圣女之后的我，每天都拼命地献上祷告」

圣女：「因为相信着从前被教导的，只要懈怠了祈祷就会让都市坠落的话，我热心地执行着仪式」

圣女：「……直到有一天，我染上了热病」

那件事我从纳达尔和拉菲那里听说过。

因为热病而丧失视力，说能听到天使的声音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凯伊姆：「那个和刚才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圣女：「那时的我意识朦胧，什么都无法思考」

圣女：「但是，祈祷还要继续进行。我就算趴在床上，也还是为了让都市漂浮而持续地献上祷告」

圣女：「但是……得到热病之后的第三天，我的祷告中止了」

圣女：「因为太痛苦，大脑中已经是一片空白」

圣女：「那种状态持续了 5 天」

圣女：「但是……都市却没有崩落」

圣女：「不仅是崩落，就连地震都没有发生」

圣女：「那时候我才察觉到，自己和都市的漂浮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怠慢了祈祷，都市也不会坠落。

那么，圣女……为什么要让圣女去祈祷？

圣女：「我将自己懈怠祈祷的事告诉了纳达尔」

圣女：「先代的圣女大人，是因为疏于祈祷而被处刑的」

圣女：「那时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也该会被处刑」

圣女：「但是，纳达尔却只是让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没有追究我任何的责任」

就算懈怠了祈祷也不会被处刑。

那就相当于是在承认，圣女和都市的漂浮没有关系。

圣女：「您觉得很不可思议吧？」

圣女：「那么，圣女又是为何而存在，又是为何而被处刑的呢？」

圣女：「我曾经说过，凯伊姆先生是被先代的圣女大人所拯救的吧」  
……没错。

我正是因为在意这句话，所以才会留在这里。

但是，这件事不知不觉间便不了了之了。

圣女：「说来很简单，圣女只是个活祭品而已」

圣女：「凯伊姆先生非常憎恨先代的圣女大人吧」

圣女：「所谓的圣女，就是要在这座都市产生什么异变的时候，将全部的罪责背负于一身，被扔向大地的存在」

脑海中被黑暗所充斥。

紊乱的思绪已然无法整理。

圣女：「只是，因为这个而已。这座都市的漂浮和圣女的存在，没有任何的关系」

凯伊姆：「那种荒唐的事情……」

凯伊姆：「是骗人的吧……你说啊」

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

圣女：「我是做不到骗人这件事的」

圣女：「就算圣女的使命就是去做一个活祭品，我身为圣职者这点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圣女：「我是向信仰起誓，将真实告诉给您的」

这件事，我知道得非常清楚。

圣女是不会去说谎的。

但是，我的潜意识却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凯伊姆：「……」

无言以对。

感觉脚边的地面凭空消失。

视线摇动。

圣女：「非常抱歉」

圣女：「本来，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说给别人的事情」

圣女：「但是……唯有凯伊姆先生，无论如何我都想要让您知道……」

大颗的泪珠自圣女的眼中滴落。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

即便对于拥有强韧意志的她来说，这也是难以背负的真实。

我该怎么做才好。

要断然否定圣女的坦白吗。

不，那是不行的。

凯伊姆：「……别，在意」

我将无数的语言咽回腹中，只挤出了这一句话。

内心还无法接受圣女所说的话。

这难道不是在为了让我动摇而编织的谎言吗——

这种分不清是疑惑还是期待的感情，在脑海中徘徊不定。

但是，圣女那悲痛的表情，用最有力的雄辩告诉我这并非谎话。

说到底，如果她是在能在这里说谎的人，在这之前早就应该能编造过无数个漂亮地谎言了。

凯伊姆：「我还真是常常从你那里听到些另人震惊的事情啊」

凯伊姆：「不过，我也已经相当习惯就是了」

即使在这样说着的时候，无法消逝的思绪还是在心底不停地翻腾。

不仅是大崩落的原因。

对于每天发生的地震的原因，当然还有停止地震的方法，全都一无所知  
只是这个，就让自己的心犹如随风起舞的枯叶般飘摇落地。



就像圣女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我因为先代圣女被处刑而得到了拯救。

圣女：「真的非常抱歉……我居然说了些让您无法接受的事……」

圣女泪眼婆娑地低下头。

凯伊姆：「我有件很在意的事」

凯伊姆：「我听说，你是在患上热病的时候看不见的……那是真的吗？」

圣女：「不，那个稍微有些不同」

圣女：「我因为染上热病，而察觉到了圣女的职责」

圣女：「归根结底，圣女这个职位让谁来做都行」

圣女：「只要这个人能在发生崩落的时候，背负着一切去送死就好」

至今为止所坚信不移的东西，却只是浓雾里染指之花。

那肯定是无以复加般的绝望吧。

圣女：「在那之前，被我视作神圣之物而崇拜的一切，都在瞬间变得异常」

圣女：「教会的圣戒，每天早晚的仪式，这座都市的传承……在我的心中全都变成了极度虚伪之物」

圣女：「就连圣女的这个职务，也都被我的双眼视作赝品而拒绝注视」

圣女闭上眼睛。

圣女：「……然后，我就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圣女：「但是，那样也很好。因为我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圣女：「看不到那些被污秽的谎言满满装缀着的所谓神圣，让我非常的开心」

凯伊姆：「等等，也就是说你看不见的原因不是因为热病？」

圣女：「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并不清楚」

圣女：「我被关在了黑暗之中」

圣女：「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不相信，只是一味茫然地度日」

圣女：「在那段时间里，我一次都不曾为让都市漂浮而献上过祈祷」

圣女：「但是，都市却仍旧没有崩落」

凯伊姆：「……」

圣女不曾祈祷，都市依旧漂浮。

无论听过多少次都听不习惯。

这些事听上去真让人不爽。

凯伊姆：「不过，在圣殿之中你还是能看得见的吧」

圣女：「最开始的时候，即使深处圣殿也是看不见的」

圣女：「但是……天使大人再次将光芒赐予了我」

圣女：「我在朦胧中见到了光芒」

圣女：「然后，某个人的思想便进入了我的心中」

圣女：「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确信那肯定来自于天使大人」

圣女：「去找到她，去找到圣子然后守护她。这样的声音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倾诉」

凯伊姆：「这就是你所说的天使之声吗？」

圣女：「是的」

圣女：「……然后，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取回了光明」

圣女：「虽然只是在圣殿之中，但这也足以被称之为契机了」

圣女：「虽然圣教会的教义不过是骗小孩的玩意，但是天神和天使大人确实存在」

听到天使的声音，在圣殿中恢复光明。

这么一听，的确是天使的奇迹。

圣女：「我发现了」

圣女：「所谓的信仰，是深埋于我心中的东西」

圣女：「不管周围有多么的肮脏，只要自己的心灵足够坚强，神灵便会向我们伸出拯救之手」

圣女：「那就是，我所坚信不疑的，唯一的信仰」

圣女向我转过身来。

即使对于作为圣女的使命已经深感绝望，仍然继续做圣职者的理由。

那就是，她在自己的心中发现了信仰的本质。

作为圣女的信仰并非虚伪的证据，光明回到她的双眼，天使将声音灌注于她的心灵。

正因如此，至死不渝地守护自己的信仰，正是她作为圣职者唯一且绝对的条件。

反之，圣女若是将自己的信仰加以舍弃，她就只会是为了在崩落到来的时候，作为活祭品而等死的存在。

事到如今，我终于明白了圣女会对纳达尔所说的圣戒视若罔闻的原因。

圣女：「这一点，拉菲应该也很清楚。可是她却……」

凯伊姆：「她是知道这点的吧，但是，她却无法让自己不去担心过于勉强自己的你」

圣女：「如果这个祈祷不能奏效的话，我的信仰就会破灭，我就再也无法振作起来了」

圣女：「即使这样，她还是担心我的身体？」

圣女：「拉菲曾经发过誓，会一直坚信我的信仰」

圣女：「甚至可以这么说，教会我这份信仰理想状态的人正是拉菲」

圣女：「但是，那个孩子却没有体会到我的心意……这难道不是在背叛我吗？」

圣女也知道，拉菲非常挂念自己的身体。

拉菲也很清楚，圣女究竟是保持着多么强烈的信念，才会将自己的身心都投入祈祷之中。

即便如此，拉菲还是担心圣女的身体，甚至不惜向她进谏。

对于圣女来说，这是让她无法忍受的背叛

圣女：「我已经将拉菲赶下随从的位置了」

圣女：「我无法忍耐她因为不理解我而再次做出背叛的行为」

凯伊姆：「你会后悔的」

圣女：「我无法违背自己的信仰」

圣女：「同时，也不能将随从之位交付给无法理解我信仰的人」

圣女用饱含决意的目光凝视着我。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但是，我和缇娅可不是圣职者」

凯伊姆：「不管你会不会因此而感到困惑，我们都要回牢狱去」

虽然我对她们两人的决裂也很在意，但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我们只会越陷越深。

先将距离拉开一段时间会比较好。

圣女：「……我知道了」

圣女：「非常抱歉，给您添了许多的麻烦」

圣女：「能和凯伊姆先生对弈，我感到非常开心」

圣女露出疲惫的笑容。

我不自觉地将视线移开。

我无法让自己面无愧色地去面对那样一份表情。

圣女：「明天，我会将委托您工作的报酬交给您」

圣女：「最后，就请允许我与二位一同吃顿早餐吧」

凯伊姆：「你要停止不断的祈祷了吗？」

圣女：「既然圣子去意已决，我继续在这里祈祷也就没有意义了」  
她无法再保护缇娅，这个天使的圣子。

对于圣女来说，这就相当于是失去了自己所绝对依存的信仰。  
这样真的好吗？

我们就这样回牢狱去，真的没问题吗。

圣女：「请您不要在意，我的事情不需要担……」

凯伊姆：「圣女小姐……！」

圣女的膝盖猛地一弯，跪倒在地上。

我慌忙撑住她的身体。

圣女：「……非常抱歉，看来我稍微有点累了」

凯伊姆：「这不是稍微有点吧。够了，赶快回房间休息吧」

圣女：「不，直到明天早上为止，我都要留在这里」

凯伊姆：「你也差不多得了吧，这样下去你会死掉的！」

圣女：「没关系的」

圣女站起身来，挣脱了我的手。

圣女：「直到最后一步之前都不能放弃，对吧……？」

这是我在下棋时对圣女说过的话。

说不定，明天早上就能听到天使的声音了。

所以，不能在现在就放弃。

凯伊姆：「圣女小姐……」

这家伙的坚强是货真价实的。

就像我将性命托付在剑上一样，圣女也不惜为祈祷而付出生命。

我想不到能够说服她的话语。

凯伊姆：「……知道了」

所以，我只有转身离去。

圣女握紧双手，开始献上祈祷。

房间中空余圣女轻灵的吟诵之声。

如果拉菲被辞退，而我们又回去的话……圣女就真的变成孤家寡人了。

地震发生，并最终引发崩落的话，被送上处刑台便是她唯一的结局。

不过就算这样，她也还是会继续顽强地努力下去吧。

她那娇小而奢华的背影，比起平常，看上去更加的脆弱。

凯伊姆：「不要这么失落啊」

圣女：「是……」

结果，圣女似乎直到早晨也都没能听见天使的声音。

这样一来，我和缇娅回牢狱的事情就确定下来了。

在缇娅的正体，还有都市会漂浮的理由都没有探明的情况下，我们便不得不返回牢狱之中。

今后要怎么做，才能抚平在我心中留下的那份逐渐膨胀的不安呢。

——明明刚来这里的时候，我还是想要越早越好地回到牢狱里去的。

凯伊姆：「你不吃吗？」

今天的早饭是缇娅做的。

在拉菲已经被解雇的现在，能做料理的人就只剩下缇娅了。

圣女：「不……」

圣女将手伸向面包。

但是，手法却微妙地有点奇怪。

凯伊姆：「怎么了？」

圣女：「……没什么」

圣女拿起面包，慢慢地咬了起来。

我和缇娅则是早就已经吃完了。

圣女：「二位要什么时候回牢狱呢？」

凯伊姆：「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去收拾行李」

圣女：「……这样啊」

圣女：「圣子，非常感谢您不辞奔波来到这里」

圣女：「我特意把您叫过来，却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非常抱歉」

缇娅：「不，不，您言重了」

缇娅：「……那个，圣女大人」

圣女：「什么事？」

缇娅：「那个，请问我还能再来这里吗？」

缇娅：「虽然现在是要回去，但是我还想再来这里，不行吗？」

缇娅：「啊，那个……当然前提是，不会给您添麻烦……」

圣女：「是的。请您务必要抽空过来游玩」

圣女露出柔和的微笑。

缇娅：「谢，谢谢您」

缇娅：「下次咱们再来吧，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啊啊」

圣女：「我也很感激凯伊姆先生」

圣女：「我应该将工作的报酬现在交给您呢」

凯伊姆：「啊啊，是啊」

圣女：「拉菲，拉菲！」

圣女呼叫着拉菲莉亚。

但是，她却没有出现。

圣女：「她在做什么呢」

凯伊姆：「圣女小姐……你不是已经将拉菲辞退了吗？」

圣女惊诧地抬起头。

圣女：「……没错呢」

圣女站起身来，刚想向前迈步的时候……

圣女：「啊……？！」

就撞到柜橱，难看地摔倒在地。

就好像眼前没有看到柜橱的存在一样。

凯伊姆：「喂，我说，你……」

圣女：「对不起，似乎是疲劳感突然涌上来了」

缇娅：「啊，那，那么，我去叫拉菲小姐」

凯伊姆：「赶快去吧」

说着，我将圣女扶了起来。

凯伊姆：「难不成，你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吗？」

圣女：「……」

圣女低下头去。

果然啊。

凯伊姆：「你原来在圣殿里面不是能看见吗？」

凯伊姆：「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圣女：「今天早上，看到升起的朝阳而闭上了眼睛……」

圣女：「然后……就变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为什么，圣女的双眼突然会失去光明呢。

如果说从昨天到今天的变化，也就只有将拉菲辞退这一件事。

不过，这和致盲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圣女：「这是天使大人给予我的惩罚」

圣女：「亦或许，是我弄错了信仰的表现方式吧」

凯伊姆：「……」

圣女：「但是，我不会放弃」

圣女：「天使大人总有一天会再次赐予我指引」

圣女露出微笑。

缇娅：「不不不不，不好了！！」

缇娅面无血色地冲了过来。

凯伊姆：「很吵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缇娅：「那个，那个，那个」

凯伊姆：「冷静下来再说」

缇娅：「拉，拉菲小姐她……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

凯伊姆：「发生什么事了？！」

缇娅：「不，不知道」

缇娅：「可，可是，总之要先去给她止血……」

凯伊姆：「我现在就去拉菲那边！」

凯伊姆：「圣女小姐就在这里等着」

我冲了出去。

缇娅：「啊，请等一下？！」

圣女：「拉菲……」

房间中充满了血的气味。

灰色的绒毯被染成了深红。

凯伊姆：「没事吗？！」

拉菲没有回答。

这个出血量绝不寻常。

这样下去，她肯定会死。

凯伊姆：「你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出去叫人！」

缇娅：「好，好的……」

我冲出去的时候，正好看到刚刚做完演讲的纳达尔。

凯伊姆：「神官长！」

纳达尔：「凯伊姆大人，发生什么事了吗？」

凯伊姆：「拉菲受伤了，血止不住」

纳达尔：「您说什么？」

凯伊姆：「赶快让懂得医术的人去拉菲的房间」

纳达尔：「可，可是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就擅自闯进圣域……」

凯伊姆：「这样下去拉菲就要死了！」



我粗暴的声音让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

但是，现在不是注重体面的场合。

纳达尔：「知道了，我马上就过去」

凯伊姆：「拜托了」

缇娅：「凯，凯伊姆先生……」

缇娅：「我想要试着堵住伤口……可是不行，血怎么也止不住……！」

凯伊姆：「缇娅，让我看看她的伤势」

我掀开缇娅堵住伤口的棉布。

后背上的有个很大的伤口。

仿佛被什么利器挖开了一样。

凯伊姆：「拉菲，能说话吗？」

我再次用布捂住伤口，从上面用力地压住。

凯伊姆：「喂，回答我！」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

拉菲微微地睁开眼睛。

眼睛里没有焦点。

凯伊姆：「这是怎么回事？」

拉菲莉亚：「……对不起，对不起……」

凯伊姆：「要道歉之后再说，你是做了什么才会……」

我注意到在拉菲身旁掉在地上的东西。

这个是……

圣职者：「欸……」

纳达尔：「这，这个是……」



纳达尔和圣职者赶了过来。

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拉菲，他们发出小声的悲鸣。

详细的事之后再谈。

凯伊姆：「你会包扎吗？」

圣职者：「多，多少也会一点……」

凯伊姆：「那么就赶快做」

但是，圣职者却犹豫不决地看着掉在拉菲身旁的东西。

圣职者：「怎么会……那个，不是翅膀吗……」

掉在拉菲身旁的东西……

那个应该是从拉菲后背切下来的，小小的翅膀。

凯伊姆：「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治疗伤势要紧啊」

圣职者：「不……不要。我不想成为羽化病人……！」

圣职者：「对，对了。神官长，去叫羽狩来吧，他们肯定会保护她的」

纳达尔：「……」

凯伊姆：「你觉得现在去叫他们还来得及吗？」

即便如此，圣职者也还是好像要从拉菲身旁逃脱般不停地后退着。

这个混蛋。

凯伊姆：「喂，拉菲，你没事吧？振作点！」

拉菲莉亚：「……我失败了」

拉菲笨拙地露出困惑般的笑容。

拉菲莉亚：「虽然至今为止都做得很好……但这次，好像有些太大了……」

凯伊姆：「你做过很多次这种事情吗……？！」

拉菲点了点头。

拉菲莉亚：「从来到圣教会开始……就渐渐地开始长出翅膀……从那之后，我一直在没有变大之前将翅膀切掉」

拉菲莉亚：「不然的话，我就没法再留在圣女大人身边了……」

拉菲莉亚：「可是切掉翅膀也真的好痛，痛得几天都睡不着觉……好多次都给圣女大人添了麻烦」

原来是这样啊。

凯伊姆：「但是，你已经不再是随从了」

凯伊姆：「事到如今，应该已经没有必要切除了吧」

拉菲莉亚：「就算不再做随从，我也决定要相信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为此，我是不能染上羽化病的……」

拉菲的身体颤抖着。

双目虚浮，声音渐渐变小。

缇娅：「不要……拉菲小姐，你不要死……」

拉菲莉亚：「圣子大人……非常抱歉，把您的衣服弄脏了」

在我按住她伤口的指缝中，鲜血一滴滴地淌下。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止住出血。

……这样下去，她必死无疑。

拉菲莉亚：「我曾发誓要相信圣女大人，这就是我的信仰」

拉菲莉亚：「但是，我却没能做到。在我内心的某处，总是无法让自己对圣女大人坚信不疑」

拉菲莉亚：「所以……这就是对我的惩罚」

拉菲莉亚：「会长出翅膀，遭受疼痛，还有这些辛苦……全部，都是我的错……」

凯伊姆：「怎么可能有那种蠢事！」

没有人是因为喜欢而成为羽化病人的。

为了圣女而割掉翅膀，忍耐着剧痛，为了不让任何人发现而隐瞒了不知多少年。

而她的结局，却是被逐出随从之位，以这样的方式而死去。

拉菲抬起虚弱的眼睛看向我。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请您……一定要照顾好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我也知道这是在给您添麻烦……但是，还是求您代替不中用的我……将圣女大人……」

拉菲轻声地低诉着。

闭上眼睛，慢慢地吐出一口气。

缇娅：「不要啊，拉菲小姐！拉菲小姐！」

缇娅抱住拉菲的身体。

缇娅：「拉菲小姐，不要死啊。求求您了，求您睁开眼睛吧」

缇娅：「……拉菲小姐？拉菲小姐……请您回答我啊，拉菲小姐！」

缇娅：「不……不要啊……！拉菲小姐，拉菲小姐……」

缇娅：「呜……咕……呜……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缇娅痛哭起来。

而就在这一瞬间。

从缇娅的身体上，散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



即使闭紧双眼都无法阻挡的这片强光，溢满了周围的空间。

凯伊姆：「这个，是……」

和缇娅复活之时，我所见到的同样色彩的光芒——

凯伊姆：「缇娅……！」

我强忍刺眼的目眩，看着缇娅。

而缇娅则正在专心地紧抱着拉菲的身体。

凯伊姆：「……呃！」

缇娅的后背，生出了光的羽翼。

而同时，仿佛与之呼应一般——

长在拉菲后背的残余翅膀，变成黑褐色的粘液掉到地板……然后消失殆尽。

凯伊姆：「……翅，翅膀……消失了……」

缇娅：「……哈啊，哈啊……哈啊……」

光芒散尽。

缇娅后背的光之羽翼也随之而消失。

凯伊姆：「……」

我和纳达尔还有圣职者面面相觑。

这些太过突兀的事，让每个人都张大了嘴巴。

凯伊姆：「喂，缇娅……你没事吧？」

缇娅：「是的……我没事。身体……感觉好热」

凯伊姆：「你做了什么？」

缇娅：「我也不知道……」

缇娅：「那时的我，只是想要救拉菲小姐而已」

我望向拉菲的后背。

虽然还留有受伤的痕迹，但出血已经完全停止了。

这是奇迹……

能得出的结论，便只有这一个。

纳达尔：「凯，凯伊姆大人……这究竟是……」

凯伊姆：「缇娅，拉菲应该已经没事了吧，帮她把衣服穿上」

缇娅：「知，知道了」

凯伊姆：「还有你」

我瞪着和纳达尔一起来的那个圣职者。

凯伊姆：「现在的拉菲已经没有翅膀，这总没问题了吧。赶快帮她治伤」

纳达尔：「……去为她治伤吧」

圣职者：「我知道了」

在纳达尔的命令下，圣职者战战兢兢地开始为拉菲看护。

凯伊姆：「缇娅就暂时和拉菲待在一起吧」

缇娅：「好的」

这边已经没问题了吧。

纳达尔：「凯伊姆大人，请您告诉我刚才的那个究竟是什么？」

凯伊姆：「详细的缘由我也一无所知」

凯伊姆：「不过，缇娅的确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而你也已经看到了」

纳达尔：「……」

在已然亲眼目睹过的如今，即使是纳达尔也没法否定了吧。

凯伊姆：「我现在要去向圣女小姐报告这件事，你要怎么做？」

纳达尔：「……我也与您同去」

我和纳达尔一起，向圣女的房间走去。

圣女：「是凯伊姆大人来了吧，我有事要跟您说！」

我们刚走进房间，圣女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凯伊姆：「什么事？」

圣女：「就在刚才，天使大人向我下达了指示。天使大人她还没有舍弃我！」

凯伊姆：「指示？」

圣女：「是的，天使大人的圣子，身披光的翅膀出现了」

圣女：「圣子抱住濒死的羽化病人，将力量赐予了她」

圣女：「然后，羽化病人后背的伤口愈合……血也停止流下」

圣女：「她的翅膀放射出一道光芒，变成不洁的物体掉落，然后消失」

圣女：「那份光芒比什么都美丽……简直，就好像是天使大人释放的光辉一般」

圣女：「那是足以被称为奇迹的光景啊」

圣女兴高采烈地一口气说了出来。

凯伊姆：「你不是在圣殿里也看不见了么……」

纳达尔：「圣女大人您明明没在那间屋子里，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

圣女：「为什么是指什么？」

圣女：「我只是在说刚才所梦见的，关于天使大人的梦境而已」

纳达尔：「……」

我不禁和纳达尔对望一眼。

没有错。

圣女所说的事情，正是她本不该知道的，发生在拉菲房间的事情。

圣女所见的天使之梦……是货真价实的。

圣女：「发生什么事了吗，您怎么突然默不作声了？」

圣女：「还有，看来纳达尔似乎也在这里……拉菲发生什么事了吗？」

凯伊姆：「神官长，能麻烦你来说么」

纳达尔：「好，好的……」

神官长将在拉菲房间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当然，内容和圣女所见之梦分毫不差。

圣女：「那，那么……您是说拉菲是羽化病人吗？」

纳达尔：「圣女大人您知道吗？」

圣女：「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纳达尔：「……」

纳达尔陷入沉默。

圣女：「那么……我所做的梦，就是关于圣子和拉菲的事情了呢」

凯伊姆：「……应该是吧」

虽然我还是不太相信，但是也别无他解。

圣女：「这太棒了！」

圣女：「我所见到的东西，不正是天使大人的指引吗？」

圣女：「而且，如果尤斯蒂娅大人不是天使大人的圣子，就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奇迹」

圣女：「纳达尔，圣子的奇迹，你也亲眼看到了吧？」

纳达尔：「……是的」

圣女：「尤斯蒂娅大人是天使大人的圣子这件事，已经没有任何疑问。  
没错吧，纳达尔」

纳达尔：「是的，如您所言」

也只有承认了吧。

看到拉菲的伤势就在自己眼前被治好。

这不是普通的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

圣女：「终于……」

圣女：「我的信仰被大家所认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圣女：「非常感谢，这也是多亏了凯伊姆大人」

凯伊姆：「不，我什么都没有做」

圣女露出不胜欣喜的笑容。

圣女：「纳达尔，请让大家到大圣堂集合，然后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纳达尔：「请，请等一下」

圣女：「有什么要等的必要吗？」

圣女：「圣子就在这个圣殿，在你的眼前引发了奇迹」

圣女：「将这件事去告诉大家」

纳达尔：「圣女大人，明天就是在民众面前的参见仪式了」

纳达尔：「大家都在忙于准备那件事情」

圣女：「那么就把行程取消，这边才是大事」

纳达尔：「我们向国王申请了仪式的举行，并已经被受理了」

纳达尔：「在仪式的前一天是无法变更预定的」

圣女：「作为圣职者的你，难道想说这件事比将天使大人的圣行告知众人更加重要吗？」

圣女：「请你明白何为优先」

纳达尔：「可是……」

凯伊姆：「圣女小姐，这次我也赞同神官长」

圣女：「就连凯伊姆大人您都……」

圣女：「天使大人的圣行已经被证明了」

圣女：「你们却还没有明白，这究竟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凯伊姆：「没弄明白的人是你」

凯伊姆：「现在拉菲刚刚经历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你总该先去关心她吧」

圣女：「拉菲受到了天使大人的圣恩」

圣女：「这份荣誉将会被铭刻在圣教会的历史上」

圣女：「这也是拉菲所希望的事情吧」

凯伊姆：「……」

就算是牵扯到拉菲的事情，圣女也只是在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拉菲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去忍耐着痛苦一次次切掉翅膀的啊。

这家伙，什么都不明白。

纳达尔：「总而言之，今天就请先放下这件事」

纳达尔：「也请圣女大人您去为明天的仪式做准备」

圣女不满地哼了一声。

圣女：「那么，我就在明天的仪式上，将尤斯蒂娅大人是圣子的事情告诉大家吧」

纳达尔：「圣女大人，不能那样做啊？！」

圣女：「只是以梦境来做出解答，是完全不会被认同的，没错吧」

圣女：「那么，只要将圣子的力量在大家面前展露出来就好了」

纳达尔：「……」

如果将缇娅的力量展露在民众面前，圣教会毫无疑问会被顶到风口浪尖上。

这种事情是会被同意的。

凯伊姆：「我也反对」

圣女：「求求您了，这是关于到我信仰的重要事情」

圣女：「我希望圣子能够认可我的做法」

缇娅：「……我在这里，您叫我吗？」

缇娅突然露出脸来。

凯伊姆：「拉菲没事吗？」

缇娅：「啊，是的」

缇娅：「那位圣职者说，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

凯伊姆：「是吗……太好了」

总之，这件事先可以放心下来了。

圣女：「圣子，我有事要向您请求」

缇娅：「什，什么事呢？」

圣女将刚才的那些话对缇娅说了一遍。

圣女：「我想要在明天的仪式上，将天使大人的圣行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缇娅：「那，那个啊……」

圣女：「尤斯蒂娅大人才是天使大人的圣子」

圣女：「能否请您相信我，与我一同出现在民众的面前呢？」

缇娅：「唔，嗯嗯……应该怎么做好呢……」

缇娅偷偷地看了过来。

凯伊姆：「我反对。不管做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都必定会滋生无谓的传言」

凯伊姆：「更别说，是让他们见识天使的力量了」

缇娅：「说，说得也是呢……」

缇娅有些遗憾地低下头。

圣女：「请等一下，圣子」

圣女：「圣子的力量治好了身为羽化病人的拉菲，这是极其罕见的奇迹」

圣女：「有这份力量的话，说不定就可以将至今为止被不正当关押的羽化病人们都拯救出来」

缇娅：「……」

缇娅再次看向我。

凯伊姆：「稍微等下，说到底，刚才的力量是可以随心所欲就展现在他人面前的东西吗？」

凯伊姆：「缇娅，在这里给我看看那份力量」

缇娅：「在这里吗？」

凯伊姆：「没错。如果在这里都做不到的话，更不用提在大家面前了吧」

缇娅：「……知道了，我试试看」

缇娅握紧双手，开始祈祷。

从她的身上微微地沁出光芒。

色彩与刚才的光别无二致。

圣女：「……真是太棒了，圣女的身上正闪烁着让人目眩的光芒……！」

凯伊姆：「你能看得见吗？」

圣女：「是的。虽然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但却能很清楚地看到圣子」

凯伊姆：「缇娅，已经可以了」

缇娅：「好的……」

缇娅做了个深呼吸，将光芒收起。

已经毋庸置疑了。

缇娅并不是普通的人类。



圣女：「凯伊姆先生，拜托您了。请让圣子将她的力量展现在众人的面前吧」

圣女如此恳求着我。

我向缇娅看去。

凯伊姆：「……缇娅，你想展现出来吗？」

缇娅：「是的，我想」

凯伊姆：「如果在他人面前使用这份力量，你可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哦」

凯伊姆：「即便如此，也还是要做吗？」

都市中会引起极大的骚动吧。

再怎么说明，这可是能将羽化病治好的天使圣子的现身。

传到执政公和国王的耳中，或许也将会成为与政治息息相关的事情。

那样，就再也不能回到牢狱那快乐的生活了。

缇娅：「……有一句话，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缇娅：「命中注定我将有重大的使命要完成，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必须忍耐」

缇娅：「所以，无论遇到多么辛苦的事情，我都坚持了下来」

这是缇娅曾经在信上写过的话。

缇娅：「如今，这份使命终于将要浮出水面」

缇娅：「只要将我的力量展现在大家面前，肯定会对大家有所帮助的」

缇娅：「如果，能像治愈拉菲小姐那样，去救助大家的话……您不觉得会是件很厉害的事情吗？」

凯伊姆：「如果说那就是你的使命，那的确是很了不起」

缇娅：「凯伊姆先生，拜托您了。我想成为圣女大人的力量」

在我第一次从缇娅那里听到有关使命的话题之时——

我以为，那不过是这家伙为了掩盖她那艰苦的日常而在自欺欺人而已。

同时，我也从心底里期待着她的这份幻想，能在牢狱的严酷中被破坏殆尽。

这就和我在做杀手的时候，幻想着堕落的自己与那个到死都无比优秀的哥哥转换立场，是同样的心理。

为了没能达成与哥哥定下的誓约而悔恨的我，在嘲笑着这种一往直前的人的同时，却也对她们羡慕不已。

为艾莉斯赎身也好，去追上离开家里的缇娅也罢，藉着这些似是而非的

弥补，我才不至于让自己崩溃。

而我会待在圣女身旁的原因，恐怕也是这个吧。

现在，缇娅正希望去发现自己的使命。

我没有权利在这里制止她。

凯伊姆：「……知道了，就随你喜欢地去做吧」

凯伊姆：「你所为之而生的命运或许会非常的了不起，对吧？」

缇娅：「是，是的！」

缇娅：「谢谢您，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你也赞成吧」

凯伊姆：「只要圣女和能展现出神秘力量的天使的圣子出现在民众眼前，他们的不安也就会烟消云散了吧」

凯伊姆：「也就是说，圣教会也能就此平安无事」

纳达尔：「您说的是」

纳达尔面无表情地表示同意。

他是在考虑什么呢。

圣女：「那么，就尽快进行仪式的准备吧」

圣女：「既然二位要出席仪式，今天就请在这里住下吧」

圣女：「晚回去一天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凯伊姆：「嘛，那倒也是」

我们也要为明天的仪式做一些准备。

还是在这里住下会比较好吧。

我叹着气答应了下来。

广场上到处都是人。

他们都是聚集过来聆听圣女做指引的。

不过，和之前的参见仪式不同的是，人们都没什么精神。

因为地震的频发，他们对于圣女的怀疑也变得越来越深。

实际上，他们只是想来听圣女讲话，让自己多少能够放心点吧。

在仪式开始之前，我和缇娅来到了牢狱。

缇娅：「好多人呢」

缇娅：「我，我好紧张」

这可不是该紧张的时候。

看来，这家伙还不知道自己接下去要做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吧。

凯伊姆：「如果你不能展现出天使的力量，圣教会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

凯伊姆：「如果你有可能做不到的话，就还是不要上去了」

缇娅：「我的责任很重大呢……」

缇娅是圣女的王牌，也是她的弱点。

如果缇娅不能按照接所说的那样展现天使的力量，她就会被安上骗子的污名。

对于圣女的信赖也会一溃千里吧。

如今的缇娅，已经成为了可以左右圣女与圣教会命运的存在。

这必须是在同时认清成功的利益与失败的代价之后才能做出的决定。

凯伊姆：「你一旦失败，那就一切都完了。即便如此也还是要做吗？」

缇娅：「……」

缇娅沉思着。

我眺望着人潮，等待着缇娅的回答。

缇娅：「我想要试试看」

缇娅：「既然有这份能够带来喜悦的力量，我就想要去为大家而使用」

缇娅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说道。

她的决心似乎已经不可动摇。

从以前开始，缇娅就一直坚持自己有着重要的使命。

她是想要见证这份坚持的实现吧。

——不应该让她去做。

——这明显会变成很棘手的事情。

脑中的某处响起警钟。

如果没有遇见圣女的话，我绝对不会让她这样做吧。

但是，缇娅若能发挥力量就能拯救圣女。

这就是让我踌躇的地方。

凯伊姆：「……那就好」

缇娅：「凯伊姆先生，对不起」

缇娅：「都怪我给您添了这些麻烦」

凯伊姆：「什么啊，你说那个啊」

我耸了耸肩。

凯伊姆：「我从来都是随心所欲地去做事的，纵使我会令其他人死去」

掉到牢狱以后，没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道路。

但是，我还是拒绝成为男妓，选择了以杀人为生的道路。

我不认为自己有做错。

即使现在，如果有同样的两条路摆在我的面前，我也还是会选择成为杀手吧。

凯伊姆：「如果面对着即使会给人添麻烦也要去做的事情，那就只能勇往直前」

缇娅：「可是……」

凯伊姆：「如果怕给我添麻烦就别做，我也比较倾向于那样」

凯伊姆：「如果我这么说的话，你就会放弃吗？」

缇娅：「……不会的」

凯伊姆：「那就别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不用顾虑那么多地上吧」

缇娅：「谢谢您，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又是道歉又是道谢的，你还真是个反复不定的家伙啊。别在意」

缇娅：「因为凯伊姆先生很温柔呢」

……你在说什么呢。

凯伊姆：「我可不知道那种事」

缇娅：「啊，害羞了」

凯伊姆：「没有」

缇娅：「那么，就当成这样吧」

凯伊姆：「还真不用你说」

当初相遇的时候，缇娅只是一味地在害怕我。

但是，最近……尤其是自从在大圣堂住下以来，就一点点地有了改变。这是知晓自己拥有天使的力量，而给她带来的自信吗。

??：「那边的那位」

缇娅：「欸?!」

背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声音很耳熟。

凯伊姆：「是菲奥奈吗？」

我回头看去，她果然就站在那里。

菲奥奈：「什么啊……是凯伊姆啊」

凯伊姆：「好久不见了啊」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看着我的视线，还是一如既往的的严厉。

缇娅：「您，您好」

菲奥奈：「啊啊，你好」

菲奥奈：「风蚀那件事上受你照顾了啊，最近过得还好吗？」

缇娅：「是的，很好」

凯伊姆：「你是来参观圣女大人的仪式的吗？」

菲奥奈：「不是参观，而是工作」

菲奥奈：「在上次的仪式上，因为羽化病感染者的出现而引起了骚乱」

菲奥奈：「拜这所赐，这次我们就强化了警卫」

凯伊姆：「你们也是够辛苦的啊」

菲奥奈：「这是鲁基乌斯大人直接下达的光荣的指示」

菲奥奈：「总而言之，就请你不要引发什么骚动」

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在赶我走。

凯伊姆：「我也没想过要引发什么骚动」

凯伊姆：「那就这样」

缇娅：「失礼了」

我们迅速的离开了那里。

缇娅：「咱们也好久没有回牢狱了呢」

缇娅：「只不过刚离开几天，有什么好感伤的」

距离仪式开始还有时间。

去看看梅尔特她们吧。

库罗蒂雅：「凯伊姆大人，好久不见」

走在路上的时候，碰见了娼妇三人组。

凯伊姆：「好久不见啊，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库罗蒂雅：「没有，沉闷得都要让人呆住了呢」

凯伊姆：「刚做完工作回来吗？」

库罗蒂雅：「是的，我们三个人昨晚刚被指定为侍夜的对象」

阿伊莉斯：「超累的」

凯伊姆：「钱这东西不赚白不赚」

阿伊莉斯：「真麻烦」

阿伊莉斯也是一点都没变啊。

莉莎：「凯伊姆凯伊姆凯伊姆一人家好寂寞啊—！」

莉莎：「这么久没见到你，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凯伊姆：「我在圣女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莉莎：「圣女大人？！你是在和哪个店里的孩子卿卿我我啊？！」

凯伊姆：「不，不是妓女」

凯伊姆：「是货真价实的圣女大人」

莉莎：「哎——？」

完全没有相信。

嘛，说来也是啊。

库罗蒂雅：「莉莎，这件事似乎是真的呢」

莉莎：「真的？！」

莉莎：「好厉害—又可以和圣女大人说话，又可以被她说教呢」

莉莎：「圣女大人是什么样的恶人？啊—我也想和她说说话呢」

凯伊姆：「算了吧，笨蛋会传染的」

莉莎：「哎，圣女大人是笨蛋吗？」

凯伊姆：「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笨蛋会传染给她的」

莉莎：「好过分——！」

莉莎：「没什么吧，听了圣女大人的话之后，我的脑子也能变得好起来啊」

凯伊姆：「那就去参加仪式吧？」

莉莎：「嗯—等我起床以后再议」

库罗蒂雅：「今天晚上也有工作要做，不好好休息是不行的」

库罗蒂雅：「如果能在仪式之前醒来，我也会去的」

凯伊姆：「阿伊莉斯呢？」

阿伊莉斯：「我随便」

凯伊姆：「这样啊」

凯伊姆：「不过，今天的仪式可能值得你们打破头皮也要去看哦」

莉莎：「哎，什么什么——？凯伊姆知道什么？告诉我吧—！」

凯伊姆：「敬请期待吧」

缇娅出现在仪式上，会让她们大吃一惊吧。

在这里告诉他们就太浪费了。

莉莎：「被你这么一说，我们不就无论如何都得去了嘛」

凯伊姆：「加油吧」

凯伊姆：「那就这样，辛苦了」

库罗蒂雅：「嗯，您也辛苦了」

和娼妇们道别之后，我向菲诺列塔走去。

梅尔特：「啊啦，欢迎光临……凯伊姆」

梅尔特：「还有小缇娅也来了呢」

缇娅：「梅尔特小姐，好久不见」

缇娅向梅尔特跑过去行了个礼。

而梅尔特则是将缇娅一把抱住。

梅尔特：「让我担心死了，在那里住得还好吗？」

缇娅：「是的。圣女大人和她的随从拉菲小姐都是好人，我过得非常开心」

凯伊姆：「梅尔特，你就不担心我么」

梅尔特：「凯伊姆有什么好担心的」

梅尔特：「反正又是过得很好吧？」

我耸了耸肩。

我确实也没弱到要让梅尔特担心的份上。

我在空座位上坐下，点了烧酒。

艾莉斯：「我来为凯伊姆担心」

凯伊姆：「艾莉斯，你也在啊」

艾莉斯：「你是故意装作没看到我的吧」

艾莉斯含着茶水，摆出一份不爽的表情。

凯伊姆：「医生的工作怎么样了？」

艾莉斯：「忙得我头晕」

艾莉斯：「拜吉克到处吹嘘所赐，不管什么伤患都向我这里涌过来了」

艾莉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总之，至少不用担心她有经济上的困难了。

门被推开，吉克走了进来。

吉克：「这可是能被美女医生碰这碰那的好机会」

吉克：「是个健全的男人，都会找你去诊察吧」

梅尔特：「麻烦你把那些男人交给你手下干这一行的那些女人」

梅尔特：「艾莉斯可是个很正经的人」

吉克：「哈，哈，哈」

吉克笑着糊弄了过去。

缇娅：「吉克先生，好久不见」

吉克：「啊啊，大小姐，过得还好吗？」

缇娅：「是的，过得很好！」

吉克完全像是在对付小孩子那样，摸着缇娅的头。

梅尔特：「来，还是老样子吧」

吉克：「噢，谢了」

梅尔特在吉克的杯子倒满了酒。

吉克：「好久不见了啊」

凯伊姆：「倒也没有字面上的那么久」

两杯相碰，彼此将酒精一饮而尽。

这种灼烧胃部的感觉真是让人怀念。

自从去大圣堂以来就一口酒都没捞着喝，现在的畅饮就显得格外美味。

凯伊姆：「你那边情况如何」

吉克：「很顺利」

吉克：「风情的势力已经扫除干净，迷药也都被处理掉了」

凯伊姆：「贝尔纳德的余党呢？」

吉克：「剩下的都是些喽啰，不成气候」

凯伊姆：「那就好」

吉克：「你那边呢？」

吉克：「和圣女大人搞好关系了吗？」

凯伊姆：「算是吧」

虽然只是陪她下过几盘棋，但不知不觉关系就很近了。

梅尔特：「小缇娅和圣女大人的关系好吗？」

缇娅：「是的，她对我非常的友好」

艾莉斯：「干得真不错呢」

凯伊姆：「和你不同，缇娅待人接物的态度可是很好的」

艾莉斯：「这样啊」

缇娅：「虽然在大圣堂也很开心，不过我果然还是更喜欢牢狱呢」

缇娅：「今天回来的时候，也有种终于到家了的感觉」

缇娅：「我也完全变成一个牢狱居民了呢」

梅尔特：「啊啦啦啦，那还真是让人伤感呢」

梅尔特嘴上虽然这么说，实际上还是很高兴的。

吉克：「你们要什么时候回牢狱？」

凯伊姆：「现在还不知道」

凯伊姆：「现在的情况稍微有点棘手」



吉克：「嚙……」

吉克眯起眼睛。

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

凯伊姆：「今天的仪式上，缇娅将会登台」

梅尔特：「哎哎？！」

吉克：「缇娅要登台？」

凯伊姆：「啊啊，没错」

吉克：「那也就是说，缇娅是天使圣子的事情是真的吗？」

在仪式开始之后，圣女就会亲口将真实公之于众。

现在就算告诉他们应该也没问题吧。

凯伊姆：「恐怕是真的」

凯伊姆：「昨天，我们见证了缇娅超常的能力」

凯伊姆：「那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事情」

吉克：「你又在说那种话」

吉克：「现实主义者的那个你跑到哪里去了？」

吉克喝了口烧酒。

凯伊姆：「正因如此，我才格外重视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

吉克：「你可是飞黄腾达了啊，缇娅」

缇娅：「谢谢您」

梅尔特：「不过，缇娅居然会是天使大人的孩子，真让人无法相信呢」

梅尔特：「明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

缇娅：「普通吗？」

艾莉斯：「胸部还赶不上普通水准呢」

缇娅：「我觉得和那个大概没什么关系」

梅尔特：「不知道父亲是哪位人士呢？」

缇娅：「哎哎？！」

吉克：「啊啊，那也蛮重要的」

吉克：「以防万一为了让你不能逃跑，可得好好确认下啊」

吉克笑着说道。

梅尔特：「小缇娅今后一直要住在大圣堂吗？？」

缇娅：「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回来」

缇娅：「而且，我也想在这家店继续工作下去」

梅尔特：「说得好」

梅尔特露出满面的笑容。

凯伊姆：「等仪式结束，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就回来」

凯伊姆：「教会的饭不好吃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那里没酒喝」

吉克：「哦，那可是地狱啊」

梅尔特：「那里的饭菜不好吃啊」

梅尔特：「那你要不要在这里吃点什么？」

凯伊姆：「不了，下回再说」

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

差不多也是时候该回去了吧。

梅尔特：「那么，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做一顿好吃的」

凯伊姆：「啊啊，我就翘首以待了」

梅尔特：「交给我吧」

梅尔特：「我没有背叛过你们的期待吧？」

凯伊姆：「算是吧」

吉克：「拜拜，缇娅也好好努力」

缇娅：「好的」

我拉着有些恋恋不舍的缇娅，走出了菲诺列塔。

在纳达尔冗长的演讲过后，圣女被牵着手出现在天台之上。

我和缇娅则是在关所入口附近的阶梯仰视着她。

在台下等待着的民众们同时闭上了嘴。

圣女闭着眼睛，露出安适的表情。

看着恬静却不乏气势地立于众多圣职者之前的圣女，居民们不由得小声地感叹着。

圣女的威势，不曾有一丝稍减。

纳达尔：「接下来，有请圣女大人讲话」

纳达尔说完后，圣女向前迈出一步。

然后，微微地挺起胸膛。

圣女：「十几年前，我们经历了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

圣女：「大崩落——这场无以治愈的伤痛，想必还滞留在大部分人的记忆之中吧」

圣女：「那时的我，还不曾失去光明」

圣女：「作为先代圣女大人的随从，用我的这双眼睛亲眼目睹了大崩落

的惨状」

圣女：「那是场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悲剧」

圣女：「疏于祈祷……这是作为圣女绝对不能饶恕之罪」

圣女：「所以，我不会让那种悲剧第二次发生」

集结在广场的民众间微微地起了喧哗。

圣女将大家所忌讳的大崩落说了出来。

那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吧。

圣女：「最近，地震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大家的心中都感到很不安吧」

圣女：「今天聚集于此的各位之中，应该也会有在内心中对我的失职抱持怒意的人吧」

圣女：「但是，我在这里发誓」

圣女：「我每天都在向天神与天使大人献上祈祷，一日都不曾懈怠」

圣女：「尽心竭力地，想要让大家的愿望传达到神灵的耳中」

圣女：「为了不让大崩落这场悲剧再度上演，请各位相信我所做的祈祷」  
居民们开始窃窃私语。

谈话的内容，基本都对圣女的发言抱持着好意。

不管是相信还是怀疑，结果也都只能去依赖圣女。

那么，还不如选择相信，让自己多一份期待。

圣女：「圣戒中有着以下的规定」

圣女：「不为劳苦而感慨，不为无得而哀叹，以虔诚之心献上祈祷」

圣女：「越是痛苦的时候，越是悲伤的时刻，就越应该祈祷不辍，笃信神灵的力量」

圣女：「大家的祷告必会传达到天神与天使大人的心中，请大家拭目以待」

圣女：「没有任何需要担心的事情」

圣女：「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选中的信徒」

圣女：「天神肯定会把咱们虔诚的祈祷都看在眼里」

圣女：「向天神祈祷，同时，也向天使大人祈祷吧」

广场上欢声沸腾，口皆称颂圣女的名字。

不愧是圣女，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这样一来，就算是那些心存怀疑的人，也肯定会想要再去相信圣女一次。

圣女张开双手，让民众安静了下来。

圣女：「今天，有一件特别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圣女：「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由天神与天使大人所创造出来的」

圣女：「那么，不知大家是否知道，天使大人还为此诺瓦斯·艾蒂尔赐下了圣子的事情呢？」

圣女：「没错，天使大人的圣子就存在于此」

圣女：「那就是现在在……」

凯伊姆：「……怎么了？」

大地轰鸣，带来某种不吉利的巨大压迫感。

牢狱的民众们怀着恐惧的表情望向四周。

然后——

凯伊姆：「——呃！！！」

大地剧烈地摇晃。

石头垒砌的房屋倒塌，人们的怒号和悲鸣，漂浮的尘埃。

民众和卫兵一个个地倒在地上。

凯伊姆：「站起来，缇娅！」

再留在这里会被卷进去。

在摇晃的视野中，我拉着缇娅沿楼梯向上跑去。

我们一口气跑到通往天台的楼梯上，站到纳达尔的背后。

而站在那里的人们，都在凝视着同一个方向。

我也看了过去。

凯伊姆：「……崩落了……」

缇娅：「牢，牢狱……！」

牢狱的一部分，崩落了。

无数的房子，带着无数的生命，掉到了大地的尽头。

完全没有现实感。

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是一味地拒绝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凯伊姆：「咕……」

呕吐感涌了上来。

虽然勉强将其忍住，但冷汗却取而代之地从全身涌出。

呼吸急促。

心跳无比激烈。

曾经体验过一次的那场大崩落的回忆，再度在我的身体中游离。

住民：「喂，喂！刚才那个是什么？！」

住民：「别开玩笑了！圣女大人，刚才那个地震是怎么回事！」

民众们纷纷叫嚷起来。

深处广场的居民，是看不见整个牢狱的。

所以，他们的喊叫只是受到不安的驱使。

但是，不久之后他们便会知道事实吧。

那样一来……

纳达尔：「把圣女大人带回大圣堂！」

纳达尔的声音响起。

大家仿佛都被声音打醒一般，慌忙动了起来。

我不自觉地向圣女看去。

圣女：「……崩落发生了呢」

圣女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她却能感觉到周围的气氛。

圣女：「这下子，我也就结束了」

圣女露出笑容。

她的表情既似寂寞又似安心，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圣职者：「圣女大人，请恕我们失礼」

圣职者们从旁架起圣女的双臂，急忙地跑开了。

他们是在保护圣女呢，亦或是为了防止她逃跑而抓住她呢。

恐怕，两者皆有吧。

凯伊姆：「神官长！」

纳达尔：「……有什么事吗？」

纳达尔带着困惑的眼神看向我。

凯伊姆：「你们要把圣女怎么样」

纳达尔：「您也看到了吧，那边街道的坠落」

纳达尔：「在崩落出现的如今，光靠着演讲已经不能抚平民心了」

纳达尔：「之后的事情您想必也知道吧」

凯伊姆：「你们要把她处刑吗？」

纳达尔：「这并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

纳达尔：「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圣女大人的神圣已经很难再被众人所认同了吧」

纳达尔向广场望去。

广场上，已经不知从哪里得知了牢狱崩落的消息。

愤怒的嘶吼、悲鸣，还有含泪的喊叫声混杂在一起，使广场变得嘈杂不堪。

人群中已经是一片混乱。

纳达尔：「总而言之，我会让圣职者们先到大圣堂去避难」

纳达尔：「再在这里待下去，我们肯定会受到私刑」

居民们已经开始怒吼着扔石头过来。

这里很危险。

凯伊姆：「……我知道了」

纳达尔：「那么，凯伊姆先生也请保重」

在纳达尔的命令下，圣职者们开始向大圣堂撤退。

凯伊姆：「缇娅，你也和神官长他们去大圣堂避难」

缇娅：「凯伊姆先生不一起来吗？」

凯伊姆：「我要去牢狱」

娼馆街周边的一部分也发生了崩落。

必须要去确认大家的平安。

缇娅：「我，我也要去」

凯伊姆：「不行，被卷入那种暴乱之中，你很快就会被冲垮」

卫兵们正挺着枪拦阻愤怒的民众。

一些脑中充血的居民疯狂地向前涌，对卫兵们施以挑衅。

这样下去，早晚会发展成流血事件。

想要在这片混乱中带这家伙突围，绝对是不现实的。

凯伊姆：「赶快走，不然你会被丢下的！」

缇娅：「……我知道了」

缇娅向着圣职者的队伍追了过去，同时还不停地回头。

目送她的背影离去之后，我开始向广场跑去。

小巷中挤满了因为地震而张皇失措的民众。

他们还不知道崩落这件事。

凯伊姆：「哈啊……哈啊……」

明明没有剧烈的奔跑，呼吸却是如此急促。

仿佛本能正在拒绝我的前进一般，全身非常的沉重。

即便如此，我还是拼命地跑着。

艾莉斯——

吉克——

梅尔特——

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挚友的面庞。

我来到娼馆街的入口。

凯伊姆：「哈啊……哈啊……哈啊……」

双手拄膝，肩膀剧烈地颤动。

我没有勇气抬起头来。

如果一抬头，发现眼前已经没有娼馆街的存在——

如果我居住的这条街就此消失——

凯伊姆：「哈啊……哈啊……」

我下定决心，向前跑去。

凯伊姆：「……」

……

……………

太好了。

娼馆街……平安无事。

太好了。

真的是，真的是，太好了。

凯伊姆：「哈哈……哈……哈……」

真是活该。

那些家伙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地就死啊。

凯伊姆：「哈哈……哈哈……」

我放心地大笑起来。

总而言之，实在是太好了。

虽然对那些掉下去的人们很过意不去，但是我现在的心情可是高昂得想要畅饮一番。

对了，去菲诺列塔喝一杯吧。

好，好。

我来到店前，把手放在门上。

门铃响起——

??：「!!!!!!!!!!!!!!」

怎么了……?

我突然向前倒了下去。

混账。

我用力地甩头，让自己的意识清醒——

然后，站起身来。

凯伊姆：「……………」

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

很奇怪，

很奇怪吧。

娼馆街的一部分消失了。

本应存在的東西，沒有了。

刚刚，就在刚才，我想要走进的菲诺列塔没有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种事，怎么可能……………

又来了吗。

我再一次，失去了吗？

大家都把我丢下，然后死去了吗？

艾莉斯，吉克，梅尔特，库罗蒂雅，莉莎，阿伊莉斯——

大家都掉到下面去了吗？

凯伊姆：「啊……啊……啊……」

全身激烈地颤抖。

在记忆中铭刻的景象的驱使下，我向本该存在的菲诺列塔的门伸出手去。

？？：「笨蛋，差不多得了吧！」

？？：「凯伊姆大人，打起精神来！！」

被拽住双臂，再一次倒在地面上。

莉莎：「都说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凯伊姆：「莉……莉莎……？」

库洛蒂雅：「凯伊姆大人……请您振作一点」

阿伊莉斯：「让他死掉算了」



我是被娼妇三人组给摁倒的。

艾莉斯则站在一旁。

凯伊姆：「你……们……？」

突然，强风向我们吹来。

凯伊姆：「?!」

我正在悬崖边上。

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掉下去了。

凯伊姆：「哈哈……哈……原来如此，我真傻……」

一个没有见过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

绝望的男人：「哈……哈哈，怎么会这样」

绝望的男人：「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呐……」

绝望的男人：「等着我，我现在就过去……我不会让你孤孤单单地一个人的……」

然后，从牢狱中消失了。

啊啊……

那个人，不就是刚才的我吗。

我是在想去脑中幻想的菲诺列塔去喝一杯啊。

定睛看去，悬崖边上不断有人在往下跳。

这时我才想起，大崩落之后也是这样。

无法接受现实的人们，一个个地向下界跳了下去。

库洛蒂雅：「凯伊姆大人，您不要紧吗？」

莉莎：「凯伊姆，振作点啊，喂，喂」

两人用力地摇着我的身体。

凯伊姆：「……啊啊，我已经没事了」

凯伊姆：「谢谢了，各位」

阿伊莉斯：「去死……去死……」

阿伊莉斯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我摸了摸她满是尘埃的头。

凯伊姆：「莉莉乌姆平安无事吧」

艾莉斯：「嗯，吉克也还活着」

艾莉斯：「凯伊姆的家还有我家也没事」

艾莉斯：「只是……」

艾莉斯将头低下。



我知道。

菲诺列塔掉下去了。

一栋房子，如果在崩落的范围之外就能得救。

但是，菲诺列塔却没有。

掉下去的旁边的建筑，和掉下去的菲诺列塔。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没有。

所谓的崩落，就是这种东西。

凯伊姆：「……」

仔细看看的话，前面还少许残留着菲诺列塔的痕迹。

大概有人摊开双臂那么长的墙壁，少许地板。

一个小小的椅子。

被无数次使用过的椅子。

梅尔特：「那么，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做一顿好吃的」

凯伊姆：「啊啊，我会翘首以待的」

梅尔特：「交给我吧」

梅尔特：「我没有背叛过你们的期待吧？」

可以的话，我不想相信这一切。

作为娼妇，忍耐着令人吐血的艰辛而工作，生存。

就算幸运地被先代所赎身，得到了这家店铺，她所付出的辛苦也仍然是难以言喻的吧。

但是，这一切却在瞬间消失。

这就是梅尔特的命运吗？

她努力生存，又努力生活，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一切在瞬间化为乌有吗？

艾莉斯：「给大家留下这样的感受……」

艾莉斯：「到最后，都是个麻烦的女人呢」

艾莉斯带着僵硬的表情说道。

虽然没有流泪，但眼神却十分阴沉。

虽然没有明说，但艾莉斯也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去仰慕着梅尔特。

梅尔特……

她是我初恋的对象。

虽然我除了梅尔特之外也和好几个女人有过关系，但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喜欢的只有她一个人。

无论何时，都将自己的伤痛掩藏在内心的深处，将温柔与开朗的笑容留给大家。

所以，在心情低落的时候也会为我们带来快乐的她，对我们而言就如同晨曦般美丽。

而也正是因为有她存在，在那些双手沾满血腥的日子里，我才能保持住自我。

她不该死的。

为什么……

为什么，她不得不死掉啊！

为什么！为什么啊！

情感在身体中剧烈地奔涌，仿佛要从全身的毛孔中喷射而出一般。

想要迁怒于人。

想要将这份无以控制的冲动，狠狠地发泄出去。

但是，我却找不到发泄的对象。

按照圣女的说法，这已然是过去式的存在。

就像她所说的那样，

必须要有人背负起崩落的责任，将受灾者的愤怒承受于一身。

而在大崩落的时候，果然我也是得到了先代圣女的救赎。

凯伊姆：「混账……」

我狠狠地用双拳锤击地面。

石子将皮肤割破的痛感，让我多少从心痛中加以解脱。

咬紧牙齿，发出呓语。

带着满腔的愤怒，向将梅尔特吸入的悬崖下面望去。

大地隐约地出现在眼前。

一片漆黑的大地上，看上去仿佛在蠢蠢欲动。

掉下去的东西，连个影子都看不见。

它们是被那漆黑的深渊吞噬殆尽了吗。

从前，我从未这么清晰地看过那片大地。

它本该是在云缝间模糊不清的存在。

迎面刮来的强风，夹杂着某种气味。

就好像腐臭的食物一般……让人心中非常的烦闷。

圣女曾经说过。

或许，让这座都市浮起来的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那么，这座都市就和明明没有被马拉住，却持续着暴走的马车一样。

为何而动，要去向何方，都一概不知。

马车会随着时间的渐渐磨损。

但是，它绝对不可以倒下。

吉克：「奥兹班去北边巡逻，你们上西边」

吉克：「在今天把所有的受害情况全部调查清楚！」

奥兹：「走了，小的们！」

小巷中响起耳熟能详的声音。

就算在这种状况下，不蚀金锁似乎也要挺身而出。

凯伊姆：「吉克」

吉克对我的声音有了反应。

一边马不停蹄地向部下们发出指示，一边向我这边走来。

吉克：「你来了啊」

凯伊姆：「啊啊，状况怎么样？」

吉克：「现在正在调查」

吉克：「看起来，贫民区那边似乎很惨啊」

凯伊姆：「这样啊」

吉克向菲诺列塔的残骸瞥了一眼。

吉克：「之后再喝上一杯吧」

吉克：「……慢慢地，呐」

凯伊姆：「当然了」

吉克：「你们待在莉莉乌姆不要乱动，知道了吧」

吉克急冲冲地跑开了。

凯伊姆：「你们就按照吉克说的去做吧」

艾莉斯：「没错呢，暂时就老实地待一会吧」

凯伊姆：「库罗蒂雅，你去集合一下莉莉乌姆的娼妇吧」

库洛蒂雅：「我知道了」

凯伊姆：「我很快就回来」

和她们道别之后，我回到关所。

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崩落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牢狱。

小巷中充斥着绝望与哀叹，悲鸣与呜咽，可谓是混沌至极。

若是从下层俯视牢狱的话，整个牢狱看上去就像是只正在悲泣的巨兽吧。

……太糟了。

没想到，本来就已经惨不忍睹的牢狱，居然还会遭受这等创痛。

我们究竟要尝到多少的苦楚，要到达地狱多深才会让天神满意呢。

不，说到底，为什么只有我们不得不去承受这些痛苦？

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啊。

？？：「我们犯过什么错啊」

凯伊姆：「呃？！」

我惊诧地望向周围。

我本以为是我内心发出的声音，但却不是。

这究竟是谁的声音呢。

颓废的男人：「为什么我们要遭受这种事情」

坐倒在路旁的男人，突然站起身来。

眼神中燃烧着憎恶的黑焰。

颓废的男人：「……是谁的错？」

颓废的男人：「想想看，是谁的错啊？」

我不知道答案。

但是，我知道他想要的是怎样的回答。

颓废的男人：「是圣女的错！！」

颓废的男人：「是盲眼的圣女，让牢狱掉下去的！！」

宛若在水面荡起一圈波纹一般，

这句话，在小巷之中流传开来。

『盲眼的圣女』

『是盲眼的圣女，让牢狱崩落的』

颓废的男人：「……圣女」

颓废的男人：「杀了……圣女」

男人慢慢地走了起来。

牢狱的住民：「杀了圣女」

以这句话为导火索。

牢狱的住民：「杀了圣女」

一边走，一边轻声地嘟囔。

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是设置在牢狱的教会。

牢狱的住民：「杀了圣女！」

愤怒的声音，猛地响彻整个牢狱。

牢狱的住民：「杀了圣女！」

牢狱的住民：「杀了圣女！杀了圣女！」

低吟变成喊叫，民众们化为怒涛涌向教会。

所有人都陷入愤怒的狂乱之中，眼中只有圣女这个他们复仇的目标。

『杀了圣女』

小的时候，我也曾向着先代的圣女说过同样的话。

都是圣女的错。

都是因为她懈怠了祈祷，所以我才会失去那些最重要的东西。

我深切地明白这份心情。

即便是我，也因为失去了梅尔特而想找人去发泄那份愤怒。

可是……

圣女：「……如果我真的能让都市漂浮起来，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圣女：「我在得知圣女与都市的悬浮并无关系之时的绝望」

圣女：「还有在得知圣女究竟为何而存在之时的绝望，您都知道吗？」

圣女：「如果我只要努力就能让祈祷应验，只要努力就能让地震停止的话，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圣女和都市的漂浮，没有半点的关系。

不管圣女多么努力，崩落都是无可回避的事情。

不应该去恨圣女。

但是，就算将这些告诉牢狱的民众，他们也都不会相信吧。

已经爆发的愤怒，必须要有人去平息。

那就是……那家伙的使命。

脑海中浮现出圣女的面孔。

去吧，到她那里去。

大圣堂中一片骚乱。

平日里充斥祈祷与演讲的空间里，现在却响彻着居民的谩骂。

闭紧的大门外，聚集着大量的民众。

大家都拿着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用力地敲打着大门。

如果民众的愤怒不能被抑制住的话，大圣堂被破坏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凯伊姆：「喂，我说你」

我叫住了走过的圣职者。

圣职者：「有，有什么事吗？」

凯伊姆：「你看到缇娅了吗？」

圣职者：「不……我没有看见」

凯伊姆：「有没有人可能知道她在哪？」

圣职者：「神官长或许会知道吧」

凯伊姆：「这样啊」

道过谢后，我开始去找纳达尔。

纳达尔正在里面，向圣职者们发出指示。

凯伊姆：「神官长」

纳达尔：「凯伊姆大人，您没事吧」

纳达尔：「关门的时候没看到您，让我非常的担心」

凯伊姆：「我去看了下牢狱的情况」

凯伊姆：「缇娅在吗？」

纳达尔：「在大圣堂里并没有见到」

纳达尔：「如果在的话，我想应该在圣殿里吧……」

很奇怪。

我给她的指示应该是跟着圣职者们走来着。

凯伊姆：「知道了」

我刚准备向前走，就被神官长制止住了。

纳达尔：「请您留步」

纳达尔：「现在，圣域那边禁止进入」

凯伊姆：「为什么？」

神官长移开视线，轻咳了一声。

纳达尔：「就在刚才，对圣女大人的处刑决定下来了」

凯伊姆：「……」

对圣女的处刑。

虽然已经有过心理准备，但实际听到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凯伊姆：「要将圣女处刑么」

纳达尔：「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处刑已经无法平众怒了」

纳达尔：「就在刚才，国王陛下派来使者，下了对圣女大人处刑的命令」

纳达尔痛苦地沉下视线。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缇娅总该不会也要一起接受处刑吧？」

纳达尔直瞪着我。

纳达尔：「我们不会进行无意义的处刑」

凯伊姆：「听你这么说我放心了」

凯伊姆：「不过，还是让我进圣域去吧」

纳达尔：「所以说，现在是禁止进入的」

凯伊姆：「我不是想要去救圣女大人」

凯伊姆：「只是去看看缇娅在不在而已」

我无视掉麻烦的纳达尔，向圣域走去。

度过桥后，走进圣域。

在体会过那无比嘈杂的环境之后，这里的安静让人惊诧不已。

果然，能留在这里的都是些清净的人啊。

对圣女处刑——

这就好像是在用泥土浸染纯白的生丝一般。

房间中，圣女正独自坐在椅子上。

面无表情地闭着眼睛。

凯伊姆：「睡了吗？」

圣女：「是凯伊姆先生吗？」

圣女听到我的声音后，站了起来。

然后，蹒跚地向我这边走来。

圣女：「现在的这里应该是禁止进入的」

凯伊姆：「我还没老到会到被纳达尔给挡下来」

圣女：「真是个坏人呢」

圣女笑了起来。

她的样子，和平常相比没有任何的变化。



她还没听说自己会被处刑吗。

凯伊姆：「那个……很难受吧」

圣女：「没什么好难受的」

圣女：「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没做」

圣女什么都没做。

即使她什么都没做，这座都市也仍旧漂浮在空中。

圣女：「对我的处刑已经定在明天了」

圣女：「还真是非常紧急呢」

圣女：「他们想必是要尽快平息民众的愤怒吧」

圣女淡淡地说道。

凯伊姆：「圣女，这样好吗？」

圣女：「我已经不是圣女了」

凯伊姆：「不是圣女？」

圣女：「因为我是懈怠了祈祷的大罪人」

圣女：「这个时候，他们肯定已经开始为下一任圣女的洗礼进行准备了吧」

圣女微微地笑着。

凯伊姆：「那么，现在的你……」

圣女：「刚才已经被正式开除出教会了」

圣女：「现在的我，就连圣职者都不是」

圣女：「将要被处刑的人，既不是圣女也不是圣职者」

圣女：「而是上一任圣女……一个普通的罪人」

这就好像是在为蜥蜴断尾一般。

为了安抚民众的愤怒，圣教会打算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她一个人。

凯伊姆：「你能够接受吗？」

圣女：「事到如今您为什么还要问这种问题呢？」

圣女：「圣女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时候才会存在的」

圣女：「倒不如说，接下来我才要真正地完成作为圣女的任务」  
真是讽刺啊。

只有在不是圣女的时候，圣女才能开始尽到自己的本职。

圣女：「您在来到这里之前，是到哪里去了呢？」

凯伊姆：「我去了牢狱一趟」

圣女：「您的朋友们都平安吗？」

凯伊姆：「……」

我不禁低下了头。

从我的童年那时起，就一直从旁守望着我——

有时是姐姐，有时又是恋人的女性，死去了。

她和比待在自己家时间更长的酒馆一起，掉到了那一片漆黑的混沌之中。

圣女：「似乎是有人亡故了呢」

凯伊姆：「……啊啊」

圣女：「那的确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圣女冷淡的说法，勾起了我的焦躁。

凯伊姆：「可惜……就只有这个吗？」

这句话刚脱口而出，我就凝固在了当场。

想要拿她发脾气本身就是不对的。

因为，圣女什么都没有做。

我攥紧了拳头。

圣女：「没关系的，请憎恨我吧」

圣女：「这样，您应该就能宽心了」

圣女淡淡地说着。

圣女：「如果你不想之后后悔的话，就请发泄出来吧」

圣女：「没有必要去顾虑什么」

圣女：「因为，我正是为了接受你们的愤怒才会存在于此的」

圣女的话语在心中回荡。

凯伊姆：「……别说了」

圣女：「请将罪责全部推到我的身上吧」

圣女：「您只要对我抱持着憎恨之情就好」

圣女：「没有感到负疚的必要」

圣女：「这是无比稀松平常的事情」

凯伊姆：「别说了！」

我抓住圣女的双肩。

双手微微地颤抖。

凯伊姆：「我已经无法再去恨你了」

凯伊姆：「如果想要让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你的话，那就从一开始就不要告诉我真实啊」

圣女：「……」

凯伊姆：「说着什么大彻大悟的话……」

凯伊姆：「其实你只是在装作镇定而已吧！」

圣女：「那，那个是……」

圣女移开了视线。

看来我稍微说对一些啊。

正是因为已经无可奈何，圣女才会假装平静。

我没有资格去指责她的做法。

凯伊姆：「抱歉，我太冲动了」

凯伊姆：「不过，不要向我出售你那廉价的同情」

我放开圣女的肩膀。

圣女：「……非常抱歉」

凯伊姆：「知道就好」

圣女：「和圣子说的一样呢」

凯伊姆：「她说什么了？」

圣女：「不，没什么」

圣女露出开心的微笑。

……说起来，我还在找缇娅的行踪呢。

凯伊姆：「你不知道缇娅在哪吗？」

圣女：「圣子出什么事了吗？」

凯伊姆：「我叫她来大圣堂，但是在那边没看到她」

圣女：「她也没有来这边」

凯伊姆：「这样啊……」

那她是去哪里了。

凯伊姆：「我去拉菲那边看看」

圣女：「……啊……」

凯伊姆：「嗯？怎么了？」

圣女：「不……没什么」

虽然我也有点在意她那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过，现在还是优先去找缇娅吧。

凯伊姆：「拉菲，在吗？」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

拉菲强撑起身子。

凯伊姆：「你就躺着吧」

拉菲莉亚：「对不起，让您担心了」

她的脸色还很差。

凯伊姆：「话说，你看到过缇娅吗？」

拉菲莉亚：「不，没有看到过」

她也没来这里。

那就是说，缇娅没来大圣堂吗？

街道上全是杀气腾腾的暴徒。

……很危险啊。

凯伊姆：「打扰了」

拉菲莉亚：「请等一下，凯伊姆大人」

凯伊姆：「什么事？」

拉菲莉亚：「刚才发生的那场大地震，圣女大人没事吗？」

她还不知道么。

说起来，拉菲已经变成独自一人了。

如果不告诉她的话，这家伙估计要在圣女死后才会得知这些事情。

凯伊姆：「冷静下来听我说」

拉菲莉亚：「好的」

凯伊姆：「刚才的地震引发了崩落」

拉菲莉亚：「……哎？」

凯伊姆：「半个牢狱掉下去了」

拉菲莉亚：「……呃！」

拉菲倒抽一口冷气。

瞳孔因为惊愕而变大，呼吸十分地急促。

拉菲莉亚：「……您说的，是真的吗？」

凯伊姆：「是真的」

凯伊姆：「圣女要负起崩落的责任，明天就会被处刑」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她……明天……会被处刑？」

凯伊姆：「啊啊」

拉菲莉亚：「……怎么会……！」

拉菲捂住胸口，眼中淌出泪滴。

拉菲莉亚：「都是我的错……全部，都是我的错……」

凯伊姆：「你没有做任何错事」

拉菲莉亚：「不，我，我……！」

凯伊姆：「不管是谁的错，现在都不重要了」

如果去追究责任就能取消处刑就轻松了。

凯伊姆：「圣女小姐从你切掉翅膀那天开始，眼睛就完全瞎了」

凯伊姆：「就算不做随从也无妨」

凯伊姆：「回到你们从前的样子，去陪在她身边吧」

拉菲莉亚：「圣女大人……」

凯伊姆：「我也可以陪你一起去」

凯伊姆：「现在的话，圣女她应该也能接受你了」

拉菲露出平静的表情。

但是，马上又变得僵硬起来。

拉菲莉亚：「我就不去了」

凯伊姆：「你不想再去见她了吗？」

拉菲莉亚：「好的」

凯伊姆：「明天就是处刑，你可是会后悔的哦」

拉菲莉亚：「不，我不会后悔的」

拉菲的眼中寄宿着坚强的意志。

仿佛脱胎换骨了一样。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我有一事相求」

凯伊姆：「你应该是有什么想法吧」

拉菲莉亚：「好的」

凯伊姆：「知道了，我会听你说」

凯伊姆：「不过，先等我找到缇娅再说」

凯伊姆：「等我找到她以后，肯定会回来的」

拉菲莉亚：「知道了，我会在这里等您」

和拉菲约好之后，我走出房间。

我在街上闲逛着。

除了时不时地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怒吼，这里几乎没有人类的气息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关着，街道上一片寂静。

因为一部分过激的人已经变成暴徒的缘故，大家似乎也都被笼罩在不安之中。

凯伊姆：「不妙啊……」

如果缇娅在那群人中间闲晃，几乎是肯定会被袭击的。

她能平安就好了……

集结的住民：「杀了圣女，杀了圣女！」

集结的住民：「没错，赶快把圣女带过来！」

集结的住民：「把我家人还回来！」

集结的住民：「居然敢让我的孩子掉下去，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处刑场上，已经是人声鼎沸。

虽然还没有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不过人数却仍旧在急剧地增加。

大致上看去，没有发现缇娅的踪影。

她是在别的地方吧。

在下层来回走了一段时间，却还是没有发现缇娅。

完全找不到可能对此有头绪的人。

真是麻烦啊。

凯伊姆：「嗯……」

一队羽狩自前方向我走近。

领头的人是菲奥奈。

凯伊姆：「菲奥奈」

菲奥奈：「什么啊，是凯伊姆啊」

菲奥奈：「我们在巡逻，别来打扰我」

虽然被抛了个白眼，但现在不是在意的时候。

凯伊姆：「不会耽误你时间」

凯伊姆：「你在这附近看到缇娅了吗？」

菲奥奈：「缇娅？」

菲奥奈：「被我保护起来了」

凯伊姆：「真的吗？！」

菲奥奈：「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么」

我露出惊诧的表情。

凯伊姆：「她现在在哪？」

菲奥奈：「现在正在鲁基乌斯卿的身旁」

凯伊姆：「鲁基乌斯卿？」

凯伊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菲奥奈将经过说明了一下。

缇娅被菲奥奈保护起来的时候，她似乎正想要去大圣堂。

但是，知道大圣堂已经被暴徒团团围住的菲奥奈，将缇娅带到了关所。

在那里偶然碰见她们的鲁基乌斯卿，就把缇娅给带走了。

菲奥奈：「至少，他那里比关所要安全啊」

菲奥奈：「而且，我也不能单出来照顾缇娅一个人」

还真是个精明的贵族啊。

虽然多少也有点不爽，不过姑且也算是知道她的去向了。

凯伊姆：「她现在还在关所吗？」

菲奥奈：「不知道，你自己去确认吧」

凯伊姆：「也是啊……那我就去关所看看」

菲奥奈：「凯伊姆，不要做出什么可疑的举动」

菲奥奈：「因为暴徒的缘故，卫兵们现在都很紧张，你的安全可是没法被保证的哦」

凯伊姆：「多谢你的忠告」

菲奥奈：「只是不想再增添工作罢了」

凯伊姆：「还有，多谢你保护了缇娅」

菲奥奈：「……只是偶尔为之而已」

菲奥奈：「并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你了」

凯伊姆：「啊啊，我知道」

告别菲奥奈之后，我朝着关所走去。

关所附近一片骚动。

广场已经挤满了愤怒的民众。

看起来，现在的关所似乎禁止牢狱的人向下层走。

鲁基乌斯：「……是凯伊姆吗」

鲁基乌斯：「在这里看到你还真巧啊」

凯伊姆：「我也这么觉得」

鲁基乌斯：「换个地方吧」

鲁基乌斯卿不等我回答，就向着郊外走去。

凯伊姆：「你喜欢这种地方吗？还真不是什么好兴趣啊」

鲁基乌斯：「会让你冷静不下来吗？」

凯伊姆：「这样说可能有些失礼，你是笨蛋吗？」

凯伊姆：「在因为崩落而骚动不已的时候，你居然还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

鲁基乌斯：「……那还真是抱歉了」

鲁基乌斯卿认真地说道。

他带我来这里有什么用意吗？

鲁基乌斯：「你是想问我缇娅小姐的事吧？」

凯伊姆：「啊啊，你好像把她给保护起来了吧」

鲁基乌斯：「她现在已经被送到我的公馆了」

鲁基乌斯：「一时间没想到其它合适的地方」

凯伊姆：「不，帮大忙了」

至少，她是不会被暴徒杀掉了。

凯伊姆：「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鲁基乌斯：「不，不用在意」

鲁基乌斯：「怎么做？你也要来我的公馆吗？」

凯伊姆：「不」

已经确认缇娅的平安了。

现在必须要回去履行和拉菲的约定。

鲁基乌斯：「是圣女大人的事情吗？」

凯伊姆：「差不多就是那么回事吧」

不需要把原因告诉给鲁基乌斯卿。

鲁基乌斯：「据说她将会被处刑，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

凯伊姆：「这是她疏于祈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报应吧」

鲁基乌斯：「你真的那么想吗？」

鲁基乌斯卿直视着我。

表面上，崩落是因为圣女懈怠祈祷的结果，但实际上却不是。

这件事，只有我和圣女才知道。

不过，为什么他也会这么问？

凯伊姆：「你知道什么隐情吗？」

鲁基乌斯：「不，什么都不知道」

鲁基乌斯：「不过，只是觉得就算将圣女大人处刑也无法解决一切问题」

这句话和他知道些什么是一个意思。

鲁基乌斯卿在隐瞒着什么。

而且，还是故意地想让我知道这一点。

他的意图是什么？

西斯狄娜：「您果然在这里啊」

西斯狄娜走了过来。

鲁基乌斯：「你来得正好啊」



西斯狄娜：「虽然很荣幸能得到您的夸奖，但我有件事想先拜托您」

鲁基乌斯：「什么事」

西斯狄娜：「现在都市的情况很不安定，请您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走」

鲁基乌斯：「有些话是只在男性同志之间才能说的啊」

说着，鲁基乌斯卿用眼神向我征求同意。

凯伊姆：「我倒也不反对」

西斯狄娜：「那么，请您听我一言」

西斯狄娜：「您一旦有个什么万一，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凯伊姆：「这么看来，你们的敌人还挺多啊？」

鲁基乌斯：「咱们彼此彼此吧」

他说的还真是毫不做作。

鲁基乌斯：「看起来，咱们是没法独处了啊」

鲁基乌斯：「幽会也就此结束吧」

凯伊姆：「啊啊，女性的嫉妒可是很恐怖的啊」

副官向我投来锐利的视线。

西斯狄娜：「我再重复一遍……」

西斯狄娜：「请您做好那个时刻到来的准备」

凯伊姆：「喔唷」

鲁基乌斯：「认真打起来的话，需要做好觉悟的不是你才对吗？」

西斯狄娜：「咕……」

她似乎也清楚自己的实力。

所以把头低了下来。

鲁基乌斯卿微笑地看着西斯狄娜。

在这一点上，她还是比较有男性的洒脱。

鲁基乌斯：「西斯狄娜，你去让大家准备给牢狱民的救援物资」

西斯狄娜：「是」

西斯狄娜瞬间绷紧了表情。

鲁基乌斯：「现在和《大崩落》那时候不同」

鲁基乌斯：「要将咱们对牢狱决不放弃的决心表现出来」

鲁基乌斯：「在状况稳定下来之后，马上把物资送到受灾地区」

鲁基乌斯：「指挥就交给菲奥奈副队长」

西斯狄娜：「了解了」

鲁基乌斯卿和西斯狄娜背转身去。

鲁基乌斯：「缇娅君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鲁基乌斯：「你去处理大圣堂那边的事情就好」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副官，你也要努力哦」

西斯狄娜：「是的，属下必将竭尽全力」

投来一个轻蔑的视线之后，西斯狄娜走开了。

好，缇娅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大圣堂了。

凯伊姆：「拉菲，你在吗？」

拉菲莉亚：「是的」

拉菲已经将屋子收拾干净。

似乎是准备打包走人的样子

拉菲莉亚：「您找到圣子大人了吗？」

凯伊姆：「啊啊，她在我一个朋友那里」

拉菲莉亚：「真是太好了」

拉菲安心地叹了口气。

拉菲莉亚：「凯伊姆先生也没有受伤吧？」

拉菲莉亚：「外面好像堵着很多人的样子」

凯伊姆：「我可不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凑」

凯伊姆：「所以就从后门进来了」

拉菲莉亚：「大圣堂应该是没有后门的啊……？」

凯伊姆：「不要光从字面上的意思理解」

拉菲莉亚：「……啊，啊啊……原来如此」

拉菲稍微想想，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拉菲莉亚：「那真是不错呢」

拉菲莉亚：「或许是天使大人的旨意吧」

拉菲双手合十，向天使祈祷。

凯伊姆：「你在说什么呢？」

拉菲向我看来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我有份工作要拜托给您」

说着，她取出一个皮袋递了过来。

分量相当的重。

里面装着无以计数的圣铸金币。

凯伊姆：「你这是……」

拉菲莉亚：「这是我至今为止赚到的所有薪金」

拉菲莉亚：「能请您收下这些，来接受工作吗？」

虽然汇率会随着时间而波动，但一枚圣铸金币大致上还是有 10 枚金币的价钱。

将这些钱换算一下的话……

足够我生活 5 年之久了。

凯伊姆：「你用这么多报酬是想要让我做什么？」

拉菲喘了口气，静静地说道。

拉菲莉亚：「我希望您能将圣女大人带出大圣堂」

凯伊姆：「……你说什么？」

拉菲莉亚：「请将圣女大人从这里带走，藏到某个地方去」

凯伊姆：「……」

我说不出话来。

将圣女带出教会，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凯伊姆：「你冷静地想想，做出这种事来会变成怎样」

凯伊姆：「如果圣女在被处刑之前逃走，毫无疑问会在整个都市中被通缉」

不会有同伴存在。

被卫兵发现，当场就会被捕。

被居民发现，则只会受到私刑而被杀。

没有任何可以藏匿的地方。

拉菲莉亚：「没关系的」

凯伊姆：「根据是？」

拉菲莉亚：「我会代替圣女大人」

凯伊姆：「哈啊？」

拉菲莉亚：「就像凯伊姆大人所说的那样，圣女大人不在的话，肯定会在大圣堂引发骚乱」

凯伊姆：「当然，神官长也会要求进行搜索的吧」

拉菲莉亚：「不会的」

拉菲莉亚：「就算去搜索，也只会限于在对圣女大人处刑之前」

拉菲莉亚：「如果因为没有找到圣女大人而延期处刑的话，纳达尔也将

自身难保」

拉菲莉亚：「所以，他肯定会拼命地将事态控制在教会内部」

凯伊姆：「但是，圣女不在的话就没法处刑了吧」

拉菲莉亚：「我会代替圣女大人去受刑」

……原来如此。

我终于知道，拉菲究竟是想做什么了。

所以，她才会将自己的身边物都整理好么。

拉菲莉亚：「等处刑平安结束之后，他们也就不会想再找圣女大人了吧」

拉菲莉亚：「倒不如说，应该反而会不希望她露面才对」

拉菲莉亚：「所以，只要您能将圣女大人平安地带出这里，肯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拉菲的决意。

那就是，自己代替圣女去受刑。

直到最后的最后，她都要为圣女效忠啊。

凯伊姆：「为什么你要做到这一步」

这是我无数次问过她的问题。

不管拉菲多么地尽忠，圣女都不曾领情。

而是将其作为圣职者应尽的义务，一直冷淡的对待拉菲。

既然如此，为什么拉菲还要如此地去坚信圣女呢。

凯伊姆：「告诉我吧」

凯伊姆：「我无法理解，有人可以为信仰做到这种程度」

拉菲莉亚：「……我知道了」

拉菲莉亚：「这件事，我只对凯伊姆大人您一个人说」

拉菲深吸一口气，将过去静静道来。

拉菲莉亚：「第29代的圣女伊莲之位，本来应该是由我来继承的」

拉菲莉亚：「所以，明天该被处刑的人，本来就应该是我」

凯伊姆：「这是怎么回事？」

拉菲莉亚：「先代的圣女大人被决定受刑的时候，纳达尔大人这样和我说了」

拉菲莉亚：「我就是下一任的圣女」

拉菲莉亚：「但是，现在的圣女大人无论是在信仰、勤勉，以及演讲的才能上都比我更加优秀」

拉菲莉亚：「而先代大人中意的人也正是当今的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但是，被选中的却是我。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拉菲莉亚：「当我向纳达尔大人询问原因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拉菲莉亚：「……我和圣女这个位置比较相称」

和圣女相称，吗。

纳达尔选择圣女的基准究竟是什么啊。

拉菲莉亚：「我感到非常疑惑」

拉菲莉亚：「圣女伊莲，应该是由最虔诚的圣职者被任命的，拥有最高荣誉的职务」

拉菲莉亚：「我无论如何都想不通，自己有哪点和圣女相称」

拉菲莉亚：「所以，我就故意对纳达尔大人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拉菲莉亚：「结果，我就被排除在候补之外，而现在的圣女大人则得以被选中」

还有这样一段经历啊。

不过，果然是有不能释怀的地方。

凯伊姆：「你是认为现在的圣女和这个职位很相称，才会去这么做的吧？」

凯伊姆：「并不是什么需要感到内疚的事情」

拉菲无力地摇了摇头。

拉菲莉亚：「……不是的」

拉菲莉亚：「后来，我终于注意到自己为什么不想成为圣女了」

拉菲低下头，叹了口气。

拉菲莉亚：「我……害怕成为圣女」

拉菲莉亚：「没有自信的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担任圣女这么重要的职位」

拉菲莉亚：「就算我不去做，在我的面前也有希望成为圣女的，拥有足以担此重任力量的人」

拉菲莉亚：「那么，我不做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

拉菲莉亚：「但是，这只是好听的说法」

拉菲莉亚：「这只是我为了宽慰自己，而编出的好听的说法」

拉菲勉强地从喉咙中挤出话来。

用力握紧自己颤抖的双手。

拉菲莉亚：「我后悔了」

拉菲莉亚：「在看到先代圣女大人被处刑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卑鄙小人」

拉菲莉亚：「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了」

拉菲莉亚：「我是在逃避众人的谴责，是在逃避因为懈怠祈祷而被处罚的结果」

拉菲莉亚：「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了现在的圣女大人」

拉菲莉亚：「那时的我因为太过软弱，甚至都已经丧失了作为圣职者生存的自信」

拉菲抬起头来。

拉菲莉亚：「但是，圣女大人却对那样的我说了一句话」

拉菲莉亚：「“成为我的侍从吧”」

拉菲将手放在胸口，将重要的回忆低声倾诉。

拉菲莉亚：「我是被圣女大人所拯救的」

拉菲莉亚：「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效忠于她，无论面对何事都对她坚信不疑」

拉菲莉亚：「在圣女大人面前，我如是起誓了」

这就是两人的约定。

圣女是在听到那件事以后，要拉菲来做自己的随从的。

给予作为圣职者而饱受挫折的拉菲职责，让她重新站了起来。

拉菲莉亚：「……但是，当上随从以后，我也总是在不停地逃避」

拉菲莉亚：「不能让自己坚强地面对困难，一次次地惹圣女大人生气」

拉菲莉亚：「我就连自己发下的誓言都没能守护住」

拉菲莉亚：「明明好不容易才从圣女大人那里得到这个机会的……我既痛恨这么弱小的自己，又为自己感到羞愧」

……对于拉菲来说，圣女就是她的光明。

在软弱的自己逃离的圣女的道路上，一往直前走着的光明。

同时，将迷失了方向的拉菲救回来的人也是圣女。

所以，拉菲选择去成为她的影子。

因为逃避而保持着愧疚之心，因而选择了作为影子去支撑圣女的这条道路。

但是，拉菲也没能用自己对圣女的信仰，去坚守好这个职责。

无法说出什么强硬话语的她，都被纳达尔的话要的团团转，没能守护好两人的誓言。

而拉菲也是为此而不断地在自责。

拉菲莉亚：「我的身体从昨天开始就使不出力气，站起来也很辛苦」

拉菲莉亚：「东西基本上也吃不下去」

拉菲莉亚：「虽然不知道我是怎么被救回来的……不过这份力量应该也无法持续很久吧」

凯伊姆：「拉菲……」

拉菲莉亚：「但是，能让我活到现在，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拉菲莉亚：「像这样留下一条命，我就可以在最后为圣女大人尽忠了」

拉菲摆正坐姿，笔直的凝视着我。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请您务必答应我这个请求」

拉菲莉亚：「请带圣女大人逃跑吧」

拉菲莉亚：「直到我被处刑之前，都让她到哪里去躲一躲」

拉菲莉亚：「在行刑结束之后，帮助她将从前的事情全部忘掉，让她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吧」

凯伊姆：「……」

带着圣女从这里逃走，就已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此之上，还要照顾她，直到她能够独立生活？

就算报酬很高，这也要求得太过了。

拉菲莉亚：「……不行吗」

拉菲伤心地低下头。

按照常识来考虑的话，这种麻烦的委托想都不用想就会拒绝。

凯伊姆：「别摆出那副表情啊」

我叹了口气，将手放在拉菲的头上。

拉菲莉亚：「可是……」

凯伊姆：「你的委托每回都是那么乱来，乱来得让人叹息不已」

但是，我是知道的。

拉菲拜托给我的这些过分的请求，究竟包含了她多么强烈的心意。

凯伊姆：「要把圣女带出去，必须要躲过无数的监视」

凯伊姆：「我没办法保证能成功，即使这样也要做吗？」

拉菲莉亚：「凯伊姆大人……」

拉菲的眼睛湿润了。

凯伊姆：「怎么样，是做还是不做？」

拉菲莉亚：「拜托您了」

拉菲深深地低头行礼。

没想到她居然会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圣女的得救啊。

她到底想要多招人喜欢啊。

太阳正在西沉。

距离明天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凯伊姆：「……」

我的心中仍旧在为从拉菲那里接受的委托而迷茫。

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一个人负起责任死去。

如果圣女不被处刑，那么民众的愤怒就会指向圣教会吧。

毫无疑问，会有很多圣职者因为圣女的缘故而牺牲。

同时，圣女也不再会有人去信奉。

为了守护都市的稳定和平，必须要将圣女处刑。

所以，拉菲才要代替圣女受死。

她的想法应该没错。

被栅栏围住的处刑场上，不会有围观者靠近。

被杀的女性是不是圣女，应该也没有人能分辨出来。

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只能离得远远地看着圣女。

而纳达尔他们应该也不会将这件事特意挑明。

但是——

牺牲拉菲去拯救圣女，真的没问题吗。

应该被处刑的，是现在的圣女，还是拉菲呢。

无论哪个人死去，都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死去而活着的人生，真的可以存在吗？

在大崩落中掉到牢狱的我，总之是拼命地活了下来。

为了每天的食物，为了能够苟活下去而拼尽全力。

没有去想其他事情的工夫。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样的我也是得到了救赎。

多亏先代圣女被处刑，大脑至少不需要去为产生大崩落的原因而苦恼。

可以毫无根据地去相信，崩落已经不会再度发生。

接下来，就只要想着如何能够生存下去就好。

那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但是，现在不同。

菲诺列塔掉下去了。

随着梅尔特的死去，她的料理也成为了永远的过去式。



虽然平常没有察觉到，但我在牢狱中的这些年来，也拥有了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回忆。

而这些，也全部都失去了。

又要在牢狱里从头来过吗？

明明有可能会再度发生崩落？

光靠着替换圣女，无法停止崩落的发生。

不管圣女献上多么虔诚的祈祷，崩落也不会因此而停止。

我能在这种状态下，像从前那样地生活吗？

……答案很明显。

那么，就必须要去思考。

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取舍。

现在没有时间去为究竟要牺牲圣女还是拉菲这种事而苦恼。

……我还有，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将一个计策藏在心中，向娼馆街走去。

然后，再次回到圣女那边。

圣女还是保持着和我告别的姿势，低着头一动不动。

在我离开之后，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

圣女：「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为什么知道是我？」

明明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圣女：「走路的方式，开门的方法……人们有很多自己注意不到的特征」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就算来的是个坏人你也能感觉出来么」

圣女：「因为是您，所以我才能知道」

凯伊姆：「能够被圣女大人记住，我还真是光荣啊」

圣女：「我现在已经不是圣女了」

凯伊姆：「那倒也是啊」

圣女：「我没有想到您会再来」

圣女：「您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事要找我了」

凯伊姆：「没那回事」

我拿开桌上的瓶子，将棋盘摆了上去。

凯伊姆：「至少还是可以找你下盘棋的吧」

圣女：「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凯伊姆：「我来帮你」

凯伊姆：「你一边思考着盘面一边下棋试试」

圣女：「……我知道了」

在圣女的话语下，我来帮她移动棋子。

回想起原来下棋的光景，就让人不禁恍然若失。

凯伊姆：「接下来该我走了，车从C 4 移到E 4」

圣女：「这样下棋也别有一番乐趣呢」

圣女：「相比眼睛能够看见的时候，感觉反而能够更加清楚地读懂您的棋路」

凯伊姆：「还真是达人的台词啊」

第一局因为圣女还没有习惯，所以是我的胜利。

但是随着对这种下棋方式的熟悉，她也在渐渐地变得原来越强。

这一局，我已经陷入了相当的苦战中。

圣女：「H 7 的象飞到E 4」

凯伊姆：「唔……」

圣女：「呵呵，您看上去很辛苦呢」

凯伊姆：「等等，你等我好好想想」

这样下去，国王就会被逼到死角。

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胜利的可能性，只能朝着平局而努力。

是要坚决地去找寻胜机呢，还是要妥协地瞄准平局呢——

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我无意间看了圣女一眼……

她的身体正在微微地颤抖着。

脸色也很难看。

凯伊姆：「身体不舒服吗？」

圣女：「不，没问题的」

凯伊姆：「如果很严重的话就别下了」

圣女：「我要继续」

真没问题就好了。

我为了抑制住圣女的颤抖，将她抱在怀中。

凯伊姆：「难道说，你是在害怕吗？」

圣女：「……」

对啊，就是这样啊。

……不，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家伙，明天就要死了。

必须抬起自己的双脚，迈向无尽的深渊。

不可能不会害怕的。

我对自己的迟钝有些吃惊。

凯伊姆：「抱歉，白天我看你还很平静的」

圣女：「没关系的，这是已经被决定好的命运」

凯伊姆：「如果我要你从这里逃走，你愿意吗？」

圣女：「逃走……？」

圣女想了一会后，露出寂寞的笑容摇了摇头。

圣女：「做不到的」

凯伊姆：「为什么？」

圣女：「就像我有着自身的信仰一样，每个人都有着我的心之所向」

圣女：「诺瓦斯·艾蒂尔是靠着圣女的祈祷之力而漂浮的」

圣女：「正因为对此坚信不疑，人民才能在这充满动荡与不公的都市中生存下来」

圣女：「在不知何时就会崩落的城市上，是无法去致力于生活的」

凯伊姆：「你说得虽然没错……」

圣女：「我想，您的内心也曾经被先代大人所拯救过」

圣女：「这次，该轮到我了」

圣女：「人无完人」

圣女：「必须要有人来背负这所有的不平与不公」

圣女的肩膀颤抖着。

紧闭的双眼中沁出泪水，滑落脸颊。

凯伊姆：「但是，还是会还害怕吧」

圣女：「那是当然的」

圣女：「如果可以逃走的话，我想要立刻就逃走」

圣女：「但是，这不是会被容许的事情」

圣女：「只有将圣女处刑，让新的圣女继续去祈祷，民众们才能安心地生活」

圣女：「如果圣女逃跑的话，他们那些无处发泄的愤怒，终究会爆发出来的吧」

圣女：「牺牲我一个人就能解决这一切，这就足够了」

圣女所说的话一点都没错。

她是在用这些正论来说服自己，想要从而克服自己的恐惧。

圣女：「在被圣教会捡到之前，我只是一个贫穷的孤儿」

圣女：「每天，都在为了保住性命而生活」

她的境遇和我一样啊。

圣女：「多亏被圣教会捡到，我才能够免于饿死」

圣女：「为此，圣教会如果要我死，我就不得不亡」

圣女：「而且，圣女如果不能达成作为圣女的使命，那她的存在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凯伊姆：「这句话是错的」

凯伊姆：「你并没有失去一切」

圣女：「您知道我的什么呢？」

圣女即使被圣教会背叛，也不曾忘却祈祷。

作为结果，她听到了天使的声音。

就算圣教会灭亡，她的信仰也当得以残存

凯伊姆：「你的那份坚定不移的信仰，不是会留下来吗？」

凯伊姆：「如果还是不满意的话，这么说吧……」

凯伊姆：「……在这里，你还有我」

圣女：「凯伊姆，先生……」

圣女颤抖着扑到我的怀中。

圣女：「为什么……为什么您要说这种话呢」

圣女：「明天，我就要死了」

圣女：「沐浴着大家的唾骂，走上那条不归的道路」

圣女：「为什么，您还要给我这样的人带来希望呢？」

圣女：「您这么做……只会让我痛苦……」

圣女在我的怀中缩成一团，抽抽搭搭地哭泣着。

我望着她那小小的背影。

……这家伙为什么非死不可呢。

地震也好崩落也罢，都和圣女的意愿没有任何的关系。

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死。

一切都是为了那些民众。

凯伊姆：「你没有必要去死，若是想要逃走的话，我会帮你的忙」

我抱住圣女。

为了不让那娇小的身体逃开，而紧紧地将其拥入怀中。

圣女：「您是个坏人。像这样来诱惑我，究竟是有何企图呢？」

凯伊姆：「我说过了吧，你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外人了」

圣女：「只是因为这个吗？」

圣女：「不是外人……仅仅就是因为这个吗？」

圣女：「就不能……就不能再多向我索求一些吗？」

圣女的眼角流出泪滴。

圣女：「……请您将我当成一名女性来看待吧」

圣女轻轻地抱住了我。

凯伊姆：「你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吗？」

凯伊姆：「你可是圣职者啊？」

圣女：「忘记了吗？」

圣女：「我已经被驱逐出教会了」

圣女：「现在的我不是圣职者，而只是个单纯的罪人」

没错。

圣女已经和普通的女性没有区别了。

已经不再被那些条框所束缚。

圣女：「您说，要带着我逃走」

圣女：「很遗憾，那种事情我是做不到的……」

圣女：「但是，如果您对我多少有点意思的话」

圣女：「只限今晚，就请让我知道快乐为何物吧」

圣女：「如果我有资格向凯伊姆先生索求的话……那么，就请把我当成凯伊姆的所有物吧」

凯伊姆：「……圣女小姐」

圣女：「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圣女伊莲了」

圣女：「我的名字叫，柯蕾特……」

圣女：「柯蕾特·阿纳斯塔西娅」

柯蕾特……

拉菲曾经从口中说出一次这个名字。

确实，是在被赶出随从之位的时候。

那是这家伙的真名吗。

柯蕾特：「明天，我就要将这个身体献给诺瓦斯·艾蒂尔了」

柯蕾特：「但是……我想要把我的心……」

柯蕾特：「柯蕾特的心，献给您……」

柯蕾特：「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柯蕾特：「不可以吗……？」

柔软的身体紧紧地靠在我的身上。

虽然不算丰满，但她那洁白而滑嫩的肌肤勾勒出的身体线条，却十分的有魅力。

该怎么做才好。

这是明天将要死去的女孩子，最后的愿望。

我…

果然还是没法去做那种事

凯伊姆：「……呐，柯蕾特」

凯伊姆：「或许，你的确已经不是圣职者了」

凯伊姆：「但是，不管你怎么否定，也都还有不可以放弃去相信的东西吧」

柯蕾特：「那个是……」

凯伊姆：「我并不讨厌肌肤之亲」

凯伊姆：「但是，我要否定你那个所谓『失去了一切』的说法」

凯伊姆：「你还有拉菲在，也还有坚信不疑的信仰」

凯伊姆：「不要说什么一无所有啊」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

我知道的。

这家伙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至死不渝地去祈祷。

而正是她的这份坚强让我惊讶，也让我感动。

凯伊姆：「这是你辛辛苦苦为神灵与天使一直守护住的贞操」

凯伊姆：「不应该这么轻易地就献给我」

凯伊姆：「这一点，你自己应该也知道得很清楚」

我的话让圣女忽然露出微笑。

柯蕾特：「您真的……是位很温柔的人呢」

柯蕾特：「应该有很多人，都曾经被您的那份温柔所拯救吧」

凯伊姆：「天知道，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仅此而已。

柯蕾特：「谢谢您，多亏了您让我，让我清醒过来了」

圣女从我的身旁离开。

柯蕾特：「我会毫不后悔地迎接明天的」

凯伊姆：「……这样啊」

柯蕾特：「我会优秀地完成这最后的任务」

柯蕾特露出了圣女般圣洁的微笑。

凯伊姆：「那盘棋，要继续下吗？」

我看着下到一半的棋盘，向柯蕾特问道。

柯蕾特：「也是呢」

柯蕾特：「在这里结束就太可惜了」

凯伊姆：「我拿过来了个好东西，一边喝一边下吧」

我将准备好的瓶子和杯子拿了出来。

柯蕾特：「这是什么呢？」

凯伊姆：「葡萄酒，你喝过吗？」

柯蕾特：「没有」

柯蕾特：「饮酒是被圣戒所禁止的」

凯伊姆：「那现在就已经没关系了吧」

我将塞紧的瓶塞拔起，拿起瓶子。

红色的液体随着咕咚咕咚的响声被倒入杯中。

柯蕾特：「虽然知道得不是很清楚，但我听说葡萄酒是很昂贵的商品」

柯蕾特：「您是怎样弄到手的呢？」

凯伊姆：「说是很贵，有一枚圣铸金币也够买一瓶的了」

凯伊姆：「如果没尝过酒味就死去，人生可是会有相当大的遗憾啊」

柯蕾特：「这是那么美妙的东西吗？」

凯伊姆：「就能治愈人的心灵，和圣女大人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柯蕾特：「呵呵，是个有趣的东西呢」

凯伊姆：「圣女小姐也务必要喝喝看啊」

柯蕾特：「请叫我柯蕾特」

凯伊姆：「那个我已经叫惯了，以后会注意的」

我牵起柯蕾特的手，让她握住酒杯。

柯蕾特：「有种水果的香味，不知道好不好喝呢？」

凯伊姆：「尝尝看吧」

柯蕾特怯生生地倾过杯子，啜饮了一口，咽下。

然后，大大地呼了口气。

柯蕾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呢」

柯蕾特：「但是，感觉非常的香醇」

柯蕾特：「而且，身体有种轻飘飘的感觉」

凯伊姆：「这就是酒的好处」

柯蕾特又喝了一口。

柯蕾特：「感觉很舒服」

凯伊姆：「喝过头的话脑袋可是会晕的哦」

柯蕾特：「听到了一件好事呢。那么就请您多喝一点，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我会这么做的，不过，我可是很能喝的哦」

将葡萄酒倒入杯中，一口喝下。

与烧酒不同，这种满满扩散开地水果香味，让人感到无比的华丽。

柯蕾特：「这个还有能喝不能喝的说法吗？」

凯伊姆：「啊啊，不能喝的人，只要抿一口就会红着脸倒下去」

柯蕾特：「我又怎么样呢？」

凯伊姆：「谁知道，不过看上去还算能喝」

柯蕾特：「我不会输给凯伊姆先生的」

凯伊姆：「你是真心讨厌失败啊」

柯蕾特：「没有这份秉性，我当初是当不上圣女的」

凯伊姆：「没错」

我将杯子摆好，坐回椅子中。

凯伊姆：「你还记得棋子的摆放吗？」

柯蕾特：「没有问题」

棋局封盘的时候，是轮到我不下。

盘面上的我被柯蕾特步步紧逼，相当的艰苦。

凯伊姆：「我之前就在想了，柯蕾特相当的聪明哦」

凯伊姆：「不会犯下第二次同样的失误，也不会忘记已经记住一次的东

西」

凯伊姆：「而且算路也很强」

柯蕾特：「我倒觉得您说的那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

凯伊姆：「就是因为你觉得它们普通，所以才难得」

我将马跳到下一步便可将军的位置。

将进攻的态势贯彻下去。

柯蕾特：「真是大胆的一手呢」



凯伊姆：「只不过是我不想不进则退罢了」

柯蕾特：「我也同意您的看法，象从A 4 飞到C 6」

凯伊姆：「……」

对马和车的双叫吃吗……

无论动哪颗棋子，另外一颗都会被吃掉。

想做出决定相当艰难。

柯蕾特：「最后，我有件事想要跟您说……」

凯伊姆：「什么事」

我将车移动到将军的位置。

柯蕾特：「我在想，您是不是应该从牢狱中走出来了呢？」

凯伊姆：「……你突然这是在说什么？」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经常会说关于牢狱的话题」

柯蕾特：「但是，您也一直都在说，会在牢狱里生活是命中注定的，无可奈何的事情」

柯蕾特：「我想，那应该是您经受过巨大的伤痛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柯蕾特：「但是……现在的您明明可以从牢狱出来，却安于现状，拒绝去做出改变」

柯蕾特：「这样做，真的好吗？」

我并没有安于现状，

也不曾惧怕过改变。

其实，我也想过要去从过去的痛苦中解脱。

只是……没有可以下断言的自信。

柯蕾特：「恐怕，凯伊姆先生您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吧？」

柯蕾特：「您自己……一直有意识地在逃避自己的生存方式」

心底渐渐变得不平静起来。

自己的生存方式……

自己生存的意义。

虽然曾无数次的发现，这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但最终也还是没能将它完全舍弃。

柯蕾特：「您停滞不前，为曾经的痛苦所羁留」

柯蕾特：「凝视自己，相信自己，决定自己前方的道路……」

柯蕾特：「这是即使双目失明，失去一切的我，都能做到的事情」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不可能做不到的」

柯蕾特：「请您不要在牢狱中驻足不前，请您代替我，向前方走下去吧」

凯伊姆：「柯蕾特……」

柯蕾特：「……非常抱歉，我说了那么多自以为是的话」

柯蕾特：「但是，我希望您能在我被处刑之后，有一天能想起我所说的这些话」

柯蕾特露出温柔的微笑。

在让自己做好明天赴死觉悟的同时，还不忘来担心我么。

为什么，她要做到这种地步呢。

柯蕾特：「王后自 C 3 至 E 1，将军」

凯伊姆：「……这一手很严厉啊」

留给我的选择非常的少。

这样下去，想走成和棋也困难了。

柯蕾特：「或许，这会是我的初胜吧」

说着，大大地打了个呵欠。

……时间到了啊。

柯蕾特：「为什么呢……」

柯蕾特：「突然之间，感到非常的困」

凯伊姆：「是你太累了吧，要睡觉吗？」

柯蕾特：「您，您在说什么呢……」

柯蕾特：「好不容易……才占据了一次，胜势……」

我抱住倒向一边的柯蕾特。

然后，将她抱到床上。

凯伊姆：「你已经很努力了」

我在柯蕾特的杯中放了安眠药。

虽然她着实喝了不少，但是却这么久才有睡意。

毕竟她也持续过那么长时间的祈祷。

应该是用强韧的精神将睡意逼退的吧。

真是了不起啊。

凯伊姆：「要我向前走，吗」

我知道的。

如果是之前的话，我是可以回去的。

向圣女和拉菲道别之后，就可以安心回牢狱去了吧。

但是，现在不同。

我不会回去的。

因为，你是教会了我那份我所不曾注意到的事情。

凯伊姆：「圣女小姐」

我重新叫起了柯蕾特的那个名字。

你是圣女。

不管谁说些什么，你都有着足以被称作圣女的纯粹与坚强。

现在的你，还不该去死。

柯蕾特：「……嗯，唔嗯……」

柯蕾特微微地发出梦呓。

差不多也是时候该醒了啊。

我静静地站起，用绳子将柯蕾特的脚绑在床上。

要注意不能让她逃跑。

柯蕾特：「嗯……」

柯蕾特醒了过来。

在聆听了一会周围的声音之后，坐起身子。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

柯蕾特：「不」

柯蕾特：「但是我相信，您直到最后都会陪在我身边的」

凯伊姆：「这样啊」

我还真是在被相当地信赖着啊。

不过，她知道事实之后，应该会向我发火吧。

柯蕾特：「……好安静呢」

柯蕾特：「处刑的仪式还没有开始吗？」

凯伊姆：「好像还没吧」

柯蕾特皱起眉毛。

柯蕾特：「请问这里是哪里？」

凯伊姆：「你的房间啊」

柯蕾特：「……不，不是的」

柯蕾特：「周围的声音，房间的大小，建筑的材料，我都能感受得到」

柯蕾特：「这里不是圣殿」

柯蕾特：「被子和穿着的衣服也和以往的不同」

柯蕾特：「您究竟做了什……」

圣女惊讶地环视周围，表情慢慢地变得强硬起来。

柯蕾特：「我再问一遍，这里是哪里？」

……果然，还是瞒不过她啊。

嘛，反正这也是早晚要跟她说的事情。

凯伊姆：「冷静下来听我说」

柯蕾特：「好的」

凯伊姆：「这里是牢狱，你现在在我的家里」

柯蕾特：「牢狱……？」

凯伊姆：「你身上的衣服是我问别人借的，圣女的服装太显眼了」

柯蕾特：「……难道说，您将我带出圣殿了吗？」

凯伊姆：「就是这么回事」

柯蕾特：「您这是在做什么……」

昨天晚上，我趁着柯蕾特昏睡的时候将她带出了圣殿。

因为也让看守的圣职者们吃下了同样的安眠药，所以很顺利地就将她带了出来。

多亏拉菲很好地做了善后，所以直到今天早上牢狱也没有什么异动。

当然，柯蕾特是对此全不知情。

柯蕾特：「您认为做出这种事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柯蕾特：「请赶快将我带回圣殿！」

凯伊姆：「没关系的，我有应对的办法」

柯蕾特：「那个所谓应对的办法是什么？！」

凯伊姆：「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柯蕾特紧紧握住自己的手。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我真是看错您了」

柯蕾特：「我什么时候乞求过饶命？什么时候拜托过您带我逃跑？」

柯蕾特：「请您赶快将我送回原来的地方」

凯伊姆：「做不到」

柯蕾特：「为什么」

凯伊姆：「那个我也不能说」

柯蕾特：「为什么？！」

柯蕾特：「如果您这个行动是基于自身的考虑，应该没有什么需要瞒我的必要」

柯蕾特陷入一时的沉默，然后，静静地开口。

柯蕾特：「……您是什么人谁拜托了吧？」

柯蕾特：「会拜托您做这种事的……也就只有拉菲了吧」

柯蕾特很快地就得出了答案。

她的眼光相当敏锐。

柯蕾特：「我说得没错吧」

凯伊姆：「错了」

柯蕾特：「我听到您微微地咽了口唾液」

感觉柯蕾特正用她那双不能见物的眼睛瞪视着我。

柯蕾特：「就算眼睛是瞎的，我还有一对耳朵。就算您想要糊弄过去也是没用的」

柯蕾特：「请您将事实告诉我」

柯蕾特：「这件事是拉菲做出来的吧」

我不禁叹了口气。

这家伙基本已经把事实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想瞒也瞒不下去了。

没办法……

凯伊姆：「……知道了，我投降」

凯伊姆：「是拉菲拜托我带你逃走的」

柯蕾特：「您就没想过，做出这种事来会引起多大的骚动吗？」

凯伊姆：「我也对她说了同样的话」

凯伊姆：「但是她却想出了很好地应对办法」

我将拉菲所定的计划告诉给柯蕾特。

柯蕾特：「居然做出这么任性的事……！」

柯蕾特的双手因为愤怒而颤抖。

柯蕾特：「您为什么没有阻止她？！」

柯蕾特：「为什么要参与到拉菲的这个计划当中？！」

柯蕾特：「您应该马上就知道，她所说的事情是很奇怪的吧？！」

凯伊姆：「我可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柯蕾特：「我知道拉菲的想法」

柯蕾特：「但是，您应该和拉菲不同的，凯伊姆先生」

柯蕾特：「为什么连这种事情都没能理解呢？」

凯伊姆：「谁知道呢，到底是为什么啊」

凯伊姆：「总觉得拉菲的这个提议听上去不错」

凯伊姆：「你现在还不应该死去」

凯伊姆：「就是这么回事」

柯蕾特：「我从未想过，您居然会是个这么随便的人……」

柯蕾特：「我的幻想全都破灭了」

柯蕾特：「亏我那么地相信着您，仰慕着您……」

凯伊姆：「这样啊……那也没办法了」

被她讨厌也无所谓。

只要能让这家伙和拉菲幸福，我被怎样都无所谓。

柯蕾特：「我知道了……就随你们的便吧」

柯蕾特：「拉菲也是，既然她那么想被处刑，那就让她开开心心地去送死好了」

凯伊姆：「不要这么说」

凯伊姆：「你以为拉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做出这个决定的？」

柯蕾特：「我不可能会知道的吧！」

柯蕾特：「拉菲从来不曾明白过我哪怕是一点的心情」

柯蕾特：「如果她理解我，就不可能会想到要代替我去送死这种傻事」

凯伊姆：「拉菲总是最先考虑你的事情」

柯蕾特：「那只是她太肤浅」

柯蕾特：「如果以为代我受死就能让我开心，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凯伊姆：「没搞明白的人是你」

柯蕾特：「您又知道些什么呢？」

柯蕾特：「她只要一被神官长紧逼就简单地推翻自己的意见，也察觉不到他人的心情」

柯蕾特：「现在，又问都不问我，就擅自去代替我送死」

柯蕾特：「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做法」

在柯蕾特的眼中，拉菲应该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吧。

不过，也正是这份温柔让她背叛了柯蕾特。

虽然不曾坚定地贯彻信仰，但拉菲却在拼命地为圣女所尽忠。

拉菲用她的温柔，站在阴影中拯救着柯蕾特。

不，这一点柯蕾特应该也很清楚。

我取出小刀，将绑住她双脚的绳子切断。

柯蕾特：「你要做什……」

凯伊姆：「跟我来」

我牵住柯蕾特的手，用力地拉着她向外走去。

柯蕾特：「您，您要带我带到哪里？」

我硬让差点倒下的柯蕾特站起身向前走。

凯伊姆：「去处刑场」

柯蕾特：「我不想去」

凯伊姆：「不，是我要带你去」

凯伊姆：「这是你和拉菲最后的见面」

柯蕾特：「我，我不要」

虽然圣女踏着地面拼命地抵抗，但终究也只是女孩子的力气。

我强行拉着她走了起来。

柯蕾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凯伊姆：「我对雇主是很温柔的」

柯蕾特：「……」

柯蕾特的抵抗减小了。

过去的圣女，曾经和拉菲闹僵。

我刚才所说的话，和那时对她说的话是一样的。

柯蕾特：「我已经不是凯伊姆先生的雇主了」

凯伊姆：「我知道」

凯伊姆：「我现在的雇主是拉菲」

我拉着柯蕾特，向关所走去。

走起来之后，柯蕾特就放弃了抵抗。

虽然可能只是我的错觉，但总觉得自己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那充斥着悲伤的，心情。

挚友代替自己去走上死亡的道路。

而自己必须要拼命地踏着友人的尸骨生存下去。

如果我被吉克做了同样的事情，应该也会生气吧。

但是，那也要建立在吉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基础上。

我窥视着柯蕾特的表情。

感觉她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这个表情很好。

存在于那里的，不再是一个拥有强韧意志的圣女伊莲的扑克脸。

而是一个名为柯蕾特的，柔弱少女的表情。

处刑场边已经是人山人海。

这几天关所的通行规定已经有所缓和，牢狱的人们也可以来参观处刑。

柯蕾特注意着不碰到他人，慢慢地走着。

柯蕾特：「……这里究竟有多少人呢？」

凯伊姆：「大概有参见圣女仪式的四倍吧」

凯伊姆：「大家都是来看拉菲被杀的」

我拉着柯蕾特，来到终于发现的人少的地方。

不远处，『杀了圣女』的呼声正在接连响起。

放眼望去，每个人都在忍耐着愤怒与不安，注视着处刑场那边的动静。

聚集的住民：「可恶，为什么我要遇到这种……」

聚集的住民：「还回来……把我的孩子还回来啊……！」

聚集的住民：「是圣女的错，都是圣女不好」

聚集的住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对那家伙处刑？！」

周围的人们恨恨地说道。

柯蕾特自从来到处刑场之后，说话就明显地减少了。

颤抖着将身体缩成小小的一团。

凯伊姆：「你在颤抖哦」

柯蕾特：「我想要让自己明白，我正是为这种时候而存在的」

但是……说着，柯蕾特握住我的胳膊。

柯蕾特：「我真是愚蠢」

柯蕾特：「明明刚才还对拉菲不屑一顾，现在却又在因为拉菲能够替我去送死而感到安心」

柯蕾特：「我是多么地没用，多么地令人羞耻啊」

我叹了口气。

凯伊姆：「拉菲也曾经对无法贯彻信仰的自己，对无法坚强面对人生的自己说过同样的话」

凯伊姆：「她怀着对成为你这个圣女的侍从的感谢之心，一直都在责备着不断背叛你期待的自己」

凯伊姆：「而即使是那样的自己，也有能够做到的事情」

凯伊姆：「拉菲是这么说着，要求去代替你送死的」

柯蕾特：「拉菲……」

柯蕾特用只有凑近才能听清的小声低语着。

紧闭的眼睛变得湿润，仿佛马上就要哭出来一般。

凯伊姆：「拉菲一直都在想着你的事情，唯有这点，绝对不许你否认」



我展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

周围响起巨大的欢声。

抬眼看去，拉菲已经出现在了处刑场。

她闭着双眼，被纳达尔牵着手登场。

将头发垂下，穿上圣女仪式服的拉菲，从远处看来和柯蕾特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不是很熟悉这两个人的长相，是不会知道这是替身的吧。

柯蕾特：「有什么要开始了吗？」

凯伊姆：「拉菲走出来了」

柯蕾特：「……拉菲……」

柯蕾特低下头去。

聚集的住民：「杀了圣女」

聚集的住民：「杀了圣女！」

聚集的住民：「杀了圣女，杀了圣女！」

聚集的住民：「杀了圣女！！」

聚集的住民：「杀了圣女！！！」

祈愿着圣女之死的大合唱，在整个处刑场响彻。

有人向上挥舞着胳膊，有人用力摇晃着栅栏，还有人想要冲进栅栏之中。

虽然卫兵勉强将他们挡了下来，但围栏却已经摇摇欲倒。

处刑场被狂乱的漩涡所吞噬。

凯伊姆：「没事吧，柯蕾特」

柯蕾特：「……拉菲……」

处刑场是街道上向悬崖突出的一个角落。

虽然原来是一个小山丘，但在大崩落的时候坠落了一半，变成了悬崖峭壁。

圣女就是要独自一人来到悬崖边上，然后向下跳去。

不会由任何人来杀。

而是要一边忏悔着自己懈怠祈祷，引发崩落的罪孽，一边用自己的脚一步步地迈向通往死亡的道路。

前方有卫兵在拿着弓箭严阵以待。

如果圣女想要逃跑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射出箭矢，将她当场射杀。

纳达尔和拉菲正在向处刑场的中央走去。

纳达尔：「诸位，请肃静！」

纳达尔大声地喊道。

但是，因为周围的声音实在太太，几乎都没起到什么效果。

重复叫过好几次后，周围终于开始安静下来。

纳达尔：「肃静！」

纳达尔：「接下来就要执行死刑了」

纳达尔：「站在这里的人就是疏于祈祷，没有尽到作为圣女应尽义务的大罪人！」

纳达尔：「这种人没有资格再成为圣教会的一员」

纳达尔：「故此，如今我们已将她驱逐出圣教会，如今的她已经既不是圣女也不是圣职者了」

纳达尔：「而站在那边的，就是我们伟大的第30代圣女伊莲大人！」  
欢声再度响起。

在纳达尔的手指向的地方，站着一位与拉菲穿着同样服装的女性。

那应该就是新一任的活祭品了。

纳达尔：「圣教会将在新任的圣女大人面前，对这个大罪人施以惩罚」

纳达尔：「但是，我希望大家回想一下」

纳达尔：「我们每个人，原先都是生活在这个都市中的神圣的信徒」

纳达尔：「虽然是罪人，但她也是人类的孩子」

纳达尔：「圣教会教会我们，要对每个人都怀有同等的慈悲之心」

纳达尔：「因此，如今我们将会给予这个人一个最后实现愿望的机会」

纳达尔和拉菲交谈着。

她是在向纳达尔传达自己最后的心愿吧。

一名圣职者被纳达尔叫到，跑了过去。

他的手上，拿着一把竖琴。

凯伊姆：「那个是……」

柯蕾特所弹的竖琴。

她拿那个是想要做什么？

柯蕾特：「啊……」

拉菲所弹奏的琴音，流淌在处刑场之中。

飘扬在她手指之下的音符，构成了柯蕾特曾几何时曾经弹奏过的乐曲。

狂乱的群众们被那满载哀愁的旋律所吸引，渐渐停止了喧哗。

柯蕾特：「这个曲子……为什么……」

只要听到柯蕾特弹奏竖琴的声音，就会露出一副被治愈表情的拉菲。

凯伊姆：「每当你开始弹琴的时候，拉菲总会打开窗户，侧耳倾听」

凯伊姆：「你应该也察觉到了吧」

柯蕾特：「拉菲……」

柯蕾特用力地握着我的手。

凯伊姆：「呐，柯蕾特」

凯伊姆：「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

凯伊姆：「既然有人能够坚强地将自己的信仰贯彻始终，自然也就会有人做不到这一点」

凯伊姆：「既然有能够毅然地迈步前进的人，自然也会有人止步不前」

凯伊姆：「但是，之所以会有人无法贯彻自己的信仰，或许是因为她对他人抱着强烈的关怀之心」

凯伊姆：「无法毅然地迈步向前，或许是因为在关心他人，而自己放慢了自己前行的脚步」

凯伊姆：「这并不是可以一概而论地去指责的地方」

拉菲绝不是意志薄弱，也并非优柔寡断。

她只是选择了和柯蕾特不同的生存方式而已。

凯伊姆：「你觉得，光靠你自己的力量，能一直坚持做圣女做到现在吗？」

凯伊姆：「你应该清楚的吧？」

凯伊姆：「对于你来说，拉菲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凯伊姆：「拉菲究竟是在多么地仰慕你，又是在怀着怎样的思念去想要为你而死的呢」

凯伊姆：「稍微站在拉菲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吧」

不知不觉间，那满溢着哀愁的琴音，已经让人群中已然悄无声息。

微风中，唯有拉菲所弹奏的旋律正在静静地流淌。

柯蕾特：「……拉菲……」

柯蕾特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这是让人十分怀念的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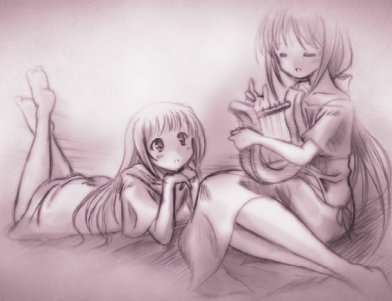
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拉菲所让我听到的曲子。

悲伤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拉菲总会取出竖琴，弹奏这一曲琴音。

那时的我，总是会向那有如微风般给予我温柔的拉菲撒娇。



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陪在我身边——对此，我坚信不疑。

……但是，从我当上圣女的那天起，拉菲就再也不曾弹奏过这首曲子。

将我称作圣女大人，不再容许我对她撒娇。

我是圣女伊莲。

在拉菲的心中的柯蕾特已然死去。

我是走到了哪里呢。

柯蕾特，已经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吗。

那之后……弹奏这首曲子的人，就变成了我。

这是我缓解心中不安，唯一能想到的方法。

只有这首曲子，才能让我找回从前的自己。

所以，每逢内心被不安所折磨的夜晚，我就会独自弹奏此曲。

坚信着，它是我以柯蕾特之名与过去的拉菲间唯一的羁绊。

凯伊姆先生说了。

拉菲一直都在聆听着我的琴声。

虽然脸上从来没有将这件事表现出来，但是她却真的在认真地聆听着。

而如今，拉菲将这首久违的曲子重新弹起。

就在她将要作为圣女而被处刑前的，临终的一刻。

柯蕾特：「……拉菲……」

我一直都很看不起拉菲。

不曾关心过她，对她施以责骂，十分刻薄地对待她。

最后，还将她从我的身边赶走。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拉菲对我究竟怀揣着多么深切的思念。

……可是。

拉菲却仍然对我不弃不离。

由始至终地在为我而着想。

被处刑的圣女，就连遗言都不能留下。

而拉菲最后的愿望，就是弹奏代表着我们两人之间羁绊的曲子。

……和小时候一样。

我叱责着想要成为圣女的拉菲，看似是在引导她向前，实际却在被她所支撑着。

正因为有拉菲在暗处支撑着我，我才会成为圣女。

而我，则总是在向着无条件的接受我的拉菲，向着她的那份温柔而撒娇

---

琴音停止。

象征着行刑的钟声，迫不及待地响彻于天空。

心脏剧烈的跳动，让我感到胸口犹如被撕裂般疼痛。

钟声每响起一次，拉菲就必须向着悬崖踏出一步。

柯蕾特：「拉菲！」

在一片漆黑的视野中，我跑了起来。

朝着钟声的方向——

向着拉菲跑去。

但是，我的手却被抓住了。

凯伊姆：「你是要去哪里？！」

柯蕾特：「请您放手」

柯蕾特：「请让我到拉菲那边去」

凯伊姆：「算了吧」

凯伊姆：「围栏的周围都是卫兵」

柯蕾特：「没关系的」

无论我怎么用尽力气，也还是无法挣脱凯伊姆先生的手。

柯蕾特：「应该死的人不是拉菲」

柯蕾特：「该死的人是我！」

凯伊姆：「不行」

凯伊姆：「我已经被拉菲所拜托了」

凯伊姆：「带着你逃跑，并且今后也帮着你生活下去」

柯蕾特：「我不想靠着拉菲的牺牲来活下去」

柯蕾特：「我要和拉菲同生共死！」

柯蕾特：「您既然能够答应拉菲，为什么就不能将我的话听进去呢？！」

凯伊姆：「如果你闯到仪式里面，咱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有什么努力白费了呢。

如果拉菲就此死去的话，那才是真正的终结。

柯蕾特：「请让我去吧！！」

凯伊姆：「你的眼睛看不见吧？！」

柯蕾特：「唔……」

为什么会长了一对这样的眼睛呢。

那是因为，我想要从那些不想见到的东西面前移开视线。

一直在逃避去面对那些不想见到的东西……结果，就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

这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我自己的体会。

我就只去看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而不去看那些自己不想相信的事物。

明明有些事情只要稍微想想就能明白，我却自顾自地放弃了思考。

柯蕾特：「我不会再……闭上眼睛了」

黑暗是孤独的。

今后我也要一直像这样与黑暗为伍吗。

不要，我绝对不要一个人生活在这片孤独之中。

为此，我就必须要学会去相信，自己所想相信的事物之外的东西。

或许内心会无法忍耐，或许愤怒会溢满胸怀。

但是，也有将一切都接受之后，才能看到的东西。

黑暗中出现的的光芒，会让我感到自己在这个世上不是独自一人。

所以……哪怕是一瞬也好，

我想要，像那样活着。

是我的错觉吗……

感觉周围的景物开始映入我的眼帘。

没错，这是——

拉菲在呼唤着我。

她的心灵之声，将我引向了光明。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

我将凯伊姆先生的手贴到脸上，感受着那份温暖。

柯蕾特：「多亏了您，我才能注意到拉菲的心意」

柯蕾特：「不管用什么话，都无法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柯蕾特：「……所以，请您再原谅我一次吧」

我用力地咬了他的手一口。

凯伊姆：「咕！！！」

然后将其挣脱，向前跑去。

凯伊姆：「柯蕾特！」

混杂在人群之中，透过微小的缝隙不断地向着拉菲的方向挤去。

凯伊姆：「难道说，你的眼睛？！」

本是一片黑暗的双眼，恢复了光明。

无论是绚丽的色彩还是污秽的事物……

我都能，看见了。

柯蕾特：「拉菲！」

我看向围栏那头的拉菲。

她正在一步步地随着响起的钟声而向悬崖走去。

柯蕾特：「拉菲，拉菲！」

柯蕾特：「等等，不要走！」

就算我扯破喉咙大叫，声音也传不到拉菲的耳中。

她还在一又一步地，投向死神的怀抱。

我沿着栅栏奔跑，推开挡住我去路的人，不停地试图拉近我与她的距离。

柯蕾特：「拉菲，你不能死啊！」

突然，我在栅栏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破口。

我毫不犹豫地伸头进去，用尽全身力气钻过栅栏。

卫兵：「啊，你在干什么！」

看到我的卫兵冲了过来。

我在处刑台之前，被抓住了胳膊。

卫兵：「你给我出去！」

柯蕾特：「放，放开我……！」

我拼命地挣扎着。

但是，卫兵的手却纹丝不动。

柯蕾特：「拉菲！拉菲！拉菲！！」

柯蕾特：「拉菲，等等……！」

拉菲的脚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上。

在踏出两三步，等在她前方的便是地狱。

拉菲。

明明再有少许，就能到达她的身旁……

明明还有好多话想要对她说。

求求您！天使大人！

请您，

请您救救我吧。

就算让我失去一切都无所谓。

在这一瞬间就好，请您救救我吧！

地面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

卫兵：「地，地震……？！」

卫兵放松了手上的力气。

柯蕾特：「嗯嗯！！」

我将手甩开。

快跑！

快跑啊！

柯蕾特：「天使大人！谢谢您！」

拉菲正在慢慢地向悬崖踏出最后一步。

柯蕾特：「等等！」

柯蕾特：「不要走！！」

小的时候，我和拉菲都没有亲人。

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东西吃。

自从和她在废屋中相遇之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彼此相依为命。

为了生存，竭尽全力。





但是，大人们却毫不留情地将我们生存的空间剥夺殆尽。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公。

我不相信神灵的存在。

因为，他们从未来帮助过我们。

我不相信天使的存在。

因为，他们从未来拯救过我们。

即便饥寒交加，体力耗尽，都不会有人向我们这里瞟来一眼。

如果天神大人，天使大人真的存在，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呢。

我一直，一直都在这样想。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被拉菲所拯救了。

拉菲莉亚：「因为被拯救了而去相信，因为没有被拯救而不去相信」

拉菲莉亚：「这种想法，是绝对得不到拯救的」

拉菲莉亚：「咱们都很弱小，因为一点事就会飘摇不定」

拉菲莉亚：「所以，才要相信」

拉菲莉亚：「并不是在被拯救之后才去相信……而是要去相信而得到救赎」

这是一个如此残酷的世界。

至少，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心中能拥有坚定的信仰。

到了最后，它必定会反过来拯救我们。

这是拉菲所教会我的道理。

将这个对于圣女，对于圣职者来说最重要的道理教会给我的人，就是拉菲。

所以，我总算得以努力至今。

就算知道圣女不过是个形式上的职务，就算被旁人认为精神不正常，我还是坚守着对天使大人的信仰。

正因为，拉菲无论何时都在身旁支撑着我——

正因为，我们一直都相依为命——

正因为，那个能够原谅我的任性，能够理解我的想法的人，总是在最近的地方守望着我——

我才能够，迈步至今。

所以，我不能让拉菲离我而去。

就算会让拉菲的献身变得没有意义，我也绝对不会让她离去。

地震再次发生。

拉菲的落脚处崩陷，悬浮在空中。

我拼命地伸出胳膊，想要抓住拉菲的身体。

但是，却够不到

柯蕾特：「拉菲——！！！」

我声嘶力竭地喊着。

拉菲莉亚：「……柯蕾特……？」

拉菲瞪大她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看向这边。

很奇怪地，一股喜悦之情在我心中涌起。

这是我好久不曾见过的，拉菲真正的表情。

然后，我注意到了。

果然，我们……

必须要永远在一起才行。

再往前走的话，我也会掉下去吧。

那又如何？

那种事情，都无关紧要。

柯蕾特：「拉菲……！」

我从悬崖边上一跃而起。

抓住拉菲的身体，紧紧地抱住。

柯蕾特：「拉菲！拉菲！」

拉菲微微地开口。

拉菲莉亚：「您又向凯伊姆大人说什么任性的话了吧，真是的……」

柯蕾特：「拉菲，我有话要对你说」

在被下界的混沌吞噬之前，我有句无论如何都必须向她转达的话。

柯蕾特：「一个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你的事情」

柯蕾特：「为什么你要自己决定这么重要的事情？」

柯蕾特：「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擅自做出这个决定？」

柯蕾特：「我们应该是永远都在一起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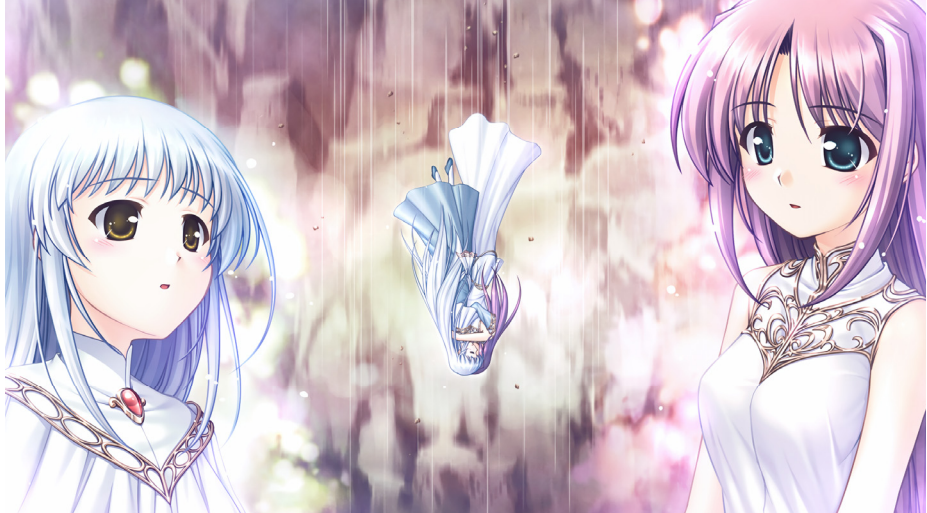
拉菲莉亚：「柯蕾特……」

柯蕾特：「另一个是，我无论如何都希望你能原谅的事情」

柯蕾特：「拉菲，对不起」

柯蕾特：「对不起，对你那么冷漠；对不起，没有诚实地面对你；对不起，没有理解你的那份温柔……！」

柯蕾特：「请你……请你，原谅我……」



真的是事到如今，我才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能在之前就清楚地认识到，拉菲应该就不用死了。

明明再早点想通，我们说不定就能回到从前的关系了。

柯蕾特：「对不起，拉菲……」

拉菲莉亚：「柯蕾特」

拉菲抚摸着我的头。

拉菲莉亚：「……柯蕾特，我也有句话想要对你说」

拉菲伸开双臂，将我紧紧抱住。

拉菲莉亚：「真是个，让人拿你没办法的孩子呢……」

我们久违地相拥在一起。

在肮脏的小巷中，哄着因为肚子饿而哭泣的我睡觉的拉菲，现在就在这里。

柯蕾特：「……」

我抱住拉菲，慢慢地闭上眼睛。

无论经受多少痛苦，无论明天将会变成怎样……都肯定会被拯救。

……因为，如今的我们已经是如此的幸福。

突然，我醒了过来。

看来我好像是睡着了。

艾莉斯：「凯伊姆，醒了吗？」

凯伊姆：「啊啊」

我摇了摇头，取走睡意。

凯伊姆：「感觉怎么样」

艾莉斯：「我想多半是没什么事」

凯伊姆：「……是么」

我安心地叹了口气。

艾莉斯：「药不够了，我去拿」

艾莉斯走了出去。

昨天真是够累的啊。

把柯蕾特带出圣殿，又把她带到处刑场。

我按摩着被咬的手。

手上还残余着柯蕾特的齿痕。

真的是很幸运。

但是，那或许也是个很好的结果。

看到越过栅栏跑过去的柯蕾特，我纯粹地这样想。

被卫兵抓住的时候，我都已经以为不行了，但她还是趁隙冲了过去。

没想到，柯蕾特真的能到达拉菲那边。

当然，拉菲也让我吃了一惊。

虽然她曾说过要代柯蕾特去受刑，但在亲眼见到之前，我都没有完全地相信。

但是，拉菲却如她所说的那样站在刑场上，用自己的脚迈向通往死亡的道路。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

拉菲是打心底在想着柯蕾特的事情。

柯蕾特：「……嗯，唔嗯嗯……」

旁边响起小小的呻吟声。

是已经醒过来了吧。

柯蕾特：「……嗯……这里是……？」

凯伊姆：「身体怎么样」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

柯蕾特：「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凯伊姆：「没什么，就和你看到的一样」

凯伊姆：「我把你救下来了」

柯蕾特：「骗人，我应该和拉菲一起从悬崖上掉下去了的」

柯蕾特：「这里是混沌的底部吗？」

凯伊姆：「不巧，你还浮在上空中」

柯蕾特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那也是无可厚非的。

柯蕾特：「……好疼……」

她按住侧腹，表情因为痛苦而扭曲。

凯伊姆：「动作不要太大会比较好」

凯伊姆：「你的肋骨已经折断了」

柯蕾特：「我现在……真的还在生吗？」

凯伊姆：「啊啊，没错」

剧烈的疼痛本该是被避讳的感觉。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人类仍旧活着的证明。

柯蕾特：「无法相信，居然会从那个悬崖上救下我……」

柯蕾特：「……请等等，我被救下了也就是说，拉菲她……」

柯蕾特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柯蕾特：「难道说，拉菲她……没有得救吗？」

凯伊姆：「你好好看看，就在你旁边躺着呢」

柯蕾特望向旁边。

拉菲正在柯蕾特的身边，盖着毛毯睡着。

柯蕾特：「拉菲！」

柯蕾特伸手碰了碰拉菲的脸。

柯蕾特：「很温暖……拉菲，她还活着呢」

柯蕾特：「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柯蕾特抱住仍在睡眠中的拉菲。

拉菲莉亚：「唔……嗯……」

拉菲的脸痛苦地歪曲着。

凯伊姆：「柯蕾特，不要太乱来」

凯伊姆：「拉菲的胳膊和肋骨，都有大量的擦伤和骨折」

柯蕾特慌忙将她放开。

柯蕾特：「对，对不起」

柯蕾特：「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凯伊姆：「好像是拉菲为了保护你，而把你给抱住了」

凯伊姆：「所以你就没怎么受伤」

柯蕾特：「拉菲……」

柯蕾特的眼中流出泪水。

柯蕾特：「真的是……无论何时都在像这样被她照顾……」

凯伊姆：「接下来你应该能看护她了吧」

柯蕾特：「是的……谢谢您」

柯蕾特深深地低下头去。

柯蕾特：「……不过，您是怎么样救下我们的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疑问。

凯伊姆：「那个处刑场的悬崖边上，到处都是凸出的岩石」

凯伊姆：「我让人在那里临时做了个落脚点，算着想用一个大网接住拉菲」

虽然成功率相当的低，但我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了尝试。

柯蕾特：「然后就顺利地接住我们了呢」

凯伊姆：「不，不是的」

凯伊姆：「因为之前发生的那个地震，悬崖崩塌了」

凯伊姆：「立足点也产生了崩塌，在那里为了接住你们而待机的人都差点掉了下去」

凯伊姆：「非但没能接住你们，还多少起了点骚乱」

柯蕾特：「……」

凯伊姆：「不过，岩石崩塌了反而也是件很幸运的事」

凯伊姆：「你们和岩石堆碰撞过几次后，还是被挂在了那上面」

凯伊姆：「然后，在那里待机的人总算是把你们捡了上来，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摇动再稍微大一点，如果立足点完全崩陷的话。

如果，拉菲和柯蕾特再往下滚个一点的话。

她们就都不会得救。

这是足以被称为天神所为的奇迹。

嘛，不过说是得救，柯蕾特也骨折了，而拉菲则是全身都伤痕累累。

虽然希望能够发生奇迹让她们无伤地得救，不过神灵似乎也没那么多精力。

柯蕾特：「原来是这样啊……」

柯蕾特：「……因为地震和崩落而被处刑的人，结果却被地震和崩落给救了呢」

柯蕾特：「真是讽刺的结局呢」

凯伊姆：「是啊」

虽然平常我对神灵这种东西都是不屑一顾，不过唯独这次，我真切地感到了神灵的存在。

感觉就好像是他在说，柯蕾特和拉菲还应该活下去一样。

凯伊姆：「你跑去拉菲那里的时候，我可是相当的焦急」

凯伊姆：「如果因为现场的混乱而把握不好拉菲掉下去的位置，那才真是本末倒置了」

柯蕾特：「……啊」

柯蕾特睁开眼睛。

凯伊姆：「而且，如果看到你去救下拉菲，那些围观者也不会沉默不语吧」

凯伊姆：「一旦产生暴动，我就无能为力了」

柯蕾特：「那么，那时您所说的『白费』是指」

凯伊姆：「是指去救拉菲的计划就泡汤了」

柯蕾特：「对不起」

凯伊姆：「算了」

我摸着柯蕾特低下的头。

柯蕾特：「话说回来，是谁救下我们的呢？」

柯蕾特：「凯伊姆先生应该直到之前为止都和我待在一起的……」

凯伊姆：「啊啊，那些是《不蚀金锁》的人，我去拜托吉克了」

吉克：「你在叫我么」

凯伊姆：「来了个让人不爽的家伙啊」

凯伊姆：「你刚才一直在外面偷听吧？」

吉克：「喂喂，我是因为不想打扰你们才没进来的哦」

吉克粗暴地拍着我的后背，笑着打趣道。

吉克：「那么，你和圣女大人说到哪里了？」

凯伊姆：「大致说完了事情的经过」

柯蕾特：「吉克大人，承蒙您帮助我和拉菲，小女子不胜感激」

柯蕾特：「这份恩情，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吉克：「现在想要报恩还有点早」

柯蕾特：「……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柯蕾特露出惊讶的表情。

凯伊姆：「怎么回事？」

吉克：「凯伊姆，你先别说话。我有话要问圣女小姐」

吉克的眼中射出冰冷的视线，空气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作为不蚀金锁的头领，必须有加以确认的东西。

他的表情正在说着这句话。

吉克：「……圣女大人，我和凯伊姆是老朋友了。所以，我就不客气地问了」

吉克：「他拿着堆成小山的圣铸金币，来到了我这里」

吉克：「要我去救下将要被处刑的圣女大人」

柯蕾特：「我和拉菲都已经不是圣女了」

吉克：「我不在乎那种细节」

吉克一挥手，打住了拉菲的话头。

吉克：「当时的我可是当场就嘲笑他了」

吉克：「这次的崩落，让一般的牢狱消失，也让我的朋友尸骨成山」

吉克：「这些全都是你的错」

吉克：「但是，凯伊姆却要我们去救那个导致了这一切的圣女大人」

吉克：「这太过不好笑的玩笑，都让我差点没忍住要去揍他一顿」

吉克：「但是，我还是接受了」

吉克：「因为这家伙说，不管是地震还是崩落，都不是圣女的错」

吉克：「你不觉得这话说得很奇怪吗？」

吉克：「让这座都市漂浮起来的人明明是圣女，却又说崩落不是圣女的错，这算是哪国的道理？」

吉克：「你给我说明一下」

吉克：「如果没有说出能让我接受的答案，你也要做好相应的觉悟」

吉克向柯蕾特逼问道。

凯伊姆：「等等，吉克」

吉克：「抱歉，这里还是要麻烦你闭嘴，凯伊姆」

吉克：「我现在是在问圣女大人」

我放弃抵抗地坐了回去。

现在只能按照吉克的想法去做。

柯蕾特：「您是要杀掉我吗？」

吉克：「要看你的回答了」

不过，即使听到这句话，柯蕾特的脸上也没有露出恐惧的表情。

柯蕾特：「那么，就请杀掉我吧」

柯蕾特：「我想，自己恐怕说不出什么能令您满意的答案」



吉克：「你说什么？」

柯蕾特：「让这座都市漂浮的人并不是我。即使圣女不去祈祷，都市也依旧会悬浮于空中」

柯蕾特：「同样的，圣女无论再怎么祈祷，也无法停止地震和崩落」

吉克：「证据是什么？」

柯蕾特：「没有」

吉克：「……没有？明明没有证据，为什么就敢下断言？」

吉克冷笑一声。

现在的他，就好像刚与柯蕾特相遇那时的我。

柯蕾特能够听到天使的声音也好，圣女能让都市漂浮的事情也罢，都是没有证据的事情。

有的，只是相信与否的思想。

柯蕾特：「我是不会对自己发誓效忠的信仰说谎的」

柯蕾特：「但是，用信仰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来作为解释，想必您也不能接受吧」

吉克：「那不是废话吗！」

柯蕾特：「所以我说，请您将我杀掉」

柯蕾特：「我没有说服您的方法，故此做好了相应的觉悟」

柯蕾特：「但是，能否请您对拉菲高抬贵手呢？」

柯蕾特：「这个孩子只是代我去受刑而已，与圣女并无关系」

吉克：「真有胆量啊」

吉克揪住柯蕾特的衣领。

她那娇小的身体被提到空中，口中漏出难受的吐息。

我拉着吉克的手，让她放下了柯蕾特。

凯伊姆：「你有点太冲动了」

吉克：「别来碍事！」

这次，他抓住我的胸口，将我按到墙上。

吉克：「你以为有多少人死去了啊」

吉克：「4成啊。组织的成员里，有4成都掉到那个地狱里去了啊」

吉克：「那个梅尔特也死去了啊！」

吉克：「就这样你还要我不去冲动？」

吉克：「凯伊姆，你想要说的应该不是这个吧」

吉克：「你应该是要亲手杀掉圣女，亲手终结这一切，来去为梅尔特复

仇吧」

吉克：「的确，这种事情也是报酬的一部分」

吉克：「来，赶快，快去把那家伙给杀了吧」

吉克将我狠狠地推在墙上，向柯蕾特指去。

柯蕾特正在凝视着我们。

微笑着，显现出赴死的觉悟。

凯伊姆：「……做不到」

凯伊姆：「我没法去杀掉她」

吉克：「让都市漂浮的不是圣女，崩落也不是圣女的错」

吉克：「但是却拿不出证据来」

吉克：「那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让都市漂浮起来的吗？」

吉克：「怎么可能有这种蠢事！」

我刚开始也是那样想的。

但是，通过与柯蕾特的接触，我渐渐地相信了这件事。

就算将这些向吉克说明，他肯定也不会接受吧。

凯伊姆：「……那么，你为什么又要去救下她？」

凯伊姆：「你直接推掉我的委托不就好了么」

吉克：「那是因为你这么说了」

吉克：「因为是你说的话，所以我才会没有对任何人讲而相信了你，结果却变成这样」

吉克：「我还真是栽了个大跟头啊」

吉克：「怎么办？你是想让我怎么处置这个已经堕落的你？」

在吉克看来，正是因为接受了我的委托，才会让他这么大失颜面。

他应该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吧。

凯伊姆：「……吉克，给我点时间」

凯伊姆：「我也还没有完全相信她所说的话」

吉克：「啊啊？」

凯伊姆：「让都市漂浮起来的人不是圣女，我多少也认为这是事实」

凯伊姆：「不过那样一来，让这座都市漂浮起来的究竟是什么呢」

凯伊姆：「肯定是有其理由存在的」

凯伊姆：「我想要去调查一下」

凯伊姆：「所以，吉克，拜托你给我点时间」

我们彼此对视。

如果在这里退缩就万事皆休了。

吉克：「……回答我一个问题」

吉克：「你能将刚才的话，一字不差地在梅尔特墓前说一遍吗？」

凯伊姆：「那是当然。就算是为了她，我也要去查明真相」

吉克放开我的衣服，大大地叹了口气。

吉克：「就这样吧」

吉克：「我就再试着相信你一次」

吉克：「不过，她们俩要先留在我这里」

吉克：「在你背叛的时候，她们会遭到什么对待你应该也清楚吧」

凯伊姆：「知道了」

这是吉克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吧。

这里只能立刻接受了。

柯蕾特：「是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呢？」

吉克：「圣女也是女人，身体也是能拿去卖钱的」

柯蕾特：「……也就是说，您要我成为娼妇是吗？」

吉克：「没错」

吉克：「就算再怎么辛苦，也不会让你逃走的」

稍微考虑了一下后，柯蕾特直直地注视着吉克。

柯蕾特：「不会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什么都会去做」

吉克：「说得好像」

吉克：「虽然我还没有相信你，但我还是很中意你的这份倔强」

吉克：「如果有这份心思，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凯伊姆：「让她去做娼妇是在我背叛之后的事情吧」

吉克：「如果圣女小姐想说的话那自然是另当别论」

柯蕾特：「我想要做的，只是去弥补凯伊姆先生万一背叛时所犯下的过错」

柯蕾特刚毅地说道。

吉克：「凯伊姆，你就算现在马上就背叛也无妨哦」

凯伊姆：「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不过，吉克总算也似乎接受下来了。

艾莉斯：「怎么回事？这里怎么多出一个人来？」

艾莉斯走了回来。

和柯蕾特对视一眼，互相做着某种牵制。

艾莉斯：「你怎么起床了？赶快躺下」

柯蕾特：「我已经没事了」

艾莉斯：「究竟有没有事要由医生来决定，你不好好静养的话，折断的骨头可是会碎掉的」

艾莉斯：「如果你想死的话那就随你的便」

柯蕾特：「……」

柯蕾特不情愿地躺回床上。

对于伤者来说，艾莉斯的话就是圣旨。

吉克：「艾莉斯，接下来能陪我走一趟吗？」

艾莉斯：「干什么？」

吉克：「因为崩落的重建，有很多年轻人都受伤了」

吉克：「抱歉，麻烦你去给他们诊察一下」

艾莉斯：「反正也不是什么重伤吧？」

吉克：「只要看你一眼就能痊愈的家伙可是大有人在」

艾莉斯：「真是的，拿你们没办法」

艾莉斯提起医疗道具叹了口气。

换做是从前的艾莉斯，这里应该会毫不客气地拒绝吧。

这家伙似乎也有了些变化。

所以，我也必须继续前进才行。

几天之后，我们来到了崩落受害者的坟墓。

这是我在离开牢狱之前，所必须要来的地方。

崩落不会留下遗体。

但是，坟墓却是祭奠死者最好的凭证。

柯蕾特：「您的朋友，就长眠于此吗？」

凯伊姆：「谁知道呢，不过，能够祈祷的地方也就只有这里了」

落到那片混沌中的人们怎么样了昵。

没有人能说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神话之中，大地满载着污秽的黑泥。

掉到那种地方去，应该不可能会活得下来。

但是，我们还是要祈祷，祈祷那些遇难者仍旧在这个世上的某处活着。

就算明知是在说谎，也必须要去这么做。

艾莉斯将她拿来的东西放到坟墓上，献上祈祷。



我也放下手中的梳子，双手合十。

柯蕾特：「……那个是？」

凯伊姆：「梅尔特曾经给过我的东西。她是我从前的伙伴」

柯蕾特：「这样啊」

柯蕾特：「大家都是像这样为逝去的人献上祭品的呢」

凯伊姆：「牢狱的人们都很穷，没有能用来买花的闲钱」

凯伊姆：「所以，就会献上自己从死者生前那里得到的东西，来祭奠挚友的亡故」

坟前的遗物已经堆成了小山。

柯蕾特：「……这么多人都死去了呢」

凯伊姆：「啊啊，没错」

重要的人突然逝去，永生无法再与其相见。

他们的生存之处被无情地夺走。

在我们这些经历过崩落的人心中，这是最为悲惨而空虚的事情。

柯蕾特：「……对不起」

艾莉斯轻声低诉。

凯伊姆：「你用不着道歉」

柯蕾特：「但是，大家应该是抱着对我的憎恨而死去的」

柯蕾特：「大家明明还应该想要继续活下去的」

艾莉斯：「说不定，因为你没有掉下去，大家都没有死而变成孤魂野鬼徘徊在这里呢」

柯蕾特：「……您是什么意思呢？」

艾莉斯：「你不知道吗？」

艾莉斯：「虽然有很多人都因为圣女的无作为而希望你死去，但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艾莉斯：「也有人相信，一起坠落下去的圣女，将会为掉下去的人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艾莉斯：「虽然这种想法很失礼，不过有些人希望圣女被处刑，就是想让你达成这个使命」

柯蕾特：「……我都不知道呢」

柯蕾特：「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

柯蕾特噙着泪低下头。

艾莉斯：「真是不闻世事呢」

凯伊姆：「艾莉斯，就说到这里吧」

艾莉斯：「碍事者退散了」

艾莉斯摆了摆手，顺着来时的原路走了回去。

艾莉斯所拿来的祭品，是一个小小的项链。

那个应该是梅尔特曾经给她的东西吧。

柯蕾特：「艾莉斯小姐对我也很好呢。多亏了她，我的伤基本都已经好了」

柯蕾特：「我想，她肯定也和凯伊姆先生一样，是个十分温柔的人」

那之后，柯蕾特便以自己的真名示人。

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她被称为圣女而引发什么问题，大家也都开始用柯蕾特这个名字来称呼她。

凯伊姆：「差不多该走了」

我蹲下身子，将后背伸向柯蕾特。

她战战兢兢地靠在了我的背上。

柯蕾特：「非常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凯伊姆：「你的伤现在还没治好，不要勉强自己」

我背着柯蕾特，走回来时的道路。

崩落的痕迹仍旧非常明显。

但是，和大崩落那时候不同，复兴的速度异常的快。

这都是将救援部队和大量的物资提供给牢狱的，鲁基乌斯卿的功劳。

托他的福，牢狱的民众们也可以全力地去进行自己土地的重建。

吉克也对鲁基乌斯卿的尽力而抱有感激之情。

但是，同时也为这份周到的准备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毕竟他也知道，不蚀金锁能将风销击溃，掌控整个牢狱的势力，都是靠鲁基乌斯卿的影响力与协助。

牢狱正在改变。

吉克不会再是以前的吉克。

艾莉斯和缇娅，还有我，也无法去过和从前同样的生活了吧。

今后的我们，将会去向何方呢。

……我在牢狱中，以一个杀手的身份而生。

这是幼时的我为了在牢狱中生存下来，而做出的无可奈何之举。

直至今日，我都不认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有错。

但是，这份过去也无时无刻地不在束缚着我自己。

我回忆起柯蕾特所说的话。

我一直都在转过头，不敢面对自己生存的意义。

这是无法辩解的事实。

牢狱正在改变。

毫无疑问地，如今的我也必须要做出改变吧。

那么，我应该如何前进呢。

凯伊姆：「柯蕾特」

柯蕾特：「什么事？」

被我背在身后的柯蕾特轻轻地回应。

凯伊姆：「我想向你道谢，谢谢你」

柯蕾特：「虽然我应该感谢您的事数不胜数，但我并不记得自己曾做过什么需要被您反过来感谢的事情」

凯伊姆：「你曾经说过吧，我一直在拒绝着改变」

凯伊姆：「希望我不要伫足于牢狱，向前走去」

柯蕾特：「啊啊……」

她似乎想起来了。

柯蕾特：「非常抱歉，那个时候我昏昏沉沉的，不小心把这些话说漏嘴了」

凯伊姆：「那是因为里面有安眠药」

柯蕾特：「……原来是那样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嘛」

柯蕾特：「比在进行不断祈祷的时候更加的困乏，害得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异状了呢」

凯伊姆：「就那样直接带你出去的话，你肯定会反抗吧」

柯蕾特：「那是当然的」

柯蕾特：「那么，那个时候的事情怎么了？」

凯伊姆：「我想离开牢狱，去上面生活」

凯伊姆：「就像和吉克所约定的那样，要去调查这座都市漂浮的原因」

为什么，这座都市会浮在空中呢。

为什么，会发生那场大崩落呢。

还有……

为什么，梅尔特就不得不死去呢。

这是我必须去确认的事情。

凯伊姆：「我会去上层，去寻找知道真相的人」

柯蕾特：「……这样啊」

柯蕾特轻声地作出回应。

因为在我身后的缘故，我没法观察到她的表情。

凯伊姆：「你怎么想？」

柯蕾特：「现在的我被留在吉克先生那里当人质，所以是无法从这里出去的」

柯蕾特：「而且，我也希望陪在拉菲的身边，直到她的伤势痊愈」

柯蕾特：「不能和凯伊姆先生见面，我会非常寂寞」

凯伊姆：「柯蕾特……」

柯蕾特：「但是，如果说这就是您所相信而选择的道路，那么我想说的就只有一句话」

柯蕾特：「请您，勇敢地向前走吧」

柯蕾特：「为了能让您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很多幸福的事情，我会在牢狱由衷地为您祈祷」

凯伊姆：「这可是原圣女大人的祈祷，肯定会相当的灵验吧」

在某个地方，肯定会存在着的。

那个知晓这座城市漂浮的原因的人。

脑海中浮现出鲁基乌斯卿的面孔。

是他的话，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

就算我所说的话再荒唐无稽，他也会严肃地听我讲述的吧。

明天去见鲁基乌斯卿一面，顺便把缇娅给接过来吧。

我抬头仰望上层，以及在那之上悠远的天空，如是想到。



[未完待续]

# 秘翼的尤斯蒂娅 第二卷

Aiyoku No Eustia

## 基本信息

原作：August

编剧：榊原拓

插图：べっかんこう

实体书文档制作：

枫音乡的来客（bilibili）

请不要再来（bilibili）

V1.0.0-2025.3.13

## 技术参数

成品尺寸 14.8cm×21.0cm A5

字数 254 千字

版次 2025 年 3 月第 1 版

PDF 版本 1.6

页数 482

色彩模式 RGB



使用协议



发布网站



@请不要再来

NEKOBOOK

## 字体使用声明

本书/文档（含封面以及内文文件）使用了以下字体：

OPPOSans2.0

MiSans

宋体

思源宋体

香萃刻宋

Chillax

以上字体均为免费可商用字体。

本书/文档未使用任何付费字体或不可(免费)商用字体。

## 温馨提示

本书/文档为免费分享，仅供个人学习交流，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若发现商用售卖的情况，请善用举报按钮。

本书/文档全部内容均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中国大陆 (CCBY-NC-SA3.0CN) 许可协议下提供。

